
弥林达问经
Milindapanha

巴宙 译

译者小传

巴宙教授，字望蜀，望舒，号仙樵，原籍四川万县，生于1918年，父母均笃信佛教，故自幼深受影响，对于佛陀之平等博爱思想和空有灭泯之哲理有所契悟。1938年赴印度留学，1948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先后执教于印度、斯里兰卡数家大学。1968年受聘于美国爱渥华大学。1988年退休。

著作甚众，如《梵巴汉藏对照巴帝摩卡之研究》（英文）《大涅槃经及其汉译之比较研究》（英文）《梵文摩诃祇戒本》（梵·英）《泰戈尔小品精选》（汉译）《南传大般涅槃经》（汉译）等。

本书的出版，得到美国佛教会资助。

愿以此功德，回向世界人民。

This publication is financially supported

By

The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May peoples all over the world enjoy the benediction!

译者简介

巴宙教授：印度孟买大学哲学博士；美国爱渥华大学荣誉教授。在赴美讲学之前他曾先后任教于印度国际大学，阿拉哈巴大学及锡兰大学。

著作：

- 一、梵巴汉藏对照：巴帝摩卡之比较研究（英文）印度国际大学中印学会，1955年。
- 二、大般涅槃经之比较研究（英文）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1946年。
- 三、梵文摩诃僧祇戒本（辑校）印度阿拉哈巴甲雅研究所，1956年。
- 四、敦煌韵文集（辑校）台北佛教文化服务处，1965年。
- 五、南传大般涅槃经（译著）台北慧炬出版社，1971年。
- 六、中国佛教：交响与重诂（英文）美国大学出版社，1980年。
- 七、巴宙文存（论文集）台北新文丰出版社，1985年。
- 八、大乘二十二问之研究（汉英对照）台北东初出版社，1992年。
- 九、泰戈尔小品精选（译著）上海中华书局，1946年。
- 十、南传弥林达问经（译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年。

彼之学术论着历年以来发表于中外学术出版物者如：大英百科全书，美国东方学报，阿宾东现代宗教字典，锡兰佛学大辞典，锡兰大学评论，印度史学学报，香港大学东方文化以及台北中华佛学学报等则不胜枚举。

凡 例

一、本经原名 Milindapanha 于公元 1880 年被春肯烈 (V. Trenckner) 参照数种写卷以罗马字编写刊印。其后于 1928 年被英国皇家学会及巴利圣典会以影印再版发行。今用之作本经的底卷。

二、为便利检查巴利语原文页数，本书正文当中右下文所夹方括号及号码如 “[21]” 者揭示之。

三、本书中之（ ）或[] 括号表示译者之注释以补充原文的意义。

四、本书中之“同上…”，“乃至…”及“…”虚线表示原书中之重复字句或段落，今已省去。

五、凡原书之固有名词或术语如：恒河，涅槃，为众所周知者则采取习惯用法，否则译音或译义，另附原文于小注。

六、原书除分为七个主题外每品每节无子目。今依每节之内容拟题以便利检查。

七、本书上下卷卷末附巴汉人名地名索引及普通索引。

八、巴利语佛典及外语书名缩写如下：

(略)

目 录

译者简介.....	3
凡例.....	5
目录.....	7
南传弥林达问经卷上.....	15
一 序话 (1)	15
二 特相.....	39
第一品.....	39
第一 问名.....	39
第二 年龄之间.....	42
第三 智者或王者之对论.....	42
第四 气与命.....	43
第五 出家之目的.....	45
第六 再生.....	46
第七 作意.....	46
第八 作意的特相.....	47
第九 戒的特相.....	47
第十 信的特相.....	49
第十一 精进的特相.....	50
第十二 念的特相.....	51
第十三 定的特相.....	52
第十四 智慧的特相.....	53
第十五 诸法成就同一目的.....	54
第二品.....	56
第一 转生者之同异 [40]	56
第二 预知转生不转生.....	57
第三 知识与智慧.....	58
第四 不转生者之感觉.....	60
第五 乐受之三相.....	61

第六	名色与转生.....	62
第七	你再转生否？.....	65
第八	名色相依.....	66
第九	时间存在否？.....	66
第三品.....		68
第一	三时之根本.....	68
第二	最初的起点不可知.....	68
第三	最初起点为何物？.....	69
第四	诸行生之条件.....	70
第五	行与转化.....	71
第六	关于灵魂.....	73
第七	意识随眼识生.....	75
第八	触的特相.....	78
第九	受的特相.....	78
第十	想的特相.....	79
第十一	思的特相.....	79
第十二	识的特相.....	80
第十三	寻的特相.....	81
第十四	伺的特相.....	81
第十五	诸法可分析否？.....	81
第十六	眼识盐否？.....	82
三 断惑.....		85
第四品 [65]		85
第一	五处非一业所生.....	85
第二	人群不平等.....	85
第三	勿临渴掘井.....	86
第四	业力的影响.....	87
第五	地住水上.....	89
第六	寂灭即涅槃.....	90
第七	谁证涅槃.....	90
第八	谁知涅槃妙乐.....	91
第五品.....		92
第一	谁曾见佛？.....	92

第二	佛是无上.....	92
第三	能知佛是无上否？.....	93
第四	见法.....	93
第五	转世与转生.....	94
第六	灵魂之间.....	94
第七	此身转移到他身〔72〕.....	95
第八	业住何处.....	95
第九	预知再生〔73〕.....	96
第十	有佛.....	97
第六品	98
第一	惜身与梵行.....	98
第二	佛是一切知者.....	99
第三	佛具足大人相.....	99
第四	佛非梵天弟子.....	100
第五	佛与具足戒.....	101
第六	两种眼泪.....	101
第七	有贪无贪之区别.....	102
第八	智慧何处住.....	102
第九	轮回的意义.....	103
第十	念与记忆.....	103
第十一	念是内知外助.....	104
第七品	105
第一	念生之多种助缘.....	105
第二	船与石头.....	107
第三	此苦灭他苦不生.....	108
第四	梵天的距离.....	110
第五	梵天与迦湿弥罗.....	111
第六	择法菩提分.....	112
第七	福德比非福德大.....	112
第八	知与不知之作恶者.....	113
第九	肉身飞赴梵天.....	113
第十	长骨.....	114
第十一	停止呼吸.....	115

第十二	海与水.....	115
第十三	海有一味.....	116
第十四	智慧剖析一切.....	116
第十五	命与有情.....	116
第十六	佛作难行之事.....	117
第十七	弥林达之供养.....	118
四 难问 [90]	121
[前言].....		121
第一品.....		127
第一	佛受敬否.....	127
第二	佛是否为全知者？	133
第三	迭瓦达答之出家.....	137
第四	大地震出现之八因八缘.....	142
第五	尸毗王施眼.....	147
第六	入胎.....	150
第七	正法隐没.....	156
第八	全知智与不善.....	159
第九	如来之禅坐.....	162
第十	三月之期限.....	164
第二品.....		168
第一	舍细小学处.....	168
第二	导师之拳.....	169
第三	死之怖畏.....	170
第四	护卫经与死之罗网.....	175
第五	魔与如来之供养.....	179
第六	不知而作.....	182
第七	领导比库僧众.....	182
第八	破和合僧.....	184
第三品.....		186
第一	最上法 [162]	186
第二	如来赐予幸福.....	188
第三	马阴藏相之示现.....	190
第四	如来不用粗语.....	193

第五	树无思.....	195
第六	最后供饭.....	196
第七	礼敬舍利.....	199
第八	佛足与碎石片.....	200
第九	沙门.....	202
第十	佛是无上法王.....	203
第十一	不害.....	205
第十二	比库之遣出.....	206
第四品.....		209
第一	马哈摩嘎喇那之死.....	209
第二	法与律之隐显.....	210
第三	知而妄语.....	212
第四	八种观察.....	213
第五	自杀.....	214
第六	慈爱的利益[198].....	217
第七	迭瓦达答之宿世.....	219
第八	关于阿马喇.....	223
第九	阿拉汉的怖畏.....	225
第十	如来是全知者.....	226
南传弥林达问经卷下.....		231
第五品.....		231
第一	无家与造宅舍.....	231
第二	饮食自制.....	232
第三	无上内外科医师.....	234
第四	如来开发古道.....	235
第五	多发咖沙巴.....	237
第六	光护童子之傲慢.....	239
第七	戛提迦罗之屋顶.....	241
第八	如来是婆罗门又是王.....	242
第九	暗示[228].....	244
第十	梵天劝请说法.....	248
第六品.....		252
第一	如来无师.....	252

第二	二佛不同时出世.....	253
第三	苟答弥施雨衣[240].....	256
第四	居士于出家者的区别.....	258
第五	苦行与停止食物.....	260
第六	圣教与返俗者.....	261
第七	阿拉汉感觉身受[253].....	266
第八	犯戒之居士与法现观.....	268
第九	无戒沙门与无戒居士之差异.....	270
第十	水无命无灵魂.....	272
第七品.....		277
第一	无障碍与修行.....	277
第二	若居士证阿拉汉果.....	278
第三	阿拉汉于念有淆惑.....	280
第四	世间所有与所无.....	281
第五	涅槃实有.....	282
第六	业生、因生、时节生.....	284
第七	亚卡之死.....	285
第八	因事而制定学处.....	285
第九	太阳之病.....	286
第十	冬天的太阳.....	287
第八品.....		289
第一	毗山多罗王之布施.....	289
第二	作难行之行.....	297
第三	善为更强.....	301
第四	祖先与供品.....	304
第五	谁见梦.....	308
第六	时非时之死.....	310
第七	在塔庙的神变.....	317
第八	无法现观之有情.....	318
第九	涅槃为绝对乐.....	321
第十	涅槃无形相.....	323
第十一	如何证涅槃.....	328
第十二	无藏置涅槃之处.....	331

五	比量之间.....	335
	第九品.....	335
六	头陀行[348].....	357
七	譬喻问.....	371
	第一 驴子品.....	376
	第二 葫芦品.....	385
	第三 地品.....	394
	第四 白蚁品.....	406
	第五 狮子品.....	415
	第六 蜘蛛品.....	424
	第七 水瓶品.....	433
	附 录.....	441

南传弥林达问经卷上

礼敬世尊、阿拉汉、正自觉者。〔1〕

一 序话（1）

在殊胜的萨竭那城，（2）
有王名弥林达，（3）
如恒河之于大海，
往谒龙军。（4）
他向机警，雄辩，
执炬者，驱暗者，
询问许多幽深问题，
导引至是处非处。
对所问的解答，
亦根据微妙意义，
彻心、悦耳、未曾有、身毛竖，
潜入于论、律，
及解释经之网。
龙军之谈论，

彩饰着譬喻和方法，
于此求智並令心喜，
谛听深问，
割破疑点。

据传闻有一曳那人（5）的城名萨竭那，是各种商品交易之所，河山秀丽，地区、乡邑可爱，有林园、花园、林薮、池沼、莲池——江河、山岳、林薮很明媚为博学者设计。敌人与仇敌被降伏，不被压迫；各种各式的碉堡、守望台都很坚固，殊胜的城门还有拱道；王宫有深壕与白色围墙环绕；街道，四衢道，十字道，广场被良好规划；各种店铺内充满精美货品，完善陈列；它以〔2〕数百个布施之所作装饰；它以百千如喜马拉雅山峰（6）的华丽屋宇作庄严；它充满着象、马、车乘、行人。一群群美貌男女偕行；它簇拥普通民众、刹帝利、婆罗门、商侣和佣工；它回响着对沙门、婆罗门的各种礼敬；它被具足多种知识的英雄屡屡访谒；它有各种布店：巴拉纳西（7）细布，可东八罗布（8）等等；它有各种花店及香店，皆有芬香，店中精致陈列；它充满许多可爱的珍宝；成群的文雅商人趋赴光顾那街面上陈列精致的店铺；光亮的财宝之室充满金银钱财。库藏中满是财宝、谷米、财产、众多饮食、种种食品、饮料、糖糕、饮汁，丰富如北俱卢洲（9）。它的丰茂与阿拉迦曼达（10）天城相似。

既如上述，兹应说他们两人的宿世作业；並应以分为六种（11）解说叙述之，诸如：宿世因缘，弥林达之间，特相之间，难问，比量之间，譬喻说之间。于弥林达之间中分为二种：特相之间，断惑之间。于难问中也分为二种：大品与论瑜伽行者之间。

宿 世

所谓宿世者即其前生作业。往昔当咖沙巴佛住于教法时，有大比库僧众住于恒河附近一所精舍。彼处诸比库具足戒律。他们清晨早起，执长柄帚，念佛功德，打扫天井，堆积尘埃。尔时有一比库唤一沙马内拉说：“来，沙马内拉，将此尘埃抛出。”该沙马内拉置若未闻，即行走出。比库第二第三次唤他，他仍置若未闻即行走出。该比库于是发〔3〕怒心想：“此沙马内拉很难相语。”遂以帚柄击他，他即啼哭。出于怖畏，抛出尘土，发第一愿而说到：“以此抛出尘埃福业，愿我于任何转生之处乃至证涅槃会有大威力、大势力，如正午的太阳。”

既抛出尘埃，因洗浴他走向恒河渡头。当见恒河波浪吼啸汹涌，他又发第二愿而说到：“愿我于任何转生之处乃至证涅槃，能够速起无尽辩才如此汹涌的波涛。”

时该比库将扫帚安放在帚室，也走向恒河渡头洗浴。听此沙马内拉发愿，他想到：“此人经我的促使乃发愿如此。如是，我何事不得成就哩？”他遂发愿说：“愿我于任何转生之处乃至证涅槃会有速起辩才如恒河之汹涌波浪，并有辩才对此人频频发难之一切问题的善作解答。”

他们两人从一佛到另一佛（出世）之际，轮回度日于天与人之间，譬如长老马哈摩嘎喇那子帝须（12）曾为我佛世尊所见，他们也为佛所见过，他授记说：“于我般涅槃五百年后，他们将出现于世。凡我所说的微妙法与律，他们将以质问、譬喻使之清晰明白而得分别。”

于他们中沙马内拉变作印度萨竭那城的国王名弥林达。他博学、多闻、聪明、能干；他忠实地于应作之时举行与过去、

未来、现在有关的一切瑜伽典礼事务。他熟悉种种技艺，诸如：传说、俗谛、数论、瑜伽、正理、胜宗、算学、音乐、医学、四吠陀、古典、历史、天文、幻术、因明、咒术、兵法、韻

[4] 律学、指算，称为十九项。他是一位难胜难降伏的辩论者，他被称为诸宗开山的始祖。若论膂力、迅速、勇敢、智慧，全印度无人堪与弥林达相等。他富足而有大财富，大资源；他的武力、辎重是无边际的。

尔时弥林达一日欲出城检阅其无边的武力辎重、四军的排阵行伍。当其军队奉命在城外集合，王喜好並极欲与顺世论（13）、吠檀多等人辩论会话。他仰视太阳之后向群臣说到：“今日时候尚早，现在进城，将作何事？是否有博学者、沙门、婆罗门、一僧团之主、一派之首领、一宗之师，他们被承认为阿拉汉、正自觉者而能与我谈论，驱逐我的疑惑？”

说此语已，五百臾那人向弥林达说到：“大王，有六师（14）：富兰那咖沙巴，末迦利瞿舍梨子，删阇耶毗罗胝子，阿耆多枳舍欽婆罗，巴鳩驮迦旃延，尼干陀若提子。他们是一僧团之主、一派之首领、一宗之师。他们是周知闻名的开山始祖，为人众极端尊敬。大王，你可询问他们而驱除疑惑。”

尔时弥林达在五百臾那人环绕下升登一华丽车乘前往富兰那咖沙巴所在处。既达其处，他与富兰那咖沙巴互相问候。既问候已，复退坐一面。既退坐一面，弥林达问富兰那咖沙巴如此说：

“尊者咖沙巴，谁是世界的支持者？”

“大王，地是世界的 support 者。”

“尊者，若地是世界的 support 者，[5] 为何去无间地狱的有情越地而去？”

说此语已，咖沙巴既不能吞下，也不能吐出（此难题），他双肩下垂，沉默，沮丧而坐。

其后，弥林达向末伽利瞿舍梨如此说到：“尊者瞿舍梨，是否有善业不善业？是否有善不善业之异熟果？”

“大王，无善业及不善业，无善业及不善业的异熟果。大王，那些在此世为刹帝利，往生他世后，仍将再作刹帝利（15）。那些为婆罗门、吠舍、首陀罗、旃陀罗、补羯娑者，往生他世后，仍将再作婆罗门……补羯娑。（若如此）什么是善业及不善业？”

“尊者瞿舍梨，若此世的刹帝利、婆罗门、吠舍、首陀罗、旃陀罗、补羯娑，往生他世后仍将再作刹帝利……补羯娑，则善业与不善业实无作用。若如是，尊者瞿舍梨，那些在此世被斩手的人，往生他世后他们也被斩手；那些被斩足的人，再被斩足；那些被割耳、割鼻的人，再被割耳割鼻。”——说此语已，瞿舍梨遂默然。

尔时弥林达心想：“诚然印度是空虚，诚然印度（16）是空虚。竟无任何沙门、婆罗门堪能与我会话而驱逐疑惑。”于是弥林达向群臣说到：“月明之夜实是美丽，若现时我们往访沙门、婆罗门提出问题，谁能与我会话而驱逐疑惑？”说此语已，群臣住于沉默而视王面。

尔时萨竭那城十二年来缺乏明哲的沙门、婆罗门或居士。

当听说某处有明哲的沙门、婆罗门或居士居住，国王即往其处向其提出问题；[6]但他们既然都不能回答国王的问题而令满意，遂奔窜此方、彼方；其有不走向他处者，则全都住于沉默。大多数的比库皆去到喜马拉雅山。

尔时有一百俱胝阿拉汉住于喜马拉雅山之守护平原（17）。

彼时尊者马护（18）以其天耳闻听弥林达之语已，遂集会比库僧众于瑜甘塔拉（19）山顶，问诸比库说：“诸贤，是否有任何比库能与弥林达谈论而驱逐其疑惑？”说此语已，一百俱胝阿拉汉皆默然。第二第三次再作此问，仍皆默然。于是尊者马护向比库僧众如是说到：“诸贤，在三十三天凯旋宫（20）之东有一天宫名计都摩提（21）。有一天子名大军（22）居住其中。彼能与弥林达谈论而驱逐其疑惑。”于是一百俱胝阿拉汉皆没于瑜甘塔拉山而现于三十三天。

尔时天主沙迦天帝（23）见诸比库从远莅临。既见，彼往诣尊者马护所在处。既达，彼向尊者马护作礼，退立一面。既退立一面，彼向马护尊者如此说到：“尊者，到来的比库僧众实是伟大。我是僧众的侍者。此有何事？我将何为？”

尊者马护于是向天主沙迦天帝如此说：“大王，此印度萨竭那城的国王名弥林达，是一难胜难降伏的论师。他是被宣称为诸宗开山祖师的领袖。他往诣比库僧众，欲以邪见理论发问而困扰比库僧众。”

尔时天主沙迦天帝向尊者马护如此说到：“尊者，此弥林达从此逝去而降生人世〔7〕。但尊者，那住于计都摩提殿的天子名大军者能与弥林达对论而驱逐其疑惑。我们将请求此天子投生人世。”

于是天主沙迦天帝随众比库僧众进入计都摩提殿，拥抱大军天子后如此说到：“仁者（24），比库僧众请求你投生人世。”

“尊者，我无兴趣于许多工作的人世。人世是黑暗。我于此天界获更高的转生后将证般涅槃。”天主沙迦天帝第二次第三次地请求，大军天子又如此说到：“尊者，我无兴趣于许多工作的人世。人世是黑暗。尊者，我于此天界有更高的转生后

将证般涅槃。”

于是尊者马护向大军天子如此说到：“仁者，遍观人世及天界，除你之外，再无何人能击破弥林达的理论而住持教法。仁者，比库僧众请求你说说到：‘好仁者，投生人世之后，你将护持十力（佛）之教法。’”说此语已，大军天子想到：“诚然，击破弥林达之理论，我便得拥护教法。”于是他欣喜说到：“萨度(sadhu)！尊者，我将投生人世。”他允诺了。

尔时诸比库既在天界完成任务，便没于三十三天的天神中而现于喜马拉雅山的守护平原。于是尊者马护向比库僧众如是说到：“诸贤者，有一比库尚未未来此比库僧众之集会。”说此语已，有某比库向尊者马护如此说到：“尊者，有〔8〕楼汉（25）尊者从此入喜马拉雅山入灭尽定（26）已第七日。请遣使近彼。”尊者楼汉即于该时出灭尽定，想到：“彼诸僧众在等候我。”即没于喜马拉雅山而现于守护平原一百俱胝阿拉汉之前。尔时尊者马护向尊者楼汉如此说到：“贤者楼汉，当佛陀教法陨坠时，如何你不见对僧众应作之事？”

“尊者，我不曾留意。”

“如是，贤者楼汉，你应受罚。”

“尊者，我将作何事？”

“贤者楼汉，在喜马拉雅山边有一婆罗门村名迦江伽拉（27）；一婆罗门名松弩多罗住于其中。他将生子，一童子名龙军。贤者楼汉，你于此际入其家乞食约七年十月有余；既往乞食，你应劝诱龙军出家。当其出家之时你便解脱于惩罚。”尊者楼汉说：“萨度(sadhu)！”遂受其事。

尔时大军天子从天界逝去，转生于松弩多罗（28）婆罗门妻之胎中。于此转生之同时有三件奇妙而未曾有之事发生：武

器着火、谷物早熟、大云降雨。从其转生之时起，尊者楼汉便入其家乞食，约七年十个月中，不曾有一日获得一匙饭，或一杓粥，或一问讯，或合掌礼敬，或致敬意。所得唯是侮辱、叱骂，甚至无人说：“尊者，请往前走（到下一家乞食）。”但于七年十个月之后一日，至少他得称〔9〕呼说：“尊者，请往前走。”也在当日，婆罗门自外工作归来时，于路上见长老便说：

“出家者，你是否到过我家？”

“婆罗门，是。我来过。”

“你是否获得任何物？”

“婆罗门，是。我得到了。”

他不欢喜，回家便问：“是否给那出家者任何物？”

“我们不曾给任何物。”

次日，婆罗门坐自家门口，心想：“今日我将斥责那出家者的妄语。”长老又于次日到达婆罗门家。婆罗门见长老便作是说：“昨日在我家里你无所得而称‘我得到了’。此妄语于你们是否适当？”

长老说到：“婆罗门，以往七年十个月有余，我在你家里甚至不曾获得‘请往前走’一语，但至少昨天我已得到。基于此友好的言辞，我遂如此称说已得。”

婆罗门想到：“仅获此如许友好的言辞，他们也公开地称赞说已得。（若）获得有异于此的可嚼可饮之食物，如何他们不称赞哩？”既经净化，他命令把为自己所设的食物“一匙食”给长老。他说：“你将于一切时获得此食。”其后一日，

（长老）前往之时，他见长老的寂静。更作净化，邀长老常在其家进食。长老默然接受。每日食毕，长老对他略说佛语始离

去。

其后十月女婆罗门生一子，名叫龙军。龙军逐渐地长大，已有七岁。尔时龙军童子之父向龙军童子如此[10]说到：“爱儿（29）龙军，你应学习此婆罗门家之学。”

“父亲，此婆罗门家之学叫做什么？”

“爱儿龙军，三吠陀为学问，其余诸技名为手艺。”

“父亲，如是，我将学习它们。”

尔时松弩多罗婆罗门以一千束脩金给一婆罗门师，并在重阁上一小室里安置床座已，向婆罗门师如此说到：“婆罗门，你令此童子学习圣典。”

于是婆罗门师指教说到：“好童子，你学习圣典。”

龙军童子经一次教示，即于三吠陀能熟记、朗诵、熟知、安置及善作意。于三吠陀及其字汇，仪轨，音韻、字源及第五古传说，他立即得生慧眼；于字句、文法、顺世论，大人相他完全通晓。于是龙军童子向其父如此说到：

“父亲，于此婆罗门家是否更有可学？或仅止于此？”

“龙军爱儿，于此婆罗门家更无可学；可学习者仅此而已。”

尔时龙军童子给了导师的考试，自重阁走下，其心谴责自己前生习性，孤独宴默，观察自己学艺的初中后，但于初中后中不见少许价值。心想：“此吠陀实是空虚。此吠陀实虚妄、无真实、无价值。”遂悔恨不乐。

尔时尊者楼汉坐在其瓦坦尼亚坐卧之所（30），以心知龙军童子心中思维。着衣持鉢没于瓦坦尼亚坐卧所而现于迦江伽那婆罗门村之前。龙军童子立于自家门廊，见尊者楼汉自远莅临；既见，很是高兴，欢喜、欣悦、快乐、欣慰，想到：“或

许此出家者会知道真实 [11]。”他往诣尊者楼汉所在处。既达，他向尊者楼汉作如此说：“大德，你是谁？如此剃光头发又着袈裟？”

“童子，我名为出家者。”

“大德，为何你名为出家者？”

“童子，出家者离诸恶之垢秽；所以我名为出家者。”

“大德，为何你的头发不似他人的头发？”

“童子，既见此十六障碍，我遂剃除须发而出家。何者为十六？”

“庄严障、装饰障、涂油障、洗发障、花鬘障、香料障、衣着障、诃梨勒障（31）、阿摩勒障（32）、染色障、结发障、梳发障、理发障、解发障、虱子障。

“当头发落掉时他们忧悲、苦恼、恸哭、捶胸啼号而堕入迷惑。童子，被纠缠于此十六障里人们丧失最精巧的技艺。”

“大德，为何你的衣服不与他人相似？”

“童子，精美衣服与欲爱连结，是居家者之相。任何从衣服生起的怖畏，于着袈裟者不会再有。因此我的衣服也不与他人相似。”

“大德，你知技艺否？”

“童子，是。我知技艺。我也知无上的圣典。”

“大德，你能将它教授我吗？”

“童子，我能。”

“如是，请教授我。”

“童子，此非其时。我们正在入舍宅乞食哩。”

尔时龙军童子从尊者楼汉之手取鉢入家，亲手奉献精美而可嚼可饮的食物以满足他。尊者食毕，洗手及鉢（33）。童子

向尊者楼汉如此说到：

“大德，现在请授我圣典。”

“童子，若你无障碍，得父母允许並穿着我之出家服装，我将授与经典。” [12]

于是龙军童子往诣父母，如此说到：“母亲，父亲，此出家者说：‘我知世间无上圣典。’但他不教未在其面前出家者。我将在此人的面前出家后学习圣典。”

其父母想：“我儿虽出家，乃为学习圣典。学成其将归来。”他们允许：“儿子，学习圣典。”

于是尊者楼汉遂携带龙军童子赴瓦坦尼亞坐卧所及韦江巴·瓦土 (34)。既达，在韦江巴·瓦土过一宿后，赴守护平原。既达，龙军童子于一百俱胝阿拉汉中间出家。既已出家，便向尊者楼汉如此说到：“尊者，我已穿着你的衣服，现在请教授我圣典。”

尔时尊者楼汉想到：“教授龙军，于律，于经，或于阿毗达摩，应以何为首？而此龙军敏慧，能容易地精通阿毗达摩。”他遂先教授阿毗达摩。

复次，尊者龙军于一次披诵，即能精通全部阿毗达摩藏，诸如：以善法、不善法、无记法，三法及二法庄严之《法集论》(35)；以十八分别为庄严，从蕴分别为庄严之《分别论》(36)；以摄非摄为首之十四种类分别的《界论》(37)；以蕴施设、处施设为首之六种类分别的《人施设论》(38)；分为自说五百论，他说五百论，集合为一千论之《说事论》(39)；以根双，蕴双为首之十种类分别之《双论》(40)；以因缘所缘缘为首之二十四种类分别之 [13]《发趣论》(41)。他又说：“尊者，且止。不要再解释。如许之多我将研究它。”

尔时尊者龙军往诣百千阿拉汉。既达，他向百千阿拉汉如此说到：“尊者，将善法、不善法、无记法安置在此三类里，我将详细解释全部阿毗达摩藏。”

“龙军，萨度(sadhu)！你解释它。”

于是尊者龙军以七个月详细解释七论，大地震动、诸天称萨度、梵天鼓掌、天上旃檀香屑及曼陀罗花缤纷而下。其后尊者龙军年满二十岁，一百俱胝阿拉汉于守护平原为他授具足戒。既受戒已，尊者龙军于其夜尽天晓之际，着衣持钵同其僧众入村乞食，忽起此念：“我的出家师实空虚，我的出家师实愚痴；抛置其他佛语而先以阿毗达摩教我。”

尔时尊者楼汉以心知龙军心中思维，向他说到：“龙军，你之所思实不适当。龙军，此于你实不适当！”

于是尊者龙军作如此想：“实是奇妙，实未曾有，我的出家师能以心知我心中所思。我的导师贤明，且让我向他忏悔。”于是尊者龙军向尊者楼汉如此说到：“尊者，饶恕我，我将不再如此作想。”

尔时尊者楼汉向尊者龙军如[14]此说到：“尊者，若仅如许，我将不饶恕。但有一城名萨竭那，有一王名弥林达者在该处统治。他以邪见发问困扰比库僧众。若你去该处调伏他並令欣喜，如是我将饶恕你。”

“尊者，且止。此弥林达一人耳。若全印度一切国王皆来此以问题难我，若我以回答而摧伏彼等一切，尊者，你能饶恕我否？”

“我不饶恕。”他说。

“如是尊者，我将依谁之左右度此三月雨季？”他说。

“龙军，此尊者马护住于瓦坦尼亚坐卧所。龙军，你赴尊

者马护所在处。既达，称我的名以头面礼足，向他如此说到：

‘尊者，我的出家师以头面顶礼你足，並问你少病少恼，轻快强健，安稳住否。他遣我来你之左右度此雨季三月。’若他说：‘你的出家师何名？’你应说：‘他名长老楼汉。’若他说：‘我名为何？’你应说：‘尊者，我的出家师知你的名。’”

“尊者，如是。”于是尊者龙军顶礼尊者楼汉，右绕、着衣持钵、游行，逐渐走向尊者马护的瓦坦尼亞坐卧所。既达，向尊者马护作礼毕退立一面。既退立一面，尊者龙军向尊者马护如此说到：

“尊者，我的出家师以头面礼你的足並问你少病少恼、轻快强健、安稳住否？我的出家师遣我来你的左右度此雨季三月。”

于是尊者马护向尊者龙军如[15]此说到：“你称何名？”

“我名龙军。”

“你的出家师何名？”

“尊者，我的出家师名楼汉长老。”

“我何名？”

“尊者，我的出家师知你的名。”

“龙军，甚善。安置你的衣鉢。”

“尊者，甚善。”龙军安置了其衣鉢。次日于扫除卧室后，他设置洗面水及牙枝。尊者马护再扫除已扫除之处；把水抛弃，携来他水；又抛弃牙枝，另取牙枝；且不同其共语。如此七天，于第七日他再询问，龙军再照前说时，他遂被允许雨季安居。

尔时有一大近事女三十年来奉侍尊者马护。于三月之后该大近事女赴尊者马护所在处。既达，彼向尊者马护如此说：“尊者，是否另有比库在你左右？”

“大近事女，有一比库名龙军在我们的左右。”

“如是，请马护尊者接受明日与龙军共用斋食。”尊者马护默然接受。

于是尊者马护于其夜尽天晓之际，着衣持钵，以龙军为侍从沙门赴大近事女之住处；既达，坐于预设之座。时该大近事女亲手以精美可嚼可饮之食物奉献及满足尊者马护及尊者龙军。当尊者马护食毕，洗手及钵已，向尊者龙军如此说到：“龙军，你向这位大近事女作随喜致谢。”说此语已，即从座起而去。其后该大近事女向尊者龙军〔16〕如此说到：“贤者龙军，我已年老，请以高深法语向我作随喜致谢。”

于是尊者龙军对该大近事女以高深的、出世的及与空性有关的《阿毗达摩论》作随喜致谢。该大近事女虽仍在座，即生起离尘离垢的法眼：

一切生起法，悉皆为灭法。

当尊者龙军向大近事女作随喜致谢后自己思维其所说法，他也建立妙观，即于所坐之座上证得入流果。

尔时尊者马护坐于圆亭，知他们两人证得法眼，喝彩说到：“龙军，萨度！萨度！放一箭而射中两位大人物。”数千天神也称萨度。

于是尊者龙军从座起，赴尊者马护所在处。既达，礼尊者马护毕，退立一面。既退立一面，尊者马护向尊者龙军如此说到：“龙军，你去巴嗒厘子城。尊者法护（42）住于巴嗒厘子城（43）的阿育王寺。你在他的左右精究佛语。”

“尊者，从此去巴嗒厘子城有多远？”

“龙军，一百由旬。”

“尊者，道远，途中不易得食。我如何去？”

“龙军，你去。途中你将获得乞食，除去黑粒的饭，各种汤汁及菜肴。”

“尊者，如是。”尊者龙军向尊者马护作礼毕，右绕，着衣持钵遂行去巴嗒厘子城。[17]

尔时有一巴嗒厘子城商人偕同五百货车亦行于往巴嗒厘子城的道上。该商人见尊者龙军自远处走来。既见，他令五百货车后转，趋赴尊者龙军所在处。既达，向尊者龙军作礼说到：“尊者，你去何处？”

“居士，去巴嗒厘子城。”

“尊者，甚善。我等也去巴嗒厘子城。你和我等同行而舒适。”时巴嗒厘子商人欣喜尊者龙军的威仪，亲手以精美可嚼可饮的食物奉献及满足尊者龙军。当尊者龙军饭食毕，洗手及鉢已，他取一低凳坐于一面。既坐于一面，巴嗒厘子商人向尊者龙军如此说到：“尊者，你称何名？”

“居士，我名龙军。”

“尊者，你知所谓佛语否？”

“居士，我知阿毗达摩诸句。”

“尊者，此于我们有利。尊者，此于我们有善得。尊者，你为阿毗达摩师，我亦喜学阿毗达摩诸句。尊者，请你讲说阿毗达摩诸句。”

于是尊者龙军向巴嗒厘子商人讲说阿毗达摩。于一再讲说之际巴嗒厘子商人生起离尘离垢的法眼：一切生起法，悉皆为灭法。

尔时巴嗒厘子商人遣五百货车先行，自己跟随其后。当距巴嗒厘子不远，于一交叉路口，他停立向尊者龙军如此说到：

“龙军尊者，此是去阿首咖王寺的路。尊者，我这件珍贵的绒毡长六肘，宽八肘。尊者，请〔18〕出于悲愍收纳此珍贵的绒毡。”尊者龙军出于悲愍收纳了珍贵绒毡。巴嗒厘子商人生出高兴，欣喜，快乐，满意。向尊者龙军作礼右绕而去。

于是尊者龙军赴阿育王寺尊者法护所在处。既达，他向尊者法护作礼，自述到来的理由。他在尊者法护的左右、三藏佛语经一次解说后，即以三月精究其语文，又以三个月思维其意义。时尊者法护向尊者龙军如此说：“龙军，譬如牧人牧牛，他人享受其所产。龙军，你虽熟记佛语，但非分享沙门位者亦复如是。”

“尊者，且止于是。如许之多已足够。”即在当日的夜分他证得含无碍智的阿拉汉果。因尊者龙军的通达真理，诸天喝彩，大地震动，梵天鼓掌，天上游檀香屑及曼陀罗花（44）缤纷而下。

尔时聚会在喜马拉雅山守护平原的一百俱胝阿拉汉遣使至尊者龙军处说到：“龙军你来，我们欲见你。”尊者龙军闻使者的话，即没于阿育王寺而现于喜马拉雅山守护平原一百俱胝阿拉汉前。时一百俱胝阿拉汉向尊者龙军如此说：“龙军，此弥林达以其议论、反驳、诘问困扰比库僧众。萨度，龙军，你应屈服弥〔19〕兰王。”

“尊者，且止。此一弥林达耳。若全印度一切国王皆来以问题难我，我将以回答摧伏他们一切。尊者，你们无畏地前去萨竭那城。”于是诸长老比库使萨竭那城成为被贤者之风所吹拂的袈裟的光明。（45）

尔时尊者寿护（46）住于僧伽耶寺（47）。弥林达向其群臣如此说到：“月明之夜实是美丽，为共语及为诘问，若我等

今天往访沙门或婆罗门，谁能与我共语而驱逐疑惑？”说此语已，五百臾那人向弥林达如此说到：“大王，有一长老名寿护，是三藏师，多闻且熟悉传承。彼现住僧伽耶寺。大王，你去向此尊者问难。”

“诚然。如是你们通知尊者。‘

时一位占相师遣使至尊者寿护前说到：“尊者，弥林达欲见尊者寿护。”

尊者寿护亦如是说到：“如是，请他来。”

于是弥林达在五百臾那人环绕下，遂登一华丽车乘，赴僧伽耶寺尊者寿护所在处。既达，与尊者寿护互相问候。既互致友好，王退坐一面。既退立一面，王向尊者寿护如此说到：

“尊者寿护，出家于你们有何益？”

“尊者说到：“出家是为行于法及行于寂静。”

“尊者，是否有任何居士行于法及行于寂静？”

“大王，是。有居士行于法及行于寂静。大王，〔20〕当世尊于巴拉纳西国鹿野苑仙人墮处（48）转法轮时，十八俱胝梵天现观于法。彼等都是在家，而非出家。复次大王，当世尊说《大时经》、说《大吉祥经》、说《平等心论经》、说《拉胡喇教诫经》、说《战败经》（49）时，有不可计算的天神现观于法。他们亦全是在家，而非出家。”

“如是，尊者寿护，你们之出家是无益。因夙昔所作恶业的果报沙门释子出家。尊者寿护，那些坐食的比库，其前生为掠夺他人财产的盗贼，因他们抢劫他人财产之业报，现世成为一坐食者，不得时常享受（食物）。于他们是无戒、无苦行、无梵行。又尊者寿护，那些露天生活的比库其前生实为杀戮他村的盗贼，因他们毁灭他家的业报，现世成为露天生活者，不

得享受坐卧所。于他们是无戒，无苦行、无梵行。复次尊者寿护，那些常坐的比库，其前生实是旅途行劫的盗贼。因他们捕捉，綑缚及强迫旅客坐下的作业，现世成为常坐者，不得睡卧。于他们无戒，无苦行，无梵行。”说此语已，尊者寿护遂默然不语。于是五百臾那人向弥林达说到：“大王，长老是智者，虽然无自信而不作一语。”时弥林达见尊者寿护默然，他拍掌高声向臾那人如此说到：“诚然，[21] 印度空虚（无人）。诚然，印度空虚（无人），竟无任何沙门或婆罗门能与我共语而驱逐疑惑。”

时弥林达遍观全部会众无惊怖及无淆惑，遂向臾那人如此说到：“因此臾那人无淆惑，我想定有其他博学的比库能与我共语。”于是弥林达向彼臾那人如此说到：“诚然，有其他任何博学的比库能与我共语而驱逐疑惑？”

尔时尊者龙军为沙门众围绕。他是僧团领导，一众领袖，一宗之师。他为众所周知，甚为有名，得群众敬仰；他博学、有经验、聪明、敏慧、明哲、多智、有训练、有自信；他是多闻三藏师、吠陀师，智慧生长，精于传承，无碍解生长，精通九分经中之导师教言；他已度彼岸；他精通胜者法语教言；他具足解说诸事的才能，是各种讲说的论师，出言清朗；他乃难比、难胜、难超、难阻、难蔽；他不震如大海，不动如山王；他是离欲者、破暗者、放光明者、大论师、挫折他宗之宗主者、摧毁外道者；他被诸比库，比库尼，近事男，近事女，国王，国王大臣恭敬、尊重、崇敬、敬礼、礼拜；他是衣服，乞食，房舍，疾病所需医药资具之接受者。他获得最高目的，最高名望。他指示胜者教言之九分宝与那些具足智慧及用耳聆听的聪明人；指出法路，擎持法灯，建立法柱，举行法祭，高擎法旗，

高举法幢，吹法螺，鸣法鼓，〔22〕作狮子吼，响沙迦天帝之雷鸣，出甘美之语音，它寄寓于最胜智慧之闪电，以慈悲之水及大甘露之法云去满足世间——尊者龙军，次第游行于村庄、聚落、王都，逐渐到达萨竭那城。他与八万比库僧众住于僧伽耶寺。

据说他：

多闻，博辩，
聪明，自信，
善于同意，巧于讲说，
彼诸熟悉三藏及五部经藏
与四部经藏之比库
皆敬礼龙军。
有幽深智慧，明哲，
于是路非路熟悉，
已证最高目标；
龙军有自信，
被这些聪明讲说真理的比库环绕，
行于村里，渐往萨竭那城。
龙军住于僧伽耶寺，
如山上的狮子，他向人讲说。

时提婆曼谛耶（50）向弥林达如此说到：“大王，且止；大王，且止。大王，有一长老名龙军，他贤明有经验、聪明有训练、多闻有自信，为善说诸义、辩解周全的论师，于义、于法，于语，均得无碍解，已达究竟。彼现住在僧伽耶寺。大王，你往问尊者龙军。他能同你对话而驱逐疑惑。”

弥林达骤然听闻“龙军”之名时，生起恐怖，一时瘫痪，

毛发悚然。他向提婆曼谛耶如此说到：“是否龙军比库能与我对话？” [23]

“大王，彼甚至能与因陀罗，阎摩，婆留那，俱毗罗，波阁波提，须夜摩，自足之护世神，乃至与一切之父，先祖大梵天（51）对话，何况与凡人对语？”

于是弥林达向提婆曼谛耶说到：“如是，提婆曼谛耶，你遣使至尊者左右。”

“大王，如是。”提婆曼谛耶遂遣使至尊者龙军左右说到：“尊者，弥林达欲见尊者。”

尊者龙军亦如此说到：“既如是，请他来见。”

时弥林达在五百臾那人环绕下，升登一华丽车乘，偕同其伟大军队赴僧伽耶寺尊者龙军所在处。

尔时尊者龙军与其八万比库僧众坐于圆亭。弥林达自远而见尊者龙军的会众，向提婆曼谛耶如此说到：“提婆曼谛耶，此为谁之大会众？”

“大王，此是尊者龙军之大会众。”弥林达(Milinda)自远而见尊者龙军的会众，他生起恐怖，他一时瘫痪，毛发悚然。于是如象被犀牛包围，如蛇被金翅鸟包围，如豺狼被蟒蛇包围，如熊之被水牛包围，如蛙遭蛇追逐，如鹿被豹追逐，如蛇与蛇师相遇，如鼠与猫相遇，如饿鬼与驱魔师相遇，如月入于拉胡喇(Rahula)之口，如蛇困竹框内，如鸟囚笼内，如鱼在网内，如人之入凶险林薮，如亚卡(yakkha)触怒韦沙瓦纳天王，如天子寿命将尽。弥林达恐怖、忧虑、惊惧、畏惧、毛发悚然、惊惶失措、心思迷乱、意志摇动，他想到：“勿令这些人轻视我，”但仍然鼓起勇气向提婆曼谛耶如[24]此说到：“提婆曼谛耶，你不必指出尊者龙军给我，未经指示我将知龙军。”

“大王，萨度！你自己发现他。”

尔时尊者龙军，（瓦萨，vassa，古译：戒腊）较于其前方的四万比库为年幼，但较于其后方的比库会众为年长。时弥林达遍观前、中、后之全部僧众，自远而见尊者龙军坐比库僧众中，如一头发蓬松的狮子，不惊不怖、不毛发悚然，亦无畏惧胆怯，如是一见即知：“此是龙军。”弥林达遂向提婆曼谛耶说到：“提婆曼谛耶，此即是尊者龙军。”

“大王，是。此即是龙军。大王，你应欣喜，你识得龙军。”

弥林达于是欣喜，心想：“未经指示我即认识龙军。”但当弥林达见尊者龙军时，生起怖畏，一时瘫痪，毛发悚然。

据说：

当国王见龙军诸行具足，

调御于最上调御，

他说出此语：

我曾见众多讲说者，

曾参加众多讨论，

从无如此的怖畏，

我从无惊恐如今日者。

无疑地今天我将失败，

因我心不安定，

胜利属于龙军。

外篇（序话）终

注释：

- (1) 序话 (Bāhirakathā)，外话、外篇或因缘篇，主要述经中两位主角的宿世因缘及其在现世的会见。
- (2) Sāgala，城名，在现代印度五河省之西雅柯提 (Sialkot)。
- (3) Milinda，国王名，汉译有下列数种：毕邻陀（玄奘），旻邻陀（真谛），弥林达（见于《那先比库经》），难达（吉迦夜）。
- (4) Nāgasena，人名，汉译有下列数种：龙军（玄奘），那伽斯那（吉迦夜），那伽犀那（圆测），那先（《那先比库经》）。
- (5) Yona (Skt. Yavana), the Ionia Greeks or Greek Bactrians, 指住在巴克特里亚 (Bactria) 的希腊人，其地在现今阿富汗北部之地，古称大夏。
- (6) Himavanta (Himalaya) pabbata 雪山，一般称为喜马拉雅山。
- (7) Kasi (Benares), 在中印联合省。
- (8) Kotumbara，地名，见 Ja.vi.51,500,501。
- (9) Uttarakuru, 为须弥四洲之一，亦译为胜处，See D.iii.p.199.
- (10) Ālakamanda, 地名，为北俱卢洲主要城市之一。
- (11) 下列七项为《弥林达问经》的主要分类：

- 1.Bāhirakathā序话
- 2.Lakkhaṇa- pañho 特相之间。
- 3.Vimaticchedana-pañho 断惑之间。
- 4.Meñdaka- pañho 难问。
- 5.Anumāṇa- pañho 比量之间。
- 6.Dhutāṅga (Yogikatha-pañho) 头陀行之间。
- 7.Opammakathā- pañho 譬喻问

(12) Moggaliputta Tissa 马哈摩嘎喇那子帝须。

(13) Lokayata-Vitandā, 印度哲学宗派。

(14) 外道六师： i. Puraṇa Kassapa,

- ii. Makkhali Gosala.
- iii. Nigaṇṭha Nataputta
- iv. Sanjaya Belatthaputta
- v. Ajita Kesakambali
- vi. Pakudha Kaccāyana

上列六师为释迦佛之同时人，约生存于西元前五世纪之顷。当弥林达出

现时他们已去世至少有四、五百年，很显然地，此段是抄袭《长部·梵网经》阿迦答沙都王(Ajatasattu)拜访六师的故事，见 D.I.50 ff.

- (15) 六种阶级：1.Khattiyā. 2.brahmaṇā. 3.vessā 4.suddā 5.caṇḍalā 6.pukkusā。
 - (16) Jambudipa, 耽部洲，即印度，the country of rose-apple tree.
 - (17) Rakhitatala, 地名。
 - (18) Assagutta, 人名。
 - (19) Yugandhara-pabbata, 地名。
 - (20) Tavatimsa-bhavana, 三十三天----天宫。
 - (21) Ketumati-vimana
 - (22) Mahāsena
 - (23) Sakko devānam-indo, 沙咖天帝，帝释，释提桓因。
 - (24) mārisa, 尊敬的称呼。
 - (25) Rohana, 人名。
 - (26) nirodham samāpanna, 入灭尽定。
 - (27) Kajangala, 地名。
 - (28) Sonuttara 人名
 - (29) tāta, 意为“父”，但父亦可以此呼唤其子。小孩初学语时作“tāta”之声。
 - (30) Vattaniya-senāsana, 寺舍名。
 - (31) harītaka, 似梅子的热带果子。
 - (32) āmalaka, 似梅子的果子，可制药。
 - (33) onita-patta-pānim, 已洗手及钵。Cf.onitta,PED.
 - (34) Vijambhavatthu, 地名
 - (35) Dhammasaṅgaṇi.
 - (36) Vibhanga
 - (37) Dhātukathā.
 - (38) Puggalapaññatti.
 - (39) Kathāvatthu.
 - (40) Yamaka.
 - (41) Paṭṭhana.
- 从(35)至(41)为《南传阿毗达摩藏》之七论。
- (42) Dhammarakkhita, 人名。

- (43) Pāṭaliputta, 城名。
- (44) Mandārava, 花名。
- (45) Kasavapajjotam isivataparivatam akamsu.
- (46) Āyupāla, 人名。
- (47) Samkheya Pariveṇa, 寺庙名。
- (48) Bārāṇasīyam Isipatane magidāye, 地名。
- (49) 1. Māhasamaya-suttanta, D.No.20
 2. Mahāmangala-suttanta, Sn, P.46
 3. Samacitta-pariyāya-suttanta. A.i,64.
 4. Rāhulovāda-suttanta, M. No.64.
 5. Parābhava-suttanta, SN. sta. No.61
- (50) Devamantiya, 人名, 或为 Demetrius 之印度化。
- (51) Inda-Yama-Varuṇa-Kuvera-Pajāpati-Suyāma-Santusitalokapāla Mahābrahmunā. 此八项均为印度教天神名。

二 特相

第一品

第一 问 名

[25] 尔时弥林达往诣尊者龙军所在处。既达，与尊者龙军互相问候。互问友好已，他退坐一面。尊者龙军亦问候答礼使弥林达之心欢喜。弥林达遂向尊者龙军如此说到：“尊者如何被人知？尊者何名？”

“大王，我以龙军被人知。大王，同修梵行者呼我为龙军。虽然父母取名曰龙军或勇军，或雄军，或狮子军，那只是一个名称、称呼、名字、泛指而已。此龙军名，于此人（1）不可得。”

于是弥林达如此说到：“诸贤，五百臾那人及八万比库且听我说。此龙军如此说到：‘于此人不可得。’此是否适宜而得认可？”时弥林达向尊者龙军说：

“尊者龙军，若人不可得，则谁给你们衣服、饮食、房舍、医药等所需资具？又谁享受、谁护戒、谁习定？谁证道、果、涅槃？谁杀生？谁不与取？谁行邪淫？谁妄语？谁饮酒？谁作五无间业；因此，无善无不善，无人作或教人作善不善业，[26] 无善恶业之异熟果。尊者龙军，若有人杀你，于他不是杀生。尊者龙军，你们亦无导师，无出家师及无具足戒。若你说：‘大王，同修梵行者呼我为龙军’，于此何者是龙军？尊

者，头发是龙军？”

“大王，否。”

“尊者，身毛是龙军？”

“大王，否。”

“尊者，指甲……齿，皮，肉、筋、骨，骨髓、肾、心、肝、膜皮、脾、肺、肠、肠间膜、腹、屎、胆汁、痰、脓、血、汗、脂肪、泪、血浆、唾液、黏液、骨节油、尿、脑是龙军？”

“大王，否。”

“尊者，色、受、想、行、识是龙军？”

“大王，否。”

“尊者，我数次发问，但我不见龙军。尊者，龙军只是声音，于此谁是龙军？尊者，你说谎，你说妄语，实无龙军。”

于是尊者龙军向弥林达如此说到：“大王，你得优裕养育，你是极优裕养育之刹帝利，大王，若中午时你赤脚行于炙热的热土、践踏砂砾、圆石及粗沙，你乃脚伤、身疲、心损，为苦所伴之身识遂生。大王，你步行来还是乘车来？” [27]

“尊者，我非步行来，我乘车来。”

“大王，若乘车来，请以车告诉我。大王，辕是车否？”

“尊者，否。”

“大王，轴是车否？”

“尊者，否。”

“大王，轮是车否？”

“尊者，否。”

“大王，车身……旗杆、车轭、韁绳、刺棍是车否？”

“尊者，否。”

“大王，辕、轴、轮、车身、旗杆、车轭、韁绳、刺棍是

车否？”

“尊者，否。”

“大王，辕、轴、轮、车身、旗杆、车轭、韁绳、刺棍之外是车否？”

“尊者，否。”

“大王，我数次发问，但我均不见车。大王，车只是声音，于此什么是车？大王，你说谎，你妄语，实无车。大王，你是全印度第一王，你怕谁而说谎？诸位，五百舆那人及八万比库请听我说：

此弥林达如此说到：‘我乘车来’，但当被问及：‘大王，若你乘车来，以车告诉我’时，他无呈献，此是否适宜而得认可？”

说此语已，五百舆那人向尊者龙军喝彩后，向弥林达说到：“大王，若可能，现在该你发言。”

于是弥林达向尊者龙军说到：“尊者龙军，我无妄语。因基于车辕，基于车轴，车轮、车身，旗杆，车轭、韁绳，刺棍等遂成车名、称呼、名字、名号、泛指。”

“大王，萨度。你已知车。大王，以我来说，[28] 基于头发，基于身发……脑、色、受、想、行、识等遂成为龙军的名称、称呼、名字、名号、泛指亦复如是。但依真谛，于此人不可得。大王，金刚比库尼（2）于佛前亦曾作此说：

‘如零件配合，

乃名为车，

诸蕴生存时，

称名有情亦复如此。’”

“希有哉，尊者龙军，未曾有哉，尊者龙军。解答所问甚

是精彩。若佛尚在，也会喝彩。龙军，萨度，萨度。解答所问甚是精彩。”

第二 年龄之间

“尊者龙军，你的瓦萨（3）几岁？”

“大王，我为七岁。”

“尊者，此七者为何？你是七，或者计算是七？”

尔时地上及水缸里可见到全部披挂、装饰、庄严、穿着的弥林达之影。于是尊者龙军向弥林达如此说到：“大王，你是王或者影子是王？”

“尊者龙军，我是王，此影子不是王。因有我，影子乃现。”

“大王，年岁的计算是七，我不是七。因有我，七乃出现，如影子的譬喻。”

“希有哉，尊者龙军，未曾有哉，尊者龙军。解答所问甚是精彩。”

第三 智者或王者之对论

国王说：“尊者龙军，你将和我对论？”

“大王，若你以智者的言辞，我将对论；若你以王者的言辞，我将不对论。”

“尊者龙军，如何是智者的对论？”

“大王，智者的对论作解说、作解释、作〔29〕反驳、作矫正、作简别、作对立，智者不因此发怒。大王，如此为智者的对论。”

“尊者，如何是王者的对论？”

“大王，于王者的对论，只认可一事。凡不同意该事者，他们下令说到：‘惩罚此人。’大王，如此便是王者的对论。”

“尊者，我将以智者的言辞，不以王者的言辞而对论。尊者，你可自信地对论，如同对比库、沙马内拉、近事男或侍者一样。尊者可自信地对论，不必惧怕。”

长老同意说：“大王，甚善。”

“尊者龙军，我将发问。”

“大王，你问。”

“尊者，我已问。”

“大王，我已答。”

“但尊者，你答的是什么？”

“大王，你问的是什么？”

第四 气与命

时弥林达如此想到：“此比库是智者，能与我对论。但我所应问者很多，于发问之前太阳将西下，我应明日在宫内发问。于是弥林达向提婆曼谛耶如此说到：“如是，提婆曼谛耶，你应通知尊者：‘明日再宫内与国王对论。’说此语已，王即从座起，问讯长老龙军后上马，一再称念“龙军，龙军”而去。其后提婆曼谛耶向尊者龙军如此说到：“尊者龙军，弥林达作此说：‘明日将在王宫内举行对论。’长老同意说：“甚善。”

时提婆曼谛耶、无边身（5）、曼枯罗（6）、一切施（7）等于其夜尽天晓时，往诣弥林达宫。既达，向弥林达〔30〕说到：“大王，（今日）是否让尊者龙军来？”

“是。让他来。”

“多少比库与其同来？”

“让其与所欲数之比库同来。”

一切施说：“大王，让他与十位比库同来。”

国王第二第三次说：“让其与所欲数之比库同来。”

一切施第二第三次说：“大王，让他与十位比库同来。”

“一切供养已经备好，我说：‘让他与所欲数之若干比库同来。’虽然我如此说，而一切施仍然别有所说。难道我们无力施舍比库僧食？”说此语已，一切施甚感悻然。

尔时提婆曼谛耶，无边身及曼枯罗往诣尊者龙军所在处。既达，向尊者龙军说到：“尊者，弥林达如是说：‘让其与所欲数之比库同来。’于是尊者龙军于清晨着衣持钵，与八万比库入萨竭那城。时无边身在尊者龙军身旁同行，彼说：“尊者龙军，我呼为龙军者，于此谁是龙军？”

长老说：“你想于此谁是龙军？”

“尊者龙军，任何内部之气（8）（呼吸）、命（9）（灵魂）出去进来者，我想即是龙军。”

“若该气（10）出而不入，或入而不出，那人会生存吗？”

“尊者，否。”

“吹螺者吹其螺时，其气会返入否？” [31]

“尊者，否。”

“吹笛者吹竹笛时，其气会再返入否？”

“尊者，否。”

“吹角者吹其角时，其气会再返入否？”

“尊者，否。”

“但为何他们不死？”

“尊者，萨度。我不能和你对谈此论，请解说其义！”

“此非命（灵魂）。入息出息是身之活动。”长老作了阿毗达摩讲说。于是无边身宣布其近事男的身份。

第五 出家之目的

尔时尊者龙军赴弥林达王宫。既达，坐于预设之座位。弥林达亲手以精美可嚼可饮之食物奉献，满足尊者龙军及侍从；又各以一袭衣服披着每一比库，以三衣披着尊者龙军。复向尊者龙军如此说到：“尊者，你与十位比库同坐此处，余者遣去。”时弥林达知尊者龙军饭食已毕，已洗手及钵，他取一矮凳坐于一面。既坐于一面，他向尊者龙军说到：

“尊者龙军，对论何事？”

“大王，我等先要有目的，且对论目的。”

国王说：“尊者龙军，你等出家为何目的？什么是你等的最高目的？”

长老说：“大王，为什么呢？为此苦将灭，他苦不生。大王，我等出家是为此目的，而我等的最高目的，是无取着涅槃。” [32]

“尊者龙军，是否一切出家皆为此目的？”

“大王，否。有为此目的而出家，有迫于王政而出家，有迫于盗贼而出家，有迫于负债而出家，有迫于生活而出家。但彼正出家者，乃为此目的。”

“尊者，如是，你为此目的而出家？”

“大王，我出家时是一幼童，我尚不知为此目的而出家。”

但我曾想：彼沙门释子是智者，他们将令我修学。现今，我已得他们教训，我已知已见，出家是为此目的。”

第六 再生

国王说：“尊者龙军，是否有人死后不再生（11）？”

长老说：“有再生者，有不再生者。”

“尊者，谁再生谁不再生？”

“大王，有烦恼者再生，无烦恼者不再生。”

“尊者，你再生否？”

“大王，若有取着我将再生，若无取着则我将不再生。”

“尊者龙军，你甚敏捷。”

第七 作意

国王说：“尊者龙军，那不再生的人是否因如理作意而不再生？”

“大王，因如理作意、因智慧及其他善法。”

“尊者，是否如理作意即智慧？”

“大王，否。作意为一事，智慧为另一事。大王，于此二者，羊、山羊，牡牛、水牛，骆驼及驴子有作意，但他们无智慧。”

“尊者龙军，你甚敏捷。”

第八 作意的特相

国王说：“尊者，何为作意的特相？何为智慧的特相？”

“大王，作意的特相是思虑，智慧的特相是截断。”

“如何作意有思虑的特相及如何智慧有截断的特相？请给一譬喻。”

“大王，你知割麦人否” [33]

“尊者，是，我知。”

“大王，割麦人如何割麦？”

“尊者，他们以左手握捉一束麦，以右手执镰刀而割麦。”

“大王，譬如割麦人以左手握捉一束麦，以右手执镰刀而割麦。大王，瑜伽行者以作意握捉其心，用智慧截断烦恼亦复如是。大王，如是为作意有思虑的特相，如是为智慧有截断的特相。”

“尊者龙军，你甚敏捷。”

第九 戒的特相

国王说：“尊者龙军，适才你说‘及因其他善法。’何者是这些善法？”

“大王，戒、信、精进、念、定、（慧）——这些是善法。”

“尊者，戒的特相是什么？”

“大王，戒是一切善法住立的特相，即：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四念处、四正勤、四神足、四禅、八解脱、四定、八等至（12）——此一切皆住立于戒。大王，住立于戒

者，一切善法不退灭。”

“请给一譬喻。”

“大王，譬如种子（13）与植物之发芽、生长、壮大、结实，他们皆依止大地及住立于地上，如是他们遂发芽、生长、壮大、结实。大王，瑜伽行者依止戒及住立于戒，修习五根，即：信根，精进根、念根、定根、慧根亦复如是。”

“请再给一譬喻。”

“大王，譬如用力作务者，依止地及住立地上如是为用力作务。大王，瑜伽行者依止戒及住立于戒修习五根，即：信根、精进根、念根、定根、[34]慧根亦复如是。”

“请再给一譬喻。”

“大王，譬如建城师欲筑城时先清除城之基址，拔出树根刺蕨，使其平坦，其后划分街道，四衢，广场而始筑城。大王，瑜伽行者依止戒及住立于戒修习五根，即：信根、精进根、念根、定根、慧根亦复如是。

“请再给一譬喻。”

“大王，譬如翻觝斗者欲作表演，彼先掘地，除去砂砾、小圆石，令地平坦，令地松软，后始表演技艺。大王，瑜伽行者依止戒及住立于戒修习五根，即：信根、精进根、念根、定根、慧根亦复如是。大王，世尊亦曾作此说：

‘智者住立于戒，
修心及与智慧。
精进聪明比库，
能解开此纏缚。
如此生类住立地上，
以此戒蕴之最胜巴帝摩卡，’

作众善增长之根本，
此是胜者教言之纲领。’ ”
“尊者龙军，你甚敏捷。”

第十 信的特相

国王说：“尊者龙军，什么是信的特相？”
“大王，澄净是信的特相，跃进是信的特相。”
“尊者龙军，如何澄净是信的特相。”
“大王，当信生起，破灭五盖，离去诸〔35〕障的心变为澄清、清净、安静。大王，如此是信的特相。”
“请给一譬喻。”
“大王，譬如转轮王偕四种军沿大道行进，或会涉履浅水处，其水被象军，马军，车军，步军搅乱成为污秽、浑浊、污浊。过水之后转轮王或会命其从人说：‘诸位，（14）取水来，我欲饮水。’ ‘陛下，是。’ 若转轮王有一澄水珠，于应诺之后，其从人将澄水珠投入水中。珠既投入，水中贝壳及水藻消失，污泥沉淀，水变清澄、洁净、无垢。于是他们取水奉转轮王：‘陛下，（15）请饮水。’ 大王，水应以心视之，从人应以瑜伽行者视之，水藻、污泥应以烦恼视之，澄水珠应以信视之。譬如澄水珠投入水中，贝壳及水藻消失，污泥沉淀，水变澄清、洁净、无垢，大王，当信生起时破灭五盖，离去诸障的心变为澄清、清净、安静亦复如是。大王，如此，澄净是信的特相。”

“尊者，如何跃进是信的特相？”

“大王，譬如瑜伽行者见他人之心获得解脱遂希求入流果，或一来果，或不来果，或阿拉汉果，修持瑜伽以达未达者，得未得者，证未证者，大王，跃进是信的特相亦复如是。”

“请给一譬喻。” [36]

“大王，譬如山顶将下大雨，其水下流，既满山间之沟壑、罅隙、支流及充塞江河，并行而涨泛河之两岸。此时若一群人来，不知该河之广阔深浅，则会站立岸边惊惶与踌躇。其后若有人来，确知自己能力与力量，紧束其腰带，一跃而渡。见其渡过，群人也会渡过。大王，瑜伽行者见他人之心获得解脱遂希求入流果，或一来果，或不来果，或阿拉汉果，修持瑜伽以达未达者，得未得者，证未证者亦复如是。大王，如此，跃进是信的特相。大王，于最胜的《相应部》(16)中世尊亦曾作此说：

‘以信渡暴流，
以不放逸渡海，
以精进超越苦，
以智慧而净化。’ ”

“尊者龙军，你甚敏捷。”

第十一 精进的特相

国王说：“尊者龙军，什么是精进的特相？”

“大王，支持是精进的特相。诸善法被精进所支持者则不退减。”

“请给一譬喻。”

“大王，譬如房屋将倾堕，若有人以木材撑持，如此支持则该屋不倾堕——大王，支持是精进的特相，诸善法被精进所支持者则不退减亦复如是。”

“请再给一譬喻。”

“大王，譬如大军击破小军，（小军的）国王会聚合（其他的）军旅一同击破大军——大王，支持是精进的特相。诸善法被精进 [37] 所支持者则不退减亦复如是。大王，世尊亦曾作此说：‘诸比库，具精进的圣弟子舍弃不善修善，舍弃有过修无过；他保护已得净化的自己。’”

“尊者龙军，你甚敏捷。”

第十二 念的特相

“尊者龙军，什么是念的特相？”

“大王，持续是念的特相，执持是念的特相。”

“请给一譬喻。”

“尊者，如何持续是念的特相？”

“大王，当念起时于善不善、有过无过、尊卑、黑白或黑白均等的诸法皆不动摇，只想：此是四念处、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此是止，此是观，此是智慧，此是解脱。于是瑜伽行者修应修之法，不修不应修之法；亲近应亲近之法，不亲近不应亲近之法。如此，大王，持续是念的特相。”

“请给一譬喻。”

“大王，譬如转轮王之守藏官早晚提醒转轮王之光荣而

说：‘陛下，你的象若干，马若干，车若干，步兵若干，生金若干，熟金若干，钱财若干，请陛下记住。’一一于王之财富他持续念之。大王，当念起时于善不善、有过无过、尊卑、黑白或黑白均等的诸法皆不动摇……不亲近不应亲近之法亦复如是。如此，大王，持续是念的特相。”

“尊者，如何执持是念的特相？”

“大王，当念起时他搜求饶益法与非饶益法之趋向並作思维：‘此法〔38〕有益，此法无益；此法有助，此法无助。’于是瑜伽行者弃无益法，取有益法；弃无助法，取有助法。大王，如此，执持是念的特相。”

“请给一譬喻。”

“大王，譬如转轮王之主藏官知道于国王有益无益之事，心想：‘此对国王有益，此对其无益；此有助，此无助。’大王，当念起时他搜求饶益法与非饶益法之趋向並思维：“此法有益，此法无益；此法有助，此法无助。”于是瑜伽行者弃无益取有益，弃无助取有助亦复如是。大王，如此，执持是念的特相。大王，世尊亦曾作此说：‘诸比库，我说念于事事皆有益。’”

“尊者龙军，你甚敏捷。”

第十三 定的特相

“尊者龙军，什么是定的特相？”

“大王，上首是定的特相，所有一切善法皆以定为上首，它们趋向、归趣及倾向于定。”

“请给一譬喻。”

“大王，譬如尖顶之屋所有的椽木皆趋向脊顶，倾向之，会合之及宣布脊顶是他们的首领，大王，所有一切善法皆以定为上首，他们趋向，归趣及倾向于定亦复如是。”

“请再给一譬喻。”

“大王，譬如国王偕其四种军赴战场，全军之象兵，马兵，车兵，步兵皆趋向、归趣、及倾向于王，彼应是他们的元首，四周环绕着彼。大王，所有一切善法皆以定为上首，彼们趋向，[39] 倾向于定亦复如是。大王，如此，上首是定的特相。大王，世尊亦曾作此说：‘诸比库，你们习定，既专注则如实知。’”

“尊者龙军，你甚敏捷。”

第十四 智慧的特相

国王说：“尊者龙军，什么是智慧的特相？”

“大王，我早先曾说截断是智慧的特相，但照耀也是智慧的特相。”

“尊者，如何照耀是智慧的特相？”

“大王，当智慧生起时他破除无明的黑暗，产生明（知识）的光辉，出现智慧之光及彰显圣谛。于是瑜伽行者以正智见无常，苦、无我。”

“请给一譬喻。”

“大王，若人携灯入黑暗之家，既入内，灯破除黑暗，产生光辉，出现光明，显示形色——大王，当智慧生起时他破除

无明的黑暗，产生明（知识）的光辉，出现智慧之光及彰显圣谛。于是瑜伽行者以正智见无常，苦，无我亦复如是。”

“尊者龙军，你甚敏捷。”

第十五 諸法成就同一目的

国王说：“尊者龙军，这些法虽然不同，是否它们成就同一目的？”

“大王，是。此诸法虽然不同，但它们成就同一目的，即断除烦恼。”

“尊者，如何诸法虽然不同，但它们成就同一目的，即断除烦恼？”

“大王，譬如军队虽然不同如象军、马军、车军、步军，但成就同一目的：在战场上他们战胜敌军——大王，诸法虽然不同，但他们成就同一目的，即断除烦恼亦复如是。”

“尊者龙军，你甚敏捷。”

注释：

- (1) Puggala, 人, 个己, 个人=person,being, individual man PED.
- (2) Vajirā Bhikkhuni, S.i. 135 说：“此比库尼向魔罗说了此偈。”
- (3) Vassa=years of standing since his ordination, 受戒之年岁。
- (4) 于此句之后，《那先比库经》有：“王言：‘我无所问。’；那先言：‘我无所答。’”《大正》，32，p.706c。
- (5) Anantakāya, 人名
- (6) Mankura, 人名

- (7) Sabbadinna, 人名
- (8) Abbhantare vāya, the inner mobile principle, 内在的风或活动元素。
- (9) Jiva, the life of principle, 命, 生命, 灵魂。
- (10) Vāta, 风, 呼吸, 出息或入息。
- (11) Paṭisandahati, to reconnect or to re-link, 死者之识立即连结, 遂有新名色, 再生或转世, 转生。Vism, ch.xvii.
- (12) Samāpatti, 旧译“正受”, 新译“等至”, 《俱舍论》ch.28 以四禅、四无色定为等至。原文未指出每一善法的数字。
- (13) Bijagāma-bhūtagama, 种子, 生物或植物。
- (14) Bhane, 国王对民众的称呼。
- (15) Deva, 天, 天神, 对天子的称呼。
- (16) 见 S.i.214; Sn.184.

第二品

第一 转生者之同异 [40]

国王：“尊者龙军，若人转生，为同一人为另一人？”

长老说：“非同非异。”

“请给一譬喻。”

“大王，你对此有何意见？当你为婴孩弱小、细嫩、迟钝、仰卧时，是否即是现已成人的你？”

“尊者，否。那弱小、细嫩、迟钝仰卧的婴孩是他人，现已成人之我是另一人。”

“大王，若如此则无母无父、无师长、无工艺师、无持戒者、无智慧者。大王，是否第一期的胎儿的母亲不同于第二、第三及第四期胎儿的母亲？是否幼稚者的母亲异于成人的母亲？是否一人作恶，另一人的手足被截断？”

“尊者，否。但尊者既然这样说，意将作何词？”

长老说：“那弱小、细嫩、迟钝、仰卧的婴孩是我，现已成人的仍是我。依靠此身，它们同一。”

“请给一譬喻。”

“大王，譬如有人燃灯，是否它会通宵照明？”

“尊者，是。它会通宵照明。”

“大王，是否一更天的灯焰与中更天的灯焰是一回事？”

“尊者，不同。”

“是否中更天的灯焰与末更天的灯焰是一回事？”

“尊者，不同。”

“如是大王，是否一更天的灯为一物，中更天的灯为另一物，而末更天的灯更为另一物？”

“尊者，否。灯依靠它自己而通宵照明。”

“大王，法之延续而有连接，一生一灭，连结起来似无前后；因此，最后之识属于非同非异。”

“请再给一譬喻。” [41]

“大王，譬如挤出的牛奶经若干时变为酪，从酪到生酥，从生酥到熟酥。大王，若有人说：‘牛奶即是酪，即是生酥，也即是熟酥’——大王，是否如此说者为正确说？”

“尊者，否。只因牛奶，其余始出生。”

“大王，法之延续而有连结，一生一灭，连结起来似无前后。因此，最后之识属于非同非异亦复如是。”

“尊者龙军，你甚敏捷。”

第二 预知转生不转生

国王说：“尊者龙军，是否有不再转生者预知：‘我将不再转生？’”

“大王，是。有不再转生者预知：‘我将不再转生。’”

“尊者，彼如何预知？”

“以断除一切转生因缘故，他预知自己将不再转生。”

“请给一譬喻。”

“大王，譬如农夫，或家主既耕且种，其谷仓会盈溢。但其后时间，他不耕不种，且耗用所贮藏谷米，或作赠送，或任意处置。大王，是否该农夫或家主可以预知：‘我的谷仓不会

盈溢？’”

“尊者，是。他可预知。”

“如何预知？”

“以断绝一切谷仓盈溢的因缘，他预知：‘我之谷仓不会盈溢。’”

“大王，以断绝一切转生因缘他预知：‘我将不再转生。’亦复如是。”

“尊者龙军，你甚敏捷。”

第三 知识与智慧

国王说：“尊者龙军，是否于彼智慧生者其知识亦生？”

“大王，是。于彼智慧生者其知识亦生。” [42]

“尊者，宁非知识与智慧同一？”

“大王，是。知识与智慧是同一。”

“但尊者，于彼智慧生者其知识亦生，他是否会起迷惑？”

“大王，有某处起迷惑，有某处不起迷惑。”

“尊者，何处会起迷惑？何处不会起迷惑？”

“大王，他会迷惑于以前未知的技艺部分，或于未曾去过的地方，或于未曾听过的名称。”

“何处他不会起迷惑？”

“大王，凡以智慧所作者如：无常、苦、无我——于此他不会起迷惑。”

“但尊者，他的愚痴去往何处？”

“大王，当知识生起时愚痴立即消逝。”

“请给一譬喻。”

“大王，譬如有人将携灯入黑暗之家，因此黑暗会消灭、光明会出现，大王，当知识生起愚痴立即消逝亦复如是。”

“但尊者，智慧又去往何处？”

“大王，智慧既作其务遂立即消逝，但凡以智慧所作者，如无常、苦、无我——则不消逝。”

“尊者龙军，请对此说作一譬喻：

‘当智慧既作其务，它立即消逝，但凡以智慧所作者，如无常、苦、无我——则不消逝。’”

“大王，譬如有人欲在夜间送信，召书写人持灯来，令其书写。信既写毕，他即熄灯。灯虽熄灭，但信不随灭。大王，当智慧既作其务遂立即消逝，但以智慧所作者，如无常、苦、无我——则不消逝亦复如是。”

“请再给一譬喻。” [43]

“大王，譬如东方的人民于每一房舍里置五缸水，用以熄灭焚烧。若房舍着火即以五水缸抛掷其上，因而该火熄灭。大王，是否那些人如此想到：‘我们将再用这些水缸？’”

“尊者，否。这些水缸已够，它们更有何用？”

“大王，五缸水应以五根即信、精进、念、定、智慧视之，人民应以瑜伽行者视之，火应以烦恼视之。火因五缸水熄灭，如烦恼因五根而灭。既已熄灭，烦恼不再兴起。大王，当智慧既作其务遂立即消逝，但以智慧所作者，如无常、苦、无我——则不消逝亦复如是。”

“请再给一譬喻。”

“大王，譬如医师携持五种药草往诣病人，捣碎它们后令

病人饮服，服已而解除病苦。大王，是否该医师会如此想：‘我将再用这些药草？’”

“尊者，否。这些药草已够，它们更有何用？”

“大王，五种药草应以五根即信、精进、念、定、智慧视之，医师应以瑜伽行者视之，疾病应以烦恼视之，病人应以凡夫视之。以五种药草除去病人的疾苦，当疾病既除，病人即得康复，如五根除去烦恼，烦恼既除即不再生。大王，当智慧既作其务遂立即消逝，但凡以智慧所作者，〔44〕如无常、苦、无我——则不消逝亦复如是。”

“请再给一譬喻。”

“大王，譬如一久经沙场的战士携带五枝箭临阵以胜敌军，既入战场他放射五枝箭，因而击破敌军。大王，是否该久经沙场的战士会如此想：‘我将再用这些箭？’”

“尊者，否。这些箭已够，它们更有何用？”

“大王，五枝箭应以五根即信、精进、念、定、智慧视之，久经沙场的战士应以瑜伽行者视之，敌军应以烦恼视之。以五枝箭击破敌军，如以五根击破烦恼，烦恼既破即不再生。大王，智慧既作其务遂立即消逝，但以智慧所作者，如无常、苦、无我——则不消逝亦复如是。”

“尊者龙军，你甚敏捷。”

第四 不转生者之感觉

国王说：“尊者龙军，是否不转生者感觉苦受？”

长老说：“某些彼感觉，某些彼不感觉。”

“何者彼感觉？何者彼不感觉？”

“大王，彼觉于肉体的感觉，而彼不觉于心意的感觉。”

“尊者，如何为彼觉于肉体的感觉？如何为彼不觉于心意的感觉？”

“大王，任何生起肉体的苦受因缘尚未息灭时，他感觉苦受；但任何生起心意的苦受因缘既已息灭，则他无心意的苦受感觉。大王，世尊亦曾作此说：

‘他感觉一种受：肉体之受，非心意受。’”

“尊者，为何不感觉苦受者不证取涅槃？”

“大王，阿拉汉不爱好、不嫌厌，阿拉汉也不强令未熟者摘落，智者〔45〕待其成熟之时。大王，法之将领长老沙利子(Sariputta)亦曾作此说：

我不乐死，我不乐生，

如雇工得酬，我等候时间。

我不乐死，我不乐生，

作正知正念，我等候时间。”

“尊者龙军，你甚敏捷。”

第五 乐受之三相

国王说：“尊者龙军，乐受是善、或不善、或无记？”

“大王，或善、或不善、或无记。”

“尊者，若善受非苦，若苦受非善，则不应有‘善即是苦’之说。”

“大王，意以为如何？若以炙热铁丸置人一手，以冰冷雪块置另一手，大王，是否双手均感烫灼？”

“尊者，是。双手均感烫灼。”

“大王，是否两者均热？”

“尊者，否。”

“大王，是否两者均冷？”

“尊者，否。”

于是长老以阿毗达摩的谈论开示弥林达说：“大王，此为居家依止的六喜，此为出离依止的六喜，居家依止的六忧，出离依止的六忧，居家依止的六舍，出离依止的六舍——〔46〕此六项各有六种，过去有三十六种受，未来有三十六种受及现在有三十六种受。将他们集合起来总计一百零八种受。”（1）

“尊者龙军，你甚敏捷。”

第六 名色与转生

国王说：“尊者龙军，谁转生？”

长老说：“大王，名色转生。”

“是否此名色自己转生？”

“大王，此名色自己不转生。但大王若以此名色造业，或善或恶，则因该业，另一名色转生。”

“尊者，若此名色自己不转生，是否其会从恶业得解脱？”

长老说：“大王，若其不转生，其得从恶业解脱。但大王，因其转生，所以其不能从恶业得解脱。”

“请给一譬喻。”

“大王，若有人偷他人的芒果，芒果主人将其捕捉並送交国王说：‘陛下，我的芒果遭此人偷去。’此人则说：‘陛下，我实不偷。此人所种者为一芒果，我所取者为另一芒果。故我不应受罚。’大王，是否其人应受惩罚？”

“尊者，是。彼应受罚。”

“何以故？”

“尊者，无论其人如何说，第一，他不否认得芒果；第二，因芒果他应受罚。”

“大王，以此名色造业或善或恶，以所造业因另一名色即转生亦复如是。因之他不从恶业得解脱。”

“请再给一譬喻。”

“大王，若有人偷他人的谷……（同上）[47]、甘蔗……（同上）。大王，若有人在冬季燃火取暖，火未熄灭他即离去。其后该火焚他人田土，田主将其捕捉並送交国王说：‘陛下，我之田土被此人焚烧’。其人会说：‘陛下，我实未烧此人田土。彼未被我熄灭之火是一火，而烧此人田土之火是另一种火。故我不应受罚。’大王，是否其人应受惩罚？”

“尊者，是。彼应受惩罚。”

“何以故？”

“尊者，无论其人怎样说，第一，他不否认其火，第二，因其火他应受惩罚。”

“大王，以此名色造业或善或恶，以其业因另一名色转生亦复如是。因之他不从恶业得解脱。”

“请再给一譬喻。”

“大王，若有人携灯登亭榭将作照明。置灯之际，茅草着

火；于茅草焚烧之际，房舍着火；于房舍焚烧之际，村庄着火；村民捕捉其人说：‘朋友，为何汝令一村着火？’其人会如此说：‘朋友（2），我实不曾令村庄着火。我以照明者为一灯火，而焚烧村庄者为另一火。’于争论之际，彼等将来到你的跟前。大王，谁的利益你将护持？”

“尊者，村民的利益。”

“何以故？”

“尊者，无论怎样说，此火确从该火生。”

“大王，无论多少名色，于死时终结，另一名色即转生。此（名色）确从该（名色）生。因之，他不能从恶业得解脱亦复如是。”

“请再给一譬喻。”

“大王，若有人求婚于少女，付聘金后即离去。〔48〕后于异时该女长大成人。尔时有另一人付聘金而与其结婚。前人归来后会如此说：‘朋友，你如何拐走我的妻子？’其人会说：‘我实不曾拐走你的妻子，你付聘金及订婚之幼弱少女为一人，我付聘金所娶之成年女子为另一人。’于争论之际他们会来到你的跟前。大王，谁的利益你将护持？”

“尊者，第一人的利益。”

“何以故？”

“无论其人作何分说，那长大成人的女子的确来自（所说的）少女。”

“大王，无论多少名色于死时终结，另一名色即转生，此（名色）确从该（名色）生。因之，他不能从恶业得解脱亦复如是。”

“请再给一譬喻。”

“大王，譬如有人从牧牛人手中买一瓶牛乳，置放牧人手中后即离去，心想：‘我明日来取’。乳于次日即变为酪。彼归来后会如此说：‘给我牛乳瓶。’若牧人以酪示之，其人则说：‘我实不曾从你手中买酪，给我牛乳瓶。’彼（牧牛人）会如此说：‘你实不觉乳变为酪。’于争论之际他们会来到你的跟前。大王，谁的利益你将护持？”

“尊者，牧牛人的利益。”

“何以故？”

“无论他怎样说，此（酪）的确从彼（乳）生。”

“大王，无论多少名色于死时终结，另一名色即转生，此（名色）的确从该（名色）生。因之，他不能从恶业得解脱亦复如是。”

“尊者龙军，你甚敏捷。”

第七 你再转生否？

国王说：“尊者龙军，是否你会再转生？”

“大王，且止。如何以此问我？我岂不〔49〕早已说过：‘大王，（我死之时），若有取我转生，若无取则不转生？’”

“请给一譬喻。”

“大王，若有人为王服务，国王对其服务喜悦，赐以酬报，因而他出入皆得享有五欲之乐。若他对民众说：‘国王不曾给我任何赏赐。’大王，是否其人作事适当？”

“尊者，否。”

“大王，为何以此问我？我岂不早已说过：（我死之时），

若有取我转生，若无取则不转生亦复如是。”

“尊者龙军，你甚敏捷。”

第八 名色相依

国王说：“尊者龙军，你说名色，于此何者是名，何者是色？”

“大王，于此粗者为色，于此微细的心、心所法为名。”

“尊者龙军，为何只是名或只是色不转生？”

“大王，此诸法乃互相依赖及俱生。”

“请给一譬喻。”

“大王，譬如从母鸡不会只有蛋黄，也不会只有蛋。于此有蛋黄即有蛋，彼之二者互相依赖及俱生；大王，于此若它们不会有名，也不会有色。有名之处即有色，彼之二者互相依赖及俱生亦复如是。如是遂有长时轮回。”

“尊者龙军，你甚敏捷。”

第九 时间存在否？

国王说：“尊者龙军，你说长时，长时之名为何？”

“大王，即过去时、未来时、现在时。”

“但尊者，时间是否存在？”

“大王，有存在，有不存在。” [50]

“但尊者，何者存在？何者不存在？”

“大王，若过去诸行已过去、已消逝、已寂灭或已变易——该时则不存在。但其异熟法可能生异熟法及转生他处者——该时则存在。若死去有情转生他处者——该时存在，若死去有情不转生他处者——该时则不存在，及彼证取涅槃之有情——因已证涅槃，该时则不存在。”

“尊者龙军，你甚敏捷。”

注释：

- (1) 《那先经》以八百余字详解六事内喜、内愁及不喜、不愁，外六事亦如此。其主要点为六根与六尘相触及其反面。《大正》，32, p.710a, 710b.
- (2) Bho purisa, 用于同辈称呼如 “O dear man”。

第三品

第一 三时之根本

“尊者龙军，何者是过去时之根本？未来时之根本及现在时之根本？”

“大王，过去时、未来时及现在时之根本是无明；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名色缘六入、六入缘触，触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死、愁悲、苦、忧、恼而生。如是，全时间之最初起点不可知。”

“尊者龙军，你甚敏捷。”

第二 最初的起点不可知

国王说：“尊者龙军，你所说的‘最初的起点不可知’，请给一譬喻。”

“大王，若有人播一粒小种子于地上，嫩芽从其发出，逐渐增大、成长、发展、后遂结实；从其取一〔51〕粒种子再种植，嫩芽又从其发出，逐渐增大、成长、发展，后又结实——是否如此相续有其终点？”

“尊者，否。请再给一譬喻。”

“大王，譬如从鸡生蛋，从蛋生鸡，又从鸡生蛋——是否如此相续有其终点？”

“尊者，否。”

“大王，时间之最初起点不可知亦复如是。”

“请再给一譬喻。”

长老在地上画一圆圈，问国王说：“大王，是否此圆圈有终点？”

“尊者，否。”

“大王，世尊所说的圆圈——‘缘眼与色而眼识生，此二者和合而生触；缘触生受，缘受生爱，缘爱生取，缘取生业，缘业又生眼’——亦复如是。是否如此相续有其终点？”

“尊者，否。”

“又缘耳与声而生耳识……(乃至)缘意与法而生意识，此三者和合而生触，缘触生受，缘受生爱，缘爱生取，缘取生业，缘业又生意——是否如此的相续有终点？”

“尊者，否。”

“大王，时间的最初起点不可知亦复如是。”

“尊者龙军，你甚敏捷。”

第三 最初起点为何物？

国王说：“尊者龙军，你所说的：最初的起点不可知——何者是此最初的起点？”

“大王，凡过去之时即此最初的起点。”

“尊者龙军，你所说的‘最初的起点不可知’——尊者，是否每一最初的起点皆不可知？”

“大王，有可知，有不可知。”

“尊者，何者可知？何者不可知？”

“大王，在此之先一切物或一切处全无无明——此最初的起点不可知；凡未生及既生而又解散者——是〔52〕否能知此最初的起点？”

“尊者龙军，凡未生（前生）及既生（今世）而又解散者，宁非从两端截断趋于毁灭？”

“大王，若从两端截断趋于毁灭，是否从两端截断者能增长？”

“是，彼能增长。”

“尊者，我非问此。是否从一起点他能增长？”

“是，彼能增长。”

“请给一譬喻。”

长老即为他作树之譬喻说：“（五）蕴是此全苦蕴的种子。”

“尊者龙军，你甚敏捷。”

第四 諸行生之条件

国王说：“尊者龙军，是否有任何行产生？”

“大王，是。有诸行产生。”

“尊者，如何彼等产生？”

“大王，有眼与色即有眼识，有眼识即有眼触，有眼触即有受，有受即有爱，有爱即有取，有取即有有，有有即有生，有生即有老死、愁、悲、苦、忧、恼。如是为此全部苦蕴的生起（集）。但大王，若无眼与色即无眼识，若无眼识即无眼触，若无眼触即无受，若无受即无爱，若无爱即无取，若无取即无

有，若无有即无生，若无生即无老死、愁、悲、苦、忧、恼。如是，此为全部苦蕴的熄灭。”

“尊者龙军，你甚敏捷。”

第五 行与转化

国王说：“尊者龙军，是否无转化(1)而有任何行始生？”

“大王，无任何行始生而无转化。大王，只有转化行始生。”

“请给一譬喻。”

“大王，意以为怎样？是否你现时〔53〕所坐的宫室无转化而坐？”

“尊者，于此无物生而无转化，只有转化始生。尊者，这些木材曾在森林，泥土曾在地中及藉男女的相应努力而此宫室始生。”

“大王，无任何行生而无转化，只有转化行始生亦复如是。”

“请再给一譬喻。”

“大王，譬如播在土里的种子与植物逐渐增大、成长、发展，后遂开花结实。但彼树木非无转化而生，惟经转化彼等始生。大王，无任何行生而无转化，只有转化行始生亦复如是。”

“请再给一譬喻。”

“大王，譬如陶师从地取泥，造作种种陶器，彼等非无转化而生，惟经转化陶器始生。大王，无任何行生而无转化，只有转化行始生亦复如是。”

“请再给一譬喻。”

“大王，譬如箜篌无柱、无革箱、无琴身，无臂、无颈、无弦、无弓及无人之相应努力，是否会发出音响？”

“尊者，否。”

“但大王，若箜篌有柱、有革箱、有琴身，有臂、有颈、有弦、有弓及有人之相应努力，是否会发出音响？”

“尊者，是。它会发出。”

“大王，无任何行生而无转化，只有转化行始生亦复如是。”

“请再给一譬喻。”

“大王，譬如无钻木，无小钻木、无绳、无上钻木、无火绒及无人之适宜努力——是否会生火？”

“尊者，否。”

“但大王，若有钻木、有小钻木、有绳、有上钻木、有火绒及有人之适宜努力，是否会生火？” [54]

“尊者，是。彼会生火。”

“大王，无任何行生而无转化；只有转化行始生亦复如是。”

“请再给一譬喻。”

“大王，譬如无摩尼珠、无热力、无（干）牛粪（2）——是否会生火？”

“尊者，否。”

“但大王，若有摩尼珠、有热力、有（干）牛粪——是否会生火？”

“尊者，是。他会生火。”

“大王，无任何行生而无转化；只有转化行始生亦复如

是。”

“请再给一譬喻。”

“大王，譬如无镜、无光及无人面——是否会生影像？”

“尊者，否。”

“但大王，若有镜、有光及有人面——是否会生影像？”

“尊者，是。会生影像。”

“大王，无任何行生而无转化；只有转化行始生亦复如是。”

“尊者龙军，你甚敏捷。”

第六 关于灵魂

国王说：“尊者龙军，是否灵魂（3）可得？”

“大王，何谓灵魂？”

“尊者，那内在的生命以眼视色，以耳闻声，以舌尝味，以鼻嗅香，以身感触，以意知法。譬如我们坐在此宫殿里能从任何所欲〔55〕的窗扉——东西南北的窗扉向外眺望。尊者，那内在的生命能从任何所欲的门户从内向外眺望亦复如是。”

长老说：“大王，我将说五门，你善用心聆听。若内在的生命以眼视色，如我们坐在此宫殿里能从任何所欲的窗扉——东西南北的窗扉——向外眺望，是否能以耳视色，以鼻视色，以舌视色，以身视色及以意视色？同样地，是否其能以眼、鼻、舌、身、意闻声；以眼、耳、舌、身、意嗅香；以眼、耳、鼻、身、意尝味；以眼、耳、鼻、舌、意感触、及以眼、耳、鼻、舌、身知法？”

“尊者，否。” [56]

“大王，你之言论前不符后或后不符前。复次大王，譬如我们坐在此宫殿里若将有窗棂的窗子去掉，则在我们面对的空间景物会看得更清楚。同样地若将眼门去掉，则内在的灵魂会更清明地看见空间的景物；若将耳、鼻、舌、身去掉，是否因为空间变化，会更佳地闻声、嗅香、尝味及感触呢？”

“尊者，否。”

“大王，你之言论前不符后或后不符前。复次大王，若此丁那（4）出去站在门口，大王，是否你知道丁那已走出去站在门外呢？”

“尊者，是。我知。”

“复次大王，若此丁那又走进来站在你的面前，大王，是否你知‘此丁那已走进来站在我的面前？’”

“尊者，是。我知。”

“大王，同样地若置味于舌上，是否内在的生命会知那是酸、咸、苦、辛、涩或甜味？”

“尊者，是。它会知。”

“大王，同样地若味已入（腹）内，是否该内在的生命会知那是酸、咸、苦、辛、涩或甜味？”

“尊者，否。”

“大王，你之言论前不符后或后不符前。大王，譬如有人令携来一百瓶蜜充满水槽，封闭一人之口，将其置蜜槽内。大王，那人能否知蜜是甜非甜？”

“尊者，否。”

“何以故？”

“尊者，蜜不能入其口故。” “大王，你之言论前不符后

或后不符前。”

“我不能和你谈论此理，若你宣说其义，甚善。”

于是长老以阿毗达摩相应的谈论说服弥林达：“大王，眼缘色而眼识〔57〕生，因而触、受、想、行、专注、命根及作意俱生——于是诸法缘之而生。于此灵魂不可得。耳缘声而耳识生……乃至意缘法而意识生，因而触、受、想、行、专注、命根及作意俱生——于是诸法缘之而生，于此灵魂不可得。”

“尊者龙军，你甚敏捷。”

第七 意识随眼识生

“尊者龙军，是否眼识生处意识亦生”

“大王，是。眼识生处意识亦生。”

“尊者，是否眼识先生，意识后生，或意识先生，眼识后生？”

“大王，眼识先生，意识后生。”

“尊者龙军，是否眼识命意识说：‘于我出生之处你也出生。’或者意识命眼识说：‘于你出生之处我也出生？’”

“大王，否。他们之间互不相语。”

“尊者，为何眼识生处意识亦生”

“大王，以倾向、以门、以习惯、以行持的缘故。”

“尊者龙军，为何眼识生处意识亦生？请给一譬喻。”

“大王意以为何？天下雨时水向何处去？”

“尊者，水向倾斜处去”

“如再下雨，水向何处去？”

“尊者，彼将随往先时雨水所去处。”

“大王，是否前水命后水说：‘你也去我所去之处。’或后水命前水说：‘我也去你所去之处？’”

“尊者，否。他们之间互不相语，因倾斜他们遂去。”

“大王，以倾向故，眼识生处意识亦生。[58] 眼识不命意识说：‘你也去我所去之处’，意识也不命眼识说：‘我也去你所去之处’他们之间互不相语，以倾向故他们遂生亦复如是。”

“尊者龙军，如何以门故，眼识生处意识亦生？请给一譬喻。”

“大王意以为何？国王边城有坚厚城墙、供道、但只有一门。若有人想出去，彼将如何行？”

“尊者，自城门出。”

“若另一人想出去，彼又将如何行？”

“尊者，随第一人所去处而出。”

“但大王，是否前者命后者说：‘你也去我所去之处’，或者后者命前者说：‘我也去你所去之处。’”

“尊者，否。他们之间互不相语，以城门故他们遂行去。”

“大王，以门故眼识生处意识亦生。眼识不命意识：‘于我出生之处你也出生’，意识也不命眼识：‘于你出生之处我也出生’亦复如是。他们之间互不相语，以门故他们遂生。”

“尊者龙军，如何以习惯眼识生处意识亦生？请给一譬喻。”

“大王意以为何？若第一车能行，其第二车将行何处？”

“尊者，将随行第一车所去之处。”

“大王，是否前车命后车说：‘你也去我所去之处’，或

后车命〔59〕前车说：‘我也去到你所去之处？’”

“尊者，否。他们之间互不相语，以习惯故他们遂行去。”

“大王，以习惯故眼识生处意识亦生，眼识不命意识：‘于我出生之处你也出生’，意识也不命眼识：‘于你出生之处我也出生，’亦复如是。他们之间互不相语，以习惯故遂生。”

“尊者龙军，如何以练习故眼识生处意识亦生？请给一譬喻。”

“大王意以为何？譬如初学者于指算，估计，计算及书写诸艺是很笨拙，经过若干时间小心练习即成熟练。大王，以练习故眼识生处意识亦生，眼识不命意识说：‘于我出生之处你也出生，’意识也不命眼识说：‘于你出生之处我也出生亦复如是。’他们之间互不相语。以练习故他们遂生。”

“尊者龙军，是否耳识生处意识亦生？……是否鼻识生处意识亦生？……舌识生处……身识生处……意识亦生？”

“大王，是，身识生处意识亦生。”

“尊者龙军，是否身识先生，意识后生，或意识先生，身识后生？”

“大王，身识先生，意识后生。”

“尊者龙军，……乃至……”

“……乃至……他们之间互不相语，以练习故他们遂生。”〔60〕

“尊者龙军，你甚敏捷。”

第八 触的特相

国王说：“尊者龙军，是否意识生处，受亦生？”

“大王，是。意识生处触亦生，受亦生，想亦生，思亦生，寻亦生，伺亦生。以触为首，一切诸法亦生。”

“尊者，什么是触的特相？”

“大王，摩触为触的特相。”

“请给一譬喻。”

“大王，譬如两羊相斗，其中一羊应视作眼，其另一羊应视作色，二羊遇合应视作触。”

“请再给一譬喻。”

“大王，譬如两手相拍。其中一手应视作眼，其另一手应视作色，二手遇合应视作触。”

“请更给一譬喻。”

“大王，譬如两片铙钹作声。其中一片应视作眼，其另一片应视作色，二者遇合应视作触。”

“尊者龙军，你甚敏捷。”

第九 受的特相

“尊者龙军，什么是受的特相？”

“大王，有所觉是受的特相及感受是受的特相。”

“请给一譬喻。”

“大王，若有人为王服务，国王对其服务喜悦，赐以报酬。以是故其人出入享有五欲之乐。若其人对民众说：‘我先曾对

国王服务，国王喜悦，以此因缘，（现在）我感受如是如是。’

[61] 大王，又如有人曾作善业。于身坏命终之后往生天界善趣、以是故他出入享有天上的五欲之乐。彼如是想：我先曾作善业，以此因缘，（现在）我感受如是如是。大王，有所觉是受的特相及感受是受的特相亦复如是。”

“尊者龙军，你甚敏捷。”

第十 想的特相

“尊者龙军，什么是想的特相？”

“大王，知觉是想的特相”

“什么是知觉？”

“知青，知黄，知赤，知白及知深红等。”

“大王，知觉是想的特相亦复如是。”

“请给一譬喻。”

“大王，譬如王之守藏官进入藏库见王之财宝，即知其为青、黄、赤、白及深红等。大王，知觉是想的特相亦复如是。”

“尊者龙军，你甚敏捷。”

第十一 思的特相

“尊者龙军，什么是思的特相？”

“大王，有所思是思的特相以及作为是思的特相。”

“请给一譬喻。”

“大王，譬如有人调和毒药自饮或令他人饮，其自己受苦，他人也受苦。大王，若有人于此思及不善业，于其身坏命终之后也将投生沦落恶趣、堕处及地狱，而那些效仿他的人，于身坏命终之后将投生沦落，恶趣、堕处及地狱亦复如是。大王，又如有人调和醍醐、生酥、油、蜜、砂糖自饮或令他人饮，其自己喜乐，他人〔62〕也喜乐。大王，若有人于此思及善业，于其身坏命终之后他将投生天界善趣，而彼诸效仿者于其身坏命终之后也会投生天界善趣亦复如是。大王，有所思是思的特相及作为是思的特相亦复如是。”

“尊者龙军，你甚敏捷。”

第十二 识的特相

“尊者龙军，什么是识的特相？”

“大王，譬如守城吏坐四衢街头能见人来自东方或南方、西方或北方，大王，人以识区别眼所见色，以识区别耳所闻声，以识区别鼻所嗅香，以识区别舌所尝味，以识区别身所触物及以识区别意所知法亦复如是。大王，区别是识的特相亦复如是。”

“尊者龙军，你甚敏捷。”

第十三 寻的特相

“尊者龙军，什么是寻的特相？”

“大王，安止是寻的特相。”

“请给一譬喻。”

“大王，譬如工匠装配一块精致的木材，大王，安止是寻的特相亦复如是。”

“尊者龙军，你甚敏捷。”

第十四 伺的特相

“尊者龙军，什么是伺的特相？”

“大王，继续思维是伺的特相。”

“请给一譬喻。” [63]

“大王，譬如铜锣被撞击后有余响余音，大王，寻应视作撞击，伺应视作余响亦复如是。”

“尊者龙军，你甚敏捷。”

第十五 诸法可分析否？

国王说：“尊者龙军，是否能将此诸法共同生起之性一一分析而做差别说：此是触，此是受，此是想，此是思，此是识，此是寻，此是伺？”

“大王，不能……。”

“请给一譬喻。”

“大王，譬如御厨作羹汤，以酪、盐、姜、茴香、胡椒及诸佐料加入，若国王向彼说：‘（从此汤中）给我拿酪汁来、拿盐汁来、拿姜汁来、拿茴香汁来、拿胡椒汁来及拿所有佐味香料汁来。’——大王，是否能将此同时生起之诸味性一一分析而拿出其中一味来並说：“此是酸味，或咸味，或苦味，或辛味，或涩味，或甜味？”

“尊者，不能……虽然诸味〔64〕皆各保留其自己的特相。”

“大王，不能将此共同生起之诸法性一一分析而说，此是触，此是受，此是想，此是思，此是识，此是寻，此是伺的差别亦复如是。”

“尊者龙军，你甚敏捷。”

第十六 眼识盐否？

长老说：“大王，是否眼能识盐？”

“尊者，是。眼能识盐。”

“大王，你可知否？”

“尊者，是否舌能识之？”

“大王，是。舌能识之。”

“但尊者，是否舌识一切盐？”

“大王，是。舌识一切盐。”

“尊者，若舌识一切盐，为何盐被牛车载来？为何不只是盐来？”

“大王，只是盐来不可能。此诸事物有共同生起性及领域的差异，並且盐有重量。”

“大王，能否以秤秤盐？”

“尊者，能。”

“大王，盐不能以秤量，乃以秤秤其重量。”

“尊者龙军，你甚敏捷。”

-----龙军弥林达问终（5）

注释：

- (1) Abhavantā-without a becoming, 无变化、无转变、无转成等。
- (2) Gomayam, 印度村民以牛粪涂墙上，晒干后用作柴薪。
- (3) Vedagū, 直译为 The attainer of wisdom, 但特别意义为 soul, PED.
- (4) Dinna, 人名，似为 Sabbadinna 之省略。
- (5) T.W.Rhys Davids 称此跋为 most odd. “很奇特”或“很奇怪。”因为他们的对话是正在进行中。

三 断惑

第四品 [65]

第一 五处非一业所生

国王说：“尊者龙军，此五处（1）为不同业所生或一业所生？”

“大王，为不同业所生，非一业所生。”

“请给一譬喻。”

“大王，意以为何？若五类种子播一田中，是否不同种子会生不同果实？”

“尊者，是。会生不同果实。”

“大王，此五处为不同业所生，非一业所生亦复如是。”

“尊者龙军，你甚敏捷。”

第二 人群不平等

国王说：“尊者龙军，为何人群不平等：有短寿、有长寿、有多病、有少病、有丑、有美、有少欲、有多欲、有贫穷、有富裕、有卑贱、有尊贵、或有智慧、或无智慧？”

长老说：“大王，为何树木皆不平等：有酸、有咸、有苦、有辛、有涩、有甜？”

“尊者，我想是因为种子的差异。”

“大王，人群不平等乃因业的差异，故有短寿、有长寿、有多病、有少病、有丑、有美、有少欲、有多欲、有贫穷、有富裕、有卑贱、有尊贵、或有智慧、或无智慧亦复如是。大王，世尊亦曾作此说：‘青年人，有情各有己业，彼等是业的承继人。业是母胎，业是眷属，业是所依，有业区分有情，即此尊卑等。’”

“尊者龙军，你甚敏捷。”

第三 勿临渴掘井

国王说：“尊者龙军，你们说：〔66〕是否（出家之目的是）‘此苦会消灭及他苦不再生？’”

“大王，此为我等出家的目的。”

“是否为往昔的努力？不应当现在始努力？”

长老说：“大王，现在努力无用，往昔努力才有用。”

“请给一譬喻。”

“大王，意以为何？是否当患渴时你始令掘井及池，说到：‘我将喝水？’”

“尊者，否。”

“大王，现在努力无用，往昔努力才有用亦复如是。”

“请再给一譬喻。”

“大王，意以为何？是否当患饥时你始令耕田、下种、收获，说到：‘我将吃饭？’”

“尊者，否。”

“大王，现在努力无用，往昔努力才有用亦复如是。”

“请更给一譬喻。”

“大王，意以为何？是否当临战时你始令掘城壕、筑城墙、建拱道、造守望塔及搬运谷粒？始学习象、马、车、弓、箭诸[武艺]？”

“尊者，否。”

“大王，现在努力无用，往昔努力才有用亦复如是。大王，世尊亦曾作此说：

‘夙昔所作于己生利，
坚持智慧与精进者
莫怀那车夫的思想。
如彼车夫舍离大道
趋赴不平的途径，
车轴断折而惆怅———
彼离法而追随非法
且懒惰者，[67]
当其面临死[神]时，
车轴断折而悲哭亦如是’”

“尊者龙军，你甚敏捷。”

第四 业力的影响

国王说：“尊者龙军，你们说地狱之火比平常之火猛烈，将小石投入终日炽燃平常之火里不会消熔；但若大如崇楼的磐石投入地狱之火里则会立即消熔。我不信此说。你们又说：‘生

陷地狱的有情经数千年仍不销解，’ 我也不信此说。”

长老说：“大王，意以为何？是否雌摩竭鱼，雌鳄鱼，雌龟，雌孔雀，雌鸠吞食硬石及沙砾？”

“尊者，是。他们吞食。”

“是否沙砾进入其腹穴皆销解？”

“尊者，是。彼皆销解。”

“是否子宫内之胎也销解？”

“尊者，否。”

“其故何在？”

“尊者，彼之不销解，我意由业影响故。”

“大王，地狱的有情由业影响故，虽经数千年煮沸不销解亦复如是，(他们生于斯，长于斯及死于斯)。大王，世尊也曾作此说：‘若恶业未灭尽，彼不会死去。’”

“请再给一譬喻。”

“大王，意以为何？是否牝狮，牝虎，牝豹，牝犬吞食硬骨，硬肉？” [68]

“尊者，是。它们吞食。”

“是否骨肉进入其腹穴皆销解？”

“尊者，是。彼皆销解。”

“是否子宫内之胎也销解？”

“尊者，否。”

“其故何在？”

“尊者，它之不销解，我意由业影响故。”

“大王，地狱的有情由业影响故，虽经数千年的煮沸仍不销解亦复如是。”

“请再给一譬喻。”

“大王，意以为何？是否舆那人之美女，刹帝利之美女，婆罗门之美女及长者之美女吞食硬食硬肉？”

“尊者，是。她们吞食。”

“是否骨肉入其腹穴皆销解？”

“尊者，是。彼皆销解。”

“是否子宫内之胎也销解？”

“尊者，否。”

“其故何在？”

“尊者，它之不销解，我意由业影响故。”

“大王，地狱的有情由业影响故，虽经数千年的煮沸仍不销解亦复如是，（他们生于斯，长于斯及死于斯）。大王，世尊亦曾作此说：‘若恶业未灭尽，他不会死去。’”

“尊者龙军，你甚敏捷。”

第五 地住水上

国王说：“尊者龙军，你们说地住水上，水住风上，风住空中，我也不相信此说。”

于是长老贮水于滤水瓶里以示弥林达说：“大王，譬如此水为风所持，彼水为风所持亦如此。”

“尊者龙军，你甚敏捷。”

第六 寂灭即涅槃

国王说：“尊者龙军，是否寂灭即涅槃？”

“大王，是。寂灭即涅槃。” [69]

“尊者，如何是寂灭即涅槃？”

“大王，诸愚凡夫喜乐、赞许、贪着内外[六]处——他们被该洪流冲走，不得从生、老、死、愁、悲、苦、忧恼获取解脱。我说彼等不能从苦得解脱。但大王，多闻的圣弟子不喜乐、赞许、贪着内外[六]处。由彼不喜乐、赞许、贪着则渴爱灭，由渴爱灭则取灭，由取灭则有灭，由有灭则生灭，由生灭则老、死、愁、悲、苦、忧、恼灭。如是则全部苦蕴灭。大王，如此是寂灭即涅槃。”

“尊者龙军，你甚敏捷。”

第七 谁证涅槃

国王说：“尊者龙军，是否众人皆证涅槃？”

“大王，非众人皆证涅槃。但大王，彼正行道者、证知应证知法者、遍知应遍知法者、舍应舍法者、修应修法者及植养应植养法者皆证涅槃。”

“尊者龙军，你甚敏捷。”

第八 谁知涅槃妙乐

国王说：“尊者龙军，未证涅槃者，是否知涅槃乐？”

“大王，是。未证涅槃者亦知涅槃乐。”

“尊者龙军，如何未证涅槃者亦知涅槃妙乐？”

“大王，意以为何？彼未被截断手足者是否能知手足截断的苦痛？”

“尊者，是。彼等能知。”

“彼等如何能知？”

“尊者，由听闻他人手足被截断〔70〕的悲痛之声，他们知手足截断是苦。”

“大王，若人听闻彼现见涅槃者之声即知涅槃是妙乐亦复如是。”

“尊者龙军，你甚敏捷。”

注释：

(1) Āyatana “处”，旧译为“入”，为心，心所生长之处所。

第五品

第一 谁曾见佛？

国王说：“尊者龙军，是否你曾见佛？”

“大王，不曾。”

“如是，你的出家师曾见佛？”

“大王，不曾。”

“尊者龙军，既如此，实无有佛。”

“大王，是否你曾见喜马拉雅山之乌哈河？”（1）

“尊者，不曾。”

“如是，你的父亲曾见乌哈河？”

“尊者，不曾。”

“大王，既如此，实无有乌哈河。”

“尊者，实有。虽然我父和我皆不曾见乌哈河，但乌哈河实有。”

“大王，虽然我不曾见世尊，我的出家师也不曾见世尊，但实有世尊亦复如是。”

“尊者龙军，你甚敏捷。”

第二 佛是无上

国王说：“尊者龙军：是否佛是无上？”

“大王，是。佛是无上。”

“尊者龙军，你既不曾见佛，你如何知他是无上？”

“大王，意以为何？那些未曾见过大海的人如何知大海是广大、湛深、无量、难测，虽然五条大河如：恒河、鸦姆那、阿奇罗瓦提、纱罗补及摩希（2）恒常不断向其流注。而其灭损或盈满是不可知？”

“尊者，是。他们能知。”

“大王，当见到证取涅槃的大弟〔71〕子，我知世尊是无上亦复如是。”

“尊者龙军，你甚敏捷。”

第三 能知佛是无上否？

国王说：“尊者龙军，是否能知佛是无上？”

“大王，是。能知世尊是无上。”

“尊者龙军，如何能知佛是无上？”

“大王，往昔有长老名帝须是书写导师。他已死去许多年，他如何被人知？”

“尊者，以其书写。”

“大王，见法者即见世尊，因法为世尊所说亦复如是。”

“尊者龙军，你甚敏捷。”

第四 见法

国王说：“尊者龙军，你曾见法否？”

“大王，声闻弟子应终身履行佛所指导者，佛所制设者。”
“尊者龙军，你甚敏捷。”

第五 转世与转生

国王说：“尊者龙军，是否不转世者则不转生？”（3）
“大王，是。不转世者则不转生。”
“尊者，如何是不转世者则不转生？请给一譬喻。”
“大王，譬如有人从一灯点燃另一灯；是否该灯转让给另一灯？”
“尊者，否。”
“大王，不转世者则不转生亦复如是。”
“请再给一譬喻。”
“大王，是否你深知当你作儿童时曾从诗歌教师学诗？”
“尊者，是。”
“大王，是否该诗从教师转移？”
“尊者，否。”
“大王，不转世者则不转生亦复如是。”
“尊者龙军，你甚敏捷。”

第六 灵魂之问

国王说：“尊者龙军，是否灵魂（4）可得？”
长老说：“以真谛言。灵魂不可得。”

“尊者龙军，你甚敏捷。”

第七 此身转移到他身 [72]

国王说：“尊者龙军，任何有情从此身转移到另一身？”

“大王，并无。”

“尊者龙军，若无从此身转移到另一身，是否他从恶业获得解脱？”

“大王，是。若他不再生则从恶业获得解脱；但大王，既然再生则不从恶业获得解脱。”

“请给一譬喻。”

“大王，若有人偷取他人的芒果，是否他应受惩罚？”

“尊者，是。他应受惩罚。”

“但大王，他所偷取的芒果非[以前]所种植的，为何他应受惩罚？”

“缘于那些芒果它们[始]出生，因此他应受惩罚。”

“大王，以此名色他造善业或恶业，藉该业另一名色即结生，因此他不从恶业获得解脱。”

“尊者龙军，你甚敏捷。”

第八 业住何处

国王说：“尊者龙军，以此名色造善业或恶业，此诸业住在何处？”

“大王，此诸业将追随之，如影随[形]，永不离开。”

“尊者，能否指出彼诸业说：‘业在此处或业在彼处？’”

“大王，不能指出彼诸业说：‘业在此处或业在彼处。’”

“请给一譬喻。”

“大王，意以为何？是否能指出果子于尚未结实的树木说：‘果子在此处或在彼处’？”

“尊者，不能。”

“大王，当[生命]仍相续未断不能指出彼诸业说：‘业在此处或业在彼处’亦复如是。”

“尊者龙军，你甚敏捷。”

第九 预知再生 [73]

国王说：“尊者龙军，是否再生者知‘我将再生’？”

“大王，是。再生者知‘我将再生’”

“请给一譬喻。”

“大王，譬如农家家主将种子播撒在泥土中，若雨水适宜，是否他知‘种子将生长’？”

“尊者，是。他知。”

“大王，再生者知‘我将再生’亦复如是。”

“尊者龙军，你甚敏捷。”

第十 有佛

国王说：“尊者龙军，是否有佛？”

“大王，是。世尊实有。”

“尊者龙军，能否指佛说：‘[佛]在此处或彼处？’”

“大王，世尊般涅槃于无余涅槃界，不能指出世尊‘在此处或彼处’。”

“请给一譬喻。”

“大王，意以为何？当燃烧的大火聚已熄灭，是否能指出其火焰在此处或彼处？”

“尊者，不能。该火焰既已消灭则不可知。”

“大王，当世尊般涅槃于无余涅槃界而寂灭，不能指出其‘在此处或彼处’亦复如是；但大王，以法身(5)能指出世尊，大王，因是法为世尊所说。”

“尊者龙军，你甚敏捷。”

注释：

(1) Uhānadi，一条不很著名的小河。

(2) Gangā, Yamunā, Aciravati, Sarabhū, Mahi---印度著名的五条河。

(3) Sankamati—to pass over, to transfer, to transmigrate, PED 有度过，通过，传递，转移，转世之意。

(4) 见(3)项之解释

(5) Dhammadkāya：此处以佛所说的教理或经典为法身。

第六品

第一 惜身与梵行

国王说：“尊者龙军，是否出家人爱惜身体？”

“大王，出家人不爱惜身体。”

“如是，尊者，为何你珍贵爱护它？”

“大王，若你临战，是否有时遭受箭伤？”

“尊者，是。” [74]

“大王，是否你以药膏涂该创伤，以油擦及以软布裹该创伤？”

“尊者，是。我以药膏涂之，以油擦之及以软布裹之。”

“但大王，以药膏涂之，以油擦之及以软布裹之，是否你爱惜创伤？”

“尊者，我不爱惜创伤，以药膏涂之，以油擦之及以软布裹之是为了肌肉的痊愈。”

“大王，出家者不爱惜身体亦复如是。但出家者爱护身体，不起执着，藉以助成梵行。复次，大王，世尊曾以出家身体喻疮，因此出家者爱护身体如疮，于彼不起执着。大王，世尊亦曾作此说：

九孔大疮

被湿润的皮肤遮隐，

常流出奇臭的分泌。”

“尊者龙军，是甚敏捷。”

第二 佛是一切知者

国王说：“尊者龙军，是否佛为一切知者、一切见者？”

“大王，是。世尊为一切知者、一切见者。”

“尊者龙军，若然，为何他为弟子渐制学处？（1）”

“大王，是否有医师知大地上一切药物？”

“尊者，是。有此（医师）。”

“大王，该医师令病人服药，于时机到来时，于时机未来时？”

“尊者，于时机到来时彼令病人服药，不在时机未来时。”

“大王，一切知者、一切见者之世尊不在非时为弟子制定学处，彼在时机到来时为弟子制定学处，终生不违犯亦复如是。”

“尊者龙军，是甚敏捷。”

第三 佛具足大人相

[75] 国王说：“尊者龙军，是否佛陀具足三十二大人相，八十随形好，黄金色彩，皮肤金色，圆光一寻？”

“大王，是。世尊具足三十二大人相，八十随形好，黄金色彩，皮肤金色，圆光一寻。”

“尊者，是否其父母也具足三十二大人相，八十随形好，黄金色彩，皮肤金色，圆光一寻？”

“大王，否。”

“尊者，既然如此，佛陀是生而具足三十二大人相，八十

随形好， 黄金色彩， 皮肤金色， 圆光一寻； 但子或像母或母之类属， 子或像父或父之类属。”

长老说：“大王， 有百叶莲花否”

“尊者， 有。”

“它之起源在何处？”

“它生于泥中， 茂盛于水里。”

“但大王， 是否莲花像泥土的颜色、 香气或味道？”

“尊者， 否。”

“大王， 世尊具足三十二大人相， 八十随形好， 黄金色彩， 皮肤金色， 圆光一寻， 但他的父母不是具足三十二大人相， 八十随形好， 黄金色彩， 皮肤金色， 圆光一寻亦复如是。”

“尊者龙军， 你甚敏捷。”

第四 佛非梵天弟子

国王说：“尊者龙军， 佛是梵行者吗？”

“大王， 是。 佛是梵行者。”

“尊者龙军， 如此则佛是梵天的弟子。”

“大王， 你是否有一头首象？”

“尊者， 有。”

[76] “大王， 是否该象有时作鹤鸣声？”

“尊者， 是。 牠作此声。”

“大王， 如是则彼象是鹤之弟子？”

“尊者， 否。”

“大王， 梵天有觉悟或无觉悟？”

“尊者，有觉悟。”

“大王，如是梵天是世尊的弟子。”

“尊者龙军，你甚敏捷。”

第五 佛与具足戒

国王说：“尊者龙军，是否具足戒美善？”

“大王，是。具足戒是美善。”

“尊者，但佛陀是否曾受具足戒？”

“大王，世尊于菩提树下证得一切知智，无人能以具足戒授世尊，如世尊为弟子制定学处终生不违犯一样。”

“尊者龙军，你甚敏捷。”

第六 两种眼泪

国王说：“尊者龙军，有为母之死而涕泣者，有为爱法而涕泣者，于此二种涕泣，谁之泪为药，谁之泪为非药？”

“大王，一人之泪为热异沾染贪、嗔、痴之垢秽；另一人之泪为清凉、喜、无垢。大王，清凉者为药，热者为非药。”

“尊者龙军，你甚敏捷。”

第七 有贪无贪之区别

国王说：“尊者龙军，如何是有贪与无贪的区别？”

“大王，一为耽着，另一为不耽着。”

“尊者，如何是耽着与不耽着之意义？”

“大王，一为欲求，另一为非欲求。”

“尊者，我意如是：有贪与无贪者皆欲得精美饮食，不欲粗劣饮食。”

“大王，有贪者进食时觉知味及味之贪着；离贪者进食但觉知味，而不觉知〔77〕味之贪着。”

“尊者龙军，你甚敏捷。”

第八 智慧何处住

国王说：“尊者龙军，智慧住于何处？”

“大王，无处所。”

“尊者龙军，如此则无智慧。”

“大王，风住于何处？”

“尊者，无处所。”

“大王，如此则无风。”

“尊者龙军，你甚敏捷。”

第九 轮回的意义

国王说：“尊者龙军，如你所说轮回，如何是轮回？”

“大王，生于此者即死于此，死于此者即生于他处；生于他处者即死于他处，死于他处者又生另一处。大王，如此即是轮回。”

“请给一譬喻。”

“大王，譬如有人食熟芒果后种植其核，从此生出一大芒果树而结果。其人再食彼熟芒果后又种植其核，从彼又生出一大芒果树而结实，似此则其树之终尽不可知。大王，生于此者即死于此，死于此者即生于他处；生于他处者即死于他处，死于他处者又生另一处亦复如是。大王，如此即是轮回。”

“尊者龙军，你甚敏捷。”

第十 念与记忆

国王说：“尊者龙军，以什么记忆往昔久远所作？”

“大王，以念。”

“尊者龙军，是否以心记忆？而非以念？”

“大王，是否你觉知曾作某事而又忘却？”

“尊者，是。”

“但大王，于其时你是否无心？”

“尊者，不然。但于其时无念尔。”

“大王，既如此，如何能作此说：‘以心记忆，而非以念？’”

“尊者龙军，你甚敏捷。”

第十一 念是内知外助

国王说：“尊者龙军，是否一切念〔78〕生自己证知，或念藉外部之援助？”

“大王，念生是自己证知，念也藉外部援助。”

“尊者龙军，若如是，念生自己证知，念非藉外部援助。”

“大王，若念不藉外部援助，则工匠于作务、于技艺、于学问均无事业可成，导师亦无助用。大王，但因念藉外部援助，于作务、或技艺、或学问均有事业可成，导师也有助用。”

“尊者龙军，你甚敏捷。”

注释

(1) Sikkhāpadam，学处，指戒律、律仪、戒条等。

第七品

第一 念生之多种助缘

国王说：“尊者龙军，念以几种方式出生？”

“大王，念以十六种（1）方式出生？”

“何等为十六种方式？”

“大王，念生以自证知，念生以外部援助，念生以重大印象，念生以饶益知识，念生以非饶益知识，念生以相似相，念生以非相似相，念生以了解谈话，念生以特相，念生以记忆，念生以计算，念生以算数，念生以忆持，念生以修习，念生以参考书册，念生以抵押物，及念生以曾经验者。”

“如何为念生以自证知？”

[79] “大王，譬如尊者阿难达（2）及近事女窟菊陀罗（3）及其他有宿命记忆者记忆（前）生，如此即为念生以自证知”

“如何为念生以外部援助？”

“若天性忘念者，他人提醒他，使之记忆，如此即为念生以外部援助。”

“如何为念生以重大印象？”

“当灌顶即王位或证入流果时，如此即为念生以重大印象。”

“如何为念生以饶益的知识？”

“他记忆其得喜乐时想‘如此其中有喜乐’——如此即为念生以饶益的知识。”

“如何为念生以非饶益的知识？”

“他记忆当其受苦时想‘如此其中有苦’——如此即为念生以非饶益的知识。”

“如何为念生以相似相？”

“当看见一相似之人，彼即记忆其母或父、或兄、或妹；又或见骆驼、见牛或见驴子则记忆其他相似之骆驼、或牛、或驴子。”

“如何为念生以非相似相？”

“若彼记忆某一物无如此颜色、如此声音、如此香气、如此味道、如此触摩——如此即为念生以非相似相。”

“如何为念生以了解谈话？”

“若天性忘念者，他人使之记忆，他即记忆——如此即为念生以了解谈话。”

“如何为念生以特相？”

“若人知耕牛之烙印，以特相知之——如此为念生以特相。”

“如何为念生以记忆？”

“若人向天性忘念者说‘你记忆，你记忆！’再三令他记忆——如此即为念生以记忆。”

“如何为生以计算？”

“因曾习书写，他知此音节应即在彼音节之后——如此即为念生以计算。”

“如何为念生以算数？”

“因曾习算数，算师能计庞大数目——如此即为念生以算数。”

“如何为念生以忆持？”

“因曾习忆持，忆持者忆持众多事——如此即为念〔80〕生以忆持。”

“如何为念生以修习？”

“若比库以无数譬喻记忆其宿世所在，诸如一生、二生，乃至……彼记忆其宿世住处有如是状况与方所——如此即为念生以修习。”

“如何为念生以参考书册？”

“当国王记忆政令时使人持典册来，因典册而即忆起——如此即为念生以参考书册。”

“如何为念生以抵押物？”

“当看见抵押物即忆起——如此即为念生以抵押物。”

“如何为念生以曾经验者？”

“于所见他记忆色，于所闻他记忆声，于所嗅他记忆香，于所尝他记忆味，于所捉摩他记忆触，于所认识他记忆法——如此即为念生以曾经验者。大王，如此即为念以十六种方式出生。”

“尊者龙军，你甚敏捷。”

第二 船与石头

国王说：“尊者龙军，你们说：‘虽百年作不善，死时获取一念皈依佛，彼即往生天界’——我不信此事。你们又说：‘一次杀生将往生地狱’——我也不信此事。”

“大王，意以为何？若无船载，即令一小石能否浮水面上？”

“尊者，不能。”

“但大王，即使百辆车之石头，若载船上，能否浮与水面？”

“尊者，能。”

“大王，船即应以视作善行。”

“尊者龙军，你甚敏捷。”

第三 此苦灭他苦不生

国王说：“尊者龙军，你们是否努力于舍弃过去之苦？”

“大王，否。”

“如是，你们是否努力于舍弃未来之苦？”

“大王，否。”

“如是，你们是否努力于舍弃〔81〕现在之苦？”

“大王，否。”

“若你们非努力于舍弃过去、未来或现在之苦，如是你们为何作努力？”

长老说：“大王，此苦应灭，他苦不生——此即为我所努力。”

“但尊者龙军，是否有未来之苦？”

“大王，无。”

“尊者龙军，你真聪明。你们努力于舍弃那不存在的苦。”

“但大王，你是否有任何敌国之王、仇人及敌人反对你？”

“尊者，有。”

“大王，是否你遭反对才开始掘城壕、筑城墙、造拱道、建守望塔及运输辎粮？”

“尊者，否。彼早已准备。”

“大王，是否你遭反对始学习象术、马术、车术、弓术及箭术？”

“尊者，否。彼早已学习。”

“何以如是？”

“尊者，为避免未来的怖畏。”

“大王，是否有未来的怖畏。”

“尊者，无。”

“大王，你真聪明啊！你们准备避免未来的怖畏。”

“请再给一譬喻。”

“大王，意以为何？是否患渴时你始令掘井，掘池及掘池沼而说‘我将喝水’？”

“尊者，否。彼早已准备。”

“何以如是？”

“尊者，为准备避免未来的渴。”

“大王，是否有未来的渴？”

“尊者，无。”

“大王，你真聪明啊！你们准备避免未〔82〕来的渴。”

“请再给一譬喻。”

“大王，意以为何？是否患饥时你始令人耕田种谷而说：‘我将吃饭’。”

“尊者，否。彼早已准备。”

“何以如是？”

“尊者，为准备避免未来的饥。”

“大王，是否有未来的饥？”

“尊者，无。”

“大王，你真聪明啊！你们准备避免未来的饥。”

“尊者龙军，你甚敏捷。”

第四 梵天的距离

国王说：“尊者龙军，从此去梵天有多远？”

“大王，从此去梵天甚远，一块大如尖顶屋的石头从彼下落，一昼夜下坠四万八千旬，四个月始落地。”

“尊者龙军，你们如此说：‘譬如一力士于伸臂或屈臂之间（那样疾速），一位具神通力得心自在的比库从赡部洲没而出现于梵天亦复如是。’我不相信此语。不信彼如此疾行数百由旬。”

长老说：“大王，何处是你的出生地？”

“尊者，有一岛名亚历山大（4），我即出生〔83〕该处。”

“大王，从此去亚历山大有多远？”

“尊者，有两百由旬。”

“大王，是否你能忆知曾于该处所历之事？”

“尊者，是。我能忆知。”

“大王，你已疾行两百由旬了。”

“尊者龙军，你甚敏捷。”

第五 梵天与迦湿弥罗

国王说：“尊者龙军，若人死于此而生梵天，又若人死于此而生迦湿弥罗，谁迟？谁速？”

“大王，同时。”

“请给一譬喻。”

“大王，何处是你的出生的城邑？”

“尊者，有一乡村名卡拉西（5），我出生该处。”

“大王，从此去卡拉西村有多远？”

“尊者，两百由旬。”

“大王，从此去迦湿弥罗（6）有多远？”

“尊者，十二由旬。”

“大王，请想念卡那西村。”

“尊者，我已想念。”

“大王，请想念迦湿弥罗。”

“尊者，我已想念。”

“大王，哪一想念迟，哪一想念速？”

“尊者，同时。”

“大王，若人死于此而生梵天，又若人死于此而生迦湿弥罗，彼等同时往生亦复如是。”

“请再给一譬喻。”

“大王，意以为何？若二鸟飞行空中，其中之一栖止高树，另一栖止低树。若彼等同时降落，谁之影子将先落地？又谁之影子将后落地？”

“尊者，同时（落地）。”

“大王，若人死于此而生梵天，又若人死于此而生迦湿弥罗，他们是同时往生亦复如是。”

“尊者龙军，你甚敏捷。”

第六 择法菩提分

国王说：“尊者龙军，菩提分有几？”

“大王，有七种菩提分。”

“但尊者，觉悟藉以多少菩提分？”

“大王，觉悟藉以一种菩提分，藉择法菩提分。”

“尊者，如是，如何你说有七种菩提分？”

“大王，意以为何？若刀藏鞘中，不握在手，是否彼能斩截欲断之物？”

“尊者，不能。”

“大王，如无其他六种菩提分，只以择法菩提分不得觉悟亦复如是。”

“尊者龙军，你甚敏捷。”

第七 福德比非福德大

国王说：“尊者龙军，何者为更大，福德或非福德？”

“大王，福德为更大，非福德为小。”

[84] “何以故？”

“大王，行非福德者后生悔说：‘我已作恶业’，由此恶

不增大。但大王，行福德者则无后悔，既无后悔则喜乐生，喜乐生则欣慰生，心欣慰则身平静，身平静则感受妙乐，受妙乐者之心则凝定，心凝定者则知实相——因此则福德增加。大王，若一手足被切断之人以一束莲花奉献世尊，九十一劫中彼将不趋堕处。大王，由是理由我说：‘福德为更大，非福德为小。’”

“尊者龙军，你甚敏捷。”

第八 知与不知之作恶者

国王说：“尊者龙军。知而作恶或不知而作恶，谁之非福德为更大？”

长老说：“大王，不知而作恶者之非福德为较大。”

“尊者龙军，如是，我将加倍惩罚王子及侍臣中知而作恶者？”

“大王，意以为何？若有一灼热、焚烧、炽然之铁丸，一人不知而捉持，另一人知而捉持，谁人将受更严重之烫伤？”

“尊者，不知而捉持者将受更严重之烫伤。”

“大王，不知而作恶者之非福德为更大亦复如是。”

“尊者龙军，你甚敏捷。”

第九 肉身飞赴梵天

国王说：“尊者龙军，是否有人能以此身躯往赴北俱卢洲(7)、或梵天、或其他洲岛？”

“大王，有人能以此四大所成的身躯往赴北俱卢洲、或梵天、或其他洲岛。”

“尊者龙军，彼如何以此四大所成之身往赴北俱卢洲、或梵天、或其他洲岛？”

[85] “大王，是否你记得曾于地上跳过八肘或一肘远？”

“尊者，是，我记得。尊者龙军，我甚至跳过八肘远。”

“大王，你如何跳过八肘远？”

“尊者，我发起意念：‘我将降落在此处。’以此意念我身体遂变得轻捷。”

“大王，有神通力及得心自在的比库，令心中之身上升，由心自在彼即飞行空中亦复如是。”

“尊者龙军，你甚敏捷。”

第十 长骨

国王说：“尊者龙军，你们如此说：‘有骨甚至长一百由旬。’连树木也无一百由旬长者，如何有骨长一百由旬？”

“大王，意以为何？是否你曾闻海中有五百由旬长的鱼？”

“尊者，是。我曾闻。”

“如是，大王，鱼长五百由旬，其骨定会有一百由旬长？”

“尊者龙军，你甚敏捷。”

第十一 停止呼吸

国王说：“尊者龙军，你们如此说：‘停止入息出息是可能。’”

“大王，是。停止入息出息是可能。”

“尊者，如何能停止入息出息？”

“大王，意以为何？是否你曾听闻鼾声？”

“尊者，是。我曾听闻。”

“大王，若变动姿势，是否该鼾声会停止？”

“尊者，是，会停止。”

“大王，若一不修身、不修戒、不修心、不修慧者因变动姿势即停止鼾声，为何一修身、修戒、修心、修慧及具第四禅者不能停止入息出息？”

“尊者龙军，你甚敏捷。”

第十二 海与水

国王说：“尊者龙军，海叫做‘海’。为什么水被称为海？”

[86] 长老说：“大王，有如许之水，即有如许之盐，有如许之盐，即有如许之水，因此叫做海。”

“尊者龙军，你甚敏捷。”

第十三 海有一味

国王说：“尊者龙军，为何海只有一味，咸味？”

“大王，因海水久远凝住，故只有一味，咸味。”

“尊者龙军，你甚敏捷。”

第十四 智慧剖析一切

国王说：“尊者龙军，是否能剖析一切精微之物？”

“大王，是。能剖析一切精微之物。”

“尊者，什么是一切精微之物？”

“大王，法是一切精微者。但大王，非一切事物皆精微，大王，或精或粗是诸事物（法）的名称，凡可剖析的以智慧剖析一切，但除智慧能剖析外，更无第二者。”

“尊者龙军，你甚敏捷。”

第十五 命与有情

国王说：“尊者龙军，所谓识或慧或有情之命（8）者，此等诸法是否为义异或语异，或义同而语异？”

“大王，识之特相为了别，慧之特相为智慧，而于有情之命是不可得。”

“如于有情之命不可得，如是谁以眼视色、以耳闻声、以鼻嗅香、以舌尝味、以身感触、以意知法？”

长老说：“若命以眼视色……乃至以意知法，当眼之门毁灭时，它是否能更佳地见空间诸物出现于前？当耳毁灭时、当鼻毁灭时、当舌毁灭时、当身毁灭时，命是否能更佳地闻声、嗅香、尝味、感触于空间诸物？”

[87] “尊者，不能。”

“大王，如是，于有情之命是不可得。”

“尊者龙军，你甚敏捷。”

第十六 佛作难行之事

长老说：“大王，世尊曾行难行之事。”

“尊者龙军，世尊曾行何种难行之事？”

“大王，此为世尊曾行难行之事：他揭示于此非色的心、心所法现行之分析乃基于一种所缘。又说：‘此是触、此是受、此是想、此是思、此是心。’”

“请给一譬喻。”

“大王，若有人乘船赴海以掌掬水，以舌尝之。大王，是否他能知孰为恒河水，孰为雅姆那河水，孰为阿奇罗瓦提河水，孰为萨罗补河水及摩希河水？”（9）

“尊者，难知。”

“大王，世尊曾行比此更难行之事。他揭示于此非色的心、心所法现行之分析乃基于一种所缘。又说：‘此是触、此是受、此是想、此是思、此是心。’”

“萨度，尊者。”国王甚为欣喜。

第十七 弥林达之供养

长老说：“大王，你知现今为何时辰？”

“尊者，是。我知现为初更已过，中更正进行，火炬正照耀，四幡已升起，国王的供献将从国库支出。”

臾那人如此说：“大王，你是敏捷者，而比库是智者。”

[88] “诸君，是，长老是智者。能有师如彼，有弟子如我，聪慧者不久将知法。”

因为对得到的回答满意，国王以价值百千钱的毛毡一袭披着尊者龙军身上，说：“尊者龙军，从今日起我将为你备办八百份斋饭，并奉献宫中之任何于你合法之物。”

“大王，我资具已足。”

“尊者龙军，我知你资具已足。你应护卫你自己及护卫我（二者）。如何是护卫你自己？他人之言或会兴起，说龙军令弥林达欣喜，但未获何物。此为护卫你自己。如何是护卫我？他人之言或会兴起，虽已令弥林达欣喜，但他未作（施物的）欣喜之相。此为护卫我。”

“大王，就这样吧。”

“尊者，譬如狮子百兽之王虽置金笼仍会倾向外面；尊者，我虽然生活在家里我心仍在外面亦复如是。但尊者，若我从在家而出家，则我难活很久，我的敌人很多。”

尔时尊者龙军，既解答弥林达之问难，即从座起，走向僧伽蓝。龙军去后不久，弥林达仍如是思维：“我问者为何？尊者所答者为何？”于是国王又作如是思维：“一切我所问为正问，一切尊者所答为正答。”尊者龙军于归返僧伽蓝时亦作如

是思维：“弥林达问者为何？我所答者为何？”于是尊者龙军又作如是思维：“一切弥林达所问为正问，一切我所答为正答。”

尔时尊者龙军既过夜已，于清晨着衣持钵往诣王宫。既达，坐预设位。于是弥林达向尊者龙军作礼后退坐一面。既〔89〕坐一面，复向尊者龙军如此说：“尊者不要如此思维：我因质问龙军，遂快乐而彻夜不眠。尊者不应这样看待。尊者，我一整夜如此思维：‘我问者为何？尊者所答为何？一切我所问为正问，一切尊者所答为正答’。”

长老亦如是说：“大王，不要有此思维；我回答弥林达之所问，因而快乐地度过整夜。大王不应这样看待。大王，我彻夜如此思维：‘弥林达问者为何？我所答者为何？弥林达所问为正问，我所答为正答。’”

如是此二大龙象互相欣悦其妙语。

——《弥林达问经》问答终*

注释：

- (1) 此处实际上有十七项。
- (2) Ānanda，人名。
- (3) Khujjuttarā upāsikā，人名。
- (4) Alasanda，(Alexandria) 城名，为阿历山大所建，位于 Pajshir and Kābul 河之间；其废墟被认为在 Chārikār 附近。
- (5) Kalasi，地名，距 Kashmir 为十二由旬。
- (6) Kashmir，地名，位于印度之北部。

- (7) 见序话 (9) 项。
- (8) Bhūtasmin Jiva, 见第一品 (9) 项目。
- (9) 见第三品 (8) 项, 五河名。

*汉译《那先比库经》三卷于此终止。见《大正》32, P.719a。

四 难问 [90]

[前言]

议论者，诡辩者
殊胜智慧及专心，
弥林达为开发智慧
往访龙军。
住于彼之影子里
他再三发问
于智慧开发后
彼也为三藏师。
夜间于静处
彼研钻九分教，
发现藉驳辩
不易解决难题。
于法王之教
有顺序语，
有引证语，
有本质语，
因不解胜者语中
难点之意义。
未来世将起诤论。
既倾心于论师，
我将令难问解决。

未来世将揭示
彼阐释之道。

尔时弥林达于清旦日出之际盥洗，合掌至头，想念过去、现在、未来正等诸佛后，受持八条誓戒说：“今后七日间，受持八功德后，我应持戒，既持戒已，令师欢心，而后我将提出难问。”

于是弥林达除去平常华丽衣服，摒弃装饰，批着袈裟，头上挽髻，示现贤者仪容后受持八功德：“于此七日中我不应执行国务，我不应起与贪同来的想念，不应起与嗔同来的想念，不应起与痴同来的想念；我应谦和地向奴隶、劳工、侍役等谈话。我应〔91〕守护身（业）、语（业），我应善守六处且置心于修慈。”

当受持此八德，及置心于此八德，他于七日不出户外。于第八日清晨进早餐后，他低目、节语、善住威仪，以不散乱、欢喜、欣悦、清净之心往诣长老龙军。头面礼长老之足，伫立一面而作此说：

“尊者龙军，我有某事应同你议论。我不愿有第三者在场，请到一有八项合适于沙门的幽僻林野空闲处，问题将在该处提出，于此问题对我不应保守秘密或有隐藏。既经适宜协议，我值得听闻秘密，应以譬喻究明其义。尊者龙军，譬如大地于埋藏时值得受纳珍宝。尊者，既经适宜协议，我值得听闻秘密亦复如是。”

尔时师尊与弟子进入林薮，王如是说：“尊者龙军，于此有人亟欲谈论有八处应当避免。无智者于诸处谈论事务，是以其所谈论事将失败而无成就。何者为八处应当避免？不平坦处

应避免，危险处……多风处……隐蔽处……神庙……道路……桥梁……渡口水浴处应避免。此为八处应避免。”

长老说：“何者是不平坦处、危险处、多风处、隐蔽处、神庙、道路、桥梁、渡口水浴处的瑕疵？”

[92] “尊者龙军，于不平坦处谈论之事为混淆、散乱、流动、无成就；于危险处则心怀恐惧。有恐惧之心于事务无正确观照；于多风处声音不清晰；于隐蔽处他人伫立闻听；于神庙处所谈论之事变为严重；于道路所谈论之事为空虚；于桥梁成为不稳定；于渡口水浴处所谈事成为庸俗。有言曰：

平坦处、危险处、
多风处、隐蔽处、
神庙、道路、桥梁、
渡口水浴处，
应避免此处。”

尊者龙军，当此八种人谈论事务时，所谈论之事遭受损害。何者为八？行贪者、行嗔者、行痴者、行慢者、行贪欲者、行懒惰者，专思一事者及愚人。此八种人破坏所谈论之事。”

长老说：“何者是其过失？”

“尊者龙军，行贪者因贪而破坏所谈论之事，行嗔者因嗔而破坏……行痴者因痴而破坏……行慢者因慢而破坏……行贪欲者因贪欲而破坏……行懒惰者因懒惰而破坏……专思一事者因专思一事而破坏……愚人因愚蠢而破坏所谈论之事。有言曰：

贪者、嗔者、痴者、
慢者、贪欲者、懒惰者、
专思一事者及愚者，

此等为坏事者。”

“尊者龙军，此九种人不能保守而泄露所谈论之秘密。何者为九？即行贪者、行嗔者、行痴者、畏怯者、重财者、女人、酒徒、黄门、儿童。”

长老说：“何者是其过失？”

“尊者龙军，行贪者因贪不能保守及泄露所谈论之秘密，行嗔者因嗔而泄露……行痴者因痴而泄露……畏怯者 [93] 因恐惧而泄露……重财者因钱财而泄露……女人因反复无常而泄露……酒徒因贪酒而泄露……黄门因性不定不能保守而泄露所谈论之秘密，儿童因动摇不能保守而泄露所谈论之秘密。有言曰：

贪者、嗔者、痴者、

畏怯者、重财者、

女人、酒徒、黄门

儿童为第九——

世间此诸人

转变、无定、动摇。

彼等所谈论之秘密，

转眼间即变为公开。”

“尊者龙军，智慧以八事圆熟成熟。何者为八？以年龄智慧圆熟成熟，以名望……以质问……以与本宗同住……以如理作意……以对谈……以尊敬友爱……以住于适宜地区智慧圆熟成熟，有言曰：

年龄、名望、质问、

本宗同住、如理作意、

对谈、尊敬友爱，

住适宜地方——
都令智慧分明。
若有具此诸八者，
其智慧将得开展。”

“尊者龙军，此地方于我们的谈论远离八种瑕疵，我且是世间的最胜论友。我是秘密的护持者，我于有生之日将守护秘密。八事当中我的智慧已熟。弟子如我者，现时是难得。”

[94] “当弟子正行道时，导师亦应正行持导师之二十五德。何者为二十五德？尊者，于此即：一、导师应恒常无间给弟子以守护；二、彼应知习行不习行者；三、彼应知放逸不放逸者；四、彼应知睡眠时机；五、彼应知其疾病；六、彼应知其得食不得食；七、彼应知其特性；八、应与其分享钵中之食；九、彼应安慰他说：“毋起畏惧，目标正走向你；”十、彼想“我与此人交往”。彼应知此交游；十一、彼应知其村里之行；十二、彼应知其寺庙之行；十三、彼不应同其作戏笑谈；十四、见有欠缺，彼应忍耐；十五、彼应热心；十六、彼不应简略；十七、彼不应藏密；十八、彼不应保留；十九、彼应起慈父之想：“我生养他于此学艺”；二十、彼应起增长心“如何使其不落后？”二十一、彼应起有力心：“我以修学力令其坚强”；二十二、彼应起慈心；二十三、于困穷时不应舍弃弟子；二十四、应作之事他不应懒惰；二十五、于法疑惑时彼应施以和蔼。尊者，此为导师之二十五导师德。于我请善行诸德。尊者，我怀疑胜者之言有难问，未来世将对它们请诤论。未来敏慧如你者实难得。于诸问题请给我以明眼，以折伏外道言论。”

长老以“萨度”允诺后，向近事男解释了十近事男德说：“大王，此为近事男之十近事男德。何者为十？近事男与比库

僧团同甘苦；彼为律制摄；依能力乐施舍；见胜者之教衰减，
彼努力增进；彼有正见；彼远离祭祀节庆，即使为活命彼也不
趋附他师；彼守护身业、语业；彼欣悦和合，喜乐和合；彼不
嫉妒，且真实奉行〔95〕教言；彼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
大王，此为近事男之十近事男德。诸德于你皆已具备。当见胜
者之教衰退，你能适宜、相应、正当、合适地希望增进。我听
许你，请随喜发问。”

第一品

第一 佛受敬否

尔时弥林达既被允许，稽首师足，合掌而作此说：“尊者龙军，外道诸师如是说：‘若佛享受供养（2）则佛尚未入涅槃，他仍与世间相连，仍在世间之内，仍与世间共同，如是则给与他的供养无效、无果。若他已入涅槃则不与世间联结，已脱离诸有，如是则无需对他供养。已入涅槃者不受供物，若供养给与不享受者则无效无果。’这是两难（3）的问题，不属心未圆熟的领域，而属伟人的领域。请裂破此见网，抛弃一边。今此问题向你提出，请给未来世的佛子以明眼，使其折伏异论。”

长老说：“大王，世尊已入涅槃，世尊不受供养。从菩提树下起，世尊已舍弃供养，何况彼已般涅槃于无余涅槃界。大王，长老沙利子，法之将领亦曾作此说：

‘彼诸无等伦者
虽被人天供养，
但却不受礼敬——
此是诸佛法性。’”

国王说：“尊者龙军，父或赞美子，子或赞美父，但这並非折伏异论的理由；此仅为信仰的表示。请善解说此理以成立己说及折伏〔96〕邪见之网。”

长老说：“大王，世尊已入涅槃，世尊不享受供养。若天人为不受供养如来的舍利宝（4）清除地基，遂因如来的智宝

之所缘而修持正行，获得三种成就。大王，譬如一炽然巨大火聚即将消灭；大王，是否该火聚接受枯草柴薪？”

“尊者，即使该正在燃烧的大火聚已不接受枯草柴薪，何况它已消灭、沉寂、无念、岂会接受？”

“如是，大王。当此大火聚熄灭、沉寂时，是否世间即无火？”

“尊者，否。草薪为火的基地与供给。人欲得火便以自己的元气、力量及精进各各行动，钻木即出火，以该火而作务于需要之处。”

“大王，如此则外道之言‘供养给与不享受者则成为无效、无果’是虚妄。大王，譬如巨大火聚炽然，世尊以佛光明照耀十千世界亦复如是。大王，譬如巨大火聚燃烧后即熄灭，世尊以佛光明照耀十千世界后即般涅槃于无余涅槃界亦复如是。大王，譬如已熄灭的巨大火聚不受柴薪燃料，世尊为饶益世间舍弃、停止不受亦复如是。大王，譬如巨大火聚已灭，又无供给，人们以自身元气、力量及精进各各行动，钻木即出火，以该火而作务于需要之处；人天为不受供养之如来舍利清除基地，遂因如来〔97〕智宝之所缘而修持正行，获得三种成就亦复如是。大王，由是理由，供养已入涅槃而不再享受的如来是有效、有果。”

“复次，大王，请听另一理由，由是理由，供养已入涅槃而不再享受的如来是有效、有果。大王，譬如暴风吹拂后停止；大王，是否已经停息的风接受再生？”

“尊者，已停息的风无想无念于再生。何以故？因风界无念。”

“大王，已停息的风是否仍用‘风’的名称？”

“尊者，否。因蒲扇及风扇而风生起。若有人被炎热或热病所恼逼，以自身的元气、力量和精进，各各行动，以蒲扇或风扇生风。因风之故炎热消除及热恼减轻。”

“大王，如此则外道之言‘供养给与不享受者则成为无效、无果’是虚妄。大王，譬如狂风吹拂，世尊以清凉、甜美、和平、妙乐之慈风吹向十千世界亦复如是。大王，譬如狂风吹已即灭，世尊于清凉、甜蜜、和平、妙乐之慈风吹后，即般涅槃于无余涅槃界亦复如是。大王，譬如已停息的风不接受再生，为饶益世界而舍弃享受及宁静亦复如是。大王，譬如人为炎热或热病所恼逼，人天被三种火焚烧及热病恼逼亦复如是。譬如因蒲扇及风扇而风生起，因如来之舍利及智宝而得〔98〕三种成就亦复如是。譬如被炎热或热病所恼逼之人以蒲扇或风扇生风，因风而炎热消除，热病减轻，人天向已入涅槃而不再享受的如来舍利及智宝礼敬即生善，以此善灭三种火之炙灼及减轻热病亦复如是。大王，由是理由，供养已入涅槃而不再享受的如来是有效、有果。”

“复次，大王，请听另一理由以反驳外道。大王，譬如有人击鼓发声，但彼因人所生的鼓声会消逝。大王，是否该鼓声接受再生？”

“尊者，否。该鼓声已消逝，彼于再生是无想无念。鼓声一次发出而又消逝，该鼓声即被割断。但尊者，因有鼓而发出声音及因有人以其努力击鼓而发声。”

“大王，世尊既为导师，舍利宝、法、律与教诫则充满着戒、定、慧、解脱、解脱知见，彼自己始入于无余涅槃，但世尊虽入无余涅槃，其所得成就并未摧毁。众生希求成就，但被后有之苦所恼逼，既依止于舍利宝、法、律及教诫，他们获得

成就亦复如是。大王，由是理由，供养已入涅槃而不再享受的如来是有效、有果。”

“大王，此即世尊为未来世所见、所说、所言、所示——‘阿难达，你或会〔99〕作如是想：‘过去有师之教言，现在已无导师。’阿难达，你不应作如是观。凡我对你们所说之法及建立的律，于我去世以后即是你们的导师。’彼诸外道之言辞说‘供养给与已入涅槃而不享受的如来是无效、无果’实是虚妄、虚假、不实、相违、障碍、颠倒，是施苦者，是苦果引人至于恶趣。”

“复次大王，请听另一理由。由是理由，供养已入涅槃而不再享受的如来是有效、有果。大王，是否此大地同意说：‘让一切种子生长在我之上？’”

“尊者，否。”

“但大王，何以种子虽未得大地同意，彼等仍然发芽，生长，强壮，树根交错，树干、树心及树枝扩张，开花及结果？”

“尊者，大地虽非同意者，但它是彼诸种子的基地，给它们以生长的环境；那些种子依靠该基地，因有该条件遂发芽、生长、强壮，树根交错，树干、树心及树枝扩张，开花及结果。”

“大王，以此之故，若外道说‘供养给与不接受者是无效无果。’则他们被自己的理论所毁灭、障碍及损坏。大王，譬如大地，如来是阿拉汉、正自觉者。大王，譬如大地不接受任何物，如来也不接受任何物。大王，譬如诸种子依靠大地发芽、生长、强壮，树根交错，树干、树心及树枝扩张，开花及结果；人天依靠已入涅槃而不受供养的如来舍利、智宝建立强壮的善根、三摩地树干、法之树心、戒之扩张的树枝、解脱之花及沙门果亦复如是。〔100〕大王，因此理由，供养给与已入涅槃而

不受供的如来是有效、有果。”

“复次，大王，请听另一理由，以该理由供养给与已入涅槃而不受供的如来是有效、有果。大王，是否此诸骆驼、牡牛、驴子、山羊、畜生与人群同意虫类在其腹内生殖？”

“尊者，否。”

“大王，为什么那些虫蛆生存于不同意的腹内且生殖众多子孙？”

“尊者，由于恶业之力虫蛆生殖于这些不同意动物的腹内且繁殖众多子孙。”

“大王，由于已入涅槃而不受供的如来舍利及可喜智宝之力，供养如来为有效、有果亦复如是。”

“复次，大王，请听另一理由，以该理由供养已入涅槃而不受供的如来是有效、有果；大王，是否这些人同意说：‘让此九十八种病在体内出生？’”

“尊者，否。”

“如是，大王，为什么疾病降入并不同意的体内？”

“尊者，由于夙昔所作的恶行。”

“大王，若夙昔所作不善现在感受。大王，以此之故，夙昔所作和现在所做之善业和恶业皆为有效、有果。大王，因此理由，供养已入涅槃而不受供的如来是有效、有果。”

“大王，是否以前曾听说有亚卡名叫难达卡（5）因攻击尊者沙利子后被大地吞噬？”

“尊者，是。我曾听说，那是举世皆知的事。”

“如是，大王，是否尊者沙利子同意〔101〕难达卡亚卡之被大地吞噬？”

“尊者，纵使人天破裂，纵使日月沉坠地上，纵使须弥山

王崩溃，尊者沙利子仍不会同意他人受苦。何以故？尊者沙利子于自身已根绝忿怒及嗔恚之因。由该因全部毁灭，即使有人欲危害他的生命，尊者沙利子也不起忿怒。”

“大王，若尊者沙利子未同意难达卡亚卡之被大地吞噬，亚卡如何陷入大地？”

“尊者，因其不善业之力。”

“大王，若难达卡亚卡因恶业力陷入大地，虽未同意而于罪罚也仍有效有果、因此之故，大王，因善业之力供养不受供者是有效、有果。大王，因此之故，供养已入涅槃而不受供的如来是有效、有果。”

大王，现时有多少人陷入大地？是否你曾听说？”

“尊者，是。我曾听说。”

“大王，请告诉我。”

“尊者，清治婆罗门女，苏泊佛陀释男，长老迭瓦达答，亚卡难达卡，及婆罗门少年难达（6）。尊者，我闻此五人曾陷入大地。”

“大王，彼等得罪于谁？”

“尊者，他们获罪于世尊及弟子。”

“但大王，是否世尊及其弟子同意彼等陷入大地？”

“尊者，否。”

“大王，因此之故，供养已入涅槃而不受供的如来是有效、有果。”

“尊者龙军，幽深问题被你阐〔102〕释明白，秘密彰显，结缚得解，荆棘斩除，敌论摧毁，恶见破坏，不善外道徒众失色；你是诸宗师中最杰出者、最优胜者。”

第二 佛是否为全知者？

“尊者龙军，佛是否为全知者？”

“大王，是。佛是全知者。但世尊知见非恒常和非持续现前。世尊之全知智依靠思虑；一经思虑，世尊即知所欲知。”

“尊者龙军，如是则佛非全知者。因其全知智乃由于搜寻。”

“大王，若有车百辆，每车装运七‘阿满’(7)半容量之谷米及两‘冬巴’容量之谷米。若有人想计算如许亿万的谷米，是否能于刹那间完成其事？”

“于此，大王，有七种心。彼诸有贪、有嗔、有痴、有烦恼、不修身、不修戒、不修心、不修慧者，彼等心生粗重，变为迟钝。何以故？心未修习故。大王，譬如竹竿宽广、延伸、牵连、交错，枝节纠缠，当其被拖曳时，行动笨重及迟缓。何以故？因竹枝之牵连交错故。大王，彼诸有贪、有嗔、有痴、有烦恼、不修身、不修戒、不修心、不修慧者，彼等心生粗重，变为迟缓亦复如是。何以故？为烦恼所牵连及纠缠故。此为第一种心。”

“其次，此第二种心显示分别：大王，彼诸已证入流果者，堕处已塞闭。[103] 已得正见，已解师之教言，心于三处生轻敏，转轻敏，但于较高诸地则生粗重，变为迟钝。何以故？因于三处心已清净，而于较高诸地则烦恼未断。大王，譬如竹竿三节之结已被清除，而更上竹枝仍牵连交错。当彼三节被拖拉时轻易牵来，而其上（因枝叶纠缠）则甚迟缓。何以故？因低下处被清除，而其上竹枝仍交错。大王，彼诸证入流果者堕处

已塞闭，已获正见，已解师之教言，其心于三处生轻敏，但于较高诸地则生粗重，变为迟钝亦复如是。何以故？因其上烦恼未断故。此为第二种心。”

“其次，此第三种心显示分别：大王，彼诸证一来果者其贪、嗔、痴已减少，其心于五处生轻敏，转轻敏，但于较高诸地则生粗重，变为迟钝。何以故？因心于五（低下）处已清净，而于较高诸地则烦恼未断。大王，譬如竹竿五节之结已被清除，但其上之竹枝则牵连交错。当五节被拖拉时轻易牵来，而其上则甚迟缓。何以故？因低下处被清除，而其上则竹枝交错。大王，彼诸证一来果者其贪、嗔、痴已减少，其心于五处生轻敏，转轻敏，但于较高诸地则生粗重，变为迟钝。何以故？因心于低下处已清净，而其上则烦恼未断亦复如是。此为第三种心。”

“其次，此第四种心显示分别：大王，彼诸证不来果者已断下五分结，其心于十地生轻敏，转轻敏，但于较高诸地则生粗重，变为迟钝。何以故？因于十地心已清净，其上则烦恼未断。大王，譬如竹竿十节之结已被清除，但其上之枝节则牵连交错。当十节被拖拉时轻易牵来，而其上则甚迟缓。何以故？因低下处被清除，而其上则竹枝交错。大王，彼诸证不来果者已断下五分结，其心[104]于十地生轻敏，转轻敏。但于较高诸地则生粗重，变为迟钝亦复如是。何以故？因心于十地已清净，而其上则烦恼未断。此为第四种心。”

“其次，此第五种心显示分别：大王，彼诸漏尽垢涤、烦恼已舍、梵行已成、所作已作、重担已释、真善已达、后有结尽、无碍解得、声闻地已清净之阿拉汉，其心于声闻境生轻敏，转轻敏，于独觉佛地则生粗重，变为迟钝。何以故？因声闻境已清净，独觉佛境尚未清净。大王，譬如竹竿之诸结全被清除，

当被拖拉时其行动是轻易而不迟缓，何以故？因诸结已清除及竹枝无纠缠故。大王，彼诸漏尽垢涤、烦恼已舍、梵行已成、所作已作、重担已释、真善已达、后有结尽、无碍解得、声闻地已清净之阿拉汉，其心于声闻境生轻敏，转轻敏，于独觉佛地则生粗重，变为迟钝亦复如是。何以故？因声闻境已清净，独觉佛境尚未清净故。此为第五种心。”〔105〕

“其次，此第六种心显示分别：大王，彼诸自恃、无师、独行如犀牛之角，具清净无垢心的独觉佛、其心于自己境界内生轻敏，转轻敏者，但于全知佛地则生粗重，变为迟钝。何以故？因自己境内已清净，因全知佛境广大故。大王，譬如有人于其自己境界内白昼或黑夜可随意渡一条小河而无恐怖，若其后见幽深、广阔、无底、无岸之大海，会生恐怖、迟疑而不能渡。何以故？因熟悉自己境界故，及大海之伟大故。大王，彼诸自恃、无师、独行如犀牛之角，具清净无垢心的独觉佛，其心于自己境界内生轻敏，转轻敏者，但于全知佛地则生粗重，变为迟钝亦复如是。何以故？因其自己境界内之清净及因大海之伟大故。此为第六种心。”

“其次，此第七种心显示分别：大王，彼诸得正自觉、全知，具足十力、四无畏、十八佛法、无边胜者，得无碍解的佛，其心于一切处生轻敏，转轻敏。何以故？因于一切处已清净故。复次，大王，譬如一光滑无垢无结，箭柄精美、挺直、不弯不曲之箭，由力士引强弩而射于精细麻布或棉布或绒布，是否会有黏滞或迟缓？”

“尊者，否。何以故？因织品之精细，箭柄之光滑及放射之猛烈故。”〔106〕

“大王，彼诸正自觉、全知、具足十力、四无畏、十八佛

法、无边胜者，得无碍解的佛，其心于一切处生轻敏，转轻敏亦复如是。何以故？因一切处已清净故。此为第七种心。”

“于此，大王，此全知佛之心超出于上面六种心之计算。其心清净，轻敏，具有无量功德。大王，因世尊之心清净、轻敏，因而大王，世尊显示双神变。大王，双神变应如此视之：

‘佛世尊之心转变如此迅速神变，不能议论其更深的理由。’大王，此出自全知佛心的神变也是不可计算分析。大王，世尊的全知智依靠思虑，一经思虑即知所欲知。大王，譬如有人能将放在一手所持物置另一手，能开口说话，能吞下口中食物，能睁所闭之眼，能闭睁开之眼，能伸张曲臂或能弯曲直臂。大王，世尊的全知智其迅速轻敏远过于此，其思虑轻敏远过于此。一经思虑即知所欲知。大王，若佛世尊于片刻间未有思虑亦不能称为非全知智者。”

“尊者龙军。若思虑应有寻、有伺，请以理由示我。”

“大王，譬如有人富裕多财、多产业、有金银、多钱财珍宝、米、谷、麦、粟、芝麻、绿豆、红豆、早谷、晚谷、酥、油、生酥、乳、酪、蜜、红糖、糖液等，〔107〕皆贮于罐、瓮、缸等容器。若其客人值得饭食及望得饭食而莅临，然其家中煮熟之饭皆已用尽，彼将从瓮内取米粒煮饭。大王，是否其人于如是片刻间缺熟饭便可称为贫穷及困乏？”

“尊者，否。转轮王家也于非时有食物缺乏，为何一居士之家不能有一时缺食？”

“大王，世尊全知智会于片刻间未有思虑，但一经思虑彼即知所欲知亦复如是。复次，大王，譬如一树结实，因果实之重荷，树遂下垂，但无任何果实坠落。大王！是否彼树于如是片刻间缺乏果子坠落能否称为不结实？”

“尊者，否。树上的果实迅速会坠落，当其坠落时即可随意得之。”

“大王，如来的全知智依靠思虑，一经思虑彼即知所欲知亦复如是。”

“尊者龙军，是否佛陀一再思虑，即知所欲知？”

“大王，是，世尊一再思虑，即知所欲知。大王，譬如转轮王，当其念及轮宝说：‘让彼轮宝向我来。’一经念及，轮宝即来。大王，如来一经思虑，即知所欲知亦复如是。”

“尊者龙军，此理由很强。佛是全知智者，我接受佛是全知智者。”

第三 迭瓦达答之出家

“尊者龙军，谁度迭瓦达答(Devadatta)（9）出家？”

“大王，有此六位刹帝利青年：跋地雅，阿（上少下免）楼陀、阿难达、跋戛、金毗罗、[108] 迭瓦达答，理发师优波利为第七者。于导师成正觉之后，他们起大欢喜遂离开释迦族追随世尊出家。世尊度他们出家。”

“尊者，是否迭瓦达答出家之后和合僧遭破坏？”

“大王，是。迭瓦达答出家之后和合僧遭破坏。居士不破和合僧，比库尼、在学尼、沙马内拉、沙马内莉也不破和合僧、破和合僧者为合律共住及住于同一结界内的比库。”

“尊者，破和合僧者将获取什么业（果）？”

“大王，他将获取一劫之期的业（果）。”

“但尊者龙军，是否佛陀知此——‘迭瓦达答出家之后将

破和合僧，破和合僧已彼将在地狱中一劫（被）煎煮’？”

“大王，是。如来知此——‘迭瓦达答出家之后将破和合僧，破和合僧已彼将在地狱中一劫（被）煎煮。’”

“尊者龙军，若佛陀知‘迭瓦达答出家之后将破和合僧，破和合僧已彼将在地狱中一劫（被）煎煮’，如是，尊者龙军，‘佛陀是悲愍者，慈悲者，饶益者，拔除一切有情的苦难及施与福利’之语是虚妄。若不知其事而度之出家，则佛陀非全知者。这也是一两难问题。今向你提出，请解除这此巨大纠缠，破斥外道理论。因为未来世像你这样有智慧的比库实不易得。请就此显示你的力量。”

“大王，世尊是悲愍者、全知者。大王，世尊以悲愍及全知智观照迭瓦达答的归趣，见彼继续造业，将于无数亿百千劫从地狱到地狱、从堕处到堕处。佛陀以全知智知：‘此人之业无尽，若干我之教法出家将成为[109]有限，而出自前生（业）之苦亦成为有限；但此愚人若不出家，因所造业彼有一劫之受（苦）。’——以悲愍故，彼度迭瓦达答出家。”

“尊者龙军，如是，佛陀伤人后以油涂之，推人堕崖后以手援之，杀人而后乃使活命。他实是先给人以苦，后与之乐。”

“大王，即使如来伤人，亦为饶益众生；即使推人堕崖，亦为饶益众生；即使杀人，亦为饶益众生。大王，即使如来伤人，亦为饶益众生；即使推人堕崖，亦为饶益众生；即使杀人，亦为饶益众生。譬如父母伤子或推之堕倒地，即为饶益儿女。大王，如来伤人亦为饶益众生。他推人堕崖，亦为饶益众生。他杀人亦为饶益众生。大王，如来伤人，亦为饶益众生。他推人堕崖，亦为饶益众生。他杀人，亦为饶益众生。以何种方法能增长众生功德，即以该法饶益众生亦复如是。大王，若迭瓦

达答不出家，于居士地位造诸多恶业，终使其堕地狱，并将于无数亿百千劫中从地狱到地狱，从堕处到堕处，受诸苦痛。世尊知此，便以悲愍度其出家说：‘于我之教法出家，诸苦痛将成为有限。’世尊以悲愍故，使其重苦减轻。大王，譬如一有权威之人，当其亲戚或朋友受国王重刑，他以其财富、名望、显赫及亲戚之力以及以自己的坚强，深厚的信任使彼重刑减轻。大王，世尊度许多亿百〔110〕千劫中受苦之迭瓦达答出家，以戒、定、慧、解脱力及能力使重苦减轻亦复如是。

“大王，又如良医和内外科医师以猛烈药力减轻重病。大王，世尊度许多亿百千劫受苦之迭瓦达答出家已，以法药之力及慈悲力之赞助使其重苦减轻亦复如是。大王，迭瓦达答本应多受苦，世尊使其少受苦，反造成非福德？”

“尊者，哪怕一转瞬之短时的非福德也不会造成。”

“如是，大王，你接受此理由的意旨，以该理由世尊度迭瓦达答出家。”

“复次，大王，请听另一理由，以该理由世尊度迭瓦达答出家。大王，譬如一作恶的盗贼被捕捉而押至国王前。人说：

‘陛下，此贼对你作恶，请施以你所欲的刑罚。’对此人，国王或会说：‘如是，朋友，押他往城外刑场砍头。’‘是。陛下。’其人答国王已，即押贼至城外。至刑场已，又有某人得王之宠爱，有名望、财富、资产，出言有份量，有能力为其所欲者。其人见贼，发悲愍心，遂对众人如是说：‘且止，诸君，若砍此人头，于你等何益？如是，只砍此人的一手或一足，且留其生命。为此，我将在王前覆命。’因其人语言的威力，人们断盗贼的一手或一足，而留其性命。如是，大王，那人如是作为是否尽了对盗贼的责任？”

“尊者，那人是盗贼生命的赐予者，既活其命，更有何事未作？” [111]

“如是，因断彼贼手足而使其有痛苦感受，是否那人复造作任何非福德。”

“尊者，彼盗贼感觉苦受是因其自作业，彼生命赐予者不曾造作任何非福德。”

“大王，世尊以悲愍心度迭瓦达答出家，说：‘于我之教法出家者苦痛将成为有限’亦复如是。大王，迭瓦达答之苦痛亦成为有限。大王，当迭瓦达答生存时于临终之际作皈依说：

以此骨献人中尊、
天中天、调伏人之御者、
普眼者、具百福相者，
我以生命皈依佛。”

“大王，一劫由六分组成。迭瓦达答于第一分之末破和合僧，彼遂于其余五分在地狱受煎煮。从该处得释放后，彼将成独觉佛，号曰阿提沙罗（11）。大王，世尊如此作对迭瓦达答是否已尽其责任？”

“尊者龙军，如来对迭瓦达答是施与一切者。如来能使迭瓦达答成独觉佛——如来于迭瓦达答更有何事未作？”

“但大王，若迭瓦达答破和合僧已在地狱受苦。如来以该因缘是否造作任何非福德？”

“尊者，否。迭瓦达答在地狱受煎煮一劫乃因其自己造作。导师是使苦有限者，不会造作任何非福德。”

“大王，如是你接受此理由的含义。以该理由故，世尊度迭瓦达答出家。”

“复次，大王，请听另一理由。以该理由故，世尊度迭瓦

达答出家。大王，譬如有一箭所穿之创伤，创孔内陈血充满，忽然因风、胆汁、痰三者凑合，时令转变，及不适的护卫所侵，（中箭者）呼号恸哭，腐溃如死尸的臭气四溢，一位 [112] 高明的内外科医师为减轻其痛苦以猛烈、激烈、灼热、剧痛的疮药涂抹伤口令其化脓。既柔软后，以尖刀剖脓，以腐蚀针烧灼。既烧灼已涂以腐蚀液汁，为愈创伤将其缝合，以使伤者疾除康复。大王，当内外科医生以药涂抹，以刀剖割，以针烧灼及涂以腐蚀液汁时，是否其怀有恶意？”

“尊者，否。其怀有饶益心，作彼所应作並希望伤者康复。”

“但由彼医药应作之事，使其人生诸苦受，由是因缘，是否内外科医师造作任何非福德？”

“尊者。彼以饶益心及希望其康复，内外科医师作了诸应作之事。以该因缘，如何会作任何非福德？尊者！该内外科医师将得生天。”

“大王，为了离苦，世尊以悲愍度迭瓦达答出家亦复如是。复次，大王，请听另一理由，以该理由世尊度迭瓦达答出家。大王，譬如有人为刺所伤。另有一人为其饶益及幸福以锋利刺或刀尖沿边割破，虽血流不止，将刺取出。大王，是否那人取刺实希望于他非饶益？”

“尊者，否。希望于他饶益及幸福那人才把刺取出。尊者，若那人不将刺取出，彼或会死去或受死一样的痛苦。”

“大王，为其离苦，世尊度迭瓦达答出家亦复如是。大王，若世尊 [113] 未度迭瓦达答出家，彼将于一亿百千劫继续在地狱转生受煎煮。”

“尊者龙军，迭瓦达答顺流而行，如来使之逆流而行；迭

瓦达答走入迷途，如来使之趋向正道；当其坠落悬崖时给迭瓦达答以立足地；当迭瓦达答进入崎岖，如来使之升登平坦。尊者龙军，无人能举出这些因缘与理由，除非像你这样有智慧的人。”

第四 大地震出现之八因八缘

“尊者龙军，世尊曾作此说：‘诸比库，大地震之出现有此八因八缘。’此是完全语、此是无余语、此是不变语。因大地震之出现并无其他第九因。尊者龙军！若大地震出现有其他第九因，世尊也会将该因说出。尊者龙军，由无大地震出现之其他第九因，所以世尊不曾道及。但此大地震出现之第九因应当可见：当毗山多罗王（12）做大布施时大地七次震动。尊者龙军！若大地震之出现只有八因八缘，那么‘当毗山多罗王作大布施时大地七次震动’之语为虚妄。而若当毗山多罗王作大布施时大地曾几次震动，那么‘大地震之出现只有八因八缘’一语为虚妄。这也是一两难问题，微妙、[114] 难解、疑惑、幽深，今向你提出；除大智慧如你者，非其他小知能回答。”

“大王，世尊曾作此说：‘诸比库，大地震之出现有此八因八缘。’但当毗山多罗王作大布施时大地曾作七次震动。但彼属不寻常，仅见一次，那不包含在八因之内，因此不算八因之一。大王，譬如世间只算三种雨：雨季之雨，冬季之雨及夏季之雨；除此之外若有其他的云下雨，该雨则不计算在众雨之内，只被算作不寻常之雨。大王，当毗山多罗王作大布施时大地曾作七次震动。但此属不寻常，仅见一次，不包括在八因之

内，不算作八因亦复如是。复次，大王，譬如喜马拉雅山流出五百河。但大王，于此五百河中只有十河（13）之数可算，即：恒河、雅姆那河、阿奇罗瓦提河、沙罗补河、摩希河、辛头河、沙罗瓦提河、微错瓦提河、威汤沙河及羌达巴戛河。其余诸河于河之数目中均不入算。何以故？那些河无恒常之水。大王，当毗山多罗王作大布施时大地曾作七次震动；但这属不寻常，仅见一次，故不包括在八因之内，不算作八因之一亦复如是。复次，大王，譬如国王有一百或两百臣僚，但其中只有六人于臣僚之数中入算，即：将军、司祭、法官、司库、持伞者、持剑者，只有这些人在臣僚之数中入算作臣。何以故？与王之德性相结合故，余者〔115〕均不入算，他们全部只为臣僚而已。大王，毗山罗多王作大布施时大地曾作七次震动，此属不寻常，仅见一次，故不包括在八因之内，不算作八因之一亦复如是。”

“大王，是否你曾听闻现今于胜者之教法中，因作供养感受现世妙乐，其名闻远及人天？”

“尊者，是。我曾听闻现今于胜者教法中，因作供养感受现世妙乐，其名闻远及人天。如是之人有七。”

“大王，他们是谁？”

“尊者，即苏曼那制花曼者、曳卡沙他柯婆罗门、朋诺奴仆、莫莉卡王后、戈帕拉麻塔王后、苏披雅近事女及朋那婢女。此七人（14）感受现世妙乐，其名闻远及人天。”

“是否你又曾听闻往昔有人以人身赴三十三天？”

“尊者，是，我曾听闻。”

“大王，他们是谁？”

“尊者，即：音乐家古梯拉、国王沙丁那、国王尼米及国王曼达塔（15）——我曾听闻此四人以人身趋赴三十三天；我

又听闻彼等造作善或不善都在很久以前。”

“大王，你于往昔是否听闻于过去世或现在世某某作布施时，大地震动一次、二次或三次？”

“尊者，否。”

“大王，于我虽有传承、知识、经典、多闻、学力及希望学习诘问及近侍导师，但我未有前闻：对某某做布施时大地震动一次、二次、或三次，除毗山多罗王——王中之牛——的最胜布施。大王，从咖沙巴佛到释迦牟尼，此二佛中〔116〕间逝去之时数过一千万年，于此期中，我不曾听闻：对某某做布施时大地震动一次、二次或三次。大王，以如许精进、如许努力，大地尚不会震动。但大王，当大地不能维持负荷功德之重担，及一切清净行功德重担之负荷时则移动、震动、抖颤。大王，譬如货车装载过重，其车毂、车辐破裂及车轴折断，大王，当大地不能维持负荷功德之重担及一切清净行功德重担之负荷时则移动、震动、抖颤亦复如是。大王，又如天空被暴风所吹逐的雨水所掩盖及荷载，被暴风雨所抛掷的重重雨云的重负时，它狂吼，号叫及震啸。大王，当大地不能维持毗山多罗王布施之力的广泛、累积重担之荷载时，它移动、震动、抖颤如是。大王，毗山多罗王之心不行于贪，不行于嗔，不行于痴，不行于慢，不行于见，不行于烦恼，不行于寻（思虑），不行于不喜，而行于伟大布施：‘如何使未来之乞求者来至我跟前，其既来者能得其所欲而欢喜？’——他恒常不断，立心作布施主人。大王，毗山多罗王恒常不断立心于十处：调御、公平、忍辱、自制、制御、摄制、不忿、不害、真实、清净。大王，毗山多罗王已舍爱欲，已抑制后有之希求，只努力于渴求梵行。大王，毗山多罗王已舍弃守护自己，而热心守护他人，其心只

作此念：‘如何〔117〕使彼众生和睦、无病、富裕、长寿。’大王，当毗山多罗山（初校者意见：注意，原文中的这个“山”字明显是纸质印刷时多出来的文字，建议删除!!!）王布施时，并非为后有成就而作布施，亦非为财富而施，亦非为酬报而施，亦非为权术而施，亦非为寿命而施，亦非为美貌而施，亦非为幸福而施，亦非为权力而施，亦非为名誉而施，亦非为（得）子而施，亦非为（得）女而施，但只为全知智，为全知智之宝，他作如是广大无比、无上最胜的布施。得全知已他说此偈：

（吾）子甲立（16）与女黑鹿（17），
及贤妻麻提（18），
皆舍弃不作一念，
但只为了菩提。”

“大王，毗山多罗王以不怒胜怒，以善胜不善，以施胜吝啬，以真实胜虚妄，以善胜诸恶。”

“当其如是布施时，当其顺法，当其以法高出一切时，下面的大风因布施的效果震怒，其势猛烈有力、浩大，它们漫天而起、逐渐狂吹，向下吹、向上吹、方向不定的吹；无叶之树吹倒，密云重重骋驰天际；卷着沙尘的暴风遮盖天空，风势凶猛，骤然加强，发出可怕的响声；在激荡的风里，水作颤抖，水即颤抖，鱼龟骚动；波浪重重掀起，水族有情起大惊恐；水波连接滚卷，涛声咆哮，可怕的水泡升起，迸现水沫花环，大海高涨，水奔向四方，水之源头从上流冲向下流；受惊恐的阿苏罗（19）、金翅鸟（10）、龙（21）、亚卡（22）想到：‘怎样了，如何了，是否大海颠覆？’彼等各以惊惶之心，求逃避之路。当潮流既激〔118〕动、颤抖，大地上山海震动。须弥山（23）顶之峰尖扭折而旋转；蛇、鼬、猫、豺狼、猪、麋鹿

及飞禽等深受惊恐，无力的亚卡哭泣，大力的亚卡欢笑----在大地震动之际。”

“大王，譬如大锅放置灶上，满贮水米，其下燃火，第一先热锅，锅热而水热，水热而米热。米既受热上下升沉，泛起泡沫，如花环上腾。大王，毗山多罗王舍却世间之难舍者，因其能舍难舍布施之本性，下面的大风不堪承受而激荡；风即激荡，水则摇荡；水既摇荡，大地震动，于是风、水、地皆因大布施之广阔，活力与精进的结果-----三者似合而为一。大王，实无其他布施能如毗山多罗王之大布施之伟大。”

“大王，譬如地中发现种种珠宝，如蓝宝石、大蓝宝石、如意珠（24）、猫睛石、亚麻石（25）、金合欢石、狂喜石、日光珠、月光珠、金刚、卡脚巴卡马卡石（26）、黄宝石、红宝石及麻沙罗石（27）-----但转轮王之摩尼珠胜过彼等一切，称为最尊。大王，转轮王之摩尼珠照耀周遍一由旬。大王，毗山多罗王的大布施胜过世间所知任何无比与最上的布施，称为最尊亦复如是。大王，当毗山多罗王作大布施时大地震动七次。”

“尊者龙军，此是诸佛的奇妙，此是诸佛的奇异，当如来做菩萨时，于如是忍辱，如是心念，如是决心与如〔119〕是心愿为世间无比。尊者龙军，你提示菩萨的努力，你显明胜者的更多波罗蜜（28），你也指出若仍有一如来修正行时，彼为人天中最佳最胜。萨度，尊者龙军，胜者之教言被称赞，胜者之波罗蜜得彰显，外道之论结被破解，异论之水瓶被打破，深问得解释明白，深林已被清除，胜者之子善得出离之道。其事如是，一宗中之导师，我接受它。”

第五 尸毗王施眼

“尊者龙军，你们说：‘尸毗王（29）因施双眼与乞丐而成为盲人，但天眼复生。’此语有缺点、受反驳、有过失。经云：‘当因已芟除、无因无基地，天眼不出生。’尊者龙军，若尸毗王已施眼与乞丐则‘天眼复生’一语为虚妄。若天眼复生则‘尸毗王施眼与乞丐’一语为虚妄。此亦一两难问题，结上加结，瑕疵重重，纠缠交错，今向你提出，为出离之道，请于此立志愿並反驳异议。”

“大王，尸毗王曾施眼与乞丐，莫对此生疑。且于天眼复生，亦莫生疑。”

[120] “但尊者龙军，是否当因已芟除，无因无基地而天眼出生？”

“大王，否。”

“但尊者，此有何理，以该理由而因已芟除，无因无基地而天眼出生？请以理由说服我。”

“大王，是否世间有一真理，以该真理故，说真实语者作真理的誓言？”（30）

“尊者，是。世间有如此的真理。尊者龙军，以此真理故，说真实语者作真理的誓言而使天降雨，令火消除，使毒解除及作其他种种应有之事。”

“大王，此与尸毗王之藉真理之力而天眼生相应且适合。大王，当无其他基地，藉真理之力而天眼生，此处真理本身即是天眼出生的基地。大王，譬诸咒师念诵真理说：‘让大云下雨。’藉其真理的念诵，大云即下雨。大王，是否雨因已储存

在天上，以该因由而大云即下雨？”

“尊者，否。真理本身即是大云下雨的因由。”

“大王，于它並无通常的因由，真理本身即是天眼出生的基地亦复如是。复次，大王，譬如诸咒师念诵真理说：‘让正在焚烧的大火聚后退’，藉其真理念诵，正在焚烧的大火聚立即后退。大王，是否在该正在焚烧的大火聚里有因由存储，以该因由正在焚烧的大火聚立即后退？”

“尊者，否。真理本身即是正在焚烧的大火聚立即后退的基地。”

“大王，于它並无通常的因由，真理本身即是天眼出生的基地亦复如是。”

“复次，大王，[121] 譬如诸咒师念诵真理（31）说：‘让凶险毒药化作解毒剂。’藉其真理的念诵，毒药立即化作解毒剂。大王，是否在该凶险的毒药里有因由存储，以该因由凶险的毒药立即化作解毒剂？”

“尊者，否。真理本身即是立即消除凶险毒药的因由。”

“大王，于此並无通常的因由，真理本身即是天眼出生的基地亦复如是。”

“复次，大王，欲彻悟四圣谛並无其他基地，以真理为基地人则彻悟四圣谛。大王，在中国（32）境内有一国王欲向大海献祭，每四个月即作真理的誓言，彼乘狮驾深入大海至于一旬。其狮驾前，大水聚后退，于其经过之后水复掩盖。大王，是否世间人天能以平凡体力使大海退后？”

“尊者！以世间人天平凡体力，小如池塘之水也不能使之后退，况大海之水。”

“大王，应以此理由认识真理的力量，真理乃遍一切处。”

“大王，于巴嗒厘子城阿首咖法王（33）为市民、乡民、近臣、军队及大臣环绕，当其见恒河新水与岸齐平，充分涨泛，计五百由旬长，一百由旬宽，王向其近臣说：‘朋友，是否有人能使此大恒河倒流？’近臣回答说：‘陛下，甚难。’尔时于该河岸上有妓女名冰都玛提（34）者听闻王之所说：[122]

‘能否使此大恒河倒流？’伊如是说：‘我是巴嗒厘子城妓女，以美貌为生，此为低贱生活。且让国王看我之真理的誓言’。于是伊作了真理的誓言。当其作誓之际，该大恒河即雷吼而向上奔流，许多人一时都得看见。尔时国王听到伟大恒河之倒流急势所生的喧嚣，王生惊诧、奇异，向近臣如是说：‘朋友，以为谁故，此伟大恒河向上奔流？’”

“陛下，妓女冰都玛提听到你的话作了真理的誓言；以彼誓言故，伟大恒河向上奔流。”

“尔时国王心中感动，迅速自行至妓女前问到：‘大姊（35），此是否真实：因你作真理的誓言，此恒河向上奔流？’”

“陛下，是。”

国王说：“你如何有那种权力？或谁非神志清明的人能接受你的话？以什么力量你使此伟大恒河向上流？”

伊说：“大王，以真理之力我使此伟大恒河向上奔流。”

国王说：“尔乃盗贼、堕落、不真实、奸诈、邪恶、越轨、不守法、劫夺愚人，如何会有真理之力？”

“大王，我实是此等人。但大王，甚至下贱如我的人也有真理的誓言，若我愿意，藉此誓言，我能使人天世界颠倒。”

国王说：“彼真理的誓言是什么？请说给我听。”

“大王，任何人给我以钱财，无论其为刹帝利、婆罗门、毗舍、首陀罗或其他一切，我都平等奉侍之。于刹帝利无优异，

于首佗罗无蔑视。我奉事财主舍弃爱好与嫌厌。陛下，此即是我之真理誓言，籍它，我使此伟大的恒河向上奔流。”

“大王，因此住立于真理者，无任何目的不能胜。大王，
[123] 尸毗王施眼与乞丐而天眼复生，那也是真理的誓言。
经中所说：‘当肉眼损坏时，无因无基地天眼不生出。’大王，
那是关于宴默所发展之眼而说。大王！你应如是了解。”

“萨度，尊者龙军，问题善被解释，反驳善得表达，外道
善被摧伏。其事如是，我接受它。”

第六 入胎

“尊者龙军，世尊曾作此说：‘诸比库，三事和合则有入胎：父母交会、母有经水（36），香阴（37）现在。诸比库，此三事和合则有入胎。’此为无余语、此为完整语、此为不变语、此非秘密语，此为彼坐于人天中说。但此二事和合则见入胎：当帕哩卡（38）苦行尼于月经时，其肚脐为杜枯拉（39）苦行者以右手拇指摩触。因肚脐被摩触，沙摩童子（40）遂出生。又一婆罗门女于月经时，其肚脐被摩登伽（41）仙人以右手拇指摩触；因其摩触，曼达标（42）少年出生。尊者龙军，若世尊曾作此说：‘诸比库，三事和合则有入胎。’如是沙摩童子与曼达标少年二人因摩触肚脐而生之语为虚妄。若世尊曾说：‘沙摩童子与曼达标少年因摩触肚脐而生’，如是‘诸比库，[124] 三事和合则有入胎’之语为虚妄。此亦为一两难问题，幽深、微妙，属智者之领域，今向你提出，请斩除疑径及高擎最胜智慧明灯。”

“大王，世尊曾作此说：‘诸比库，三事和合则有入胎……。’他也曾说：‘沙摩童子与曼达标少年因摩触肚脐而生。’”

“尊者龙军，如是，请以那适宜决定此问题的理由教我。”

“大王，是否你曾听闻三基洽（43）童子、伊思生卡（44）苦行者及长老童子咖沙巴（45）——他们以此类型出生？”

“尊者，是。我曾闻。彼等出生甚有名。当两牝鹿于月经时往诣二苦行者小便处，饮含经之尿。因该含精之尿，三基洽童子及伊思生卡苦行者遂出生。又伍达夷（46）长老以兴奋心往诣尼庵凝视伊之私处时，遗精于袈裟。尔时长老伍达夷向该比库尼如是说：‘大姊，你去取水来，我将浣洗内衣。’‘尊者！否。我将浣洗它。’于是该比库尼在月经期以口取精之一分，另一分则放置伊之私处。因此，长老童子咖沙巴遂出生。一般人皆如是说。”

“但大王，是否你相信此说？”

“尊者，是。于此我们获得有力理由。于此理由我们相信。以此理由遂有生育。”

“但大王，其理由为何？”〔125〕

“尊者，当种子落在精耕的软土里是否会迅速生长？”

“大王，是。该比库尼正值月经期，胎室血破，条件已备。伊取精放进胎室，于是伊之妊娠成立。以该理由，我们相信他们的出生。”

“大王，其事如是，我接受它，藉入子宫而有妊娠。但大王！你是否接受童子咖沙巴之入胎？”

“尊者，是。”

“大王，萨度！你回到我的立场，已顺从我关于入胎的一

种谈论。但当两头牝鹿饮尿而受孕，你是否相信其入胎？”

“尊者，是。凡所饮食嚼尝的皆入于胎盘，于所至之处获得生长。尊者龙军，譬如众河，凡有入于大海者，于所至之处获得生长。尊者龙军，凡所饮食嚼尝者皆入于胎室，于所至之处获得生长亦复如是。由此理由，我相信从口入者也成入胎。”

“大王，萨度！你已更坚强地回到我的立场，以口饮者也成二事和合。是否你接受三基洽童子，伊思生卡苦行者及长老童子咖沙巴之入胎？”

“尊者，是。有和合而入（胎）。”

“大王，关于三事和合的第一项，沙摩童子与曼达标少年实属同味。我将说其理由。大王，杜枯拉苦行者与帕哩卡苦行尼两人为林野(aranna)住者，耽于岑寂，追求最高目的；以苦〔126〕行的威力甚至使梵天炙热，于是天主沙迦天帝朝夕行来侍候他们。以尊敬慈愍心为之观想，见他们将来双眼会瞎。即见将来，向他们如此说：‘尊者，请听我一言，你们若生一子，甚善。彼将作你们的侍者和扶助者。’‘止、止，沙迦天帝，莫作是说。’他们没有接受他的话。天主沙迦天帝为悲愍与饶益故，第二、第三次如此说：‘尊者，请听我一言，你们若生一子，甚善。他将做你们的侍者和扶助者’。第三次他们仍说：‘止、止，沙迦天帝！莫以无益之事催促我们，此身何时不会破坏？此身为破坏法，且让其破坏；虽然大地毁灭、岩顶陨堕、虚空破裂、日月陨落；我们将不与世间法混合，你再莫来到我们面前。于你之到来，我们相信：‘确实，你是行无益者。’于是天主沙迦天帝未能获得他们的心意，恭敬合掌再作恳请说：‘若你不能作我所说，尊者，是否你能当苦行尼于月经期出经水时，以你的右手拇指摩触伊之肚脐？以此伊即得

妊娠，这也属和合而入胎。’ ‘天主沙咖天帝，我们能行你所说的，彼並未破坏我们的苦行。其事如是’ 他们同意了。”

“尔时天宫有一天子善根深厚，寿算将尽，临命终时，他能随意降生，甚至转轮王家。于是天主沙咖天帝诣彼天子如是说：‘来，朋友，于你是成就目标的晴朗吉日降临，因此我来侍候你；你将有一可悦场所的住处，[127] 你将转生于适宜的家庭，你将被贤良的父母抚育。来，请听我一言。’ 他恳请说。他第二、第三次合掌至顶而乞请之。于是该天子如是说：‘天主，何者是该家庭？你重复地再三再四称赞它？’ ”

“‘杜杜拉苦行者与帕里卡苦行尼。’ 他闻听其语后喜悦接受说：‘萨度，天主，随你所愿。天主，我正想求生于你所希望之家。但我如何生于家庭，卵生、胎生、湿生还是化生？’ ‘朋友，你将从子宫生，那是胎生。’ ”

“于是天主沙咖天帝于计算其降生之日，向杜枯拉苦行者说：‘尊者，某某日将为帕哩卡苦行尼的月经期排出经水。届时你应以右手拇指摩触其肚脐。’ ”

“大王，当天为帕里卡苦行尼的月经期排出经水，至其处天子在场，苦行者以右手拇指摩触了苦行尼肚脐。如此便为三事和合，因肚脐被摩触苦行尼的欲念生，但伊之欲念是因触脐而起，莫认为此和合为交合而想：‘此和合是嘲笑、此和合是饶舌、此和合是想像。’ 从前世欲望的生起，因摩触而有和合，因和合而有入胎。大王，因摩触而有入胎，此並非交合。大王，譬如因清凉之降临，并不摩触而消灭燃烧之火。大王，非交合之摩触而有入胎亦复如是。’ ”

“大王，有情以四事入胎：以业、以胎、以家、以请求。复次，此诸有情皆为业所生、[128] 为业所起。大王，如何有

情以业入胎？大王，诸有情具深厚善根者，随心所欲而生于刹帝利大家、或婆罗门大家、或居士大家、或天上、或以卵生、或以胎生、或以湿生、或以化生。大王！譬如富翁有大财富、大资源、多金银、多资产、多钱财、谷米、多亲戚、朋党，付钱之后，随心所欲地买或二倍或三倍的女婢、或男仆、或田土、或产业、或村里、或聚落、或城邑。大王！诸有情具善根深厚者随心所欲而生于刹帝利大家，或婆罗门大家，或天上、或以卵生、或以胎生、或以湿生、或以化生亦复如是，此为诸有情以业入胎。”

“如何为诸有情以子宫入胎？大王，鸡以风入胎，鹤以雷鸣入胎。诸天为非卧胎之有情，他们之入胎是以不同种类。大王，譬如人民在地上生活，有些遮掩前面，有些遮掩后面，有些裸体，有些剃光头着白衣，有些挽髻，有些剃光头着黄色袈裟，有些着黄色袈裟挽髻，有些螺发着褐色衣，有些着兽皮，有些着彩色衣——此诸人民以不同的样式生活在地上。大王，此诸有情，他们之入胎是以不同种类亦复如是。此为诸有情以子宫入胎。”

“如何为诸有情以家（类别）入胎？〔129〕大王，此家意谓四类：卵生、胎生、湿生、化生。若香阴已至该处，无论从何处来而生于卵类者，即为卵生类……乃至胎生类、湿生类、化生类。像这样的有情各各生于此类或彼类。大王，譬如任何飞禽走兽来至须弥之喜马拉雅山坡，它们皆失去其自身之色而成金黄色。大王，若香阴已来到卵生胎，无论从何处来，皆失去自性之特色而成为卵生……乃至胎生……湿生……化生，失去自性之特色而成为化生亦复如是。此即为诸有情以家入胎。”

“大王，如何为有情以请求入胎？大王，于此有一无子之家，多财产、信仰、虔诚、善法、持戒、爱慕苦行，又有一具深厚善根的天子正值降谪。尔时天主沙咖天帝为悲愍此家庭而向该天子请求说：‘朋友，你发愿投生某家长妻之胎吧！’因其请求他遂发愿向该家。大王，譬如有人欲求功德，他们请求于修心的沙门。回家后，想到：‘当此人莅临时将有益于全家的幸福。’大王，天主沙咖天帝请求该天子往诣该家亦复如是。此即为诸有情以请求入胎。”

“大王，当沙摩童子被天主沙咖天帝请求时，他降入帕哩卡苦行尼的胎中。大王，沙摩童子曾作功德，其父母有戒行、善法；请求者有能力，因三者之心愿他遂出生。大王，于此若有巧妙方法的人，散播种子在深耕的水田里，并已除去对该种子发育的〔130〕障碍，是否它会有任何障碍？”

“尊者，否。若种子无损伤，会迅速地发育。”

“大王，沙摩童子已脱离出生的障碍，因三者之心愿遂出生亦复如是。”

“复次，大王，是否曾闻‘因一仙人的忿怒心，一富庶繁荣的城市及其人民皆遭毁灭’？”

“尊者，是。那是地上传闻：淡打卡森林、麦甲森林（47）、伽陵卡森林（48）及摩登伽森林（49）皆变为非森林，而此诸城邑因仙人之忿怒心全遭毁灭。”

“大王，若繁华的城市因其忿怒心遭受毁灭，如是以其清净心是否会产生任何物？”

“尊者，是。”

“大王，如是沙摩童子之出生是以三项极有力的清净心：仙人创造，天神创造及功德创造。大王，你如是受持。大王，

此三位天子因天主沙咖天帝之请求而生于家，三者为谁？沙摩童子，大潘那达（50）及拘沙王（51）。”

“尊者龙军，你善解释入胎，善说其理由，化黑暗为光明，解结，挫折异论。其事如是，我接受它。”

第七 正法隐没

“尊者龙军，世尊亦曾作此说：‘阿难达，现今正法只留存五百年。’当其般涅槃时回答游行外道苏跋陀（52）所问时，世尊又说：‘苏跋陀，若此诸比库能正住，则世间不会缺乏阿拉汉’。此是完全语，此是无余语，此是不变语。尊者龙军。若如来曾说：‘阿难达，现今正法只留存五百年’，如是，‘世间〔131〕不会缺乏阿拉汉’一语为虚妄。若如来又说：‘世间不会缺乏阿拉汉’，如是，‘阿难达！现今正法只留存五百年’一语为虚妄。这也是一两难问题，比稠林更稠密，比有力者更有力，比结缚更纠缠，今向你提出，请像大海中之摩竭鱼（53）一样，显示你的智慧力之弥漫于此。”

“大王，世尊曾作此说：‘阿难达，现今正法只留存五百年。’于其般涅槃时又向游行外道苏跋陀说：‘苏跋陀，若此诸比库能正住，则世间不会缺乏阿拉汉’。但大王，世尊此语为不同语文及不同义。一为说教法的期限，另一为解说行持。此二者实不相干，隔离甚远。大王，譬如天与地隔，地狱与天堂悬殊；譬如善与恶远隔，乐与苦悬殊；大王，此二者互相远隔亦复如是。大王，虽如此，为不使你的问题落空，我将合并二者扼要解说之。”

“当世尊说：‘阿难达，现今正法只留存五百年’。后来当解释其毁灭时他限定其留存时期说：‘阿难达，若比库尼不出家，正法将留存一千年。但阿难达，现今正法只留存五百年。’但大王，世尊如此说，是否他说正法已隐没，或呵责了解正法？”

“尊者，否。”

“大王，他宣说解释（正法）减损于世及留〔132〕存期限。大王，譬如破产者取其全部所遗财产而向人解释：‘我之如许财产已失，此是余存者。’大王，世尊向人天解释正法损失及说余存者：‘阿难达，现今正法只留存五百年’但大王，世尊之说此语：‘阿难达，现今正法只留存五百年。’——此指教法的期限。当其般涅槃时向众沙门宣布及向苏跋陀游行外道说：‘苏跋陀，若此诸比库能正住，则世间不会缺乏阿拉汉。’此指行持的解说亦复如是。你把期限及（行持）的解说混作一味。但若是你的愿望，我将混作一味解说，请谛听，作意，勿有迷疑之心。”

“大王，假如有一池塘新水盈满，顶际充溢，作堤环绕。尔时池中水不枯竭，其上有大云（54）会时时充沛降雨。大王，是否该池中的水会枯竭穷尽？”

“尊者，否。”

“大王，何以故？”

“尊者，因继续降大雨故。”

“大王，最胜胜者正法之湖盈满，充溢正行、戒、功德、作务、行持之无垢新水，住于降伏最高后有。若佛子以正行、戒、功德、作务之大雨时时充沛降雨，则此最胜胜者之正法湖会长久留存，而世间也不会缺乏阿拉汉。当世尊说：‘苏跋陀，

若此诸比库能正住，则世间不会缺乏阿拉汉。’即指此意义。”

“复次，大王，若有人一再地将干草、枯枝和干牛粪向正在燃烧的大火聚堆积，大王，是否该火聚会熄〔133〕灭？”

“尊者，否。该火聚会更燃烧，更为光明。”

“大王，以正行、戒、功德、作务，最胜胜者之教法燃烧和照耀于十千世界亦复如是。大王，此外若佛子具足五支精进，努力于恒常不懈，若发愿修学（戒定慧）三学，及全部完成作持戒和止持戒，如此则最胜胜者之教法会更长久留存，及世间不会缺乏阿拉汉。当世尊说：‘苏跋陀，若此诸比库能正住，则世间不会缺乏阿拉汉。’即指此意义。”

“复次，大王，若有人以轻软精细红粉，再三研磨一光滑、平顺、精磨、光耀、无垢之明镜，大王，是否尘垢和污秽会生在镜子上？”

“尊者，否。那决定会更加洁净。”

“大王，最胜胜者之教法以无垢为性，驱散烦恼的尘垢和污秽亦复如是。若佛子以正行、戒、功德、作务、苦行、头陀功德遵行最胜胜者之教法，则此最胜胜者之教法会长久留存，而世间也不会缺乏阿拉汉。当世尊说：‘苏跋陀，若此诸比库能正住，则世间不会缺乏阿拉汉。’即指此意义。大王，导师之教法乃以行为根本，以行为精髓，若行尚未隐没则会留存。”

“尊者龙军，你说正法隐没。云何为入正法隐没？”

“大王，正法隐没有三。何者为三？〔134〕证悟隐没、行持隐没及外相隐没。大王，当证悟隐没时，连正行道者亦不了解法；当行持隐没时，学处之制定隐没，只外相留存；当外相隐没时则传统崩溃。大王，此为三种隐没。”

“尊者龙军，深问被你阐明，疑结得解，外道论点摧毁、

碎裂、失色。你是各宗师中之最优牛王。”

第八 全知智与不善

“尊者龙军，当如来证全知智时是否他已焚尽诸恶，或证全知智时尚有余恶？”

“大王，当世尊证全知智时他已焚尽诸恶，于世尊无余恶。”

“但尊者，为什么苦受仍起于如来之身？”

“大王，是。于王舍城世尊之足被碎石片擦伤，又患赤痢，当身体患秘结时，基瓦咖(Jivaka) (55) 曾用泻药，当患伤风时侍者长老搜求热水。”

“尊者龙军，若如来证全知智时他已焚尽诸恶，如是‘世尊之足被碎石片擦伤及患赤痢……’等语为虚妄。若如来之足被碎石片擦伤及曾患赤痢等等……。如是，‘当世尊证全知智时已焚尽诸恶’一语为虚妄。尊者，无业则无感受，凡所感受者以业为根本，因业而有感受。这也是一两难问题，今向你提出。请解决它。”

“大王，非一切所感受者皆以业为根本。大王，有八因则感觉生起，以该因一切众生感觉（苦）受。何者为八？ [135] 大王，因风有某种感受生……因胆汁生……因痰生……因（三者）和合生……因季节转变生……因不适的护卫生……因骤然袭击生……因业之异熟。大王，于此有某种感受生。大王，以此八因诸有情感觉（苦）受。关于此业逼迫诸有情者即那些拒绝因的诸有情；彼等之言为虚妄。”

“尊者龙军，彼诸属于风、胆汁、痰、（三者）和合、季节转变、不适的护卫、业之异熟——全皆因业起，全皆因业生。”

“大王，若此诸病皆只因业生，实无区分它们的标记。大王，当风扰动时以十种（因）激荡之：以寒、热、饥、渴、过食、站立、过劳、疾走、攻击及业之异熟。此中之前九项即非过去也非未来，只于现在世生起；因此不应说：‘一切（苦）受以业生。’”

“大王，胆汁被激动是以三事激动：因寒、热及不安全之食物。大王，痰被激动是以三事激动：寒、热及饮食。大王，凡风、胆汁、痰各被激动及与此种或他种怒气混合时招引其自身的（苦）受。”

“大王，感受生于季节转变，以季节转变生起。感受生于不适的护卫，以不适的护卫生起。大王，骤然感受有非所作生，有业之异熟生，感受生于业之异熟，以夙昔所作业生。因此，大王，业之异熟生者少，其余者则更多。关于此，愚者（神经）过敏说：〔136〕‘一切只因业之异熟生。’但若无佛之智慧，业无法确定。”

“复次，大王，当世尊之足被碎石片擦伤时，他之（苦）受者非风生、非胆汁生、非（三者）和合生、非季节转变生、非不适的护卫生、亦非业之异熟生，彼为骤然生。大王，迭瓦达答于若干百千生中对如来怀嗔恚，以该嗔恚抱巨石，心想

‘我将令此石堕其头上’，即抛掷之。尔时另外有两块石头滚来，于该巨石未抵达如来之前而将其承受，因此撞击，一石片破裂而逆落如来足上，遂使出血。大王，于此世尊（苦）受乃非由业之异熟，或因所作无效，此外并无其他感受。大王，譬

如种子不发育乃因土壤贫瘠或种子损坏。大王，此出生于世尊的（苦）受，非由于业之异熟或因所作无效，此外並无其他感受亦复如是。”

“复次，大王，譬如食物味劣是因胃口弱或因食物不佳，大王，此出生于世尊的感受或由于业之异熟，或因所作无效，此外並无其他感受亦复如是。复次，大王，于世尊並无业之异熟生感受，並无不适之护卫生感受，因其余之缘由，感觉于世尊生起。虽因该（苦）受，不能剥夺世尊的生命。大王，可悦与不可悦，清净与浊秽的感受降落于此四大所成的身体。大王。若今向天投掷的土块墮于大地，大王，是否该土块落于大地因其夙昔所作？”

“尊者，否。于大地无因，以该因大地〔137〕会感受善或不善（业）之异熟；尊者，以现在因土块墮于大地，此与业无关。”

“大王，如来应以大地视之，譬如土块落于大地並不因夙昔所作业；大王，碎石片迸落如来足上亦不因所作亦复如是。但大王，此处的人民破裂掘凿大地，大王，这些人破裂掘凿大地是否因其夙昔所作？”

“尊者，否。”

“大王，当碎石片迸落世尊足上，非因夙昔所作而迸落其足上。又，大王，世尊之患血痢，亦不因夙昔所作而患，只因三者和合而生。大王，所有发生于世尊身体之病都非因业而生，而是出自其余六种因由之一。”

“大王，此亦为天中天之世尊于《相应部》之《最胜解说经》（56）中向莫里雅希瓦卡（57）回答：‘希瓦卡，于此以痰因缘有某些感受生；希瓦卡，为自己应如是知之：于此以痰

因缘有某些感受生。希瓦卡，此亦被世间承认为真理，以痰因缘有某些感受生。关于此，希瓦卡，彼诸沙门、婆罗门有如此说及如此见：‘凡此人所感受者，苦受或乐受，或苦受或非乐受，一切皆因夙昔所作。’他们超出自己的知识，及超出世间所承认的真理。因此我说此属于诸沙门、婆罗门者为荒谬。希瓦卡，于此以胆汁因缘某些感受生……以风……以三者和合……以季节转变…… [138] 以不适的护卫……以骤然……希瓦卡，于此以业之异熟某些感受生；希瓦卡，为自己应如是知之……于此以业之异熟某些感受生。希瓦卡，此亦被世间承认为真理，以业之异熟某些感受生。关于此，希瓦卡，彼诸沙门、婆罗门如此说及如此见：‘凡此人所感受者，苦受或乐受，非苦受或非乐受，一切因夙昔所作。’他们超出自己的知识及超出世间所承认的真理。因此我说此诸沙门、婆罗门所说为荒谬。’如是，大王，非一切感受皆从业之异熟生，大王，世尊已焚尽一切不善而证得全知智，应如是受持。”

“尊者龙军，萨度！其事如是，我接受它。”

第九 如来之禅坐

“尊者龙军，你们说：‘凡如来，所应作者，于菩提树下时已全部完成，更无余事如来应作应补。’但又言及如来曾有三个月的禅坐。尊者龙军！若‘凡如来，所应作者，于菩提树下时已全部完成，更无余事应作应补’，如是，三个月禅坐之说实为虚妄。若实有三个月的禅坐，则‘凡如来，所应作者，于菩提树下已全部完成’之语为虚妄，于一位已作一切应作

者，（三个月）禅坐实为不必，禅坐乃为有所作〔139〕者。譬如给给病人以药物是有所作-----对健康人给药物复有何用？譬如给饥者以食物是有所作-----对不饥者给食物复有何用？尊者龙军，对于一切应作已作者，禅坐实是不必；禅坐乃为有所作者亦复如是。此为一两难问题，今向你提出，请解决它。”

“大王，凡如来所应作者，于菩提树下时已全部完成，更无余事如来应作应补，世尊又曾有三个月的禅坐。大王，禅坐有诸功德，当诸如来证取全知智后悉皆静坐禅修。为忆念这些良好作为的功德，他们静坐禅修。大王，譬如有人在国王跟前如其所愿及获得财产，遂忆念所作之良好功德，他一再地事奉国王。大王，当诸如来证取全知智后皆悉静坐禅修；忆念这些作为的良好功德，他们静坐禅修亦复如是。”

“复次，大王，譬如有人患病，疼痛危殆，往诣医师而得痊愈，忆念其所作之良好功德，彼一再地往诣医师。大王，当诸如来证取全知智后，忆念这些作为的良好功德，他们静坐禅修亦复如是。”

“复次，大王，为观见此禅修之二十八功德，诸如来静坐禅修。何者为二十八？关于此，大王，静坐禅修保护习定者、增长寿命、给与力量、解除过失、免除恶名、招致美名、除去嫌厌、给与爱好、除去怖畏、给予自信、除去懈怠、发起精进、离贪、离嗔、离痴、弃慢、〔140〕破寻（思念）、令心专一、令意柔软、令生欢喜、有尊敬、生利益、起尊敬、令喜悦、令庆喜、示以诸法之自性、解除后有之连结、给与一切沙门位。大王，此为二十八静坐禅修之功德。为见此二十八功德，诸如来修习禅坐。”

“复次，大王，当诸如来意欲体验寂静、妙乐及等至之乐时，遂凝注所思，修习禅坐。又，大王，以四种理由诸如来修习禅坐。何者为四？大王，为所住安乐，如来修习禅坐；为众多无罪过功德，诸如来修习禅坐；为究竟圣道，诸如来修习禅坐；及为一切诸佛之所赞叹、称扬、称赞、叹誉诸如来修习禅坐。大王，为此四种理由，诸如来修习禅坐，并非因应有所作或应有增补而修习禅坐。诸如来修习禅坐乃为观见殊胜功德。”

“尊者龙军，善哉！其事如是，我接受它。”

第十 三月之期限

“尊者龙军，世尊曾作此说：‘阿难达，如来之四神足（58）已修习，多习行，作为车乘，作为基地，熟谙精通，善于从事。阿难达，如来若愿意，能住寿一劫或一劫余。’但他又说：‘从此三月后，如来将入涅槃。’尊者龙军，若世尊曾说：‘阿难达，如来之四神足已修习……能住寿一劫或一劫余。’如是〔141〕三月之期限为虚妄。若如来曾说：‘从此三月后，如来将入涅槃。’如是‘阿难达，如来之四神足已修习……或一劫之余’之语为虚妄。无基地如来不作雷吼，诸佛世尊之语非愚痴语、是真实语、是无疑语。此亦是两难问题，湛深、微妙、难解，今向你提出；请裂碎此邪见纲，抛弃一边，撕破异论。”

“大王，世尊曾作此说：‘阿难达，如来之神足已修习……

能住寿一劫或一劫余’，他也曾说三月之期限。但“一劫”系指寿命之期。大王。世尊这样说非称扬他自己的威力。大王，他乃为称赞神足威力而作此说：‘阿难达！如来之四神足已修习……或一劫余’，大王，譬如国王之骏马或会有奔跑如风之疾速，国王为称赞其速度与威力，于民众中间向市民，乡民、兵士、宫吏、婆罗门、居士、臣僚等会作此说：‘若我愿意，我这匹骏马能漫游至海水之滨，而后可于刹那间回到此处。’虽然他不必向民众示现该速度，但其速度存在着，且实能刹那间漫游大地至于海水之滨。大王，当世尊称扬他自己的神足威力，他作是说。当他坐人天中间及坐彼诸证三明六通，得无垢漏尽的阿拉汉当中，他说：‘阿难达，如来之四神足已修习……阿难达，若如来愿意，其能住寿一劫至一劫余。’大王，世尊的神足力存在着，以该神足力世尊能留住一劫或一劫余。但世尊〔142〕不必向会场民众示现该神足力亦复如是。大王，世尊无欲于一切后有，而一切后有皆为如来所呵责。大王。世尊曾作此说：‘诸比库，譬如少量粪秽亦成恶臭，诸比库，我不称赞后有即令些微、即令一弹指顷亦复如是。’复次，大王，世尊视一切后有、诸趣及胎之种类等同粪秽，是否他依靠神通力而乐求后有？”

“尊者，否。”

“如是，大王，世尊称赞神足力时，而作如是佛之狮子吼。”

“尊者龙军，善域！其事如是，我接受它。”

注释：

(1) Menḍaka-pañha.

- (2) Pūjam sādiyati 接受或享受，礼敬、尊敬、供养。
- (3) Ubhatokotika pañha, 双尖，双锋，两难，左右为难，双刀的问题。
- (4) Dhaturatana, 对火葬遗物，如骨灰等之尊称曰“界宝”，亦称舍利宝。
- (5) Nandaka yakkha, 亚卡名，亚卡，古译：夜叉。
- (6) Ciñca, Suppabuddha, Devadatta, Nandaka, Nanda。上五人为陷入大地的人。
- (7) Ammaṇa, 量器名。
- (8) Tumbā, 约十六捧手，量器名。
- (9) Devadatta, 迭瓦达答，古译：提婆达多。
- (10) Bhaddiya, Anuruddha, Ananda, Bhagu, Kimbila, Devadatta, Upāli. 此七人为佛之弟子。
- (11) Attīssara pacceka-buddha 阿提沙罗独觉佛。
- (12) Vessantara 他是被认为世间最大布施者。
- (13) Gangā, Yamunā, Aciravati, Sarabhū, Mahi, Sindhu, Sarassati, Vetravati Vitamsā, Candabhāgā 印度著名的十河。但前五河曾数见于此经。
- (14) Sumana, Ekasātaka, Puṇṇā, Mallikā, Gopalamātā, Suppiya, Puṇṇā七人之名。
- (15) Guttīla, Sādhīna, rājā Nimi, rājā Mandhata 四人之名。
- (16) Jāli, 甲立。
- (17) Kanjhājinā, 黑鹿，堪哈京娜。
- (18) Maddi 王后名。
- (19) Asurā.
- (20) garulā.
- (21) nāgā,龙或象。
- (22) yakkha
- (23) Sineru.
- (24) Manohara
- (25) Ummāpuppha
- (26) Kajjopakkamaka
- (27) Masaragalla
- (28) Pārami 波罗蜜。
- (29) Sivirāja, 见 Jā.no.499

- (30) saccakiriya-an asseveration, 真理的誓言。
- (31) Siddhā saccam-anugāyanti 魔术师念诵真理。
- (32) Cina (China), 中国。国王驾狮入海之故事不知所据。
- (33) Asoka dhamma-rājā, 阿首咖法王（阿育王）。
- (34) Bindumati, 妓女名。
- (35) je, 一种以上对下，尤其是对低贱阶级妇女的称呼。
- (36) utuni.
- (37) Gandhabha 香阴。
- (38) Pārikā.
- (39) Dukūla.
- (40) Sāma kumāra.
- (41) Mātanga
- (42) Maṇḍabya
- (43) Sankicca
- (44) Isisinga
- (45) Kumāra Kassapa
- (46) Udāyi。从（38）至（46）均为人名。
- (47) Danḍaka and Mejjha。此二森林见 Ja.IV.389, V.367。
- (48) Kālinga, 见 Jā. V.144。
- (49) Matanga, 见 Jā.V,114, 267。
- (50) Mahāpanāda, 人名。
- (51) Kusarājā, 国王名。
- (52) Subhadda, 外道名。
- (53) makara, 鱼名。
- (54) Mahāmegha, 大云=雨。
- (55) Jivaka, 着名医师。
- (56) Samyutta-nikāya-varalañcaka, 经名。
- (57) Moliyasivaka or Sivaka。
- (58) cattaro iddhipādā, 或四神变。

第二品

第一 舍细小学处

“尊者龙军，世尊曾作此说：‘诸比库，我以证知说法，不以非证知说法。’他于律之制定又作此说：‘阿难达，于我去世之后，若僧团愿意，让其舍细小学处。’尊者龙军，是否诸细小学处制定不善，或无根据，或出于无知，故世尊令于自己去世之后舍弃之？尊者龙军，若世尊曾说：‘诸比库，我以证知说法，不以非证知说法，’如是，‘阿难达，于我去世之后，若僧团愿意，让其舍细小学处’之语为虚妄。若关于律之制〔143〕定如来曾作此说：‘阿难达，于我去世之后，若僧团愿意，让其舍细小学处’如是，‘诸比库，我以证知说法，不以非证知说法’一语为虚妄。这也是一两难问题，精巧微妙，幽奥湛深、甚深难解。今向你提出，请于此显示你智慧力之弥漫。”

“大王，世尊曾作此说：‘诸比库，我以证知说法，不以非证知说法。’于律之制定他也曾说：‘阿难达，于我去世之后，若僧团愿意，让其舍细小学处。’但大王，如来作此说乃为试探诸比库：‘于我去世之后，我之诸弟子被我遗留，彼将舍弃诸细小学处或接受坚持？’大王，譬如转轮王试探诸子而作是说：‘诸爱儿，此大国家四方至于大海之滨。诸爱儿，如许武力难加维持。诸爱儿，于我去世之后放弃边鄙地方。’大王，是否于其父去世之后，诸王子舍弃国内所有边鄙地方？”

“尊者，否。尊者！诸国王贪婪过于此，诸王子以政权的

贪欲将争取较此多二倍或三倍的国土，他们如何肯舍弃手中的领土？”

“大王，如来做此说是试探诸比库：‘阿难达，于我去世之后，若僧团愿意，让其舍细小学处，’大王，佛子为离苦及贪求法，将守护其余更多之一百五十学处，如何他们肯舍弃如来所制定的学处亦复如是！”

[144] “尊者龙军，世尊所说之‘细小学处’，人民淆惑、生疑、困惑及堕于疑惑。他们说：‘何者是细学处，何者是小学处？’”

“大王，恶作(dukkata) (1)是细学处，不善语是小学处，此二者是细小学处。大王，昔时的大长老也对此生疑。为决定世尊的戒法，该问题曾被提出，他们未能获得一致。”

“尊者龙军，胜者秘密隐藏已久，现今已得公开並昭示世间。”

第二 导师之拳

“尊者龙军，世尊亦曾作此说：‘阿难达，如来之法无导师之拳(2)，’另方面，当长老马弄卡耶子提出问题他却未作回答。尊者龙军，此原由有两端，必居其一：出于无知，或因秘密。尊者龙军，若世尊曾说‘阿难达，如来之法无导师之拳。’如是，他之不答长老马弄卡耶子(3)是出于无知。若世尊知而不答，则如来之法是有阿者黎之拳。此亦为一两难问题，今向你提出，请解决它。”

“大王，世尊曾作此说：‘阿难达，如来之法无导师之

拳。’他又不回答长老马弄卡耶子之问题。但这并非出于无知或因秘密。大王，凡问题有四种回答。何者为四？肯定回答的问题、分别回答的问题、反间回答的问题、舍置不答的问题。大王，何者为〔145〕肯定回答的问题？‘色为无常否？’是肯定回答的问题，‘受是无常否？’‘想是无常否？’‘行是无常否？’‘识是无常否？’都属要肯定回答的问题，此是肯定回答的问题。何者为分别回答的问题？若‘色是无常？受……想……行……识是无常？’是分别回答的问题，此是分别回答问题。何者为反间回答问题？‘是否眼识知一切？’此为反间回答的问题。何者为舍置不答的问题？‘世界是常否’是应舍置不答的问题，‘世界非常否’、‘世界有边否’、‘世界无边否’、‘世界有边无边’‘世界非有边非无边’、‘命与身相同否’、‘命与身相异否’、‘如来死后存在否’、‘如来死后不存在’、‘如来死后存在又不存在’、‘如来死后非存在非不存在’等是应舍置不答问题，此是舍置不答的问题。大王，因长老马弄卡耶子之间属舍置不答的问题，故世尊不曾回答。以何理由该问题被舍置？因无因无故向其解释，因此，那是一应舍置问题。诸佛世尊之发言非无因无故。”

“尊者龙军，萨度！其事如是，我接受它。”

第三 死之怖畏

“尊者龙军，世尊亦作此说：‘一切战栗于刑罚，一切怕死’，他又说：‘阿拉汉超越一切怖畏。’尊者龙军，如何阿拉汉战栗于刑罚？〔146〕或者彼诸堕地狱被焚烧、焦灼、

火热、极热的有情，纵燃烧火网之大地狱脱离时是否怕死？尊者龙军，若世尊曾说：‘一切战栗于刑罚，一切怕死。’如是，‘阿拉汉超越一切怖畏。’之语为虚妄。若世尊曾说：‘阿拉汉超越一切怖畏。’如是，‘一切战栗于刑罚，一切怕死’之语为虚妄。此亦为两难问题，今向你提出，请解决它。”

“大王，‘一切战栗于刑罚，一切怕死。’世尊此语非对阿拉汉而说。阿拉汉于此事是例外。阿拉汉已断恐惧之因由。大王，此乃对彼仍有烦恼、有甚深我执及随苦乐而沉浮的有情而言：‘一切战栗于刑罚，一切怕死，’大王，阿拉汉已断诸趣、已不再受胎、已断转生、已破屋椽（烦恼）、一切后有爱恋已根绝、一切诸行已断、一切善不善已尽、无明已除、识不再成为（转世）的种子、一切烦恼已焚烧、已超越世法-----因此，阿拉汉不战栗于一切怖畏。大王，假如国王有四大臣，忠实、可靠、有名望、有权威，尔时有紧急事发生，国王会向国中一切民众发出命令说：‘让大家给我缴税，你们四位大臣行此紧急之事’。大王，是否彼等四大臣会生起纳税的怖畏？”

“尊者，否。”

“大王，何以故？”

“尊者，因国王已把他们安置在最高的地位，他们並没有租税。他们超越租税。当国王命令说：‘让〔147〕大家给我缴税。’是就别人说的。”

“大王，世尊之此语並非对阿拉汉说，阿拉汉于此事已是例外。阿拉汉已断绝恐惧之因。大王，‘一切战栗于刑罚，一切怕死。’是对那些仍有烦恼、有甚深我执及随苦乐而浮沉的有情而言。因此，阿拉汉不战栗于一切恐怖亦复如是。”

“尊者龙军，但‘一切’一语是非有余语、是无余语，请告以另外的理由来证明该语（之有效）。”

“大王，譬如一村主下令与传达人说：‘来，传达人，让村内所有的村民到我跟前聚集。’那人回答：‘萨度，村主。’他站在村中三次高声宣布说：‘村内所有的村民都在村主跟前赶快聚集。’因传达人的话，村民迅速聚集，他又向村主报告说，‘全部村民均已聚集。如是，请作所应作。’大王，虽然村主命令所有的村民，实际只是普通人聚集，虽然他们都被命令，但非全部聚集，而只是普通人聚集-----不过村主承认：‘我的村民是如许数目。’其余有很多人没有到来：女人、男人、女仆、男仆、佣人、雇工、旅客、病人、黄牛、水牛、羊、山羊、犬等-----凡未到来的都不在计算之内。‘让大家聚集。’是对普通人发出的命令。大王。世尊此语亦非对阿拉汉而说，阿拉汉于此事是例外，阿拉汉已断绝恐惧之因。大王，‘一切战栗于刑罚，一切怕死。’是对那些仍有烦恼、仍有甚深我执及随苦乐而沉浮的有情而言〔148〕。因此，阿拉汉不战栗于一切怖畏亦复如是。”

“大王，有有余语有余义；有有余语无余义；有无余语有余义；有无余语无余义。应承认彼各各之意义。大王，应承认五种意义：依引用句、依内容、依导师、依含义、依所示的理由。于此，依引用句意谓引用经典；依内容意谓依照经典；依导师意谓师语；依含义意谓自己的思量；依所示的理由意谓与此四者有关系的理由。大王，依照此五种理由应承认意义。此问题如此决定。”

“尊者龙军，且止于是，我接受它。阿拉汉于此事是例外。其余一切有情战栗，但在地狱有情会感觉疼痛，尖锐严厉的苦

受，全身肢节被焚烧、炙灼，涕泪满面，可怜、啼泣、呼号、喊叫，被难忍的苦痛所逼，无依附、无守护所、无归依处、无归依者。受大苦恼，转生于极恶最劣之趣，终结于决定受苦，被烧炙，火焰凶猛、酷烈、难忍，因恐怖而起呻吟、呼号，并被六种火焰的花环包围。燃烧火光周遍一百由旬之内——这些可怜的人从燃烧的大地狱脱离时是否怕死？”

“大王，是。”

“尊老龙军，是否地狱为一决定感受痛苦之（处）？为何那些地狱的有情从决定感受痛苦的地狱脱离时怕死？是否他们喜爱地狱？”

“大王，否。地狱的有情不喜爱地狱。他们只希望从地狱解脱。大王，由死之威力，因此怖畏起于他们。”

“尊者龙军，我不相信死〔149〕之怖畏起于那些希求解脱者。尊者龙军，当他们得所希求时，他们应当欣喜。请以理由说服我。”

“大王，对于未见真理者，死亡是恐怖的基地。因此，今世之人战栗及恐惧。大王，凡怕黑蛇者，其害怕实是怕死；凡怕象……狮子、虎、豹、熊、土狼、野水牛、牛、火、水、残株、刺以及一切怕刀剑者，他之害怕实是怕死。大王，那是死亡的主要作用及体性的威力，凡具烦恼的有情对死亡之主要作用及本性之威力皆有畏惧战栗。大王，譬如有人身上生疮肿，因该病患病，他想避免该病的恼逼遂延请医师。医师受请后即准备解除其病：磨利小尖刀、置腐蚀针于火上、置灰汁与盐于石磨上磨细。大王，当小尖刀之切开，以腐蚀针烧炙及以灰汁与盐注入，是否怖畏会起于患者？”

“尊者，是。”

“大王，正如患者虽然求从该病解脱，但仍感觉怖畏而生恐怖；地狱的有情虽然只求从地狱解脱，仍因怕死而生怖畏亦复如是。”

“大王，若有人获罪于主人被铁链捆缚，投掷幽室，希求释放。其后主人想将他释放会召唤他。大王，那获罪于其主人，[150]且明知自己做错了事的人，现在看见了他的主人是否会有怖畏生起？”

“尊者，是。”

“如是，大王，该获罪于主人的人虽然希求释放，但因怕其主人而怖畏生。大王，地狱的有情因怕死而怖畏生，虽然他们也希求从地狱解脱亦复如是。”

“尊者，请更示以理由，以该理由使我信服。”

“大王，譬如有人若被毒蛇毒齿咬伤，以该毒作用他跌倒、跳起、打滚、反转，其后有人藉咒语之威力将该毒蛇携来，令其以毒齿反吸。大王，当蛇以毒齿接近中毒者，虽为医治，是否怖畏仍会起于彼？”

“尊者，是。”

“大王，毒蛇如是接近他，虽为医治，怖畏仍生起。大王，地狱有情虽只求从地狱得解脱，仍因怕死而怖畏生，亦复如是。”

“尊者龙军，萨度！其事如是，我接受它。”

第四 护卫经与死之罗网

“尊者龙军，世尊亦曾作此说：
非空中、非海中、
非入山之罅隙、
非站在世界任一处，
能逃避死之罗网。”（4）

“但护卫经亦为世尊所创定，诸如：《宝经》（5）、〈蕴护卫经〉（6）、〈孔雀护卫经〉（7）、〈幢首护卫经〉（8）、〔151〕〈阿答那帝亚护卫经〉（9）、〈盎吉利马喇护卫经〉（10）。尊者龙军，若有人入于虚空，海中、宫殿、茅屋、山洞、洞窟、山坡、岩崖、孔洞、罅隙或山岩之内皆不能逃避死之罗网，如是护卫经之功用为虚妄，但若以护卫经可避开死之罗网，如是‘非空中……能逃避死之罗网’一语为虚妄。这也是一两难问题，结上加结，今向你提出，请解决它。”

“大王，世尊亦曾作此说：
非空中、非海中、
非入山之罅隙、
非站在世界任一处，
能逃避死之罗网。”

“世尊又曾创定护卫经，但那是对尚有余寿，正当青春，且已去业障者（而说）。大王，于寿命将尽者，实无作为与手段能使久住。大王，譬如枯死的树，无湿气、无滋润、生命停止、元气散离，虽浇以千缸水，彼必不会再生，吐芽而作嫩绿。大王，护卫经如药物，于寿命将尽者实无作为及手段

使之久住。大王，一切地上的药草、医治于寿命将尽者全无作用亦复如是。但大王，护卫经守护及保卫尚有余寿，正当青春，且已除去业障者。为彼得饶益，世尊创定护卫经。大王，譬如农夫阻止水进入已成熟的谷物，因其稻秆已成空洞；但当稻禾尚幼，像云一样，正在青春，为使成长，用水以助发育。大王，对于生命将尽者不使用药物，是抛弃〔152〕舍却；护卫经如药物，乃是为那些尚有余寿，正当青春者的饶益而说，人们以护卫经是药物而兴盛亦复如是。”

“尊者龙军，若寿命将尽者死，尚有余寿者生，如是，护卫经药物则无用。”

“但大王，是否你曾见有疾病被药物所驱？”

“尊者，是，我见数百。”

“大王，如是‘护卫经药物无用’一语则是虚妄。”

“尊者龙军，人们见医师之措施以药物，饮料、涂擦，以此措施其病被驱。”

“大王，当听闻念诵护卫经者的声音，虽舌干、心弱、喉哑，但因该念诵故他们的诸病减轻，一切苦难免除。复次，大王，是否你曾见有人遭蛇咬，以念诵护卫经之力（11）将毒吸出，将毒反吸而上下洗涤？”

“尊者，是。现今此法仍行于世。”

“大王，如是，‘护卫经药物则无用’一语是虚妄。大王，以既诵护卫经，蛇不咬欲咬之人且合上大口；（以既诵护卫经），执持木棍之盗贼不遂所行，舍棍棒而友爱待人；发怒的公象奔至其前而转为平静；巨大火聚燃至其前而熄灭；虽服凶险的毒药而转为解毒剂，或成食物；欲行凶的刺客走向他而转为奴仆；踏陷罗网而不遭捉获。复次，大王，是否你

曾听说有一念诵护卫经的孔雀，七百年中猎人不能张网，但有一日不曾念诵护卫经，彼即张网捕捉？”

[153] “尊者，是。我曾听闻，彼闻名于人天之中。”

“大王，如是，‘护卫经药物则无用’一语是虚妄。复次，大王，是否你也曾听说单那瓦（12）（阿苏罗）为监守其妻，将伊置之匣中，又吞匣入腹而携带之，尔时有一持明咒者（13）入单那瓦之口，与其妻娱乐。当单那瓦觉知其事，即吐匣出，但当匣子打开，持明咒者即随意逃去？”

“尊者，是。我曾听闻，彼闻名于天人之中。”

“大王，如是，是否该持明咒者以护咒之力而免遭捕捉？”

“尊者，是。”

“大王，如此则护咒有威力。”

“复次，大王，是否你曾听说有另一持明咒者，在巴拉纳西之王宫与皇后行邪淫而遭捕捉，以神咒之力，一刹那间即隐身不见？”

“尊者，是。我曾听闻。”

“大王，如是，是否该持明咒者以护咒之力而免遭捕捉？”

“尊者，是。”

“大王，因此，护咒有威力。”

“尊者龙军，是否护咒保护一切？”

“大王，有些保护，有些不保护。”

“尊者龙军，如是护咒非对一切均有益。”

“大王，是否食物保存一切的生命？”

“尊者，有保存，有些不保存。”

“何以故？”

“尊者，当有人吃同样的食物过多，他们因霍乱病而死。”

“大王，如是，食物非保存一切人的生命。”

“尊者龙军，因两个理由食物毁灭生命：因过量食或因热力微弱。尊者龙军，因不善用赐予寿命的食物而毁灭生命。”

“大王，护咒对有些人有保护，对有些人不保护亦复如是。大王，以三种〔154〕理由护咒不保护：因业障，因烦恼障，因无信仰。大王，保护有情的护咒，因自己有所作而丧失保护之力。大王，譬如母亲慈爱保育宿胎之子，小心生产，产后而除不净、垢秽、鼻黏液、涂以最上最胜香料；若遭人或骂或打，以战栗之心伊将他们拖曳至丈夫跟前；但若儿子有过错，伊亦用棍棒或膝、或拳打他。大王，是否彼之母亲被拖曳、拖扯、捕捉而至自己丈夫跟前？”

“尊者，否。”

“大王，何以故？”

“尊者，因是他自己的过错。”

“大王，因其自己的过错，有情的护咒的保护力成为无效亦复如是。”

“尊者龙军，萨度！问题善被决定，稠林已被清除，黑暗化作光明，邪见之网解开。你是各宗师中之牛王。”

第五 魔与如来之供养

“尊者龙军，你们说：‘如来为接受衣服、饮食、床座、治病医药等资具之人。’但你们又说：‘当如来入五娑罗树

(14) 婆罗门村乞食时一无所得，离去时其钵如洗。’尊者龙军，若如来为接受衣服、饮食、床座、治病医药等资具者，如是：‘当如来入五娑罗树婆罗门村乞食时一无所得，离去时其钵如洗。’一语为虚妄。若其进入五娑罗树婆罗门村乞食时一无所得，其离去时其钵如洗（为事实），如是‘如来为接受衣服、饮食、床座、治病医药等资具〔155〕者’一语为虚妄。此亦为一两难问题，重大难解，今向你提出，请解决它。”

“大王，如来为衣服、饮食……资具之接受者。他也曾入五娑罗树婆罗门村乞食一无所得、离去时其钵如洗，但那也是魔波旬之所为（15）。”

“尊者龙军，如何世尊之过无量劫所修善业一朝终结？如何现今才出现的魔波旬将善业之力与威势处封闭？如此看来，尊者龙军，于此事可归结两点：不善较善为强，魔力较佛力为强。如此说来，树梢比树根重，而邪恶比功德更强。”

“大王，不善断不比善强，魔力断不比佛力强。同时，理由于此处应为可取。大王，譬如有人将蜜或蜜饯、或其他礼品携向转轮王，王之守门者向他如是说：‘朋友，此非晋谒国王的时间。朋友，趁他没有惩罚你，你赶快拿着你的贡献回家去。’于是那个人因受惩罚的怖畏、战栗、惊恐，拿着贡品赶紧归去。大王，此因为贡献非时，是否便是该转轮王比守门者的权力小，或者转轮王再得不到别的礼品？”

“尊者，否。因嫉妒性该守门者拒绝礼品，但过此价值百千倍的〔156〕礼品仍从其他门进来送给国王。”

“大王，因魔波旬之嫉妒性迷惑五娑罗树婆罗门村居士，但其他数百千天神携来不死天上美馔（16）走向世尊，合掌礼敬而立说到：‘我们将此美馔供献世尊。’亦复如是。”

“尊者龙军，且止于是！四资具很容易被世尊、世间最上之人获得，当世尊为人天恳请时他受用四资具。但另方面，若魔罗之意向仍然成就，则对世尊之受供食物成为障碍。尊者！我于此疑惑未除，心不踊跃：如何卑鄙、末小、卑贱、邪恶，非阿利安的魔罗对如来、阿拉汉、正遍知，于人天中最上之人，最胜善与功德之产生者，无相等者、无比者，无匹者之受供得食竟成障碍？”

“大王，（施物）障碍有四：未指定接受之障碍、已指定接受之障碍、已作成之障碍、已受用之障碍。于此，未指定接受人之障碍意谓：虽未有明确之受施人，但有人便说‘何必要施物与人？’从而障碍施舍；此为未指定接受人之障碍。”

“何者为已指定接受之障碍？于此，已明确现成食物施与某人，但有人对此施舍加以障碍，此为已指定接受人之障碍。”

“何者为已作成之障碍？于此，凡所作成而尚未收纳的，有人对它加以障碍。此为已作成之障碍。”

“何者为已受用之障碍？于此，凡所已受用之物有人对它加以障碍。此为已受用之障碍。大王，此为（施物）之四种障碍。”

“但大王，当魔波旬迷惑五娑罗树婆罗门村的居士，凡所为如来受用之物既未作成，也非特别为了他。〔157〕障碍之造成在他尚未到来、达到及看见之前。复次，不只是如来一人，

所有彼时往诣到达（该处）的人，当天皆不曾获得食物。大王，我不见在天界、魔界、梵天界，沙门、婆罗门及人天世界中有人对已指定给与如来的，或为他作成的食物能施行障碍。若任何人因嫉妒欲对已指定的及为他作成的食物施行障碍，其头会破裂为百片或千片。”

“大王，此为如来之四种不受障碍的功德。何者为四？大王，已指定、已作成为世尊纳受之施物，无人能施以障碍。大王，世尊之周环其身六尺的圆光，无人能施以障碍。大王，世尊之全知智宝，无人能施以障碍。大王，世尊之生命，无人能施以障碍。大王，此为如来之四种不能障碍的功德。大王，这一切功德是一味、健全、不动、不害、不可捉触之行。大王，魔波旬隐藏，不被人见，迷惑五娑罗树婆罗门村之居士众。大王，譬如盗贼隐藏不见，于国王之辽远崎岖边邑，危害大路——但若国王能见彼盗贼，是否他们仍可安然？”

“尊者，否。王会令人用斧把他们剁成百片或千片。”

“大王，魔波旬隐藏，不被人见，迷惑住五娑罗树婆罗门村之居士众亦复如是。大王，又如女人隐藏，不被其夫看见而与其他男子相通，大王，魔波旬隐藏，不被人见，迷惑五娑罗树婆罗门村之居士亦复〔158〕如是。大王，若女人在其夫面前余其他男人相通，是否该女人会获安然？”

“尊者！否。其丈夫会打他、杀她、缚她或贬其作婢。大王，魔波旬隐藏，不被人见，迷惑五娑罗树婆罗门村之居士众亦复如是。大王，若魔波旬对已指定，已成为世尊纳受之物加以障碍，其头会破裂为百片或千片。”

“尊者龙军，魔波旬作盗贼，隐藏在五娑罗树（婆罗门村）迷惑婆罗门居士众亦复如是。尊者，若该魔波旬曾对已指定，

已作成的世尊纳受之施物加以障碍，则其头会破裂为百片或千片，或其身躯散播为一捧的糠屑。尊者龙军，萨度！其事如是，我接受它。”

第六 不知而作

“尊者龙军，你们说：‘若不知而杀生者，造作很严重的非功德。’但于制定毗奈耶时世尊又曾说：‘若不知而作者，无罪。’尊者龙军，若不知而杀生者造作严重的非功德，如是，‘不知而作者，无罪’一语是虚妄。若不知而作者无罪，如是，‘不知而杀生者，造作很严重的非功德’一语为虚妄。这也是一两难问题，难超越、难征服，今向你提出，请解决它。”

“大王，世尊曾作此说‘若不知而杀生者，造作很严重的非功德。’但于制定毗奈耶时，世尊又说：‘若不知而作者，无罪。’此中有不同含义。[159] 何者为此中之不同含义？大王，有离想者无罪，有未离想者无罪。世尊所说‘不知者，无罪。’是涉及离想者无罪。”

“尊者龙军，萨度！其事如是。我接受它。”

第七 领导比库僧众

“尊者龙军，世尊曾作此说：‘阿难达，如来不作此想：我将领导比库僧众，或作比库僧众之指示者。’但当其阐释美德亚(Metteyya)（17）之自性功德时，世尊又曾作此说：‘他

将领导数千比库众，如我现今领导数百比库众一样。’尊者龙军，若世尊曾说：‘阿难达，如来不作此想：我将领导比库僧众，或作比库僧众之指示者’，如是，‘我领导数百比库僧众’一语为虚妄。若如来曾说：‘如我现今领导数百比库僧众一样。那么：‘阿难达，如来不作此想：我将领导比库僧众，或作比库僧众之指示者。’一语为虚妄。这也是一两难问题，今向你提出，请解决它。”

“大王，世尊亦曾作此说：‘阿难达，如来不作此想：我将领导比库僧众，或作比库僧众之指示者。’当其阐释美德亚世尊之自性功德时，世尊又曾说：‘他将领导数千比库僧众，如我现今领导数百比库众一样。’但大王，于此问题中，一义有余，另一义无余。大王，如来不〔160〕追随会众，而是会众追随如来。大王，此‘我’或‘我所’一词是俗谛，此非真谛。大王，如来已离爱着，已离恋着，‘此为我所’于如来已无紧握，但依恃他得支持。大王，譬如大地支持地上有情，大地也为彼等之家。诸有情虽然基于大地，但大地无‘此为我所有’之欲望。大王，如来是一切有情的支持及彼等之家。诸有情虽基于如来，但如来无‘此为我所有’之欲望亦复如是。复次，大王，譬如大云降雨，草、木、兽、人群各得生长、维持及永恒，此诸有情虽一切皆赖雨生存，但大云无‘此为我所有’之欲望。大王，如来令善法生于一切有情及令维持，此诸有情虽皆以师为生存，但如来无‘此为我所有’之欲望。何以故？因其已舍我执见故。”

“尊者龙军，萨度！以多种理由，问题善被解释，幽深者使明显，惑结已破，稠林被清除，黑暗化作光明，外道邪见遭击碎，明眼被给予胜者之子。”

第八 破和合僧

“尊者龙军，你们说：‘如来之徒众不被破坏。’但你们又说：‘因迭瓦达答一击，五百比库被破裂。’尊者龙军，若如来之徒众不被破坏，则‘因迭瓦达答一击五百比库被破裂’一语为虚妄。若因迭瓦达答一击五百比库被破裂，如是‘如来之徒众不〔161〕被破坏’一语为虚妄。此亦为一两难问题，幽深难解，结上加结，于此今之人被遮蔽、封闭、障蔽、妨碍、掩蔽；今向你提出，请于中以异论显示你的智慧之力。”

“大王，如来之徒众不被破坏；也因迭瓦达答一击而五百比库被破裂。但彼是因破坏者的力量。大王，若破坏者存在，并无‘不破裂’之事，若有一破坏者，母从子离异，子从母离异；父从子离异，子从父离异；兄从姊妹离异，姊妹从兄离异；朋友从朋友离异。若种种木材所成之船因波涛汹涌而破裂，若满结甘甜果实之树因风暴之打击而摧折，若上品的黄金与铜分离，大王，若如来徒众遭破坏，此皆非智者的意向，亦非诸佛的作意，亦非智识者的欲望。”

“复次，于此另有一理由。以该理由，说如来之徒众不被破坏。如何是此理由？大王，从未听闻徒众之被破坏因为如来所作之紧握（不施），或如来之不爱语、或不利行、或不同事。----既如此，当他行其所行，如何徒众被破坏？以此理由，说如来之徒众不被破坏。再者，大王应知，一经之流传在佛九分语中。是否因此而菩萨有所作，故如来之徒众遂被破坏？”

“尊者，否。此是世间前所未见，前所未闻。尊者龙军，萨度！其事如是，我接受它。”

注释：

- (1) dukkaṭa.
- (2) ṽcariyamūṭhi, 师拳紧握不传授他人。
- (3) Mālunkyaputta, 亦作鬘童子。
- (4) Cf.Dhp.127。
- (5) Ratanasutta。
- (6) Khandhaporitta
- (7) Moraparitta
- (8) Dhajaggaparitta
- (9) Āṭnāṭiyaparitta
- (10) Angulimalaparitta
- (11) Mantapadena
- (12) Dānava, 人名
- (13) Vijjadhara
- (14) Pañcasāla, 村名。
- (15) Marassa pāpimato kāranā, 魔波旬（魔罗）之作为。
- (16) amatam dibbam ojam, 不死天上滋素养。
- (17) Metteyya, 美德亚，古译：弥勒。

第三品

第一 最上法 [162]

“尊者龙军。世尊亦曾作此说‘瓦舍塔(1)，于今世及来世，法为人间最上。’但另方面，已证入流果的近事男居士已关闭恶趣、已得正见及善知教义，仍然要向凡夫比库或沙马内拉起立礼敬。尊者龙军，若世尊曾说：‘瓦舍塔，于今世及来世，法为人间最上。’如是，则已证入流果的近事男居士已关闭恶趣、已得正见及善知教义，仍然要向凡夫比库或沙马内拉起立礼敬一说为虚妄。若一位证入流果的近事男居士已关闭恶趣、已得正见及善知教义，仍然要向凡夫比库或沙马内拉起立礼敬，如是，‘瓦舍塔，于今世及来世，法为人间最上’一语为虚妄。这也是一两难问题，向你提出，请解决它。”

“大王，世尊曾作此说：‘瓦舍塔，于今世及来世，法为人间最上。’同时，若一位证入流果的近事男居士已关闭恶趣、已得正见及善知教义，也仍然要向凡夫比库或沙马内拉起立礼敬。但于此有一理由。何以如是？大王，有沙门之所作沙门二十法及两个表相。何者为沙门之所作沙门二十法及两个表相？因彼者，沙门值得起立、礼敬、尊重及敬仰，彼即：最优自摄，最上自制，正行、安住、摄身口意、摄制六根、忍辱、温顺、行于岑寂、爱孤寂、宴默、畏罪、精进、不放逸、奉行学处，念诵、问讯、喜好戒律、无欲、完成学处、着袈裟，光头-----大王，此〔163〕即为沙门之所作沙门二十法及两个表相。比库以行持诸功德而生活。彼于诸法完满，圆满完成及具足后至

于无学地内，彼至于阿拉汉地，彼至于最上生活；因彼去阿拉汉位甚近，一位证入流果之近事男居士向凡夫比库起立礼敬实是应该。彼想：‘该沙门已得漏尽，但我非其俦。’一位证入流果的近事男居士向凡夫比库起立礼敬实是应该，彼想：‘该比库已达最向聚会，但我尚未至该处。’一位证……实是应该，彼想：‘他已获得往听戒经的念诵，但我尚未得聆听。’一位证……实是应该，彼想：‘他令他人出家及受具足戒及令胜者的言教发展，而我尚未如是实行。’一位证……实是应该，彼想：‘是人已完全奉行无数学处，而我尚不在他们中。’一位证……实是应该，彼想：‘他已达沙门的表相，住于佛意，而我尚远离此表相。’一位证……实是应该，彼想：‘他之腋下毛发如草，不整洁，无装饰，但涂以戒香，而我尚喜好装饰及饰品。’一位证入流果之近事男居士向凡夫比库起立礼敬实是应该的。复次，大王，彼想：‘观此沙门所作，沙门应作之二十法及两个表相皆存于一位比库。彼不但奉行此一切法，且令他人修学之，但我于该传承及修学尚未得。’一位证入流果的近事男居士向凡夫〔164〕比库起立礼敬实是应该。大王，又如王子从祭司学习诸明及研习刹帝利传承，后于异时灌顶为王，则向导师起立礼敬，称‘此为我师。’大王，彼作是想：‘此为教师，传统的维持者。’一位证入流果的近事男居士向凡夫比库起立礼敬实是应该亦复如是。复次，大王，如是推论，你应知比库伟大、无比广阔。大王，若一位证入流果的近事男居士证取阿拉汉果，于他只有二途并无其余：彼当日即证涅槃或即入于比库地位。大王，因出家是不动、伟大、崇高，此即是比库地。”

“尊者龙军，你以知识深入问题；你以强大智慧对此善加

解决；更无余人能解此结，除非聪慧如你。”

第二 如来赐予幸福

“尊者龙军，你们说：‘如来除一切有情的灾难而赐他们以幸福。’但你们又说：‘当他宣说《火聚譬喻经》(2)之法论时，热血从六十位比库口中涌出，’尊者，或因宣示《火聚譬喻经》之法论，如来从六十位比库除去幸福而赐他们以灾难；尊者龙军，若如来除一切有情的灾难而赐他们以幸福，如是，

‘当他宣说《火聚譬喻经》之法论时，热血从六十位比库口中涌出，’一语为虚妄。若当他宣说《火聚譬喻经》之法论时，热血从六十位比库口中涌出，如是，‘如来除一切有〔165〕情的灾难而赐他们以幸福’一语为虚妄。这也是一两难问题，今向你提出，请解决它。”

“大王，如来除一切有情的灾难而赐他们以幸福。又当他宣说《火聚譬喻经》之法论时，热血从六十位比库口中涌出。但彼不因如来有所作，彼因比库们自己之所作。”

“尊者龙军，若如来不曾宣说《火聚譬喻经》之法论，是否热血会从他们的口中涌出？”

“大王，否。当彼诸邪行者闻听世尊宣说法论，其身内发烧，因发烧热血遂从他们的口中涌出。”

“尊者龙军，热血从他们的口中涌出实是因如来有所作。于此惟如来是他们毁灭的主因。尊者龙军，譬如蛇入蚁垤，其后有人欲得土壤，将蚁垤破坏，搬走土壤，于搬运土壤时将蚁穴掩塞，于此该蛇不得呼吸遂死去。尊者，蛇之死去是否因为

那人所作？”

“大王，是。”

“尊者龙军，于此惟如来是他们的毁灭主因亦复如是。”

“大王，如来说法时，不作偏爱与嫌厌。如来是离偏爱与嫌厌而说法，当他如此说法时，彼诸正行者即觉悟，彼诸邪行者即沦堕。大王，譬如芒果树、阎浮树、蜜树被人摇撼，其强壮及坚牢紧贴其上之果子将挺立不动，但其果茎已腐，又不紧贴之果实会坠〔166〕落。大王，如来说法时不作偏爱与嫌厌，如来是离偏爱与嫌厌而说法。当他如此说法时，彼诸正行者即觉悟，彼诸邪行者即沦堕亦复如是。大王，又如农夫欲种稻谷，牛耕田土，于其耕垦之时百千草叶死去。大王，若如来觉悟心意成熟的有情，彼离偏爱与嫌厌而说法。他如此说法时，彼诸正行者即觉悟，彼诸邪行者即沦落，正如死去的草叶一样亦复如是。大王，又如有人为糖汁压榨甘蔗于器具内，当压榨甘蔗时他们也压榨那些进入器具内的小虫；大王，当如来如此说法时，彼诸正行者即觉悟，彼诸邪行者即沦落，正如死去的小虫一样亦复如是。”

“尊者龙军，彼诸比库的沦落是否因该说法？”

“复次，大王，若木匠仅护卫树木，是否他令树木笔直且剪除它？”

“尊者，否。彼除去不适宜之处。如是，木匠令树笔直且剪除它。”

“大王，只护卫其会众，如来不能觉悟彼诸可觉悟者；但只除去彼诸邪行者，如来能觉悟彼诸可觉悟者亦复如是。但大王，彼诸邪行者的沦落乃因自己造作，大王，譬如芭蕉、竹、牝骡之毁灭它们自己所生者。大王，彼诸邪行者的毁灭及沦落

乃因他们自己造作亦复如是。大王，又如盗贼遭受挖眼、（木+弋）刑、斩首乃因自己造作。大王，彼诸邪行者的毁灭及从胜者的教言退堕乃因自己的造作亦复如是。大王，彼诸六十位比库〔167〕的热血从口涌出非因如来所作，亦非他人所作，实是他们自己的造作。大王，譬如有人给一切人民以不死之药，因服药他们得健康长寿，众病消散。但大王，若有某人因不能消化，服食后或会死去。大王，是否该授不死之药者因此因缘会得任何非福德？”

“尊者，否。”

“大王，如来以其不死之法施予十千世界人天，彼诸适宜的有情，因不死之法而觉悟；彼诸不适宜的有情因不死之法而毁灭及沦落。大王，食物支持一切有情的生命，但有人食用后患病而死。大王，是否彼给予该食物者以此因缘会得任何非福德？”

“尊者，否。”

“大王，如来以其不死之法施予十千世界人天，彼诸适宜的有情因不死之法而觉悟，彼诸不适宜的有情因不死之法而毁灭及沦落亦复如是。”

“尊者龙军，萨度！其事如是，我接受它。”

第三 马阴藏相之示现

“尊者龙军，如来亦曾作此说：
制身善、
制语善、

制心善、
制一切处善。”

“但如来坐四众中，于人天面前，示现马阴藏（3）相与舍洛（4）婆罗门。尊者〔168〕龙军，若世尊曾说‘制身善’，如是，示现马阴藏相与舍洛婆罗门为虚妄。若其示现马阴藏相与舍洛婆罗门，如是‘制身善’一语为虚妄。此亦为一两难问题，今向你提出，请解决它。”

“大王，世尊亦曾作此说‘制身善’，但他也曾示现马阴藏相与舍洛婆罗门。大王，因其对如来起疑惑。为使其觉悟，世尊以神通力示现其身的想念部分，只有他才见到该奇迹。”

“尊者龙军，谁能相信此事；会众当中只有一人看见（世尊）之隐蔽处而其余诸人虽在场则不能见？请揭示其中的理由，以该理由说服我。”

“大王，你是否曾见有任何病人被其亲戚朋友环绕病榻？”

“尊者，是。”

“大王，是否彼诸人众能见此感觉，以该感觉彼病者正感受（苦痛）？”

“尊者，否。只有彼病者自己感觉。”

“大王，惟彼于如来起疑惑者，如来为使其觉悟，以神通力示现其身的相似部分，惟彼能见该奇迹亦复如是。复次，大王，又如魔鬼进入某人身内，是否彼诸人众能见该鬼魅？”

“尊者，否。惟有受害者能见该鬼魅之来临。”

“大王，惟彼于如来起疑惑者能见该奇迹亦复如是。”

“尊者龙军，世尊所作甚为难行，以不可见者惟示现一人。”

[169] “大王，世尊不曾示现其隐蔽处，但以神通力示以幻影。”

“尊者，虽其所见惟只幻影，而（如是）见其隐蔽处者仍达目的。”

“大王，为觉悟有情，如来做难行之事。大王，若如来忽略了应作之事，则可觉悟的有情不会觉悟。但大王，如来既知觉悟可觉悟之有情的方法，故于彼诸可觉悟者，即以一切各各适宜的方法令其觉悟。以该方法如来各各觉悟彼诸可觉悟者。大王，譬如内科外科医师携诸可治愈的药物往诣患病者。应呕吐者呕吐，应排泄者排泄，应涂擦者涂擦，应灌香油者灌香油。大王，若任何方法能令彼诸可觉悟者觉悟，如来即以该方法各各觉悟彼等亦复如是。复次，大王，譬如妇人难产，则示医师不能见者及隐藏处，大王，如来为了觉悟可觉悟者，以神通力示现不能见者及隐藏处亦复如是。”

“尊者，‘不能见者’于人是没有机会。”

“大王，若有人能见如来心而觉悟，是否世尊设法示现其心于他？”

“大王，如来熟知方法及善于宣说。大王，既知难达长老之心意，将其携至天宫示以天女，心想：‘如是此族姓子即可觉悟。’大王，因如来以各种方式藐视、呵斥、嫌厌美貌，但为使其觉悟，则示其以天女的鸠脚（5）。如是，如来熟知方法及善于宣说。”

“复次，大王，如来往诣长老朱腊般他嘎（6），彼因被兄驱逐，正在愁苦、悲恼，如来给其一匹细布，心想：‘此族姓子将因此〔170〕觉悟。’如是，该族姓子即通晓胜者教言。如是，如来是熟知方法及善于宣说。”

“复次，大王，如来曾三次不答莫贺罗惹问，心想：‘此族姓子会因此止息傲慢，傲慢既息将有现观。’如是，该族姓子之傲慢止息；以傲慢止息，该婆罗门证取六种神通。如是，如来是熟知方法及善于宣说。”

“尊者龙军，萨度！以多种理由问题善被解释；稠林已被清除；黑暗化作光明；惑结得解；外道邪论被击碎；明眼给予胜者之子；外道暗然无光；你是各宗之最胜师。”

第四 如来不用粗语

“尊者龙军，法将沙利子长老亦曾作此说：‘师兄弟！如来于语行清净。如来无需掩饰语之邪行而想念：‘莫让他人知我之此事。’’但另方面因迦兰陀子须提那（7）长老之犯罪，如来制定巴拉基嘎（parajika，古译：波罗夷）戒时曾用粗恶语‘愚痴人’（8）一语称他。因此，以‘愚痴人’一语，该长老对师起恐怖及后悔，遂不能了解圣道。尊者龙军，若如来于语行是清净，若如来并无语之邪行。如是，因迦兰陀子须提那长老之犯罪如来用‘愚痴人’一语为虚妄。但若因迦兰陀子须提那〔171〕长老之犯罪，世尊用‘愚痴人’一语，如是‘如来于语行是清净。如来并无语之邪行’一语则为虚妄。此亦为一两难问题，今向你提出，请解决它。”

“大王，法将沙利子长老亦曾作此说：‘师兄弟！如来于语行是清净。如来无需掩饰语之邪行而想念：‘莫让他人知我之此事。’’但因迦兰陀子须提那长老之犯罪，如来制定巴拉基嘎戒时也曾以粗恶语‘愚痴人’一语称他。但那非出自恶

意，也无忿怒，而与以如实之相。如何是此中如实之相？大王，若人于自性中不了解四谛，则其人生是空虚；若他正在作此事，则变作彼事，因此彼被称为‘愚痴人’。如是，大王，世尊以本性之语，非不实之语称呼迦兰陀子须提那。”

“尊者龙军，即使呵责而说成合乎本性，我们仍罚他一文钱；尽管因为某事他以非普通语加以呵责，但确实他是不对。”

“大王，是否你曾听闻有人向犯罪者致敬、起迎、尊敬或赠以礼品？”

“尊者，否。无论他是何种或何处的罪犯，皆应呵责、应该谴责，人们截其上肢、打他、缚他、杀他、毁灭他。”

“大王，如是，世尊所行只是适宜，而非不宜？”

“尊者龙军，彼为适宜的行动。又尊者龙军，他适宜地、恰当地作了所应作的；再者，尊者龙军，当听闻彼乃如来所为，人天世界深感惭愧及悔恨。尤其是看见了他（犯罪者），他们竟趋向他并向他礼敬。”

[172] “复次，大王，是否医师以湿润药给与身体多湿气，且为湿气所扰乱的人？”

“尊者，否。欲治愈其病，他给予燥烈的药物。”

“大王，为减轻一切烦恼病，如来给以教训亦复如是。大王，如来之语虽然严厉，它柔和及令有情温柔。大王，譬如遇热水，凡可软化之物皆令柔软。大王，如来之语虽然严峻，但有饶益及伴以悲愍。大王，譬如父亲之言于其儿子有饶益及伴以悲愍。大王，如来之语虽然严峻，但有饶益及伴以悲愍亦复如是。大王，如来之语虽然严峻，它打击有情之烦恼。大王，譬如服用有臭气的牛粪饮料及无味药物，可消除有情的疾病。大王，如来之语虽然严峻，但有饶益及伴以悲愍亦复如是。大

王，譬如一堆兜罗绵，虽然巨大，但落在他人身上不令疼痛。大王，如来之语虽然严峻但不令任何人生苦亦复如是。”

“尊者龙军，以多种理由问题善被解决。尊者龙军，萨度！其事如是，我接受它。”

第五 树无思

“尊者龙军，如来亦曾作此说：
婆罗门，汝常勤精进，不放逸
何故以幸福，问此不思、不闻
及不知未可知的
巴拉萨树？（9）

[173] 但他又说：

‘如是，白杨树立即回答说：
‘婆罗堕阇（10），
也有我的话，
你听我说”

“尊者龙军，若树无思，如是白杨树与婆罗堕阇会话之语为虚妄。若白杨树曾与婆罗堕阇会话，如是‘树无思’一语为虚妄。此亦为一两难问题，今向你提出，请解决它。”

“大王，世尊亦曾作此语：‘树无思’。白杨树也曾与婆罗堕阇会话。但此语是世间的通常用语。大王，无思之树实无所谓会话，但大王，此处的‘树’即是住在树上的树神的同义语，故说：‘树会话’。大王，所谓世间的通常用语，譬如人民称呼满载谷物的车辆为谷车，虽然那并非是用谷做成的车，

而乃用木作成，仍然只是谷物堆在车上，人民遂称它为谷车。大王，树不会话，树无思，但‘树’即为住在树上的树神之同义语，说：‘树会话’乃是世间的通常用语亦复如是。复次，大王，譬如有人在搅酪却称：‘我搅牛乳’，虽然他所搅非牛乳，实是在搅酪，但仍然称：‘我搅牛乳’。大王，树不会话，树无思，但‘树’即为住在树上的树神同义语，说‘树会话’是世间的通常用语亦复如是。复次，大王，有人欲造作未存在的东西，说到：‘我造作未存在的东西’，〔174〕他也说：‘成就未成就的’-----如此是世间的通常用语-----大王，树不会话，树无思，但‘树’即为住在树上的树神的同义语，说：‘树会话’是世间的通常用语亦复如是。大王，人民称呼依照世间的通常用语，如来也依照世间的通常用语向有情说法。”

“尊者龙军，萨度！其事如是，我接受它。”

第六 最后供饭

“尊者龙军。此亦为第一次结集时诸长老所说：

‘如是我闻

享用准达（12）供饭后，

佛陀罹病，

凶猛至于命终。’”

“但世尊又曾作此说：‘阿难达，此两次施食是同等，有同等果报，同等异熟，远胜于其他施食之大果报，大功德。’尊者龙军！若世尊服食准达的供饭后有痛苦的病发生，因凶猛

的感觉至于命终，如是：‘阿难达，此两次施食是同等，有同等果报，同等异熟，远胜于其他施食之大果报，大功德’一语为虚妄。若此两次施食是同等，有同等果报，同等异熟，远胜于其他施食之大果报，大功德，如是，‘世尊服食准达的供饭后有痛苦的病发生，凶猛的感觉至于命终’一语为虚妄。尊者龙军，如何该施食既含毒而又有大果报？〔175〕如何使人生病而有大果报？如何它减寿而有大果报？如何它夺去世尊生命而有大果报？请以此中的理由示我，藉以折伏外道。人民也于此事起大疑惑，想到：‘血痢之生起由于世尊贪才吃得太饱。’此亦为一两难问题，今向你提出，请解决它。”

“大王，第一次结集时诸长老曾说：

如是我闻，
享用准达供饭后，
佛陀罹病，
凶猛至于命终。”

“世尊也曾说：‘阿难达，此两次施食是同等，有同等果报，同等异熟，远胜于其他施食之大果报、大功德。’何者为两次？一为享用该施食后如来证无上正自觉；一为享用该施食后他般涅槃于无余涅槃界。此二施食是同等，有同等果报，同等异熟，远胜于其他施食之大果报、大功德。又该施食有众多美德，有种种功德。大王，诸天神心中快乐欢喜，想到：‘这是世尊的最后受供。’以天上的美味撒入树菌（13），彼食即充份而轻易地煮熟，它可悦、可口、易于消化。大王，并非以此因缘如来发生一些以往未生的病；但大王，彼实因世尊身体自然衰弱及寿命之行将消逝，故其病转重。大王，譬如一寻常燃烧之火，若另加燃料，则会更猛烈燃烧，大王，世尊身体因

自然衰弱及寿命之行将消逝，其病转重亦复如是。复次，大王，[176] 譬如一寻常河流，天降大雨时将成洪水、暴流。大王，世尊身体因自然衰弱及寿命之行将消逝，其病转重亦复如是。大王，又如寻常腹穴若得饱满，再吞咽食物则更膨胀。大王，世尊身体因自然衰弱及寿命之行将消逝，其病转重亦复如是。大王，于该施食是无过咎，不能归咎于它。”

“尊者龙军，以何理由此二施食是同等，有同等果报，同等异熟，远胜于其他大果报，大功德？”

“大王，此二施食是同等，有同等果报，同等异熟，远胜于其他施食之大果报、大功德乃因其证入法之继续思惟。”

“尊者龙军，如何因证入法之继续思惟而此二施食是同等，有同等果报，同等异熟，远胜于其他施食之大果报、大功德？”

“大王，因（世尊）或顺序或逆序进入九次第住定，此二施食是同等，有同等果报，同等异熟，远胜于其他施食之大果报、大功德。”

“尊者龙军，是否如来只在两天之内或顺序或逆序深入九次第住定？”

“大王，是。”

“尊者龙军，奇哉！妙哉！于此无比与最胜的布施之福田中，无有能与此二施食相比者。尊者龙军，奇哉！妙哉！入于九次第住定虽然是伟大，但已[177] 证取九次第住定的布施会有更大的果报，更大的功德。尊者龙军，萨度！其事如是，我接受它。”

第七 礼敬舍利

“尊者龙军，如来亦曾作此说：‘阿难达，不要障蔽你自己去礼敬如来的舍利。’但又说：

‘礼敬值得礼敬者的
驮都（舍利）（14）；
如此做，
你将从此生天界。’”

“尊者龙军，若如来曾说：‘阿难达！不要障蔽你自己去礼敬如来的舍利。’如是，‘礼敬值得礼敬者的驮都，如此做，你将从此生天界’一语为虚妄；若如来曾说：‘礼敬值得礼敬者的驮都（舍利）；如此做，你将从此生天界’，如是，‘阿难达，不要障蔽你自己去礼敬如来的舍利’一语为虚妄，此亦为一两难问题，今向你提出，请解决它。”

“大王，世尊亦曾作此说：‘阿难达，不要障蔽你自己去礼敬如来的舍利。’但也曾说‘礼敬值得礼敬者的驮都，如此做，你将从此生天界’但此非对一切人而说，而只涉及胜者（佛）之子，‘阿难达，不要障蔽你自己去礼敬如来的舍利。’大王，即此礼敬，确实非胜者〔178〕之子应作。胜者之子所应作乃诸行的把持、如理作意、四念处随观、把握所缘之原素、克服烦恼、专心于真实义；礼敬应为其余的人天所作。大王，譬如地上的王子所应作者：学习象、马、车、弓箭、书写、指算、刹帝利秘典、政事、传承、计谋、战术、作战之实习；而其余普通毗舍、首陀罗所应作者为农业、商业及牧牛-----大王，即此礼敬，非胜者之子的工作；胜者之子所应作者乃诸行

的把持、如理作意、四念处随观、把握所缘之原素、克服烦恼，专心于真实义；礼敬为其余的人天所应作的亦复如是。”

“复次，大王，譬如婆罗门青年所应作的为：研学《梨俱吠陀》、《耶柔吠陀》、《沙磨吠陀》、《阿闼婆吠陀》（15）、相术、古传说、古语、辞汇、仪轨、音韵、语源、语法、文法、语法论、先兆占、解梦、占相、吠陀之六派、月蚀、日蚀、慧星之运行、月宫之战、天鼓鸣、流星陨坠、地震、天际火光，大地与天上之（预兆）、天文、顺世哲学、犬占、兽占、中间占、混合占、鸟之鸣声，而其余普通的毗舍、首陀罗所应作者为农业、商业及牧牛——大王，即此礼敬、非胜者之子的工作。胜者之子所应作者乃诸行的把持、如理作意、四念处随观、把握所缘之原素、克服烦恼，专心于真实义；礼敬为其余的人天所应作者亦复如是。因此，大王，如来说：‘你不应从事此非本业，而应从事于本业。’遂说：‘阿难达，不要障〔179〕蔽你自己去礼敬如来的舍利。’大王，若如来不曾作此说，诸比库将令对自己的衣钵耽迷，并会对佛礼敬。”

“尊者龙军，萨度！其事如是，我接受它。”

第八 佛足与碎石片

“尊者龙军，你们说：‘当世尊游行时，无知的大地隆起低陷处，削平升起者’；但你们又说：‘碎石片擦伤佛足。’当碎石片落向世尊足上时，如何它不转向它处？尊者龙军，若‘当世尊游行时，无知的大地隆起低陷处，削平升起处’如是，‘碎石片擦伤佛足’一语为虚妄。若碎石片擦伤佛足，如是。

‘当世尊游行时，无知的大地隆起低陷处，削平升起处’一语为虚妄。此亦一两难问题，今向你提出，请解决它。”

“大王，此实不虚：‘当世尊游行时，无知的大地隆起低陷处，削平升起处’。世尊的足也曾被碎石片擦伤。但该碎石片非因自然律而自己降落，它因迭瓦达答的阴谋而降落。大王，迭瓦达答于若干百千生中对世尊怀恨，以憎恨他推堕巨如重阁之大石，想到：‘我将使落世尊头上。’尔时有两块石头从地跃起承受巨石。因受撞击，碎石片从巨石崩落于此处或彼处 [180]，遂落世尊足上。”

“尊者龙军，如两块石头承受巨石，彼等也应承受碎石片。”

“大王，于此，承受撞击者亦有逃脱、飞散、消失。大王，譬如水握在手，会从手指缝间逃脱、泄流、消失；又如牛乳、乳清、蜜、熟酥、油、鱼羹、肉汁，若握在手，会从指缝间逃脱、泄流、消失。大王，因两块石头拱起承受撞击，碎石片从巨石崩落于此处或彼处，遂落于世尊足上亦复如是。复次，大王，譬如微小、细微的如尘之沙握在手中，会从手指缝间逃脱、泄流、消失……亦复如是。又如大王，抟食衔在口里，亦有部分从口中逃脱，泄流、消失。大王，因两块石头拱起承受撞击，碎石片从巨石崩落于此处或彼处，遂落世尊足上亦复如是。”

“尊者龙军，且止于是，巨石被两块石头承受，是否碎石片也应像大地一样（向世尊）礼敬？”

“大王，有十二种人不礼敬。何者十二？贪者因贪欲不礼敬，嗔者因嗔恚……痴者因愚痴，掉举者因慢，无德者因缺殊胜，固执者因缺禁止，卑劣者因具卑劣性，仆人因无自由，恶人因自私，受苦者因更招苦痛，[181] 贪婪者因贪所征服，忙

碌者因谋利不礼敬，大王，此十二种人不礼敬，但因碎石片因遭巨石撞击而崩落于不可预决的方向，或此方或彼方，遂落佛足上。大王，譬如微小、细微的灰尘因风力吹落于不可预决的方向，或此方或彼方，大王，该碎石片因遭巨石撞击而崩落于不可预决的方向，或此方或彼方，遂落世尊足上亦复如是。但大王，若该碎石片不曾从巨石脱离，它仍会因那两块跃起的石头将巨石托住而被握持。大王，此碎石片既不住地也不住天，当其因两块石头撞击之暴力从巨石崩落，即降落于不可预决的方向，或此方或彼方，遂落世尊足上。大王，又如枯叶被旋风吹起，降落于不可预决的方向，或此方或彼方。大王！此碎石片因巨石撞击之暴力崩落于不可预决的方向，或此方或彼方，遂落世尊足上亦复如是。复次，大王，该崩落于世尊足上的碎石片（携来）忘恩、自私的迭瓦达答之痛苦感受。”

“尊者龙军，萨度！其事如是，我接受它。”

第九 沙门

“尊者龙军，世尊亦曾作此说：‘诸漏尽者则成沙门。’但又说：

‘具足四法者
世间称彼为沙门。’

此四法即为：忍辱、少食、弃娱乐、无所有。[182] 但此一切于漏未尽及具烦恼者亦皆有。尊者龙军！若诸漏尽者则成沙门，如是，‘具足四法者世间称彼为沙门’一语为虚妄；若具足四法者则成沙门，如是，‘诸漏尽者则成沙门’一语为虚

妄。此亦为一两难问题，今向你提出，请解决它。”

“大王，世尊曾作此说：‘诸漏尽者则成沙门。’但也曾说：‘具足四法者世间称彼为沙门。’大王，‘具足四法者世间称彼为沙门’，是就此诸人及彼些人的特性而说；而‘诸漏尽者则成沙门’则为无余语。复次，大王，于诸行持止息烦恼者，他们虽然都是沙门，但漏尽者则称为第一。大王，譬如水生或陆生的任何鲜花，双瓣茉莉花被称为他们的领袖，其余的任何花类，只是花而已，且相形之下，只有双瓣茉莉花得人爱好与渴求——大王，于诸行持止息烦恼者，他们虽然都是沙门，但漏尽者则被称为第一亦复如是。复次，大王，一切谷类皆可被称为第一，其余的任何种类，他们虽然〔183〕都是用以养身的食物，只有稻谷类堪称为第一——大王，于诸行持止息烦恼者，他们虽然都是沙门，但漏尽者则称第一亦复如是。”

“尊者龙军，萨度！其事如是，我接受它。”

第十 佛是无上法王

“尊者龙军，世尊亦曾作此说：‘诸比库，若人赞我，赞法或赞僧，于此汝等不应庆喜、欣喜或高兴。’但另方面，当舍拉婆罗门如实赞叹陈说时，如来是很庆喜、欣喜、高兴，他更称扬自己的德性而说到：

舍拉！我是王，
我是无上法王。
我转法轮，

法轮不再逆转。”

“尊者龙军，若世尊曾说：‘诸比库，若人赞我，赞法或赞僧，于此汝等不应庆喜、欣喜或高兴。’如是，当舍拉婆罗门以如实赞叹陈说时，他很庆喜，欣喜，高兴，更称扬他自己的德性……则为虚妄。若当舍拉婆罗门如实赞叹说时，世尊庆喜、欣喜、高兴，更称扬自己的德性，如是，‘诸比库，若人赞我，赞法或赞僧，于此汝等不应庆喜、欣喜、高兴’一语为虚妄，此亦为一两难问题，今向你提出，请解决它。”

[184] “大王，世尊亦曾作此说：‘诸比库，若人赞我，赞法或赞僧，于此汝等不应庆喜、欣喜或高兴。’，当舍拉婆罗门如实赞叹陈说时，他更称扬自己的德性说：‘舍拉，我是王，我是无上法王。我转法轮，法轮不再逆转。’大王，第一说为世尊所说-----‘诸比库，若他人赞我，赞法或赞僧，于此汝等不应庆喜、欣喜或高兴。’当他阐释法之自性、实质、实相，那是本性，非不实、实真，乃如实而说。但当舍拉婆罗门如实赞叹陈说时，世尊更称扬自己的德性说：‘舍拉，我是王，我是无上法王。’但非为利为名，非为朋党，非为得徒众，而是出于哀愍，怜悯，饶益’，想到：‘如是，此人及三百青年将了解法。’于是他更称扬自己的德性说：

‘舍拉，我是王，我是无上法王。’”

“尊者龙军，萨度！其事如是，我接受它。”

第十一 不害

“尊者龙军，世尊亦曾作此说：
‘于此世不伤害他人。
你将成为亲爱及亲切。’

但他又说：

‘惩罚应惩罚者，
摄受应摄受者。’”

“尊者龙军，惩罚是指截手、截足、杀害、捆缚、鞭撻、处死、永久伤害。此语于世尊不相应，世尊不应说此语。尊者龙军，若世尊曾说：‘于此世不伤害他人，你将成为亲爱及亲切。’如是，‘惩罚应惩罚者，摄受应摄受者’一语为虚妄。若如来曾说：‘惩罚应惩罚者，摄受应摄受者’，如是，‘于此世不伤害他人，你将成为亲爱及亲切’一语为虚妄。此亦为一两难问题，今向你提出，请解决它。”

“大王，世尊亦曾作此说：‘在此世不伤害他人，你将成为亲爱及亲切。’但也曾说：‘惩罚应惩罚者，摄受应摄受者。’大王，‘于此世不伤害他人，你将成为亲爱及亲切。’----此得一切如来认可。此是教诫，此是说法。大王，因法之特相即为不害，此是本性之语。但大王，当如来说：‘惩罚应惩罚者，摄受应摄受者。’此是（象征）语，大王，掉举心应惩罚，退缩心应摄受；不善心应惩罚，善心应摄受；非如理作意应惩罚，如理作意应摄受；邪行应〔186〕惩罚，正行应摄受；非圣贤应惩罚，圣贤应摄受；盗贼应惩罚，非盗贼应摄受。”

“尊者龙军，且止于是。现今我已来到你之立场，你已复

元我所问意义。但尊者龙军，关于盗贼之惩罚，应如何惩罚他？”

“大王，当惩罚盗贼时，应如是惩罚他：应呵责者呵责，应罚款者罚款，应放逐者放逐，应捆缚者捆缚，应处死者处死。”

“但尊者龙军，如来是否许可处死盗贼？”

“大王，否。”

“如是，如来为何许可教诫盗贼？”

“大王，凡被处死者非因如来之许可而处死，其被处死乃因其自己所作。复次大王，于任何得法之教诫的思虑者，能否在街上捕捉无辜行人並將其处死？”

“尊者，否。”

“大王，何以故？”

“尊者，因其无辜故。”

“大王，盗贼非因如来之许可而被处死；其被处死是因他自己所作亦复如是。于此，是否导师会有任何过错？”

“尊者，否。”

“大王，如是，如来的教诫是正教诫。”

“尊者龙军，萨度！其事如是，我接受它。”

第十二 比库之遣出

“尊者龙军，世尊亦曾作此说：‘我无忿怒，离顽迷。’但另方面，如来曾遣出长老沙利子(Sariputta)、马哈摩嘎喇那(Mahamoggallana)及其徒众。尊者龙军，当如来遣 [187]

去徒众时是否出于忿怒，或出于喜悦而遣去之？请示知此，其事云何？尊者龙军，若出于忿怒而遣去徒众则如来之忿怒未断；若出于喜悦而遣去之，则此遣出是无基地及出于无知。此亦为一两难问题，今向你提出，请解决它。”

“大王，世尊亦曾作此说；‘我无忿怒，离顽迷。’但长老沙利子、马哈摩嘎喇那及其徒众亦曾被遣出。那非出于忿怒。大王，今有人因颠踬于大地上的树根，或残椿、或石头、或沙砾，或因地之不平而跌倒，大王，是否大地会忿怒使之跌倒？”

“尊者，否！大地不忿怒、不欣喜，大地脱离偏爱与嫌厌。其人颠踬跌倒实因自己不小心。”

“大王，诸如来不忿怒、不欣喜，正自觉和阿拉汉的如来脱离偏爱与嫌厌，彼因自己所作及自己过错而被遣去亦复如是。复次，大王，譬如大海不与死尸同处。若海中有死尸，大海迅速地将其抛出而弃置陆地。大王，是否大海将死尸抛出由于忿怒？”

“尊者，否。大海不忿怒、不欣喜，大海脱离偏爱与嫌厌。”

“大王，诸如来不忿怒、不欣喜，正自觉和阿拉汉的如来脱离偏爱与嫌厌。彼因自己所作及自己过错而被遣去亦复如是。大王，如人颠踬于地而跌倒，同样地颠踬于胜者的最胜教言则被遣去。[188] 又如大海抛出死尸，同样地颠踬于胜者的最胜教言则被遣去。大王，虽如来遣去此诸（比库），但为使他们得利益，为使他们得饶益，为使他们得幸福，为使他们得清净。他遣去他们时作此想：‘如是，此诸（比库）将脱离生、老、病、死。’”

“尊者龙军，萨度！其事如是，我接受它。”

注释：

- (1) Vāsetṭha,人名。
- (2) Aggikkhandhūpama,见 A.IV 128-135。
- (3) kosohitam vatthaguyham dassitam。见 M. Sta.92.
- (4) Sela,人名。
- (5) kakuṭapādiniyo accharāyo.
- (6) Cullapanthaka 朱腊般他嘎，古译：周利盘陀迦、周利槃特
- (7) Sudinna Kalandaputta
- (8) Moghapūrisa,愚人或蠢人。
- (9) Palāsa。
- (10) Phandanarukkha。
- (11) Bharadvāja。
- (12) Cūnda, 淮达，亦作纯陀、淮陀、周那。
- (13) sukaramaddava。关于淮达以树菌供佛，因而他患血痢去世之事，请见《巴宇宙存 荷答马(Gotama)佛陀之凡圣问题》，p.9-10。
- (14) sarira or dhatu,舍利或界宝，见<难问 第一品>注（4）。
- (15) Irubbeda(Rig-veda),Yajubbeda (Yajur-Veda),Sāmaveda (Sama-Veda), Athabbanaveda (Atharva-Veda)四吠陀名。

第四品

第一 马哈摩嘎喇那之死

“尊者龙军，世尊亦曾作此说：‘诸比库，于我之比库弟子中具足神通者即此马哈摩嘎喇那为第一。’但另方面据说他遭棍棒打击，头被击破，骨被粉碎，肉与筋被捣碎及裂破而入涅槃。尊者龙军，若长老马哈摩嘎喇那已达到神通的极顶，如是，‘遭棍棒打击而死’之说为虚妄。彼既然不能以神通逃避对自己的伤害，如何彼仍然值得为人天的依怙？此亦为一两难问题，今向你提出，请解决它。”

“大王，世尊亦曾作此说：‘诸比库，于我之比库弟子中具足神通者即此马哈摩嘎喇那为第一。’同时长老马哈摩嘎喇那遭棍棒打击而死，但那是由于业力所把持。”

“尊者龙军，对于具足神通者是否〔189〕有两种不可思议，一为神通的范围，一为业的成熟？能否以一种不可思议去取消另一种不可思议？尊者，譬如有人欲求果子，他们以木苹果击落木苹果，或以芒果击落芒果，尊者龙军，若一种不可思议击落了另一种不可思议，那能否取消亦复如是？”

“大王，于此不可思议中，其一非常猛烈及更强大。大王，譬如地上的国王是同一等级，但现若同一等级中之某一位制服了其它一切而使用威权，大王，于此不可思议中，业之成熟力非常猛烈及更强大。唯业之成熟能制服其他一切而使用威权，其余被业所把持的行动不得机会亦复如是。大王，于此若有人犯罪，非其母或父，或其姊妹，或其兄弟，或其朋友，或其同

事能作救护；于彼唯有国王制服其它（一切）而用威权。何以故？因他犯罪故。大王，于此不可思议中，业之成熟力非常猛烈及更强大。唯业之成熟力制服其它一切而用威权，其余被业所把持的行动不得机会亦复如是。大王，又如地上野火发生，即使用千缸水也不能扑灭，于彼唯有火之凌驾而用威权。何以故？因其热之威力故。大王，于此不可思议中，业之成熟力非常猛烈及更强大。唯业之成熟力制服其它一切而用威权，其余被业所把持的行动不得机会亦复如是。大王，因此当长老马哈摩嘎喇那被业力把持时，彼遭棍棒打死，不获专注于神通。”

“尊者龙军，萨度！其事如是，我接受它。”〔190〕

第二 法与律之隐显

“尊者龙军，世尊亦曾作此说：‘诸比库，如来所宣示的法与律，当显露时则照耀，隐覆时则否。’但另方面，《巴帝摩卡》及全部律藏的诵念是不公开及隐覆。尊者龙军，若你于胜者之教言获得适应，或证取，或机会，则律之宣演会照耀而显露。何以故？因于此之全部，如自制，抑制，戒德，正行之制定，意味，法味，解脱味皆修学之。尊者龙军，若世尊曾说：‘诸比库，如来所宣示的法与律，当显露时则照耀，隐覆时则否。’如是，‘《巴帝摩卡》及全部律藏的诵念是不公开及隐覆’一语为虚妄。若《巴帝摩卡》及全部律藏的诵念是不公开及隐覆，如是，‘诸比库，如来所宣示的法与律，当显露时则照耀，隐覆时则否’一语为虚妄。此亦为一两难问题，今向你提出，请解决它。”

“大王，世尊亦曾作此说：‘诸比库，如来所宣示的法与律当显露时则照耀，隐覆时则否。’另一方面，《巴帝摩卡(1)》及全部律藏的诵念是不公开及隐覆。但此非对一切人说，既结界(2)则秘匿。大王，于结界后念诵《巴帝摩卡》。有三种为世尊所秘匿：依照往昔诸如来的习惯则秘匿；对法尊重则秘匿；对比库地尊重则秘匿。”

“如何为依照往昔诸如来的习惯于结界后念诵《戒经》则秘匿？大王，此为往昔诸如来的习惯，即在比库众中念诵《巴帝摩卡》，而对其余的人则秘匿。大王，譬如刹帝利的密咒只为刹帝利及流行于刹帝利中——此为世间刹帝利的传承，对其余的人则秘匿 [191]。大王，此为往昔诸如来的习惯，即在比库众中念诵《巴帝摩卡》，对其余的人则秘匿亦复如是。大王，世间行业各类，诸如：角力者、变戏法者、软工戏法者、法山演员、婆罗门演员(3)、跳舞者、演戏者、翻筋斗者、拳术家、敬摩尼贤人者(4)、敬圆满贤人者(5)、敬月神者、敬日神者、敬吉祥神者(6)、敬伽里女神者(7)、敬湿婆神者(8)、敬婆薮神者(9)、敬云神者、吞刀者、敬贤人者——每一行业的秘密只流行于本行业中，对其余的人则秘匿。大王，此为往昔诸如来的习惯，即在比库众中念诵《巴帝摩卡》，对其余的人则秘匿亦复如是。此为依照往昔诸如来的习惯，于结界后念诵《戒经》则秘匿。”

“如何为对法尊重于结界后念诵《巴帝摩卡》则秘匿？大王，法甚尊严与重要。于此正行者获得智慧，无论彼以正行继续得之，或以非正行继续得之，皆作想念：‘不应让此真实之法、最胜之法落于非正行者之手，而使遭受轻视、侮蔑、轻贱、责备、呵斥；也不应让此真实之法、最胜之法落于恶人之手，

而使遭轻视、侮蔑、轻贱、责备、呵斥。’如此为对法尊重，于结界后念诵《巴帝摩卡》则秘匿。大王，譬如真正最胜、极胜、名产、特产赤旃檀木人于萨瓦罗城(10)，则遭轻视、侮蔑、轻贱、责备、呵斥，大王，若人心念：‘不应让此真实之法、最胜之法，继续落于非正行者之手，使遭受轻视、侮蔑、轻贱、责备、呵斥，也不应让此真实之法，最胜之法落于恶人之手，而使遭受轻视、侮蔑、轻贱、责备、呵斥’亦复如是。如此为对法尊重，于结界后念诵《巴帝摩卡》则秘匿。”〔192〕

“如何为对比库尊重，于结界后念诵《巴帝摩卡》则秘匿？大王，比库地位不可秤、不可量、无价亦无人能估计、秤量及衡量，若心念：‘莫使此住于如是比库地位者与世间（俗人）等同。’因而只在比库众中念诵《巴帝摩卡》。大王，譬如世间最胜、极胜物品，如纨服、绒毯、或象、骏马、车乘、金、银、摩尼、珍珠、女宝等，或功绩无比的勇士，一切皆归属于国王。大王，当世间尚有善逝之传承、经典、自制、正行、善戒等律仪之德的修学，这一切皆归属于比库僧团亦复如是。如此为对比库尊重，于结界后念诵《巴帝摩卡》则秘匿。”

“尊者龙军，萨度！其事如是，我接受它。”

第三 知而妄语

“尊者龙军，世尊亦曾作此说：‘若知而妄语犯巴拉基嘎(11)。’另方面他又说：‘若知而妄语者犯轻罪，应在一（僧）跟前告白。’尊者龙军，于此有何区别？何以故，一种妄语（比库）遭破灭，一种妄语则获得宽恕？尊者龙军，若世尊曾说：

‘若知而妄语犯巴拉基嘎。’如是，‘若知而妄语者犯轻罪，应在一僧跟前告白’一语为虚妄。若如来曾说：‘若知而妄语者犯轻罪，应在一僧面前告白。’如是，‘若知而妄语犯巴拉基嘎’一语实为虚妄。此亦为一两难问题，今向你提出，请解决它。”

[193] “大王，世尊亦曾作此说：‘若知而妄语犯巴拉基嘎’但亦曾说：‘若知而妄语者犯轻罪，应再一僧跟前告白。’妄语之轻重将依实情（获罪）。大王，于此意以为何？今有一人以手打人，你将对彼行何种惩罚？”

“尊者，若他（被害者）说：‘我不宽恕他。’我们不宽恕，罚他一文钱。”

“但大王，若那人用手打你，他的刑罚将是什么？”

“尊者，我们将截其手，截其足，又削其头顶，我们将剥夺他家中一切及根绝其父母两系的亲属至于七代。”

“大王，此中的区别是什么？为何以手击人的罚金只有轻微一文钱，当他击大王你则被截手截足，被削头顶，被剥夺家中所有，被根绝父母两系至于七代？”

“尊者，因人而异。”

“大王，知而妄语或轻或重将依实情而获罪亦复如是。”

“尊者龙军，萨度！其事如是，我接受它。”

第四 八种观察

“尊者龙军，世尊亦曾于自然律之法论中作此说：‘菩萨的父母皆预定，菩提树是预定，诸大弟子是预定，儿子是预定，侍者是预定。’但你们又说：‘当其住于都西达天宫（12）时，

菩萨审察了八大审察：他审察世间、审察洲岛、审察国土、审察家庭、审察母亲、审察寿算、审察月份、审察出世时间。’尊〔194〕者龙军，当智慧未成熟时，无有觉悟；当智慧成熟则不能等候一转瞬之间；成熟的心念不可拖延。如何菩萨审察时间，想到：‘我将何时出生？’当智慧未成熟时尚无有觉悟；当智慧既成熟则已不能等候一转瞬间；如何菩萨能审察家庭，想到：‘我将生于何家？’尊者龙军，若菩萨的父母皆预定，如是，‘审察家庭’一语则为虚妄。若他审察家庭，如是，‘菩萨的父母皆预定’一语即为虚妄。此也为一两难问题，今向你提出，请解决它。”

“大王，菩萨的父母皆预定，菩萨也审察家庭，但他如何审察家庭？‘那些作我之父母者是刹帝利或婆罗门？’为此审察家庭；大王，有八种未来事项应预先审察。何者为八？大王，商人应预先审察出售的货品；大象应预先以鼻审察未知的道路；车夫应预先审察未知的河津；船师应预先审察未知的海港后始可引船（入港）；医师往视病人之前应审察其年纪；渡桥者应预审察桥的强弱后始登其上；比库应先审察思维时辰后始进食；菩萨应预先审察家庭是刹帝利家或是婆罗门家。大王，此为应预先审察的八种未来事项。”

“尊者龙军，萨度！其事如是，我接受它。”

第五 自杀

“尊者龙军，世尊亦曾作此说：‘诸比库，不应投岩自杀。若投岩自杀者依法办理。’但你们又说：‘尊者无论何时为弟子

说法，他以多种教诲说法为断生老病死。若有人超越生老病死，他称以最高的赞叹。’尊者龙军，若世尊曾说：‘诸比库，不应投岩自杀。若投岩自杀者依法办理。’如是，‘说法为断生老病死’一语为虚妄。若说法为断生老病死，如是，‘诸比库，不应投岩自杀。若投岩自杀者依法办理’一语为虚妄。这也是一两难问题，今向你提出，请解决它。”

“大王，世尊亦曾作此说：‘诸比库，不应投岩自杀。若投岩自杀者依法办理。’又无论何时世尊向弟子说法，他以多种教诲说法为断生老病死。此处有一理由，以该理由世尊拒绝（此举）而又鼓励之。”

“尊者龙军，如何是此处理由，以该理由世尊拒绝而又鼓励之？”

“大王，具足戒行之持戒者有如阿伽陀消灭众生的烦恼毒。其如药膏减轻众生的烦恼病，其如水洗涤众生的烦恼垢，其如摩尼宝珠给众生一切成就，其如船舫令众生超度四种漏，其如商主导此众生出离转生的沙漠，其如大风熄灭众生炽热的三毒火，其如大云（蔽阳降雨）使众生满意，其如导师令众生修学众善，其如良导师指示众生以安全道路。大王，为如是善持戒者具众多德性，种种德性，不可量德性，大堆德性，堆积德性，能予〔195〕众生饶益，不使毁灭，大王，世尊出于悲悯众生制定学处而说：‘诸比库，不应投岩自杀。若投岩自杀者依法办理。’大王，此即是如何世尊拒绝（自杀）的理由。”

“复次大王，此亦为有辩才的长老童子咖沙巴（13）向巴雅西（14）长者阐述另一世界时所说：‘长者，沙门婆罗门尚需长时间确立戒律及善法，长者，彼等仍在奔走——为饶益众多人民，为使得妙乐，为悲悯世间，为人天利益、饶益与幸福。’

但为何世尊鼓励（此举）？大王，生是苦，老是苦，病是苦，死是苦，忧是苦，悲是苦，苦是苦，恼是苦，失望是苦；怨憎会是苦，爱别离是苦，母死是苦，父死……兄死……姊死……妻死……亲戚死是苦，亲戚的不幸是苦，而健康的不幸……财富的不幸……戒律的不幸……我执的不幸是苦；国王的恐怖是苦，盗贼的恐怖是苦，怨敌的恐怖……饥馑……火……水……波涛……漩涡、小鳄鱼……鳄鱼的恐怖是苦，自责的恐怖是苦，他人斥责的恐怖是苦，刑罚的恐怖……恶趣的恐怖……可怕集聚的恐怖是苦，生活的[197]恐怖是苦，死之恐怖是苦，鞭打是苦，截耳……截鼻……截耳又截鼻是苦，或粥锅(15)（受刑者之头顶骨被揭开后以热铁丸置于头上似粥锅）是苦，或贝壳(16)顶（揭开头盖皮以沙砾摩擦使光滑似贝壳）是苦，或罗睺口(17)（受刑者之口被铁钉撑住，贮油其中，以灯芯点燃）是苦，或火花鬘(18)（用被油浸透的棉纱缠手或裹身，然后以火燃烧似花鬘）是苦，或燃手(19)（剥皮从头至踝，又用火燃手）是苦，或曳罗迦(20)是苦，或树皮衣(21)（剥皮从头至腰，从腰至踝肉片下垂似树皮衣）是苦，或花斑鹿(22)（以铁钉钉住受刑者的双肘双膝伏地上状如鹿，并以火圈绕之）是苦，或肉钩(23)（以两边锋利的铁钩刺肉）是苦，或铜钱(24)（割身上的肉如铜钱大小）是苦，或盐裂口（全身被刀尖刺戳后以盐及腐蚀剂涂擦之）是苦，或铁条旋转（以铁条贯穿侧卧在地上的受刑者双耳并旋转之）是苦，或草圃（鞭挞全身皮开肉绽如一圃草）是苦，或倾注热油于身上是苦，或唆犬撕咬是苦，或用刀砍头是苦。大王，处于轮回者感受如是如是种种痛苦。”

“大王，譬如雨降在喜马拉雅山麓时，恒河之水扩涨至于

崎岖岩石，小圆石，沙砾、漩涡、逆流、急流、树根、树枝、障碍与拦阻。大王，处于轮回者感受如是如是种种痛苦亦复如是。大王，轮转是苦，不轮转是乐。大王，为解释不轮转的德性及轮转的恐怖，并为证悟不轮转者，世尊鼓励（弟子）去超越生老病死。大王，此即是世尊为何鼓励的理由。”

“尊者龙军，萨度！问题善被解决，理由善被解说，其事如是，我接受它。”

第六 慈爱的利益[198]

“尊者龙军，世尊亦曾作此说：‘若人已修习，扩充，多作心解脱之慈爱，以慈爱做车乘、作基地，执行、娴熟及善成立，由此十一种利益可以预期。何者为十一？睡眠舒适，醒悟舒适，不见恶梦，得人民敬爱，得非人敬爱，天神守护，无火、毒、刀剑能加危害，迅速专心，面容和悦，死时不迷乱，若不了达更远，将去到梵天。’但你们又说：‘萨摩童子（25）行慈爱，当其漫游森林为鹿群环绕时，被毗利雅卡王（26）之毒箭射中，当时即昏晕地上。’尊者龙军，若世尊曾说：‘若人已修习……心解脱之慈爱……将去到梵天。’如是‘萨摩童子行慈爱，当其漫游森林为鹿群环绕时，被毗利雅卡王之毒箭射中，当时即昏晕地上’一语为虚妄。若萨摩童子行慈爱，当其漫游森林为鹿群环绕时，被毗利雅卡王之毒箭射中，当时即昏晕地上，如是，‘若人已修习……心解脱之慈爱……将去到梵天。’一语为虚妄。此亦为一两难问题，微妙、精微、幽玄、深奥，即使具最微妙心的人也会为之身上流汗，今向你提出，请解开

此巨大难结，藉此将明眼给与未来世胜者之子。”

“大王，世尊亦曾作此说：‘若人已修习……心解脱之慈爱……将去到梵天。’及萨摩童子行慈爱，当其漫游森林为鹿群环绕时，被毗利雅卡王之毒箭射中，当时即昏晕[199]地上。但大王，于此有一理由。何者为此中理由？大王，此非人的德性，而是修习慈爱的德性。大王，当沙摩童子举起水瓶之际，他疏忽了修习慈爱，大王，若人满怀慈爱之际，无火、毒或刀剑能加危害，若有人想加害于他虽前往则不能见彼，于此人是没有机会。大王，此非人的德性，而是修习慈爱的德性。大王，譬如有人使勇士披挂不可刺破的甲胄临阵，凡射向他的箭皆落地而分散，此非勇士的德性，而是那不可刺破的甲胄的德性。大王，此非人的德性，而是修习慈爱的德性。大王，若人满怀慈爱之际，无火、毒或刀剑能加危害。若有人想加害于他虽前往则不能见彼，于此人是没有机会。大王，此非人的德性，而是修习慈爱的德性亦复如是。”

“复次大王，譬如有人手持天上隐身树根，当树根在手，凡夫无人能见彼。大王，此非那人的德性，而乃隐身树根的德性。因此，凡夫视线中不能看见彼。大王，此非人的德性，而是修习慈爱的德性。大王，若人满怀慈爱之际，无火、毒或刀剑能加危害。若有人想加害他虽前往则不能见彼，于此人是没有机会。[200]大王，此非人的德性，而是修习慈爱的德性亦复如是。大王，又如有人进入一善巧构造之巨大石窟，降雨之巨大黑云不能湿润他。大王此非那人的德性，而乃大石窟的德性。因此，降雨之巨大黑云不能湿润他。大王，此非人的德性，而乃修习慈爱的德性。大王，若人满怀慈爱之际，无火、毒或刀剑能加危害。若有人想加害他虽前往则不能见彼，于此人是

没有机会。大王，此非人的德性，而乃修习慈爱的德性亦复如是。”

“尊者龙军，奇哉！尊者龙军，妙哉！如何慈爱的修习可抵御诸恶？”

“大王，修习慈爱于幸者与不幸者均招致诸善的德性；修习慈爱有极大饶益，此应分别（告知）一切含识有情。”

第七 迭瓦达答之宿世

“尊者龙军，行善与行不善，结果是否相同，或有所区别？”

“大王，善与不善有别。大王，善得善报，促使（生）天；恶有恶报，使（堕）地狱。”

“尊者龙军，你们说：‘迭瓦达答是纯黑，因而具足完全黑法。菩萨纯白，因而具足完全白法。另方面，于相继轮回中迭瓦达答及其徒从，名闻与菩萨等，甚至名闻过菩萨者。迭瓦达答曾作巴拉纳西城婆罗门达多王（27）之司祭的儿子。尔时菩萨为低贱的旃陀罗（28）咒术师，念诵神咒之后，他生出非时芒果。此处菩萨的出身比迭瓦达答低贱，其名闻亦[201]低贱。’”

“复次，迭瓦达答曾作王时，彼为大地君主，得诸欲娱乐。尔时菩萨乃一头雄象，其所具足诸多特质堪供国王享受。于时国王不能容忍雄象的温雅优美步伐，欲加杀害而告象师说：‘此雄象未曾被你善加调伏。象师，使它表演虚空中散步罢。’此处菩萨的出身比迭瓦达答低贱，彼尚为可怜的畜生。”

“复次大王，迭瓦达答曾作人，住于大林中，丧失财产。

尔时菩萨是名叫‘大地(29)’的猴子。此处亦显人兽之别。菩萨亦较迭瓦达答出身低贱。”

“复次大王，迭瓦达答曾作人，名松弩塔罗(30)。尔时彼为猎人，其力强壮，胜过一头大象。尔时菩萨作象王名‘六牙(31)’。象王遭猎人杀死。于此，迭瓦达答亦更优胜。”

“复次大王，迭瓦达答曾作人，彼为无家的林中游行者。尔时菩萨乃一鹧鸪鸟，唱诵吠陀偈颂。鹧鸪鸟也遭彼林中游行者杀死。于此，迭瓦达答的出身亦更优胜。”

“复次大王，迭瓦达答曾作巴拉纳西国国王，名卡拉布(32)。尔时菩萨乃一苦行者主张忍辱。国王对此苦行者忿怒，使人断其手足如同竹笋。于此，迭瓦达答出身与名闻亦更优胜。”

“复次，迭瓦达答曾作人，彼为一樵夫。尔时菩萨是猴王名‘南地雅(33)’。樵夫亦曾杀死猴王连其母与弟。于此，迭瓦达答的出身亦更优胜。”

“复次，迭瓦达答曾作人，彼为一裸体(33)(外道)，名卡罗彼雅(34)。尔时菩萨是龙王，名潘达罗卡(35)。于此，迭瓦达答的出[202]身亦更优胜。”

“复次，迭瓦达答曾作人，彼为一森林蓬发苦行者(36)。尔时菩萨乃一大野猪，名他洽卡(37)。于此迭瓦达答的出身亦更优胜。”

“复次，迭瓦达答曾于切提中作王，名修罗·巴哩洽罗(38)，其时他凌空而行，高过人头。尔时菩萨作婆罗门名迦披拉(39)。于此，迭瓦达答的出身与名闻亦更优胜。”

“复次，迭瓦达答曾作人，名萨摩(40)。尔时菩萨是鹿王，名“鹿鹿”(41)。于此，迭瓦达答的出身亦更优胜。”

“复次，迭瓦达答曾作人，彼为一猎人游行林中。尔时菩萨是一雄象，该猎人七次将其象牙折断并取去。于此，迭瓦达答的出身亦更优胜。”

“复次，迭瓦达答曾是一豺狼，其时彼行刹帝利法使遍赡部洲一切国王为其附属。尔时菩萨是一智者，名伟都罗(42)。于此，迭瓦达答的名闻亦更优胜。”

“复次，迭瓦达答曾作雄象，其时彼曾杀害一鶲鸟的幼雏。尔时菩萨是一象群首领。于此，他们两人相等。”

“复次，迭瓦达答曾作药叉，其时名‘非法(43)’。尔时菩萨亦为一药叉，名‘正法(44)’。于此，他们两人亦相等。”

“复次，迭瓦达答曾作船师，其时彼为五百家的首领。尔时菩萨亦为一船师及五百家的首领。于此，他们两人亦相等。”

“复次，迭瓦达答曾作商队的首领，其时彼为五百辆车的主人。尔时菩萨也是商队首领及五百辆车的主人。于此，他们两人亦相等。”

[203] “复次，迭瓦达答曾作鹿王，其时名‘萨卡(45)’。尔时菩萨也是一鹿王名‘尼罗陀(46)’。于此，他们两人亦相等。”

“复次，迭瓦达答曾作军长，其时名‘萨卡’。尔时菩萨是一国王名‘尼罗陀’。于此，他们两人亦相等。”

“复次，迭瓦达答曾作婆罗门，其时名‘犍陀哈拉(47)’。尔时菩萨是一王子名‘疆达’(48)。于此，犍陀哈拉更为优胜。”

“复次，迭瓦达答曾作王，名‘婆罗门达多’。尔时菩萨是其太子，名‘大莲(49)’。国王令将自己的儿子从盗贼崖掷下。既然父亲比儿子为优胜，尊者，于此迭瓦达答亦更为优胜。”

“复次，迭瓦达答曾作王，名‘大巴他巴(50)’。其时菩

萨是其儿子，名‘法护王子（51）’。尔时国王令将自己的儿子的手足及头斩截。于此，迭瓦达答亦更为优胜。”

“当今之世他们两人均生于释迦族（52）。菩萨成佛，有全知智为世界的首领。迭瓦达答依其天上天之教法出家，既示现神通即假装作佛。尊者龙军，我所说的一切是否真实或虚妄？”

“大王，你所揭示的种种理由全都真实，并无异议。”

“尊者龙军，若黑与白（招引）同样的归趣，如是善与不善皆有同等的异熟果。”

“大王，善与不善亦无同等的异熟果。大王，迭瓦达答是不被众人反对，菩萨也不被反对。但他之对菩萨的反对，成熟及结果于此生或他生。虽[204]然如此，大王，当迭瓦达答有权势时曾给乡里以庇护。造桥，造旅舍及功德堂，恣意布施与沙门婆罗门、乞丐、旅人、穷人及非穷人。因此之异熟果，于其每一转世都获得幸福。大王，何人可作如是说：‘布施、自制、调御及奉持伍波萨他(uposatha)都不能获得幸福？’复次大王，你如是说：‘迭瓦达答与菩萨是共同转世。’不但是百世之后、千世之后、十万世之后有所遇会，而是任何处、任何时候，于若干日夜之后将有遇会。大王，世尊曾揭示盲龟猎取人身的譬喻，你应用彼譬喻来衡量这两个人相会。大王，不独菩萨与迭瓦达答间有联系，大王，于若干百千世以来，长老沙利子是菩萨的父、祖父、伯叔、兄弟、子侄或朋友。大王，凡属于有情类者一切皆进入轮回的急流，因轮回急流的吸卷而各各与可喜可憎者相会。大王，譬如水随河流运行时即与净不净、美丽或丑恶相会。大王，凡属于有情类者，一切皆进入轮回急流，因轮回急流的吸卷而与可喜可憎者各各相遇亦复如是。”

“大王，迭瓦达答曾为一药叉，自行非法，也教唆他人行非法，他在大地狱五十七俱胝年及六十万年[205]受煎煮。大王，菩萨曾是一药叉，自己行正法，也教导他人行正法。他在天上五十七俱胝年及六十万年享受诸欲的娱乐。复次大王，于今世迭瓦达答开罪于不应开罪的佛陀并破和合僧，遂因之陷入地下。但如来既证悟诸法，遂断贪欲而入般涅槃。”

“尊者龙军，萨度！其事如是，我接受他。”

第八 关于阿马喇

“尊者龙军，世尊亦曾作此说：
若获得时机，秘密，
及如是（适合的）求爱者，
一切女人会行邪恶；
若无他人，遂同残废者。

“但又说：‘有女人名阿马喇(53)是大药(54)的妻子。当伊之丈夫作客异地，她被安置在村里。她处于孤寂与秘密，她事其夫若君主，虽有千钱之聘不作邪恶。’”

“尊者龙军，若世尊曾说：‘若获得时机，秘密，及如是（适合的）求爱者，一切女人会作邪恶；若无他人，遂同残废者’如是，‘有女人名阿马喇是大药的妻子。当伊的丈夫作客异地……不作邪恶’一语为虚妄。但若‘有女人[206]名阿马喇是大药的妻子。当伊的丈夫作客异地……不作邪恶。’如是，‘若获得时机，秘密，及如是（适合的）求爱者，一切女人会作邪恶；若无他人，遂同残废者’一语为虚妄。此亦为一两难

问题，今向你提出，请解决它。”

“大王，世尊亦曾作此说：‘若获得时机，秘密，及如是（合适的）求爱者，一切女人会作邪恶；若无他人，遂同残废者。’但他也曾说：‘有女人名阿马喇，是大药的妻子。当伊的丈夫作客异地，她被安置在村里。她处于孤寂与秘密，她事夫若君主，虽有千钱之聘不作邪恶。’大王，是否彼女人于收到千钱之后同另一适宜的男人作邪恶，或者她不曾作此，即使他有时机，秘密或合适之求爱者？大王，当女人阿马喇考虑此事时她看不见时机，秘密或适宜的求爱者。因世间的讥诮，她不见时机；因怕后世的地狱，她不见时机。她想及可怕的邪恶的后果，她看不见时机；她不愿丧失所爱，她不见时机；因尊敬其夫，其不见时机；因尊敬法，其不见时机；因呵斥非阿利安，其不见时机；因不愿破坏誓言，其不见时机。以如是种种理由，她皆不见时机。”

“复次，当她思维世间的秘密而不[207]能见，她遂不曾作邪恶；若她从人获得秘密，从非人她即不得秘密；若她从非人获得秘密，她即不能从出家而具他心通者得秘密；若她从出家具他心通者得秘密，她即不能从具他心通的神祇得秘密；若他从具他心通的神祇得秘密，她即不能从伊自己作恶得秘密；若她从伊自己作恶得秘密，她即不能从非法得秘密。以如是种种理由她不获得秘密，她遂不曾作恶。”

“复次，当她思维世间而不能获得如是（适合的）求爱者，她遂不曾作恶。大王，大药智者具足二十八种德性。何者为具足二十八种德性？即：勇猛、羞耻、谨慎、有徒众、有朋友、容忍、持戒、诚实、具足清净、无瞋、无慢、无嫉妒、精进、努力、友善、好施、爱语、谦逊、温和、不狡猾、不欺诈、具

足智慧、有名望、具足学识、饶益部属、得众请求、多财富、有善名。大王，大药智者具足此二十八种德行。她不曾另得如是求爱者，她不曾作恶。”

“尊者龙军，萨度！其事如是，我接受它。”[208]

第九 阿拉汉的怖畏

“尊者龙军，世尊亦曾作此说：‘阿拉汉远离怖畏及战栗。’另方面，当在王舍城(55)看见（狂）象施护(56)奔向世尊时，除长老阿难达，五百漏尽阿拉汉皆舍弃世尊而四散奔逃。

尊者龙军，是否此诸阿拉汉因怖畏而逃散？或者彼等逃散，是愿让具十力的（佛）倾坠，心想‘那将是世尊自所作业的证明？’或者彼等逃散，乃因希望观看如来的不可比拟、伟大和无以伦比的奇迹？尊者龙军，若世尊曾说：‘阿拉汉远离怖畏及战栗。’如是，‘当在王舍城看见（狂）象施护奔向世尊时，除长老阿难达，五百漏尽阿拉汉皆舍弃世尊而四散奔逃’一语为虚妄。若在王舍城看见（狂）象施护奔向世尊时，除长老阿难达，五百漏尽阿拉汉皆舍弃世尊而四散奔逃，如是，‘阿拉汉远离怖畏及战栗’一语为虚妄。此亦为一两难问题，今向你提出，请解决它。”

“大王，世尊亦曾作此说：‘阿拉汉远离怖畏及战栗。’及在王舍城看见（狂）象施护奔向世尊，除长老阿难达，五百漏尽阿拉汉皆舍弃世尊而四散奔逃。但那既非因为怖畏，亦非愿意让世尊倾坠。复次大王，凡恐怖与战栗之因，于阿拉汉皆已根绝，因之阿拉汉是远离怖畏与战栗。大王，是否大地害怕被

掘凿、破裂或肩荷大海、山岩及山峰？”

“尊者，否。”

“大王，何以故？”

“尊者，于大地并无使之恐怖或战栗的因由。大王，于阿拉汉也没有使之恐怖或战栗的因由亦复如是。大王，是否山峰害怕分崩、断折、倾坠或被火焚烧？”

“尊者，否。”

“大王，何以故？”

[209] “尊者，于山峰并无使之恐怖或战栗的因由。”

“大王，于阿拉汉也无使之恐怖或战栗的因由亦复如是。大王，若百千世界中，凡属于有情类者手中持刀向一阿拉汉，包围欲使之战栗，但于彼心中是无任何改变。何以故？因无基地及不可能。复次大王，彼漏尽者之心中如此想到：‘今日人中尊及胜者之牛将进入名城，于街上，施护大象将奔向他，但无疑地其侍者不会舍弃天中天。若我们中所有的人不舍弃世尊，则阿难达德性不会为人周知，而彼象也不会奔向如来。故而，且让我们离开此地，此诸大众的漏缚会得解脱，而阿难达的德性也为大众所周知。诸阿拉汉见此饶益，遂作四散奔逃。’

“尊者龙军，问题善被解决。其事如是，于阿拉汉是无怖畏及战栗。当见此饶益，他们遂四散奔逃。”

第十 如来是全知者

“尊者龙军，你们说：‘如来是全知。’但你们亦说：‘当以沙利子及马哈摩嘎喇那为上首的比库僧众被世尊遣退时，因

洽吐玛释族（57）及萨汉巴提梵天（58）向世尊揭示了种子及幼犊的譬喻，才使他和悦、宽恕及和蔼。’尊者龙军，是否如来不知道这些藉以使如来满足[210]和悦宽恕及和蔼的譬喻？尊者龙军，若如来不知如是譬喻，如是，则佛陀并非全知者；若如来已知，如是，他以遣退他们而作一尝试，如此则成为没有悲悯心。此亦为一两难问题，今向你提出，请解决它。”

“大王，如来是全知者，以那些譬喻世尊遂满足、和悦、宽恕及和解。大王，如来是法王，因彼原为如来所启示的譬喻遂使如来喜悦、欣悦及和解。既得它们和解，如来遂欣喜地说：

‘萨度！’大王，譬如女人以属于其夫的财富去满足，欣悦及安慰自己的丈夫，丈夫既得安慰，彼等遂欣喜地说：‘萨度！’大王，洽吐玛释族及萨汉巴提梵天以彼原为如来所启示的譬喻使如来喜悦、欣悦及和解；既得和解，如来遂欣喜地说‘萨度’亦复如是。复次大王，譬如，国王的理发师以属于国王的舌头金梳去装饰国王的头，去满足、欣悦及安慰国王。国王既得安慰遂欣喜地说：‘萨度！’，赐给他以所欲之物。大王，洽吐玛释族及萨汉巴提梵天以彼原为如来所启示的譬喻使如来喜悦、欣悦及和解，如来既得和解遂欣喜地说‘萨度’亦复如是。复次大王，譬如同居比库执持其亲教师所托钵中的食物而安置于亲教师之附近，使其喜悦、欣悦及安慰，亲教师既得安慰，遂欣喜地说：‘萨度！’大王，洽吐玛释族及萨汉巴提梵天以彼原为如来所启示的譬喻使如来喜悦、欣悦[211]及和解，如来既得和解遂欣喜地说‘萨度’，遂宣示解脱一切苦之法亦复如是。”

“尊者龙军，萨度！其事如是，我接受它。”

注释：

- (1) Pātimokkha(Pratimoksa)。
- (2) sīmaṇī katvā，结界。
- (3) dhammagiriyā, brahmagiriyā，二者为表演技艺者之名，见 PED。
- (4) Mañibhadda。
- (5) Punṇabhadda。
- (6) Sirdēvatā。
- (7) Kalidevatā。
- (8) Sivā。
- (9) Vasudevā。
- (10) Savarapura 为旃陀罗低贱族的城市。
- (11) Pārājika，巴拉基嘎，古译：波罗夷罪。
- (12) Tusita，天或天宫名。
- (13) Kumārakassapa，人名。
- (14) Pāyāsi，人名。
- (15) bilangathālika。
- (16) sankhamuṇḍika。
- (17) Rāhumukha。
- (18) jotimālaka。
- (19) hatthapajjotika。
- (20) erakavattika。刑法之一种。
- (21) cirakavāsika。
- (22) eṇeyyaka。
- (23) balisamamsika。
- (24) kahapanāka。
- (25) Sāma kumāra，人名。

- (26) Pilayakkha, 国王名。
- (27) Brahmadatta, 国王名。
- (28) chavakacandāla, 人名。
- (29) Mahapāthavi, 猴名（大地）。
- (30) Sonuttara, the hunter, 人名。
- (31) Chaddanta, 象名（六牙）。
- (32) Kalābu, 国王名。
- (33) Nandiya, 猴名。
- (34) Karāmbhiya, 人名。
- (35) Pañdaraka, 龙王名。
- (36) Pavane jaṭilaka。
- (37) Tacchaka, 见 Jā.no. 283 and No.492. 野猪名。
- (38) Suraparicara, king of Cetis, 见 Jā.no. 422. 国王名。
- (39) Kapila, 人名。
- (40) Sāma, 人名。
- (41) Ruru, 见 Jā.no. 482. 鹿王名。
- (42) Vishura, 见 Jā.no. 241. 人名。
- (43) Adhamma, 药叉名。
- (44) Dhamma, 见 Jā.no. 457. 药叉名。
- (45) Sākha, 鹿王名。
- (46) Nigrodha, 见 Jā.no. 445 and Jā.no. 12. 鹿王名。
- (47) Khanḍahāla, 见 Jā.no. 542. 人名。
- (48) Canda, 王子名。
- (49) Mahāpaduma, 见 Jā.no. 472. 王子名。
- (50) Mahāpatāpa, 见 Jā.no. 385.
- (51) Dhammapāla, 王子名。

- (52) Sakyakule, 佛于此族出生。
- (53) Amarā, 故事详情见小注 (54)。
- (54) Mahosadha, 见 Mahā-ummagga-jātaka, Jā.no.546
- (55) Rājagaha, 城名。
- (56) Dhanapālaka, 象名。
- (57) Cātumā, the Sakyan, 人名。
- (58) Brahma Sahampati, 梵天名。

南传弥林达问经卷下

第五品

第一 无家与造宅舍

“尊者龙军，世尊亦曾作此说：
亲密生怖畏，
家宅生尘埃；
无家无亲密，
牟尼之远见。

但又说：
应造精美的宅舍，
让多闻者居此。”

“尊者龙军，若如来曾说：‘亲密生怖畏，家宅生尘埃；无家无亲密，牟尼之远见。’如是，‘应造精美的宅舍，让多闻者居此’一语为虚妄，若如来曾说：‘应造精美的宅舍，让多闻者居此。’如是，‘亲密生怖畏……，牟尼之远见’一语为虚妄。此亦为一两难[212]问题，今向你提出，请解决它。”

“大王，世尊亦曾作此说：‘亲密生怖畏，家宅生尘埃；无家无亲密，牟尼之远见。’但亦曾说：‘应造精美的宅舍，让

多闻者居此。’大王，如来所说之‘亲密生怖畏……牟尼之远见。’此为真实语，无余语，完满语，不变语。对于沙门之行境、行道及行为，何者为适当、适宜及适应。大王，譬如原野之鹿漫游林薮，随所欲之处而入睡，无家无住所。大王，诸比库也应如是思维：‘亲密生怖畏，家宅生尘埃；无家无亲密，牟尼之远见。’

“大王，世尊又说：‘应造精美的宅舍，让多闻者居此。’如来之作此说彼考虑两事。何者为两事？一布施精舍为诸佛所称赞、允许、赞叹、称许。即布施精舍，他们将从生老死而得解脱。此为布施精舍之第一利益。复次，若比库尼住精舍时，则成她们与耆旧(比库)相会处，且便于欲会见她们的人。若无住处则会晤实难。此为布施精舍之第二利益。如来之说此，实因考虑此两事：[213] ‘应造精美的宅舍，让多闻者居此。’但诸佛子并不因此住所而与欲念。”

“尊者龙军，萨度，其事如是，我接受它。”

第二 饮食自制

“尊者龙军，世尊亦曾作此说：

站立莫放逸，

于胃须自制。

但世尊又说：‘伍达夷（1），我有时食此满钵，有时食过此满钵。’”

“尊者龙军，若世尊曾说：‘站立莫放逸，于胃须自制。’如是，‘伍达夷，我有时食此满钵，有时食过此满钵’一语为

虚妄；若如来曾说：‘伍达夷，我有时食此满钵，有时食过此满钵。’如是，‘站立莫放逸，于胃须自制’一语为虚妄。此亦为一两难问题，今向你提出，请解决它。”

“大王，世尊亦曾作此说：‘站立莫放逸，于胃须自制。’

但亦说：‘伍达夷，我有时食此满钵，有时食过此满钵。’大王，世尊之所以说：‘站立莫放逸，于胃须自制。’[214]此为自性语，无余语，完满语，不变语，真语，实语，决定语，贤人语，牟尼语，世尊语，阿拉汉语，独觉佛语，胜者语，全知者语，如来、应供、正自觉者语。大王，于食不自制者杀生，偷盗，邪淫，妄语，饮酒，弑母弑父，杀阿拉汉，破和合僧，以恶心出如来身血。大王，是否迭瓦达答于食不自制，破和合僧已，忍受一劫业（果）？大王，世尊有鉴于此诸种种理由而说：‘站立莫放逸，于胃须自制。’”

“大王，于食自制，自证四谛现观，证四沙门果，得四无障碍解、八成就、六神通之绝顶及圆成全部沙门法。大王，是否小鹦鹉（2）自制于食后便得三十三天震动及天主沙迦天帝侍候？大王，世尊有鉴于此诸种种理由而说：

‘站立莫放逸，于胃须自制。’但大王，世尊亦曾说：‘伍达夷，我有时食此满钵，有时食过此满钵。’此为那一切应作已作，已达目的，成就圆满及无碍之全知者、自化之如来就彼自身而说。[215]大王，譬如应当给病人以吐泻灌肠等诸药剂，大王，对于有漏及未见真谛的人应自制于食亦复如是。大王，譬如摩尼珠自然天成、闪耀及净洁，无需揩拭、打磨及令净洁，大王，如来已入佛境之波罗蜜，其所作业俱无障碍亦复如是。”

“尊者龙军，萨度！其事如是，我接受它。”

第三 无上内外科医师

“尊者龙军，世尊亦曾作此说：‘诸比库，我是婆罗门，应请求者，常清净手，持最后身，无上内外科医师’，但世尊亦说：‘诸比库，于我之比库弟子中少病患者，即此薄拘罗(3)为第一。’世尊的身体曾数次患病是可见到。尊者龙军，若如来是无上，如是，‘诸比库于我之比库弟子中少病患者，即此薄拘罗为第一’一语为虚妄。若长老薄拘罗为少病患者之第一，如是，‘诸比库，我是婆罗门，应请求者，常清净手，持最持身，无上内外科医师’一语为虚妄。此亦为一两难问题，今向你提出，请解决它。”

“大王，世尊亦曾作此说：‘诸比库，我是婆罗门……无上内外科医师。’但彼亦说：‘诸比库，于我之比库弟子中少病患者，即此薄拘罗为第一。’但此乃就其所知晓之外来传承而言。大王，又如来的弟子中有站立者，经行者，他们或站立或经行度过昼夜，但世尊自己站立、经行或坐卧度过昼夜。大王，那些站立及经行的比库，以此特点（比如来）优胜。复次[216]大王，世尊有弟子是一坐食者，即使为生命也不再食。但世尊会有第二食，甚至第三食。大王，彼一坐食之比库以该特点（比如来）优胜。大王，诸比库各各以或此或彼种种事例分别被提及（优胜），然世尊则于戒、定、慧，于解脱，于解脱知见，于十力四无畏，于十八不共佛法、六神通而为无上优胜特点。

就佛陀之全胜境界而有此说：‘诸比库，我是婆罗门，应请求者，常清净手，持最后身，无上内外科医师。’大王，于人群中有的出身高贵，或富裕，或有学问，或善技能，或勇猛，

或警惕，但国王较彼一切人均为优胜。大王，于有情中世尊是第一最尊，优胜无上亦复如是。至于长老拔古喇(Bakula)之免除病患乃因其(宿世)发愿所致。大王，当阿诺玛·达西(4)世尊患胃痛病时，及维巴西(Vipassi)(5)世尊与其六万八千弟子患草花病时，彼为一苦行者，因以各种药物清除诸病，而得少病，遂说：‘诸比库，于我之比库弟子中，少病患者即此薄拘罗为第一。’但大王，若世尊病或不病，或修头陀行，或不修头陀[217]行，实无一人如彼世尊。”

“大王，天中天之世尊于曾解释最胜《相应部》(6)而说：‘无论何种有情，或无足或二足、或四足、或多足；或有形、或无形；或有想、或无想、或非想、或非非想，于彼有情中如来、阿拉汉、正自觉者是为第一。’”

“尊者龙军，萨度！其事如是，我接受它。”

第四 如来开发古道

“尊者龙军，世尊亦曾作此说：‘诸比库，如来、阿拉汉、正自觉者是道路未开发者令开发。’但彼亦曾说：‘诸比库，我已见古道——过去正自觉者所循的笔直古道。’

尊者龙军，若如来是道路未开发者令开发，如是，‘诸比库，我已见古道——过去正自觉者所循的笔直古道’一语为虚妄。若如来曾说：‘诸比库，我已见古道——过去正自觉者所循的笔直古道。’如是，‘诸比库，如来、阿拉汉、正自觉者是道路未开发者令开发’一语是虚妄，此亦为一两难问题，今向你提出，请解决它。”

“大王，世尊曾作此说：‘诸比库，如来、阿拉汉、正自觉者是道路未开发者令开发。’但亦曾说：‘诸比库，我已见古道——过去正自觉者曾所遵循的笔直古道。’此二者皆为真实语。大王，当往昔时诸如来既曾凋谢，导师不在，道路淹没，如来以慧眼观见彼虽然已遭破坏[218]、崩溃、障碍、阻塞、掩盖及不行之道路，但它曾为古昔正自觉者所遵循，以此理由遂说：‘诸比库，我已见古道——过去正自觉者曾所遵循的笔直古道。’大王，当往昔时，诸如来既曾凋谢，导师不在，道路淹没、崩溃、障碍、阻塞、掩盖。现在如来令其通行。以此理由他说：‘诸比库，如来、阿拉汉、正自觉者是道路未开发者令开发。’

大王，譬如转轮王之摩尼宝珠失踪而隐匿在山峰间，它因正行而往诣另一转轮王。大王，是否该摩尼宝珠为他所造？”

“尊者，否。摩尼宝珠不但是天然且是为他而出现于世。”

“大王，当那为过去诸如来所遵循的吉祥八分正道既已破坏，崩溃、障碍、阻塞、掩盖、不行及导师不在，如来以慧眼观见，使之复现，使之通行，以此理由遂说‘诸比库，如来、阿拉汉，正自觉者是道路未开发者令开发’亦复如是。”

“大王，又如已生之子从胎中出生，其母被称为能生者。大王，当如来以慧眼观见那虽原有而已遭破坏、崩溃、障碍、阻塞、掩盖、不行的道路时，使之复现，使之通行亦复如是。以此理由故他说：‘诸比库，如来、阿拉汉、正自觉者是道路未开发者令开发。’”

“大王，又如有人发现那已丧失之物，人们遂说：‘此物因他而产生。’大王，当如来以慧眼观见那虽原有而已遭破坏、崩溃、障碍、阻塞、掩盖，行不通[219]的道路时，他使之复

现，使之通行亦复如是。以此理由他说：‘诸比库，如来、阿拉汉、正自觉者是道路未开发者令开发。’”

“复次大王，若有人清除林薮，携去土壤，人们说：‘那是他的土壤。’土壤虽非他所造，他却被称为土壤的主人，因为他对那土壤有所工作。大王，当如来以慧眼观见那虽原有而已遭破坏、崩溃、障碍、阻塞、掩盖，不行的道路时，他使之复现，使之通行亦复如是。以此理由他说：‘如来、阿拉汉、正自觉者是道路未开发者令开发。’”

“尊者龙军，萨度！其事如是，我接受它。”

第五 多发咖沙巴

“尊者龙军。世尊亦曾作此说：‘我昔宿世为人，不惯伤害有情。’但他又说：‘当其作仙人号多发咖沙巴（7）时，曾令杀害数百生命以奉献胜利之饮大祭。’尊者龙军，若世尊说：‘我昔宿世为人，不惯伤害有情。’如是，‘当其作仙人号多发咖沙巴时，曾令杀害数百生命以奉献胜利之饮大祭’一语为虚妄；若当其作仙人号多发咖沙巴时，曾令杀害数百生命作奉献胜利之饮大祭。’如是，‘我昔宿世为人，不惯伤害有情’一语为虚妄。此亦为一两难问题，今向你提出，请解决它。”

“大王，世尊亦曾作此说：‘我昔宿世为人，不惯伤害有情。’彼亦于作仙人号多发咖沙巴时，令人[220]杀害数百生命作奉献胜利之饮大祭。但彼乃因贪欲而昏迷，非于心意清醒时（所为）。”

“尊者龙军，有八种人杀生。何者为八？一贪欲者以贪而

杀生；二凶暴者以瞋恚杀生；三蠢人以愚痴而杀生；四贡高者以慢而杀生；五贪婪者因贪而杀生；六贫困者为生计而杀生；七愚人以戏笑而杀生；八国王因禁令而杀生。尊者龙军，此为八种人杀生。尊者龙军，菩萨乃依其本性而作此（杀生）。”

“大王，菩萨非依其本性而作此。大王，若菩萨因本性倾向而奉献大祭，则彼不会宣说此偈：

于此被海所环绕，
海洋所包围的大地，
我不欲与讥嫌共处。

——萨雅(8)，你应知此。”

“大王，菩萨虽亦如是说，但当其一见匡达娃蒂(9)王女时即与爱恋，昏迷、神魂颠倒，既昏迷淆乱、心意激荡，其心志即遭困惑、散乱、骚动，遂奉献胜利之饮大祭；从那被杀畜生之颈项喷出的鲜血实是可怕。大王，譬如狂热心志错乱将走入炽燃火聚，将捉持忿怒的毒蛇，将走进疯象，将跳入无边际之大海，将践踏村庄进口处的池塘及其污浊附近池沼、爬上有刺的篱墙、跳下崇崖、吞食秽物、夜间裸体游行，及作种种不适当。大王，当菩萨一见匡达蒂王女时即与爱恋，遂昏迷、神魂颠倒；既昏迷淆乱、心意激荡，其心志即遭困惑、散乱、骚动，遂奉献胜利之饮大祭；从那被杀畜生之颈项喷出的鲜血实是可怕亦复如是。大王，当今之世，神志昏迷之人行恶非获大过咎，其来世的异熟果也非如此。大王，若狂人犯杀戮，你将以何刑法处治他？”

“尊者，对狂人能有什么刑法呢？我们将他鞭挞后而释放。此即对狂人的惩罚。”

“大王，如是则狂人过咎是无惩罚。[221]因此狂人所作

无过咎，彼应可宽恕。大王，昔仙人多发咖沙巴一见匡达娃蒂王女时即与爱恋，昏迷、神魂颠倒；既昏迷淆乱、心意激荡，其心志即遭困惑、散乱、骚动，遂奉献胜利之饮大祭；从那被杀畜生之颈项喷出的鲜血实是可怕亦复如是。但当其回复本性及获取正念，彼即再出家，证得五神通后遂往生梵天。”

“尊者龙军，萨度，其事如是，我接受它。”

第六 光护童子之傲慢

“尊者龙军，世尊亦曾作此说：六牙（10）象王说：
彼时我想，抓住他，我将杀死他。
即见袈裟，那是仙人的旗帜；
虽被痛苦所扰，但作此想，
值得此旗帜的人，不被善人渎冒。”

“但世尊又说：‘当其作光护（11）婆罗门童子时，他以下贱、粗暴的言辞詈骂咖沙巴佛（12）、阿拉汉、正自觉者，称其为小秃头，小沙门。’尊者龙军，若[222]菩萨作畜生时常尊敬袈裟，如是，‘当其作光护婆罗门童子时，他以下贱、粗暴的言辞詈骂咖沙巴佛、阿拉汉、正自觉者，称其为小秃头，小沙门’一语为虚妄。若‘当其作光护婆罗门童子时，他以下贱、粗暴的言辞詈骂咖沙巴佛、阿拉汉、正自觉者，称其为小秃头，小沙门。’如是，‘六牙象王尊敬袈裟’一语为虚妄。若菩萨作畜生时常忍受尖锐犀利、凄惨的痛楚而尊敬披袈裟的猎人，如何在其作人时，虽有成熟知识，成熟智慧，而见到那具足十力的世界领袖，最高无上、六尺圆光照耀、身披最珍贵最精美之光亮

巴拉纳西细布袈裟的咖沙巴佛，阿拉汉，正自觉者时，他不曾向其作礼？此亦为一两难问题，今向你提出，请解决它。”

“大王，世尊亦曾作此说：六牙象王说：

彼时我想，抓住他，我将杀死他。

既见袈裟，那是仙人的旗帜；

虽被痛苦所扰，但作此想，

值得此旗帜的人，不被善人渎冒。”

“及当其作光护婆罗门童子时，他以下贱、粗暴的言辞詈骂咖沙巴佛、阿拉汉，正自觉者，称其为小秃头，小沙门。那是因他的出生，因他的家庭。大王，光护婆罗门童子转生于不信既少净信之家，其父母、兄弟、姐妹、奴仆、侍从等人皆是梵神、梵天之崇敬者，彼等只以梵天为至高最上。彼等詈骂及嫌厌其他出家人。当听闻他人所说，当戛提迦罗(13)陶师邀其访寻导师时，光护童子如此说：‘住彼小秃头、小沙门能有何益[223]？’大王，譬如甘露与毒药接近化作苦味，冷水与火接近变为温暖。大王，光护童子转生于不信及少净信之家，因其家庭故詈骂及呵责如来亦复如是。大王，譬如炽燃光亮的大火聚若与水接近，其光焰即遭熄灭，转冷变黑如同烂熟之尼贡地(14)果。大王，光护童子虽具福德、信仰、广阔智慧的光辉，但当其转生于不信及少净信之家时，因其家庭故变为瞎盲，詈骂及呵责如来亦复如是。彼后既得亲近，即知晓佛陀德性，并成为其奴仆一样。于胜者之教言出家后，彼即得神通、等至，并往生梵天。”

“尊者龙军，萨度！其事如是，我接受它。”

第七 夏提迦罗之屋顶

“尊者龙军，世尊亦曾作此说：‘夏提迦罗陶师之屋，整个（雨季）三月虽以天作盖，但不曾遭雨。’但彼亦说：‘雨浸湿咖沙巴如来之茅屋。’”

“尊者龙军，如来的善根如此深厚，如何（他的）茅屋遭雨湿？或应希望如来有威神力？尊者龙军，若夏提迦罗陶师之屋以天作盖而不遭雨湿，如是，‘如来的茅屋遭雨湿’一语为虚妄。若如来的茅屋遭雨湿，如是，‘夏提迦罗陶师之屋以天作盖未遭雨湿’一语为虚妄。此亦为一两难问题，今向你提出，请解决它。”

“大王，世尊亦曾作此说：‘夏提迦罗陶师之屋，整个三月以天作[224]盖，但不曾遭雨。’彼亦说：‘咖沙巴如来的茅屋遭雨湿。’但大王，夏提迦罗陶师持戒，具足善法，善根深厚，奉事其年老的盲眼父母。当其不在家时，人们未经询问即搬走其屋顶茅草遮盖世尊的茅屋。由此茅草之搬移，他即得不摇、不动、安定、广阔、无伦之欣悦并不断生起无比欢乐，遂说：‘诚然，婆伽梵世尊很信任我。’由此他得现法之报出生。大王，于此些许变异，如来未被扰动。”

“大王，譬如须弥山王虽经无数百千风暴袭击仍不摇不动；又如大海——最胜最优之海洋不被无数百千亿兆之大河盈满，不生些许变异。大王，于此些许变异如来未被扰动亦复如是。”

“复次大王，如来的茅屋被雨湿乃出于悲悯大众。大王，考虑此二事，诸如来不用自然化成的资具；或人天会说‘此为一值得最上礼物的导师。’既供献礼物，他们将脱离苦趣；或

他们会想‘莫使他人责怪，说世尊显现神异以谋求生活。’因考虑此二事，诸如来不用自然化成的资具。大王，若沙咖天帝或梵神或他自己建筑了那不遭雨湿的茅屋，则为可谴责，因那是有过咎及可呵责的行动。（或有人说：）作此庄严将迷惑混淆世间。如此应避免此行动。大王，诸如来不求于物，因不求于物，他们将不被责怪。”

“尊者龙军，萨度！其事如是，我接受它。”

第八 如来是婆罗门又是王

[225] “尊者龙军，世尊亦曾作此说：‘诸比库，我是婆罗门，应乞求者，’但彼亦说：‘舍拉，我是王。’尊者龙军，若世尊曾说：‘诸比库，我是婆罗门，应乞求者。’如是，‘舍拉，我是王’一语为虚妄。若世尊说：‘舍拉，我是王。’，如是‘诸比库，我是婆罗门，应乞求者。’一语为虚妄。因其必是刹帝利或婆罗门，无人能于一时降生而属两个阶级。此亦为一两难问题，今向你提出，请解决它。”

“大王，世尊亦曾作此说：‘诸比库，我是婆罗门，应乞求者。’但彼亦说：‘舍拉，我是王。’于此有一理由，以该理由彼为婆罗门亦为王。”

“尊者龙军，如何是此理由？以该道理如来为婆罗门亦为王？”

“大王，一切恶法及不善法皆为如来驱逐、舍弃、排除、毁灭、断绝、根除、消灭、止息。以是故，如来称为婆罗门。婆罗门为超越犹豫狐疑疑惑之道。大王，如来亦超越犹豫狐疑

疑惑之道，以是故，如来称为婆罗门。婆罗门为已离后有、诸趣及生之种类，已离尘垢且无伴侣。大王，世尊亦离后有、诸趣及生之种类，已离尘垢且无伴侣。以是故，如来称为婆罗门。婆罗门完满地住于最高、最优、最胜及卓越的心境。大王，世尊亦完满地住于最高、最优、最胜及卓越的心境。以是故，如来称为婆罗门。婆罗门住持往昔圣教，古典研究，传承，接受布施、调御、摄制、抑制者。大王，世尊亦住持那为胜者所遵循的往昔圣教，[226]古典研究，传承、接受布施、调御、摄制、抑制者。以是故，如来称为婆罗门。婆罗门为修习禅定有极大欢乐住者。大王，世尊亦为修习禅定有极大欢乐住者。以是故，如来称为婆罗门。婆罗门知晓一切转世转生诸趣诸类之经过与实现。大王，世尊也知晓一切转世转生诸趣诸类之经过与实现。以是故，如来称为婆罗门。大王，世尊之‘婆罗门’，非由其父母、兄弟、姐妹、朋友、相识，亲戚、族众、沙门、婆罗门、也非天神所给。此名词表示最后解脱，此‘婆罗门’为彼诸佛世尊于菩提树下证取全知智，催伏魔军，舍弃过去现在未来诸恶及诸不善法的真实名称，此即显示何者为其所证、所显及所成的真实说明。以是故，如来称为婆罗门。”

“但尊者龙军，为何如来被称为王？”

“大王，‘王’谓民众之统治及管理者。大王，世尊亦以正法统治十千世界，彼教化人天，包括魔鬼、梵天世界、沙门婆罗门。以是故，如来称为王。大王，‘王’谓超越一切人民，使亲戚喜，使怨敌忧，他撑起坚强伞柄，具足一百伞骨的白净伞——携来极大名望与光荣。大王，世尊亦令追随邪行之魔军忧，令追随正行[227]之人天喜，于十千世界有极大名望与光荣，高举其饰以坚强忍辱的伞柄，最胜智慧完整的一百伞骨，

最上最胜解脱的无垢白伞。以是故，如来亦称为王。”

“大王，‘王’谓一值得民众尊敬、趋向及亲近其前者；大王，世尊亦为值得人天尊敬、趋向及亲近前者。以是故，如来亦称为王。‘王’谓既嘉纳任何令其喜悦者，即随其所欲给予赏赐、令其满足的人。大王，世尊也是既嘉纳任何令其身口意喜悦者，即随其优胜愿欲给予赏赐、令其满足的人，即令其无上诸苦解脱而得满足。以是故，如来亦称为王。‘王’谓对违犯法令者谴责罚款及处死的人。大王，若无耻之人违犯圣教律令，因其非行他遭轻视、嘲笑、呵责后，世尊也将其从胜者之教摈出。以是故，如来亦称为王。‘王’谓依古昔正义，诸王所传习的训告去解释何者公正或非公正，以正义行统治，于此实行中彼成民众之所欲、所爱、所热望。以正义功德之力，王家之朝代将长久留存。大王，世尊亦依古昔之自在者所传的教训揭示何者是法或非法。以法教化世间时，他成为人天之所欲、所爱、所热望。以法功德之力，正教将长久流传。以是故，如来亦成为王。”

“如是，大王，即为如何如来既是婆罗门又是王的多种理由。若以善巧比库，虽历一劫亦说不尽，如何还需多言？应接受此概要。”

“尊者龙军，萨度！其事如是，我接受它。”

第九 暗示[228]

“尊者龙军，世尊亦曾作此说：
以念诵偈语(15)（得到礼品）

非我之享受，
 婆罗门，此非正见者之法。
 诸佛拒绝（为此）而念诵。
 婆罗门，有法之处，
 这是实行。”

“但当世尊向听众宣说教法时，于其次第说中最先讲说布施，次讲持戒。当人天既闻听全世界最尊的世尊的宣讲，他们预备供品并作奉献，其诸弟子遂分享为他而设的供品。尊者龙军，若世尊曾说：‘以念诵偈语，非我之享受。’如是‘世尊最先讲说布施’一语为虚妄。若世尊最先讲说布施，如是，‘以念诵偈语，非我之享受’一语为虚妄。尊者，何以故？凡值得受供品的人向诸居士讲说供饭的后果，当他们聆听他的法语后内心欢喜，遂再三地施予供品。彼诸分享此供品的人，俱为参加念诵偈语的人。此亦为一两难问题，微妙、幽深，今向你提出，请解决它。”

“大王，世尊亦曾作此说：
 以念诵偈语（得到礼品）
 非我之享受，
 婆罗门，此非正见者之法。
 诸佛拒绝（为此）而念诵。
 婆罗门，有法之处，
 这是实行。”

“世尊亦曾先讲说布施，但那是诸如来的习惯；先讲布施使（听者之）心欣喜，后乃促使其转向戒律。大王，譬如有人[229]先给儿童以玩具，诸如：小犁头，小棍戏，小风车，贝叶容器，小车，小弓，后乃促使各人向其工作。大王，如来先

讲布施使（听者之）心欣喜，后乃促使其转向戒律亦复如是。大王，又如医师先令病者饮油四五日，令强壮及柔和，后乃施以泻剂。大王，如来先讲布施使（听者之）心欣喜，后乃促使向戒律亦复如是。大王，当布施者及施主们的心化为柔软、平滑、柔和，他们以籍由布施而建造的桥梁及船航到达生死轮回大海的彼岸。因此先向彼说修行基地，且不因此而招致暗示。”

“尊者龙军，你言及暗示，此暗示有几种？”

“大王，暗示有两种：身暗示与语暗示。于此身暗示可呵责，另一则不可呵责。语暗示可呵责，另一则不可呵责。何者是身暗示可呵责？于此若某比库往人家（乞食）选立于不应站立之处，此即是身暗示可呵责。圣弟子们不分享以此暗示所获之（食物）；而彼人于此遭圣弟子的轻视、藐视、讥笑，呵责，轻忽及看不起，且被认为破坏（正命）生活。复次大王，于此若某比库往人家（乞食）立于不应站立之处。伸颈作孔雀顾盼，心想：‘如此则他们会看见我。’若因此而人见于彼，此亦为身暗示可呵责。圣弟子们不分享用以此暗示所得的（食物），而彼人于此遭圣弟子们的轻蔑、轻视、讥笑，呵责，轻忽及看不起，且被认为破坏（正命）生活。复次大王，于此若某比库以颚，或以眉或以指[230]暗示，此亦为身暗示可呵责。圣弟子不分享以此暗示所得的（食物）。而彼人于此遭圣弟子们的轻蔑、轻视、讥笑，呵责，轻忽及看不起，且被认为破坏生活。”

“如何是身暗示无呵责？于此若比库往人家（乞食），诚心、专注、觉知地循律仪赴常处或非常处，站于该处，立于欲布施者中，离于不欲布施之人。于是身暗示无呵责。圣弟子分享以此暗示所得的（食物），而彼人于此被圣弟子们称赞，赞叹，赞美；彼亦被认为修苦行及清净生活。大王，天中天之世

尊亦曾作此说：

有智慧者不乞求；
圣弟子们呵责乞求；
他们静立而（乞食）；
此即是圣弟子们乞求。”

“如何是语暗示可呵责？于此，大王，若比库语中暗示多种必需品，如衣钵、卧具、疾病及所需药物。此即为语暗示可呵责。圣弟子不分享以此暗示所得的（食物），而彼人于此遭圣弟子们的轻蔑、轻视、讥笑、呵责、轻忽及看不起，且被认为破坏生活。复次大王，今有某比库令他人听闻而作如是说：

‘我需此。’若因他所说及令他人闻听该语而成就所得，此亦为语暗示可呵责。圣弟子不分享此暗示所得的（食物），而彼人于此[231]遭圣弟子们的轻蔑、轻视、讥笑、呵责、轻忽及看不起，且被认为破坏生活。再者，大王，是否长老沙利子曾于日落后夜间生病，其发言问长老马哈摩嘎喇那药物。因其发言是否药物为彼获取？其后长老沙利子想：‘因我发言，此药物始为我获取，但不应因此破坏我的生活。’因正命遭破坏的恐怖，他拒绝而不依靠药物。此亦为语暗示可呵责。圣弟子们不分享以这此暗示所得的（食物），而彼人于此时遭圣弟子们的轻蔑、轻视、讥笑、呵责、轻忽及看不起，且被认为破坏生活。”

“什么是语暗示无呵责？于此，大王，若比库因故在人家为亲属环绕时暗示药物等。此为语暗示无呵责。圣弟子分享以此暗示所得，而彼人于此被圣弟子们称赞、赞叹、赞美，被认为有清净生活并得如来，阿拉汉，正自觉者所认可。复次大王，如来之拒绝巴拉纳西国婆罗堕闍(16)婆罗门之食物，因那是翻转、解说、拒绝，呵责及修正而生出，因此如来拒绝该供饭而

不纳受。”

“尊者龙军，是否一切时中如来进餐时天神以天上养命素酒入钵中，或谨于两次供饭时掺入树菌及甜糜？”

“大王，于一切时中如来进餐时天神侍立持天上养命素酒（钵中）取出之每一撮食。大王，譬如御厨当国王进餐时持咖喱侍立，对国王之每一口食物洒以咖喱(17)；如来进餐时一切时中天神持天上养命素侍立，洒（钵中）取出之每一撮食上亦复如是。大王，[232]又在毗兰阇(18)当如来食干麦粒时，天神持天上养命素数数润湿及看护，因之如来身体得以保存。”

“尊者龙军，此于彼诸天神实有饶益，彼等恒常努力于照顾如来。尊者龙军，萨度！其事如是，我接受它。”

第十 梵天劝请说法

“尊者龙军，你们说：‘为拔济大众出（苦）海，如来于四大阿僧祇（Asankheyya，无数）劫及十万劫中始成熟全知智。’但又说：‘既证全知智之后，其心少关怀及不说法。’尊者龙军，譬如射师或其弟子长时练习射箭是为作战，但既临战彼却退缩。尊者龙军，为拔济众人出（苦）海，如来于四大阿僧祇劫及十万劫中始成熟全知智。但既证全知智于说法他向后退亦复如是。尊者龙军，又如角力者，或其弟子于长时练习角力，既当角力赛临近，彼即退却。尊者龙军，为拔济大众出（苦）海，如来于四大阿僧祇劫及十万劫中始成熟全知智；但既证全知智于说法他向后退亦复如是。尊者龙军，是否如来因恐怖而退却，或因不熟悉而退却？或因[233]羸弱而退却，或因非全知而退

却？其故何在？为释疑惑请示理由。尊者龙军，若如来为了拔济大众于四大阿僧祇劫及十万劫中始成熟全知智，如是：‘既证全知智之后，其心少关怀及不说法’一语为虚妄。但若彼已证全知智，其心少关怀及不说法，如是，‘为拔济大众出（苦）海，如来于四大阿僧祇劫及十万劫中始成熟全知智’一语为虚妄。此亦为一两难问题，幽深、难解，今向你提出，请解决它。”

“大王，为拔济大众出（苦）海，如来于四大阿僧祇劫及十万劫中始成熟全知智；及既证全知智，其心少关怀及不说法。但此因其观见法之幽深、微妙、难见、难明、精微、不易徹透，及见有情之耽着欲爱并执着我执，故彼心想：‘我教谁？我教何？’其心遂少关怀及不说法。诚然，此为彼之思念，有情于此应有了解。”

“大王，譬如内科或外科医师往诣病人会作此想：‘为除此人疾病，应用何方及何药物？’

“大王，如来观见众生为诸烦恼病所扰及见法之幽深、微妙、难见、难明、精微、不易徹透，心想：‘我教谁？我教何？’其心遂少关怀及不说法。诚然，[234]此为彼之思念，有情于此应有了解亦复如是。”

“大王，譬如一灌顶刹帝利王，见诸依其为生的人众：守门者、卫兵、会众、乡民、雇佣、皇宫护卫、臣僚、皇族等，心想：‘我以何物及如何保护此诸人众？’大王，当如来观见法之幽深、微妙、难见、难明、精微，不易徹透及见有情之耽着欲爱并执着我执，心想：‘我教谁？我教何？’其心遂少关怀及不说法亦复如是。诚然，此为彼之思念，有情于此应有了解。”

“复次大王，经梵天之恳请如来始说法。此为诸如来之法

尔如是。何以故？尔时民众、苦行者、游行者、沙门、婆罗门皆以梵为神，梵天之礼敬者及以梵为依怙。因此，当念及人天均礼敬梵天，生信及取向梵天；而此一位如此有威势、有名闻、有名望、地位崇高且高尚者向如来礼敬。以此因由，大王，经梵天之恳请，诸如来即说法。大王，譬如有国王或大臣向某人顶礼致敬，余者见如此权威者的礼敬遂也顶礼致敬。大王，梵天既向诸如来礼敬，人天世界也向彼等礼敬亦复如是。大王，世界尊敬可敬者。因此梵天恳请一切如来说法，以此之故，经梵天之恳请，诸如来即说法。”

“尊者龙军，萨度，问题善被解决，回答甚佳。其事如是，我接受它。”

注释：

- (1) Udāyi, 人名。
- (2) Sukapataka, 见 Jā. NO. 429 and 430。
- (3) Bakkula, 人名。
- (4) Anomadassi, 古佛名。
- (5) Vipassi, 古佛名。
- (6) Samyutta-nikāya, 亦名 相应部。
- (7) Lomasakassapa , 人名, 见 Jā. NO. 429 ; No. 514 and no. 310。
- (8) Sayha, 人名, 见 Jā. iii. 32, 516。
- (9) Candavatī, 王女名。
- (10) Chaddanta, 见 Jā. No. 514。
- (11) Jotipāla, 人名。
- (12) Kassapa bhagava, 古佛名。
- (13) Ghatikāra, 人名。

- (14)Niggundi, 果子名。
- (15)Gāthābhigītam, 唱诵偈子。
- (16)Bhāradvāja of kāsi, 人名。
- (17)Sūpa, soup or curry, 汤或调味粉。
- (18)Verañjā, 地名。

第六品

第一 如来无师

“尊者龙军，世尊亦曾作此说：
我无师，
似我之人实不生存，
于包括天人的世界，
无人与我同等。”

“但他又说：‘如是，诸比库，阿逻罗.迦蓝摩(1)曾为我师，我为彼之弟子。彼视我与自己同等，彼以极高的礼敬向我致意。’尊者龙军，若如来曾说：我无师，似我之人实不生存，于包括天人的世界，无人与我同等。’

如是，‘诸比库，阿逻罗.迦蓝摩(1)曾为我师，我为彼之弟子。彼视我与自己同等，彼以极高的礼敬向我致意。’一语为虚妄。若如来曾说：‘如是，诸比库，阿逻罗.迦蓝摩(1)曾为我师，我为彼之弟子。彼视我与自己同等，彼以极高的礼敬向我致意。’如是，‘我无师，似我之人实无生存’一语为虚妄。此亦为一两难问题，今向你提出，请解决它。”

“大王，世尊亦曾作此说：‘我无师，似我之人实不生存，于包括天人的世界，无人与我同等。’他亦说：‘诸比库，阿逻罗.迦蓝摩(1)曾为我师，我为彼之弟子。彼视我与自己同等，彼以极高的礼敬向我致意。’但此说乃于其成佛之前，尚未悉得正觉时。彼曾为菩萨之师的事实。大王，菩萨成佛之前，未悉得正觉时实有五师。经彼等指教，菩萨度日于此处或彼处。

云何五师？大王，彼八位婆罗门[236]于佛出生时曾审视观察菩萨之相好。彼即：罗摩(2)，陀阁(3)，拉堪那(4)，曼亭(5)，雅惹(6)，须雅摩(7)，须波阁(8)，须达多(9)。彼等揭示了菩萨的幸福，从事于保护，为其最初之导师。”

“复次大王，于时菩萨的父亲净饭王（10）曾邀请精研吠陀章句，文法及吠陀六支，且出生于纯净优笛洽姓的婆罗门名誉友（11）者；即以金瓶水盥洗后将菩萨递给他：‘请教导此子’。彼为其第二导师。”

“复次大王，菩萨曾得彼天神激励。既闻听其言，菩萨遂激动兴奋，当时即弃家离世。彼为其第三导师。”

“复次大王，又有阿逻罗·迦蓝摩（1），此为菩萨第四导师。”

“复次大王，又有优陀迦·罗摩之子（12），此为菩萨第五导师。大王，此为菩萨成佛前，尚未悉得正觉时之五师。然彼等是世间法之师。大王，透彻全知智的出世间法，如来实无比自己更卓绝之导师。大王，如来是自成，无师，以此理由如来故说：

我无师，
似我之人实不生存，
于包括天人的世界，
无人与我同等。”

第二 二佛不同时出世

“尊者龙军，世尊亦曾作此说：‘诸比库[237]，实无因缘机会于同一世界中，不先不后有二位阿拉汉、正自觉者出现。

实无此例’尊者龙军，当其开示，彼等示以三十七菩提分法；当其宣说，彼等说四圣谛，当其教学，彼等教以三学；当其教训，彼等教以不放逸。尊者龙军，若诸如来的开示相同，宣说相同，教学相同及教训相同，如何二如来不能同时出世？若只一佛出于此世间已呈光明，若有第二佛，则此世间更会光明照耀。若当劝告，二如来劝告则会更容易；若当教训，二如来教训则更轻快。请以此中理由示我，或会释疑。”

“大王，此十千世间乃负荷一佛之世界，彼仅有负荷一如来的功德。若有第二佛出现，则此十千世界不堪负荷。彼将震动、动摇、弯曲、倾折、下倾、离散、破坏、分解、毁灭。大王，譬如一小船只能运载一人渡彼岸。若只一人登船则平稳；若有第二人如第一人之年龄、容色、寿算、肥瘦及一切大小的肢节，若彼也登船，大王，是否该船能乘载两人？”

“尊者，否。它会震动、动摇、弯曲、倾折、下倾、离散、分解、破坏、毁灭及沉没水中。”

“大王，此十千世界乃负荷一佛之世界，彼仅有负荷一如来的功德。若有第二佛出现，则此十千世界不堪负荷。彼将震动、动摇、弯曲、倾折、下倾、离散、破坏、分解、毁灭亦复如是。大王，[238]譬如有人随欲进食满至其喉，虽已餍足、满足、饱满、无隙、疲倦及如木挺直而不能曲。若再进食如是至多，大王，是否其人会适意？”

“尊者，否。若再食如是许，彼将（撑）死。”

“大王，此十千世界乃负荷一佛之世界，彼仅有负荷一如来的功德。若有第二佛出现，则此十千世界不堪负荷。彼将震动、动摇、弯曲、倾折、下倾、离散、破坏、分解、毁灭亦复如是。”“但尊者龙军，大地震动是否因法之荷担太重？”

“大王，今有两车满载珍宝至於顶端。现若有人取一车之珍宝而堆积另一车上。大王，是否其车能载荷两车之珍宝？”

“尊者，否。其毂会折，其辐会破，其辋会碎而其轴会断。”

“如是，大王，一车之折断是否因珍宝的荷担太重？”

“尊者，是。”

“大王，大地震动乃因法之荷担太重亦复如是。复次大王，此理由的解释藉以彰显诸佛的威力。请听此另一适宜理由如何二佛不能同时出现。大王，若有两个正自觉者同时出现，其会众间将兴起诤论，言‘你们的佛’或‘我们的佛’。彼等将分为两派。大王，譬如两个有威势之大臣各有党属将起[239]诤论，说‘你们的大臣’或‘我们的大臣’。彼等将分两派。大王，若二正自觉者同时出现，其会众间将起诤论，说‘你们的佛’或‘我们的佛’。彼等将分两派亦复如是。大王，此即为二正自觉者不能同时出现的理由。”

“复次大王，请听另一理由如何二正自觉者不能同时出现。大王，若二正自觉者同时出现，则佛为最尊，佛为最长，佛为最优，佛为最卓绝，佛为最高，佛为最胜，佛为无等，佛为无等等，佛为无比，佛为无匹配，佛为无双之语则为虚妄。大王，请接受此如何二正自觉者不能同时出现之理由。”

“复次大王，此为诸佛世尊的自性、实性：唯一佛出现于世。何以故？因全知智之佛德伟大德性；一切其他世间的伟大者也是唯一。大王，地伟大，它是唯一；海伟大，它是唯一；须弥山王伟大，它是唯一；虚空伟大，它是唯一；沙迦天帝是伟大，他是唯一；魔伟大，他是唯一；大梵伟大，他是唯一；如来阿拉汉正自觉者伟大，于此世间他是唯一。凡彼等出现处，更无他人余地。如是，大王，唯一如来阿拉汉正自觉者出现于

世。

“尊者龙军，善以譬喻理由解说问题。若愚钝者听闻此语尚得欣喜，况有大智如我者？尊者龙军，萨度！其事如是，我接受它。”

第三 荷答弥施雨衣[240]

“尊者龙军，当其姨母马哈巴迦巴帝. 荷答弥（Maha Pajapati-Gotami）(13) 奉献雨衣时，世尊亦曾作此说‘荷答弥，奉献与僧众。若奉献与僧众则既获僧团而又敬我。’尊者龙军，是否如来不及僧宝重要、尊敬及值得供养，当其姨母将自己所染色、所梳刷、所槌打、所裁剪、所缝织的雨衣奉献世尊时，他令给予僧众？尊者龙军，若如来比僧宝为上，超越优胜，（他或会说）：‘以此给我将有大果报。’尊者龙军，此既于如来无利益，彼不依靠它，因而如来令姨母奉献僧众。”

“大王，当其姨母马哈巴迦巴帝. 荷答弥奉献雨衣时，世尊亦曾作此说‘荷答弥，奉献与僧众。若奉献与僧众则既获僧团而又敬我。’但此不因对其无尊敬，也不因无果报或不值供养，而乃出于世尊悲悯饶益，故说：‘于我去世之后未来世中僧众应受重视。’世尊称赞其现有的德性，遂如是说：‘荷答弥，奉献与僧众。若奉献与僧众则既获僧团而又敬我。’”

“大王，譬如父亲在世时于大臣、兵士、军官、皇家卫兵、守门者、岗哨、侍从中间，及在国王跟前称赞其子现有之才能，说到：‘若彼于此建立，则于我去世后之未来，在群众中彼会受尊敬。’大王，如来为饶益悲悯而说到：‘于我去世之后未来

世中僧众应受重视。’如来称赞僧团现有[241]之德性亦复如是说：‘苟答弥，奉献与僧众。若奉献与僧众则既获僧团而又敬我’亦复如是。大王，并不因一雨衣之布施，僧众遂比如来超越优胜。大王，譬如父母以香水涂抹、按摩、洗浴、擦洗其子，大王，是否只因涂抹、按摩、洗浴、擦洗、儿子遂比父母超越优胜？”

“尊者，否。父母对儿子作所应作者，虽非其子所欲，父母遂以香水涂抹、按摩、洗浴、擦洗儿子。”

“大王，并不只因一雨衣之布施僧众遂比如来超越优胜，且如来作所应作者，令其姨母奉献雨衣与僧众，虽非伊所欲亦复如是。大王，又如有人携一礼品奉献国王，而国王或会转赠他人，如兵士、军官、将军或祭司、大王，若只因得王转赐之礼品，是否其人比国王更为超越优胜？”

“尊者，否。其人为王侍从，他依赖国王。王安置其位，王赐其礼品。”

“大王，并不只因一雨衣布施僧众遂比如来超越优胜亦复如是。且既追随如来，则依赖如来，世尊安置其位，遂令雨衣奉献僧众。复次大王，如来曾如是思维：‘僧团的本性应值得礼敬，我将以我之所有者礼敬僧团。’遂令将雨衣奉献僧众。复次大王，如来不只称赞礼敬自己者，如来称赞礼敬世上一切最值得礼敬之人。大王，天中天之世尊于优[242]胜的《中部》宣说《法裔经》(14)，当其称赞少欲行持时曾作此说：‘仍然，于我是第一比库，越礼敬，越称赞。’大王，于三有中无任何有情比如来更值供养，更尊上，更超越，更优胜。复次大王，于殊胜的《相应部》经(15)中曼那瓦伽米迦天子(16)于世尊面前人天大众中说：

彼称首领者：

王舍山中为伟普拉峰(17)，
喜马拉雅山中为白峰(18)，
群星中为太阳，
众水中为大海，
星群中为明月，
人天世界中佛为尊上。”

“大王，如是偈颂乃曼那瓦天子善唱，非不善唱；乃善语，非不善语；且得世尊认可。是否法之将领长老沙利子亦曾说‘虔诚一心，合掌皈依那摧毁魔罗的威力，与能救渡的佛陀？’天中天之世尊亦曾作此说：‘诸比库，当一人出世，彼乃为众人的饶益欢乐，为悲悯世界，为人天的饶益，福利、欢乐而出现。’彼为何人？即如来，阿拉汉，正自觉者。”

“尊者龙军，萨度！其事如是，我接受它。”

第四 居士于出家者的区别

“尊者龙军，世尊亦曾作此说：‘诸比库，我称赞居士及出家者的正行。诸[243]比库，若居士或出家者修正行，因其正行彼于真理及善法获得成就。’尊者龙军，若居士着白衣享受爱欲，与妻子拥挤，安处卧室，习惯于巴拉纳西国的檀香，花环，香水，涂香，享用金銀，其巾冠以种种珠宝黄金镶嵌。因修正行，他于真理及善法获得成就。若出家者削发，着黄袈裟，从他人得食物，完满行持四戒蕴，奉行一百五十条戒，遵行十三头陀行之全部。若他修正行，他于真理及善法获得成就。

尊者，于此，居士及出家者有何区别？若苦行是无果，出家是无益，守护学处是徒劳，行持头陀行是空虚，为何要追随这些苦恼？何不只以欢乐求得欢乐？”

“大王，世尊亦曾作此说：‘诸比库，我称赞居士及出者的正行。诸比库，若居士出家或出家者修正行，因其正行在于真理及善法获得成就。’大王，如是，修正行者为最胜，大王，若想出家者想：‘我是出家者’。但不修正行，那他距沙门位甚远，距婆罗门位甚远，何况是着白衣的居士？大王，一位修正行的居士，于真理及善法获得成就亦然。大王，一位修正行的出家者于真理及善法获得成就亦复如是。大王，虽然如此，唯出家者在沙门位中为上首及领导。大王，出家有诸功德，有多功德，不可量功德。若计算出家的功德实不可能。大王，譬如如意摩[244]尼宝珠不能以钱货计价而说：‘摩尼宝之价钱为如此数目。’大王，出家有诸功德，有多功德，不可量功德。若计算出家的功德实不可能亦复如是。”

“复次大王，譬如大海波浪不能计算而说：‘大海波浪是如此如此数目。’大王，出家有诸功德，有多功德，不可量功德。若计算出家的功德实不可能亦复如是，大王，凡为出家者应作之事，皆得效果迅速。何以故？大王，出家者少欲、知足、孤寂、绝交游、勤精进、无家室、无住所、完成戒行、善修头陀行。以此理由，凡为出家者应作之事，皆得效果迅速。大王，譬如放射一无节、平滑、洁净、笔直、无垢之箭则迅飞顺适。大王，凡为出家者应作的事，皆得效果迅速亦复如是。”

“尊者龙军，萨度，其事如是，我接受它。”

第五 苦行与停止食物

“尊者龙军，除菩萨苦行，无其他努力能如是，无忍耐能如是，无人与烦恼战斗能如是，无人击退魔军能如是，无人节制饮食能如是，无人能行如是苦行。但因如是奋斗不得满意，菩萨遂失望说：‘以如是难行之苦行我尚不达那圣者的特殊知识与智慧的过人法，是否还有其他趋向菩提的道路？’菩萨既放弃了苦行，遂以其他的途径获得正觉。彼又鼓励及教诲其弟子遵循该古道说：

[245]汝等精进，忍耐，
努力于佛之教言，
摧毁魔军，
如象之于芦屋。”

“尊者龙军，如何世尊自己放弃该道路，但仍鼓励及教诲他的弟子于此？”

“大王，于过去与现在，此为唯一道路。若遵循该道路时菩萨证取全知智。复次大王，菩萨仍因太过努力完全停止食物；因停止食物故，衰弱起于心中，以该衰弱彼不能证取全知智。如是彼恢复少少进食，由此道路，彼不久即获全知智。大王，唯以该道路诸如来证取全知智。大王，譬如食物是一切有情的支持，因依靠食物一切有情得安乐。大王，唯以该道路诸如来获得全知智亦复如是。大王，错误不在努力，不在忍耐，不在与烦恼斗争，因之如来于当时未得全知智。错误实因彼停止进食。该道路本来随时备用。大王，譬如有人沿路行走太速，因而半身不遂，或依拐杖，或不能在大地上行动。大王，其人的

半身不遂是否是大地的错误？”

“尊者，否。大地是随时备用，如何是它的错误？错误乃因其人的努力，因之他成为半身不遂。”

“大王，错误不在于努力，不在于忍耐，不在于与烦恼斗争，因之如来于当时未得全知智，错误实因彼[246]停止进食。该道路本来是随时备用亦复如是。复次大王，譬如有人着污秽外衣而不浣洗，过咎不在水，乃因彼人自己，因水本来是随时备用。大王，错误不在努力，不在忍耐，不在与烦恼斗争，因之如来于当时未得全知智，错误实因停止进食。因该道路本来随时备用亦复如是。因之如来鼓励及教诲其弟子于此道路。大王，此无咎的道路本来是随时备用。”

“尊者龙军，萨度！其事如是，我接受它。”

第六 圣教与返俗者

“尊者龙军，如来的教言伟大、扼要、优胜、最上、最胜、无匹、清净、无垢、明显、无暇，只因是居士而出家则不相应，若此居士既经训练于一果位而不退转始可出家。何以故？若有坏人于此清净教言出家，既经退转而返俗，因其退转，此诸民众会作此想：‘这些人既退转，沙门苟答马(Gotama)的教言一定是徒然。’此即是其中的理由。”

“大王，譬如池塘满贮清净、无垢凉水，若有污秽者蒙尘垢污泥来到此处，不洗浴而返，污秽如故。于此人们呵责谁，此不洁者抑或池塘？”

“尊者，应呵责不洁者说：‘此人既到池塘，不洗浴而返，

池塘岂能[247]洗浴一不愿洗浴者？池塘有何过咎？’”

“大王，如来建立优胜正法池塘，其中满贮优胜解脱之水，心想：‘彼诸含识有情，但被烦恼尘垢所玷污者，能洗浴于此，一切烦恼尘垢皆得洗濯洁净。’但若有人往诣此优胜正法池塘，不浴而返，有垢如故，既而返俗。人则呵责：‘此人在胜者之教出家，于该处立足未稳而又返俗。胜者之教岂能自己洗濯不愿修行者？胜者之教有何过咎？’亦复如是。”

“复次大王，譬如有人身患重病，往视一位善知病因，治疗效验的医师，既至其处，不治而返，其病如故，于此人们应呵责谁？病人抑或医师？”

[248] “尊者，人们应呵责病人说：‘此人虽见一善知病因，治疗效验的医师，而又不治而返，其病如故。医师岂能自己医治不愿接受医疗的人？医师有何过咎？’”

“大王，如来以那缓解镇定诸烦恼的不死之药置其教言匣中，心想：‘若彼含识有情为烦恼所逼者饮此不死之药，彼即缓解减轻一切烦恼病。但若有人不饮不死之药，让诸烦恼而归，既又返俗。人们只应呵责他说：‘此人在胜者之教出家，于该处立足未稳而又返俗，胜者之教自己岂能洗净不愿修行者？胜者之教有何过咎？’亦复如是。”

“复次大王，譬如饥饿者往诣福德大会施食(19)处所，未吃食物，饥饿如故而返。于此人们应呵责谁？饥饿者或福德食？”

“尊者，人们应呵责饥饿者说：‘此人为饥饿所逼，既得福德之食，不吃而返，饥饿如故，食物岂能自己入其口中？食物有何过咎？’”

“大王，如来以最胜和平，吉祥，殊妙，不死，至为甘美

与身有关之至念置其教言匣中，心想：‘舍识有情，但被烦恼困扰于内，其心为渴爱所征服者，愿其食此而逐一切欲有，色有、无色有之渴爱。’但若有人不摄此食，恋着渴爱如故而返俗，胜者之教自己岂能洗净不愿修行者？胜者之教有何过咎？亦复如是。”

“大王，若如来只让居士既经训练于一果位的居士出家，则此出家不名为摧毁烦恼或得清净，则此出家是无用处。大王，譬如有人令数百工人掘池，当众如此宣布说：‘诸友，莫使任何蒙垢者下降此池，只让那洗尽灰尘，清净无垢的人下降池中。’大王，该浴池对彼已得清净无垢的人是否有任何用处？”

“尊者，否。他们已于他处获得来到此池的利益，该池于他们复有何用？”

“大王，若如来只让既经训练于一果位的居士出家，则他于此中所作已办，于他出家更有何用？亦复如是。”

“复次大王，又如一真性仙人侍者，忆持所闻秘典辞句，其人敏慧，善知病因，为治疗效验的医师。彼搜集诸[249]种药草而当众宣布说：‘诸友，莫使任何患病者来我跟前，只让那些无疾病者来我跟前。’大王，该医师对彼无疾、健全、欢乐众生是否有其作用？”

“尊者，否。彼诸众生既已获得其他医师的利益，于此该医师复有何益？”

“大王，若如来只让既经训练于一果位之居士出家，则彼于此所作已办，于他出家复有何用？亦复如是。”

“复次大王，又如有人备办数百盘牛乳饭而当众宣布：‘诸友，莫使任何饥饿者来此施食场，只让彼已饱食、满意、满足、餍足、饱餐、饱满者来。’大王，是否该食物对于那些饱食、

满意、满足、餍足、饱餐、饱满者有任何益用？”

“尊者，否，彼等既已从他处获得此施食场的利益，于此，该施食场于他们复有何用？”

“大王，若如来只让既经训练于一果位的居士出家，则彼于此所作已办，于彼出家复有何用？亦复如是。”

“复次大王，彼诸返俗者显示胜者的教言有无匹敌之五德，何等为五？彼等显示基地的伟大性，显示清净无垢性，显示不与恶人共住性，显示难通达性，显示守护多种律仪性。”

“如何为显示基地的伟大性？大王，譬如有人贫穷，低贱、不殊胜、缺觉慧，虽摄取极大权势，不久即倾堕毁灭而声望衰灭，彼不能保持[250]权势。何以故？因主权之伟大。大王，任何人不殊胜，未修福德，缺觉慧而在该极胜最上胜者之教中出家，不久彼等即倾堕毁灭，衰落而返俗亦复如是，何以故？因胜者之教基地的伟大。大王，此即为显示基地的伟大性。”

“如何为显示清净无垢性？大王，譬如莲叶上水珠离散、滚落、消散、消灭而不凝着。何以故？因莲花清净无垢故。大王，那些奸诈、欺骗、歪曲、恶见的人依胜者之教出家，不久彼等即从清净无垢、无棘、白净、最胜、极胜的教言中离散、消散、消灭、不安立、不凝着而返俗亦复如是。何以故？因胜者之教是清净无垢，大王，此即为显示清净无垢性。”

“如何为显示不与恶人共住性？大王，譬如大海不与死尸共住。任何海中死尸，它迅速将其运送岸边或推置陆地。何以故？因大海是巨大生物的住处。大王，任何邪恶、不精进、疲倦、腐朽、污秽及坏人于胜者之教中出家。不久离开漏已除尽的伟大有情的无垢秽之阿拉汉住处，不与之共住而返俗亦复如是。何以故？因胜者之教不与恶人共住。此即为显示不与恶人

共住性。”

“如何为显示难通达性？大王，譬如彼等笨拙、未训练、不合格、不专心的射手不能射穿鬘尖遂委弃而去。何以故？因鬘尖细微，精致、实难射穿。大王，彼诸弱慧、愚蠢、聋哑、愚痴、迟钝的人于胜者之教出家，彼既不能通达透徹微妙精细之四圣谛，遂委弃胜者之教言而去，不久即返俗亦复如是。何以故？因最微妙精细的真谛实难通达。此即为显示难通达性。”

“如何为显示守护多种律仪性？大王，譬如如有人诣临广大战场，敌军四面逐处包围，既见队伍，手执兵刃向其逼来，彼即恐怖气馁退却而逃跑。何以故？因恐怕不得保全其头面，大王，彼诸邪恶、无摄制、无惭愧、冷漠、无忍耐、转移、不稳定、不安定及愚蠢之人于胜者之教出家。但彼等不能守护多种学处遂堕落、退却而逃跑，不久即返俗亦复如是。何以故？因胜者之教守护多种律仪性。此即为显示守护多种律仪性。”

“复次大王，于陆生的花丛中，双瓣茉莉花为最殊胜。其有被虫损害的花朵，枯芽遂倾坠。但双瓣茉莉花从不因其倾坠遭轻视。他们中尚存留的花朵以妙香弥漫四方。大王，那些既在胜者之教出家又返俗的人，有若被虫害的双瓣茉莉花失去色香，其戒行因无色相不能圆满。但彼之返俗不能使胜者之教遭到轻视——彼诸仍存留的比库以殊胜的戒香弥漫人天世界亦复如是。”

[252] “复次大王，赤稻中之壮健者有时生出一种稻名叫迦龙拔迦(20)，彼在中途萎谢。但其萎谢不使赤稻遭受轻视。稻中之存留者将为国王的御米。大王，彼诸既在胜者之教出家而后返俗的人，其如迦龙拔迦在赤稻中一样，在胜者之教中既未达到成长圆满，中途返俗亦复如是。彼之返俗不曾使胜者之

教遭轻视，其仍存留的比库实适宜于阿拉汉位。”

“复次大王，若使如意摩尼宝珠呈现粗恶一面，并不因其粗恶摩尼宝珠遂遭轻视，宝珠之洁净处仍令人欣笑。大王，彼诸在胜者之教出家又返俗之人，即是胜者之教中的粗恶碎片，彼之返俗并不使胜者之教遭轻视，那些仍存留的比库令人天世界欣笑亦复如是。”

“复次大王，若最优良之赤檀的一面成为腐朽无香，但不因此赤檀遂遭轻视，其中之新鲜、妙香处逐处散播弥漫。大王，那些在胜者之教出家又返俗之人，有如赤檀中的腐朽部分，于胜者之教中应被舍弃，胜者之教不因彼诸返俗者遂遭轻视，彼诸仍存留的比库以最胜戒旃檀香薰涂人天世界亦复如是。”

“尊者龙军，萨度！你逐一地以适当的譬喻道理，令我通达胜者之教的无咎并解释其最胜性，甚至于彼诸返俗之人也显示胜者之教的最胜性。”

第七 阿拉汉感觉身受[253]

“尊者龙军，你们说：‘阿拉汉感觉一种受，身受、非心受。’尊者龙军，是否阿拉汉之心依身而进行，于此阿拉汉无威权，无主宰及不能摄持其心？”

“大王，是。”

“尊者龙军，若其身进行时，他无威权，无主宰，及不能摄持自心，这是不对的。尊者，甚至一只鸟对其所住鸟巢也有威权，有主宰及能管制。”

“大王，此十种随身法生生世世与身俱随流转，何者为十？

冷、暖、饥、渴、屎、尿、昏沉——懒惰、老、病、死，大王，此十种随身法生生世世与身俱随流转。于此阿拉汉无权威，无主宰及不能摄持。”

“尊者龙军，何以故阿拉汉于其身不能发令，或有威权？请以此中理由告我。”

“大王，譬如彼诸依靠大地之有情，彼等一切依靠大地而行、而住及行动。但大王，是否他们向大地发令或有权威？”

“尊者，否。”

“大王，阿拉汉之心依身而行，但不能对阿拉汉之身发令或有威权亦复如是。”

“尊者龙军，何以故凡夫感觉身受与心受？”

“大王，因心未得修习，凡夫感觉身受与心受。大王，譬如以脆弱，不坚及细小的草绳或藤蔓系缚一饥饿及困扰之牛。当该牛遭受刺激，它即连同所系绳索而逃走。大王，当感受生起于未修习者之心，其心即遭刺激，心若激动，彼即弯曲，扭曲[254]，辗转其身；其后则心未修习者即战栗，叫啸，发出可怕的号叫亦复如是。此即是其中理由，以该理由凡夫感觉身受与心受。”

“复次，何以故阿拉汉感觉一种受：身受而非心受？”

“大王，阿拉汉之心已修习，善修习；调御，善调御，温顺，遵从，当其被苦受所侵，他坚持‘彼为无常’；他系心于定柱。既系其心于定柱，他不战栗，不摇动，确定而不散乱，虽然其身因受之变异而扩大、弯曲、扭曲、辗转。大王，此为其中理由，说如何阿拉汉感觉一种受，身受，非心受。”

“尊者龙军，当身摇动时而心不摇动，此实为世间的奇迹。请以其中的理由告我。”

“大王，譬如一棵大树，有树干、树枝、树叶。当大风袭击，树枝即动摇，是否其树干亦动摇？”

“尊者，否。”

“大王，当阿拉汉遭苦受侵袭时，他坚持‘彼为无常’，他系心于定柱。既系心于定柱，他不颤栗、不摇动、不散乱，虽然其身因受之变异而扩大，弯曲，扭曲，辗转。但其心不颤栗，不摇动，如大树的树干一样亦复如是。”

“尊者龙军，奇哉！尊者龙军，妙哉！我从未见到像这样[255]一切时中（照明）的法灯。”

第八 犯戒之居士与法现观

“尊者龙军，于此若有居士犯波罗夷(21)他于异时出家，他自己既不知‘我作居士时曾犯波罗夷。’也无任何人告诉他：‘你作居士时犯波罗夷。’若他进趣真如，是否会有现观法？”
(22)

“大王，否。”

“尊者，何以故？”

“于他法现观之因已毁灭，因此无现观。”

“尊者龙军，你们说：‘知（罪）者有悔恨，有悔恨者则有障碍，心有障碍者则无法现观。’但对此不知（罪）不生悔恨者，心平静而居者为何无法现观？此问题不调和，请考虑之后解答。”

“大王，若能发芽的种子善得栽植于良好耕耘而软和及肥沃的田土里是否它会生长？”

“尊者，会。”

“大王，但若在一块坚硬岩石顶上，同样的种子是否会长？”

“尊者，否。”

“大王，为何同样的种子可生长于软泥？为何不生长于坚硬的岩石？”

“尊者，坚硬岩石于该种子无生长的因，无因则无生长。”

“大王，于那人可能成为法现观之因已毁灭，无因则无法现观亦复如是。大王，又如杖、土块、棒、锤置立地上，大王，是否此诸杖、土块、棒、锤能置立空中？”

“尊者，否。”

“大王，为何此诸同样之杖、土块、棒、锤置立地上？为何他们不能置立空中？”

“尊者，空中于此诸杖、土块、棒、锤无置立之因，无因则不能置立。”

[256] “大王，因其过咎现观之因已灭，因已消散；无因则无现观亦复如是。大王，又如火在地上燃烧。大王，是否火在水中亦燃烧？”

“尊者，否。”

“大王，为何同样的火在地上燃烧而在水中不燃烧？”

“尊者，于水中无使火燃烧之因，无因则不能燃烧。”

“大王，因其过咎，现观之因已灭，因已消散，无因则无现观亦复如是。”

“尊者龙军，请再三考虑此事。于此我尚未感服：为何一不知（罪）者无悔恨而有障碍？请以理由说服我。”

“大王，若人不知而吞食猛烈毒药，是否其生命被夺走？”

“尊者，是。”

“大王，若人不知而作恶事，于现观有障碍亦复如是。”

“大王，若人不知而踏入火里，是否被火烧灼？”

“尊者，是。”

“大王，若人不知而作恶事，于现观有障碍亦复如是。”

“复次大王，若人不知而被毒蛇咬噬，是否其生命被失去？”

“尊者，是。”

“大王，若人不知而作恶事，于现观有障碍亦复如是；再者大王，是否羯陵伽王名沙门那·哥兰惹(23)者，当他被转轮王之七宝环绕时，乘象宝往访亲属，虽彼不知不能从菩提树之成佛处行过。大王，此即为不知而作恶者，于现观有障碍的理由。”

“尊者龙军，若拒绝胜者之言实不可能。此意义是实，我接受它。”

第九 无戒沙门与无戒居士之差异

“尊者龙军，无戒沙门与无戒居士有何区别差异？是否两者之生趣均相等？是否二者之果报也相等或有差异？”

“大王，此十德足以区别无戒沙门与无戒居士，且以此十事他进一步净化布施物。何者为足以区别无戒沙门与无戒居士之十德？于此，大王，无戒沙门敬佛、敬法、敬僧、敬同梵行者，勤于念诵，发问，多闻。大王，虽其破戒无戒，当彼赴会场时他具备威仪；因恐怕呵责，彼护身，护语，心趋向精勤，

彼已达比库沙门位。复次大王，虽沙门破戒作恶，彼则秘密行之。大王，譬如有夫之妇隐覆自身而秘密行恶亦复如是。大王，此即为沙门的十德足以将无戒沙门从无戒居士区别。”

“如何是以十事进一步净化布施物？以披着不可伤害之甲胄，他净化布施物；以现光头相示现仙人之沙门位……以进入僧众的集会……以皈依佛法僧……以住于趋向精勤处所……以搜求胜者教言的财富……以宣扬最胜法……以志求法岛为未来生趣……，以绝对直见，佛为最高……以遵行伍波萨他说戒，彼净化布施物。大王，以此十事彼进一步净化布施物。”

[258] “大王，即令一完全堕落无戒的沙门，彼仍净化诸施主的布施物。大王，譬如最濁厚的水也除去软泥、泥泞、灰尘、垢秽，一完全堕落无戒的沙门也净化诸施主的布施物亦复如是。复次大王，即令滚沸的热水可熄灭炽燃之大火聚，大王，即使一完全堕落无戒的沙门亦净化诸施主的布施物亦复如是。大王，又如无味的食物能除饥饿的衰弱。大王，即使一完全堕落无戒的沙门，亦净化施主们的布施物亦复如是。”

“大王，天中天于最胜《中部·施分别(24)》之宣演亦曾作此说：

彼诸持戒者将依法而得
之物施与无戒者，其心愉快，
相信将得丰富的业果——
该布施品因之而得净化。”

“尊者龙军，奇哉！尊者龙军，妙哉！我们仅提出一个问题，你以理由及譬喻解释，令听者得近不死的甘露。尊者，譬如厨师或其徒弟仅获得些许的肉而以各种佐料调和遂作成国王的佳馔。尊者龙军，我们仅提出一个问题，你以理由及譬喻

解释，令听者得近不死的甘露亦复如是。”

第十 水无命无灵魂

“尊者龙军，若水在火上炙热时发出凄凄、嗤嗤各种声音，尊者龙军，是[259]否水有生？是否它因游戏而做声，或者因他物的逼迫而做声？”

“大王，水无生。水无灵魂，也无生命，因为火之极猛烈的炙热遂发出凄凄、嗤嗤各种声音。”

“尊者龙军，于此有外道说，水有生，故拒绝（用）冷水，或给水烧热，且使用各种不净食，他们呵责及轻视你们，说：‘诸释子沙门伤害一根的生命。’请逐出，遣出及免除他们的呵责及轻视。”

“大王，水无生，水无灵魂或生命，因火之极猛烈的炙热，遂发出凄凄、嗤嗤各种声音。大王，譬如小窪、池沼、江河、池塘、澡堂、沟渠、罅隙，水井，低地及莲池之水，因风与热之极大猛烈变为枯竭。大王，是否此诸水亦发出凄凄、嗤嗤各种声音？”

“尊者，否。”

“大王，若水生活，是水也应发出声音。大王，因此之故，你应知水无灵魂，亦无生命，因火之极猛烈的炙热遂发出凄凄、嗤嗤各种声音。”

“复次大王，请听另一理由如何水无灵魂无生命，因为火之极猛烈的炙热遂发出凄凄、嗤嗤各种声音。大王，当水与米混合放进锅内加盖，若尚未置于炉灶上时，是否此水会发出声

音？”

“尊者，否。它不动而寂静。”

“大王，若同一之水在锅内，置于点火之炉灶上，是否此水仍不动而寂静？”

“尊者，否。它转动，摇动，激动，旋转，起沫，上下四方行遍，沸腾，变[260]成水泡的花环。”

“大王，如何自然的水不动而寂静？如何当置火上则转动，摇动，激动，旋转，起浪花，上下四方行遍，沸腾，变成水泡的花环？”

“尊者，自然的水不动，但当被置火上，则因火之极猛烈之炙热遂发出凄凄、嗤嗤各种声音。”

“大王，因此之故，你应知水无灵魂亦或生命，因火之极猛烈的炙热遂发出凄凄、嗤嗤各种声音。”

“复次大王，请听另一理由为何水无灵魂亦或生命，因火之极猛烈的炙热遂发出凄凄、嗤嗤各种声音。大王，是否家家户户贮水瓶且加掩盖？”

“尊者，是。”

“大王，是否该水转动，摇动，激动，旋转，起浪花，上下四方行遍，沸腾，变成水泡的花环？”

“尊者，否。彼不转动，彼为自然的水贮水瓶中。”

“大王，是否你曾听闻大海的水摇动，激动，旋转，起浪花，上下四方行遍，沸腾，变成水泡的花环，高涨后拍击海岸，发出各种声音？”

“尊者，我曾闻及曾见此事，大海之水浪向天涌起高耸至一百肘或二百肘。”

“大王，如何贮于水瓶之水既不转动也不做声，而大海之

水则转动及作声？”

“尊者，大海之水转动及做声乃因大风的猛烈，而贮于水瓶中之水不转动及不作声乃因未受任何物撞击。”[261]

“大王，譬如大海之水转动及作声乃因大风的猛烈，水之作声乃因火之极猛烈炙热亦复如是。”

“大王，是否人们以干牛皮蒙盖鼓面？”

“尊者，是。”

“大王，是否鼓中有灵魂或生命？”

“尊者，否。”

“但大王，如何鼓发出声音？”

“尊者，因女人或男人适当的努力。”

“大王，因女人或男人的适当的努力，鼓遂发出声音，因火之极猛烈炙热，水之作声亦复如是。大王，因此之故，你亦应知水无灵魂，亦无生命，水之作声乃因火之极猛烈炙热。大王，问题既如此善得决定，于此复有他问。大王，是否水在一切器中被烧热均发声，或只是在某器中被烧热始发声？”

“尊者，否。水非于一切器中被烧热时发声，仅在某器中被烧热时发声。”

“大王，如此你已放弃了己见而归向我之立场；水无灵魂或生命。若水于一切器中被烧热时会发声，则说水之有生为适当。但，大王，水不能有两类——那发声者为有生，那不发声者为非有生。大王，若水有生，此同一之水当其从身躯高大、春情发动之大公象的鼻管被压逼出来时，或将其吸入口中而下降腹内时，或挤压在它之牙齿间时会发出声音。又如（长）一百肘的大船深重地满载百千种货品于大海上行驶，当水为船挤压时也会发出声[262]音。又如身长数百由旬之极大鱼：提米

(25)，提明伽罗(26)，提米罗·频伽罗(27)潜藏大海深处，生活于水中住所，吸入或喷出巨大的水流——当其被挤压于彼等齿间及腹间时，水也应发声。但大王，既然如是巨大之压榨，水尚未发声，因此水无灵魂或生命，大王你应如是受持。”

“尊者龙军，萨度！所问之事被你善加分别解释。尊者龙军，譬如高昂的摩尼宝珠为一善巧、熟谙的珠宝师获得，便会得到光荣、称赞及赞叹；或珍贵织品之为布商获得；或赤旃檀香之为香师获得，彼会得光荣、称赞及赞叹。尊者龙军，所问之事被你以善加分别解释亦复如是。其事如是，我接受它。”

注释

- (1) Ālāra Kālānma。
- (2) Rāma。
- (3) Dhaja。
- (4) Lakkhaṇa。
- (5) Mantī。
- (6) Yañña。
- (7) Suyāma。
- (8) Subboja。
- (9) Suddtta。
- (10) Suddhodana。
- (11) Sabbamitta of the udicca family。
- (12) Uddaka Rāmaputta。
- (13) Mahapajāpati Gotami ,从 1 到 13 均为人名。
- (14) Dhammadāyāda sutta of the Makājjhimaniaya,亦作中部。
- (15) Samyuttanikāya ,亦作相应部

- (16) Maṇavagamika devaputta。
- (17) Vipula of Rājagahika。
- (18) Seta of Himavata, 亦作雪山之白峰。
- (19) Puññabhutta,福德食。
- (20) Karumbhka,赤稻中之中途萎谢者。
- (21) Gihī pātājika,在家居士犯波罗夷罪指犯五逆罪,如弑父,弑母,及伤害菩提树等。见 QKM,ii.78.n.1。
- (22) Dhammābhismaya ,法现观。
- (23) Kālingarāja samāṇakolañña ,国王名。
- (24) Dakkhīnavighanga。
- (25) Timī , 大鱼名。
- (26) Timiṅgalā, 大鱼名。
- (27) Timirapiṅgalā, 大鱼名。

第七品

第一 无障碍与修行

“尊者龙军，世尊亦曾作此诗‘诸比库，你们是生活如此欣悦无障碍者，喜好无障碍者。’云何为无障碍？”

“大王，入流果是无障碍，一来果是无障碍，不来果是无障碍及阿拉汉果是无障碍。”

“尊者龙军，若入流果、一来果、不来果[263]及阿拉汉果是无障碍，如何诸比库念诵及问难与契经(1)，祇夜(2)，记说(3)、偈(4)、自说(5)、如是语(6)、本生(7)、未曾有法(8)、吠陀罗(9)及烦劳于修补(寺塔)，布施及供养？是否彼等作胜者所反对之事？”

“大王，诸比库念诵，问难关于契经，祇夜，记说、偈、自说、如是语、本生、未曾有法、吠陀罗及烦劳于修补(寺塔)，布施及供养，一切皆为证取无碍。大王，彼诸自性清净保持前世印象，一念之顷即是无碍。但彼诸比库有大垢秽者以此加行始是无碍。大王，譬如一人播种于田土，以其自己的劳力及辛勤，不用栅篱、围墙谷粒会生长；若另一人既播种于田土，入森林砍伐树枝细枝，作栅篱后谷粒始生长。于此彼之搜求栅篱乃为谷粒。大王，彼诸自性清净，保持前世印象者，一念之顷即是无碍，彼等有如生长谷粒不用栅篱、围墙。但彼诸比库有大垢秽者，以这些加行始是无障碍。彼等有如造栅篱、围墙后而生长谷粒者亦复如是。”

“复次大王，譬如一株高大芒果树，树顶有一果实，有神

通者来至该处能将果子携走；但若作梯上树，亦能携去果子。于此，彼之搜求梯子乃为果子。大王，彼诸自性清净保持前世印象者，一念之顷即得无障碍；彼等有如具神通者携去果子，若彼诸大垢秽之比库藉加行始现观真理，彼等有如以梯上树而携去果子者亦复如是。”

“复次大王，譬如一人办事，独自往诣主人完成其事；另有一人富饶，以钱财雇多人以成其事。彼为事务而搜求多人。大王，彼诸自性清净保持前世印象者，一念之顷即得六通自在，彼等有如独自成事之人；但彼诸有大垢秽之比库以此諸加行始完成沙门位，他们有如藉多人始成就事务者亦复如是。”

“复次大王，于此或彼诸应作事，念诵多益，问难多益，修补寺塔多益，布施多益及供养多益。大王，譬如有人追随国王，藉大臣、兵士、军官、守门、岗哨、民众诸人而作其事，一切应作皆已完成，一切皆有助益——大王，对于或此或彼诸应作者，念诵多益，难问多益，修补寺塔多益，布施多益及供养多益亦复如是。大王，若一切人出生清净，则不必藉教师作应作之事。但大王，有应作之事藉学习达成。大王，虽长老沙利子从无量阿僧祇劫以来聚积善根，已到达智慧之顶，若不学习则不能证取漏尽。以是之故，大王，学习多益，念诵多益，问难多益。是故，念诵与问难引向无障碍与无为。”

“尊者龙军，问题善被解决；其事如是，我接受它。”

第二 若居士证阿拉汉果

“尊者龙军，你们说：‘若居士证取阿拉汉果，彼仅有两

趣，更无其余：或当日即出家，或即刻证取涅槃。（是二者）不出当日[265]。’尊者龙军，若当日他不得授戒师或出家师，或衣钵，是否该阿拉汉亦自行出家，或让当日空过？或余有神通阿拉汉到来让其出家，或其会证涅槃？”

“大王，阿拉汉不可自行出家，自行出家则犯偷盗。彼也不可让当日空过，无论有无其余阿拉汉到来，当日彼即证涅槃。”

“尊者龙军，有所得而失生命则舍弃阿拉汉的寂静。”

“大王，居士的特相不相等，不相等的特相是因该特相的衰弱。于是居士之证取阿拉汉果者要在当日出家或证涅槃。大王，此非该阿拉汉果的过咎，而乃居士特相之过咎，因此特相的衰弱故。大王，譬如食物护持一切有情寿算及生命，若肠胃弱，消化力差而遂丧失生命，因不能消化故。大王，此非食物过咎，而乃肠胃过咎，因热力微弱故。大王，因特相的不相等，不相等的特相乃该特相的衰弱，于是居士之证取阿拉汉果者要在当日出家或证涅槃。大王，此非该阿拉汉果的过咎，而乃居士特相之过咎，因此特相的衰弱故亦复如是。大王，又如粗重岩石置一叶细草上，因脆弱草遂折断，倾伏[266]。大王，居士之证取阿拉汉果者，因其（微弱）特相不能维持阿拉汉果，他于当天即出家或证取涅槃亦复如是。大王，又如一无力、无能、出身低贱、少有福德之人，于初得一伟大国土之际即遭毁灭，沦亡及退堕，彼不能维持其威势。大王，居士之证取阿拉汉果者因其（微弱）特相不能维持阿拉汉果，彼于当日即出家，或证涅槃亦复如是。”

“尊者龙军，萨度！其事如是，我接受它。”

第三 阿拉汉于念有淆惑

“尊者龙军，是否阿拉汉于念有淆惑？”

“大王，阿拉汉于念舍离淆惑，阿拉汉于念无淆惑。”

“但尊者，是否阿拉汉会犯罪？”

“大王，是。”

“此关何事？”

“大王，此关建房，媒说，想像非时为正时，想像已受请为非受请及想像非残食为残食。”

“但尊者你们说：‘彼诸犯罪者基于两种理由犯罪；或出于不敬，或出于无知。’尊者，阿拉汉之犯罪是否出于不敬？”

“大王，否。”

“尊者龙军，若阿拉汉犯罪非出于不敬，如是，彼于念有淆惑？”

“大王，阿拉汉于念无淆惑，但阿拉汉仍（会）犯罪。”

“尊者，如是请以理由说服我，其故何在？”

“大王，有此二种烦恼；世间过咎及制度过咎。大王，何者为世间过咎？十不善业道名为世间过咎。何者为制度过咎？凡世上之不适合及不适宜于沙门者，于居士为无咎。于此，世尊曾为其弟子制定学处，使尽形寿而不违犯。大王，非时食于世间为无咎，但于胜者之教则有过。大王，伤害草木……水中嬉戏于世间为无咎，但于胜者之教则有过。大王，似诸此类，于胜者之教皆有过咎，此名为制度之过咎。漏尽之人于世间的过咎不会违犯，却会入制度过咎之烦恼而不自知觉。大王，全知事事非阿拉汉的[267]范畴，彼尚无全知的能力。大王，阿

拉汉或不知——男女之名字、氏族，或不知世上——道路名称。但大王，凡阿拉汉则能知解脱，以六通彼阿拉汉知其自身的范畴。大王，唯具全知智之如来无所不知。”

“尊者龙军，萨度！其事如是，我接受它。”

第四 世间所有与所无

“尊者龙军，世间有诸佛，有独觉佛，有如来之声闻弟子，有转轮王，有国王，有人天，有富者，有贫者，有幸福，有不幸，有男现女相者，有女现男相者，有作善业者，有作恶业者，有享受善业果或恶业果之有情；世间有卵生，胎生，湿生，化生之有情；有无足，二足，四足及多足之有情；世间有亚卡(10)，罗刹(11)，鸠槃荼(12)，阿苏罗(13)，陀罗婆(14)，犍达婆(15)，饿鬼(16)，食人鬼(17)；有紧那罗(18)，大龙，龙，金翅鸟，魔术师，持明咒者；有象，马，牡牛，水牛，骆驼，驴，山羊，羊，鹿，猪，狮，虎，豹，熊，狼，土狼，野狗，豺狼；有各种飞禽；有金，银，真珠，摩尼，螺贝，宝石，珊瑚，红宝石，玛瑙，琉璃，金刚石，水晶，铁矿，铜矿，锡矿，青铜；有亚麻，丝绸，棉，麻，粗麻布，帆布，绒线；有米，谷，大麦，玉蜀黍，裸麦，豆，麦，绿豆，麻萨豆(19)（红色豆），芝麻，野豌豆；有树根香，树心香，松木[268]香，树皮香，树叶香，花香，果香，种种香；有草，藤，灌木，树，药草，大树（森林之王）；江河，山，海，鱼，龟——此一切世间皆有。尊者，请告诉我，何者为世间所无？”

“大王，有三者为世间所无。何者为三？无论其有想无想，

若无老死者，世间所无；诸行若常则无；依于真谛，灵魂则无。大王，此三者乃世所无。”

“尊者龙军，萨度！其事如是，我接受它。”

第五 涅槃实有

“尊者龙军，世间有业生，有因生，有时节生。请告我世间何物乃非业，非因，非时节生？”

“大王，有二者于世间非业，非因，非时节生。何者为二？大王，虚空非业、非因、非时节生。大王，涅槃亦非业，非因，非时节生。大王，此二者非业生，非因生，非时节生。”

“尊者龙军，莫要染污胜者之语，莫要以无知而回答问题。”

“大王，我云何事而你如是说：‘尊者龙军，莫要染污胜者之语，莫要因无知而回答问题’？”

“尊者龙军，汝说：‘虚空非业生，非因生，非时节生。’此为正确。但尊者龙军，世尊曾以数百种理由向弟子宣示，使其证悟涅槃之道。而你于此竟作是说：‘涅槃非因生’？”

“大王，诚然，世尊以数百种理由向其弟子宣示证悟涅槃之道，但其不曾宣说涅槃之起因。”

“尊者龙军，于此我等则从黑暗进入更[269]黑暗，从森林进入更深之林，从林薮进入更密之林薮。居然实有证悟涅槃之因，而无该法的生起因！尊者龙军，若有证悟涅槃之因，如是，亦应有求涅槃的生起因。尊者龙军，譬如子必有父，因此，应求其父之父；譬如弟子有师，于此应求其师之师；譬如芽有种子，因此应求其种之种。尊者龙军，若有证悟涅槃之因，于此亦应求涅槃之生起因亦复如是。譬如或树或藤，其若有顶，也

应有中段及根。尊者龙军，若有证悟涅槃之因，于此亦应有求涅槃生起因亦复如是。”

“大王，涅槃不可能生起，因此涅槃之起因未被宣示。”

“尊者，请指示一理由说服我，使我知道：有证悟涅槃之因，而无涅槃之生起因。”

“如是，大王谛听！我将宣说此中道理。大王，是否有人以其天然之力能从此处爬上众山之王的喜马拉雅山？”

“尊者，是。”

“但大王，是否其人能以天然之力将众山之王的喜马拉雅山搬来此处？”

“尊者，否。”

“大王，宣示证悟涅槃之道是可能，但指出涅槃之生起因是不可能亦复如是。大王，是否有人以其天然能力藉船渡大海而达彼岸？”

“尊者，是。”

“但大王，是否其人藉天然能[270]力能将大海之彼岸搬来此处？”

“尊者，否。”

“大王，宣示证悟涅槃之道是可能，但指出涅槃之生起因是不可能亦复如是。何以故？因其为无为法故。”

“尊者龙军，是否涅槃是无为（法）？”

“大王，是。涅槃无为，彼无任何作为。大王，我等不能说涅槃已生，未生，当生；或说彼为过去、未来、现在；或以眼识、以耳识、以鼻识、以舌识、以身识。”

“尊者龙军，若涅槃是非生，非不生，非当生；非过去、非未来、非现在；非以眼识、非以耳识、非以鼻识、非以舌识、

非以身识，如是，尊者龙军，尔等宣示之涅槃是无其事，实无涅槃。”

“大王，实有涅槃，涅槃以心识之。善修行之圣弟子以清净、崇高、正直、无碍、无欲之心则见涅槃。”

“但尊者，涅槃何所似？于此请示以譬喻理由以说服我。于是之存在法，应能以譬喻一一说明之。”

“大王，是否有所谓风者？”

“尊者，是。有风。”

“大王，请示风之颜色，或形状，或粗细，或长短。”

“尊者龙军，将风示现是不可能，因风不可用手握捉或摩触，但风是实有。”

“大王，若不能把风示现，如是无风。”

“尊者龙军，我知有风；我心中确信，[271]但我不能将风示现。”

“大王，涅槃实有，虽然亦不可示现涅槃之颜色或形状。”

“尊者龙军，萨度！尔善以譬喻指示，善以理由解释。其事如是，我接受涅槃实有。”

第六 业生、因生、时节生

“尊者龙军，于此何者以业生？何者以因生？何者以时节生？何者非业生，非因生，非时节生？”

“大王，凡诸有情之有识者皆为业生；火及一切从种子生者为因生；地、山、水、风一切皆为时节生。虚空与涅槃此二者则非业生、非因生、非时节生。复次大王，我等不能说：涅

槃是业生、因生、时节生；或已生、未生、当生，或是过去、未来、现在，或以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但大王，正修行之圣弟子为以心所识之清净智慧见之。”

“尊者龙军，萨度！此可喜之问题善被解决，全无疑豫，困惑已除。尔是宗师中之最胜最优者。”

第七 亚卡之死

“尊者龙军，是否世间有所谓亚卡（yakkha，古译：夜叉）者？”

“大王，是。世间有所谓亚卡者。”

“但尊者，是否诸亚卡从其生存境域死去？”

“大王，是。诸亚卡从其生存境域死去。”

“但尊者龙军，如何不见诸亚卡[272]的死尸及不放射死尸之臭气？”“大王，实见亚卡的死尸及臭气从其死尸放出。大王，人们见亚卡的死尸于昆虫形，或见之于蛆虫形，或见之于蚁形，或见之于蚱蜢形，或见之于蛇形，或见之于蝎形，或见之于百足虫形，或见之于鸟形，或见之于兽形。”

“尊者龙军，别有谁人能聪明如你而答此问！”

第八 因事而制定学处

“尊者龙军，此为往昔医师之师，诸如：那陀罗(20)、达摩曼多哩(21)、安耆罗萨(22)、迦毕洛(23)、犍陀罗耆萨摩

(24)、阿兔洛(25)及卜巴迦旃延(26)——此诸医师于诸病的出生、原因、性质、起因、治疗、措施，及治或不治，一举而悉知无遗，心知‘此身诸病将生。’经逐一条列编纂遂成为经典。但彼等仍非全知者。全知智之如来，以其佛智知何者未来之作为并想：应以如是情况建立如是学处。如何彼不决定建立全部学处，而只就某事发生、恶名公布、罪咎远近散播、人民嗟怨之时，始为诸弟子建立学处？”

“大王，如来知此想：‘于此（人民嗟怨）之时，一百五十余学处应在诸人中建立。但如来又如是思惟：若我一次将一百五十余学处[273]建立，大众会起战栗，以为此处应作防护之事过多。诚然，于沙门苟答马之圣教出家实是困难，于是连想出家者也不出家。彼将不信任我之话语，因不信任彼诸人将沦落恶趣。如是，当某种情况出现之时，我方教以法言；当某一罪咎公布时我方建立一学处。’”

“尊者龙军，于诸佛中此事甚为希有，于诸佛中此事实未曾有。如来之全知智实为伟大。尊者龙军，其事如是。该意义善被如来解释：当有情听闻此处有如许多应当防护即会起战栗，以至无一人会于圣教出家。其事如是，我接受它。”

第九 太阳之病

“尊者龙军，是否太阳时常炽烈照耀，或有时缓和照耀？”

“大王，太阳于一切时都炽烈地照耀，并非缓和地照耀。”

“尊者龙军，若太阳于一切时都炽烈的照耀，如何阳光有时猛烈，有时温和？”

“大王，太阳也有四病，若被四病之任一所压逼则阳光缓和。何时为四？大王，密云为太阳之病，因该病之压逼，阳光则缓和地照耀，阴云为太阳之病……雪云为太阳之病……罗睺蚀星(27)为太阳之病……大王，此为太阳之四病，若被其中的任一所压逼，阳光则缓和地照耀。”

[274] “尊者龙军，奇哉！尊者龙军，妙哉！太阳具有如许之光荣也会生病，何况其余诸有情？尊者，除聪明如你外，他人无能作此分析。”

第十 冬天的太阳

“尊者龙军，如何太阳在冬天炽热地照耀，而在夏天？”

“大王，夏天灰尘飘扬；风吹微尘飞行虚空，天上密云很浓厚，狂风猛吹，以是因缘结合遂遮蔽日光。因此夏天的太阳缓和照耀。但大王，若冬天，地之下方是寂静，而上方之大云则安定，灰尘静止，微尘平静地行于虚空；天无云翳，和风轻微地吹拂。因此诸（骚动）已停止，日光明净。既然太阳的热力不受诸障碍，它遂炽烈地照耀。大王，于此即是太阳在冬日炽烈照耀，而非夏天如此的原因。”

“尊者，当既不受此诸一切，太阳即炽烈地照耀。若与乌云等俱则不如是。”

注释：

(1) *sutta*。

(2) *geyya*。

- (3) *veyyākaraṇa*。
- (4) *gātha*。
- (5) *udāna*。
- (6) *itivuttaka*。
- (7) *jātaka*。
- (8) *abbhutadhamma*。
- (9) *vedalla*. 从 1 至 9 为九分佛语之分类或佛经名。
- (10) *yakkhā*。
- (11) *rakkhasa*。
- (12) *kumbhaṇḍa*。
- (13) *asvrā*。
- (14) *dānavā*。
- (15) *gandhabbā*。
- (16) *petā*, 或去世的祖先。
- (17) *pisācā*。
- (18) *kinnarā*, 鸟首人身。
- (19) *masa*。
- (20) *Nārada*。
- (21) *Dhammadantari*。
- (22) *Angirasa*。
- (23) *Ksapila*。
- (24) *Danḍaraggisāma*。
- (25) *Atula*。
- (26) *Pubbakaccāyana*。从(20)至(26)均为医师名。
- (27) *Rāhu*, 为印度神话中蚀星之一。

第八品

第一 毗山多罗王之布施

“尊者龙军，是否诸菩萨皆施舍妻子，或只是毗山多罗王(1)施舍妻子？”

“大王，诸菩萨皆施舍妻子，不只是毗山多罗王施舍妻子。”

[275] “但尊者，彼等之施舍是否得妻子之同意？”

“大王，其妻同意；但儿女等因幼稚遂恸哭。若了解此事，彼等也会同意而不会恸哭。”

“尊者，菩萨之所作——将自己所生之爱子给婆罗门作奴隶实是难行。彼以树藤捆绑自己所生的幼稚爱子，彼见子女被婆罗门以树藤鞭打而漠然视之。彼之所作此第二事更为难行。当其子以自己的力量挣脱捆缚，为恐怖所压倒而归来，菩萨再用树藤将其捆缚，再给（婆罗门）。彼所作之此第三事更为难行。当其子恸哭说：‘父亲，此亚卡将携带我们去吞食。’彼不以‘莫作畏惧’安慰他们。其所作之第四事则更为难行。当甲立(2)王子匍匐其足恸哭央告：‘父亲，够了，请让堪哈京娜(3)回去，让我独自随亚卡去，只让他吃我吧。’彼仍未接受央求。彼之所为此第五事则更为难行。当甲立王子恸哭说：‘父亲，尔心如石。竟见亚卡牵曳我等到无人之林野的痛苦而不令留下，不起悲悯。’彼所作之此第六事则更为难行。当其子女被牵走，不见踪迹，他虽怀极大苦恼于恐怖，而心不曾裂破为百片或千片。彼之所作此第七事更为难行。如何一人为求功德而使他人痛苦？如何不以自身作为布施？”

“大王，因其所作实是难行，菩萨之名声遂远播十千世界人天当中。天神在天宫称赞[276]他，阿苏罗在阿苏罗宫称赞他，龙在龙宫称赞他，金翅鸟在金翅鸟宫中称赞他，亚卡在亚卡宫中称赞他。其名闻渐渐辗转相承，今日遂至我等会场，我等坐此而诽谤议论该布施是善是恶。但大王，以该名闻故，显示彼为成功、聪明、善巧、多智之诸菩萨的十种功德。云何为十？无贪，无着，舍弃，舍离，不退转，精湛，伟大，不可思议，难得，无等之佛法。复次，此名闻指示彼为成功、聪明、善巧、多智之诸菩萨的十种功德。”

“尊者龙军，若人因布施给他人带来痛苦，是否因该布施后者获善报及有助于生天？”

“大王，是。更有何词呢！”

“尊者龙军，请示一理由。”

“大王，今有持戒及具善法的沙门或婆罗门，他或会半身瘫痪，或会跛行，或患余诸疾病。若遇求福德者令其乘车，载其往所欲之处。大王，以此因缘，于其人是否有喜乐兴起？其行为是否有助于生天？”

“尊者，是。更有何词呢？尊者，其人会获得象车，或马车，或车乘，或陆车于陆地；或水车于水上，或神车于天神中，或人车于人中——生生世世于他皆有适宜之车乘，及适合的喜乐兴起。彼当从一善趣至另一善趣。因该善业之果，彼将升登神通之车而到达所欲的涅槃之城。”

[277] “如是，大王，布施虽给他人带来痛苦是有善报，且有助于生天。其人以树藤捆缚给彼带来痛苦，但亲证如是欢乐。大王，请听另一理由如何布施给他人带来痛苦是有善报，且有助于生天。大王，今有国王征收其领域合法的赋税，并下

令赐赠布施。大王，是否该国王以此因缘亲证任何欢乐及有助于生天？”

“尊者，是。更有何词呢！以此因缘该国王将更获得无数百千功德。彼将成诸天之大王，诸天之大王，诸梵天之大梵天，诸沙门之大沙门，诸婆罗门之大婆罗门及诸阿拉汉之大阿拉汉。”

“如是，大王，布施给人带来痛苦是有善报，且有助于生天，例如国王逼迫民众付税而后赐赠布施，他更亲证如是之名闻与喜乐。”

“尊者龙军，毗山多罗王之布施实是过度。彼将其妻给他人人为妻，将其哺养之子女给婆罗门做奴隶。尊者龙军，世间智者皆非难及呵责过度之布施。尊者，譬如车过重则车轴破裂，船过重则沉溺，雨过多则禾稼损失，布施过度则破产，过热则烧灼，过贪则成疯狂，过嗔则被处死，过痴则遭灾祸，过贪则盗贼捕捉，过畏则遭毁灭，河过满则氾滥，风过多则闪电降墮，火过烈则米粒翻滚，饮酒过度则生存不久，世间的智者非难及呵责过度的布施亦复如是。尊者龙军，毗山多罗王的[278]布施实是过度，于此无任何果报可求。”

“大王，过度的布施为世间的智者所称赞，赞叹及称许。凡人作任何种类的布施，于世间他获得过度布施的名闻。大王，譬如有人捉持极卓绝而灵验的野树枝，即使其他人站在一肘之内，其身也隐没不现；因药物极猛烈则祛痛除病；因火极明亮则焚烧（一切）；因水之极凉则止渴；因莲花之清净则不被泥泞沾污；因摩尼宝之非常功德则赐以如意；因金刚石的极坚则剖截宝石、珍珠、水晶；因大地之伟大则荷载人、龙、走兽、飞禽、水、石、山，树；因大海之极宽阔则不盈溢；因须弥山

的极沉则不移动；因虚空的极辽阔则无边际；因太阳的极明亮则消除黑暗；因狮子的极高贵品质则无怖畏；因角力者的非常臂力则阻拦其对手；因国王的非常福德则为首领，因比库的非常戒行则被龙、亚卡、人天礼敬；因佛陀之最为尊上则无伦比。大王，过度的布施为世间的智者所称赞，赞叹及允许。凡人作任何种类的布施于世间，彼获得过度布施的名闻亦复如是。因毗山多罗王的过度布施，彼于十千世界被称赞，赞叹，赞许，钦仰及称扬；也因该过度布施，毗山多罗王生为现世佛陀，为人天世界中的最上。大王，是否世间有一被设置而未赠送的礼物，虽有人值得接受而尚未到来？”

“尊者龙军，世间有十种布施被认为非布施。若人行此诸布施将趋赴恶趣。云何为十？尊者，酒于世间为非布施。若人施此物将趋赴恶趣……祭祀节会布施……妇女布施……牡牛布施[279]……图画布施……刀剑布施……毒药布施……铁链布施……鸡豚布施……斗秤布施于世间为非布施。若人行诸布施将趋赴恶趣。尊者龙军，此十种布施于世间为非布施。若人行此诸布施将趋赴恶趣。”

“大王，我不曾问于此世间之非布施（物）。大王，我欲问此事：是否世间有一被设置而未赠送的礼物，虽然有人值得接受而尚未到来？”

“尊者龙军，世间无此被设置而未赠送的礼物，虽然有人值得接受是尚未到来。当心起净信时，有人施食与值得赠送者，有人施衣，有人施卧具，有人施房舍，有人施敷物，有人施奴婢，有人施田土，有人施二足与四足者，有人施一百、一千及百千，有人施大国，有人甚至施舍生命。”

“大王，若有人甚至施舍生命，为何你强烈地攻击毗山多

罗王——布施之主的善施其妻与子女？复次大王，是否世间有一成规或习惯，父亲负债或为生计所逼可抵押或出卖其子？”

“尊者，是。若父亲负债或因生计所逼可抵押或出卖其子。”

“大王，若父亲负债或因逼于生计可抵押或出卖其子，如是，大王，毗山多罗王实因愁苦于未证取全知智，为得法财遂抵押或出卖妻子。若如是，大王，毗山多罗王只布施他人之所布施者，只作他人之所作者。大王，为何你如此强烈攻击毗山多罗布施之主的该项布施？”

“尊者龙军，我不呵责毗山多罗布施之主的布施，但因请求，他施舍[280]其妻子，彼实应施舍他自己！”

“大王，若人所乞求者为其妻与子，而彼施舍自己，此非适当之理。凡诸被乞求者应将该物与之，此为善人的行为。大王，譬如有人想要饮水，若人为之取来食物，是否此人得服侍？”

“尊者，否。彼得其所需，才算得其服侍。”

“大王，毗山多罗王被婆罗门乞求妻与子，彼即给予妻与子亦复如是。大王，若婆罗门乞求毗山多罗之身体，彼亦不会保存其身，不会战栗，亦不爱着，彼将即以其身施舍。大王，若有人走向毗山多罗王布施之主乞求：‘作我奴隶。’彼即会舍身与之，而不觉布施之苦痛。大王，毗山多罗王之身为众人共有。大王，譬如一块熟肉为众人共有。大王，毗山多罗王之身为众人共有亦复如是。大王，又如结果之树为各种鸟群共有，毗山多罗王之身为众人共有亦复如是。何以故？因彼作想：‘我如是行则将证取正自觉。’”

“大王，譬如穷人需要钱财，即奔走搜寻。彼来往于山羊之道，椿棍之道，蔓藤之道，彼商贸于水陆，其身语意皆喜好

钱财，彼为求财而作努力。大王，当毗山多罗布施之主尚穷乏于佛陀之财，彼为获取全知智慧，悉舍一切财富：谷米、奴仆、车乘、财产、其妻与子女及彼自身与乞求者，为搜求正自觉者亦复如是。”

[281] “大王，譬如大臣渴欲国玺，欲作掌玺大臣。彼舍家中一切财富：谷米、黄金、钱财，努力于获取国玺。大王，毗山多罗布施之主，悉舍其内外财富，乃至自己的生命亦给他人，为搜求正自觉者亦复如是。”

“复次大王，毗山多罗布施之主作如是想‘凡此婆罗门所求，我即将物与之，彼始得服侍，’如是，彼施其妻与子女。大王，毗山多罗布施之主，施其妻与子女给婆罗门非为嫌厌她们，亦非不欲见她们，亦非施舍时作此想：‘我有众多妻子，我不能赡养她们’；亦非因不满而想：‘我不爱他们’，遂因驱逐而施妻与子女。只因彼爱全知性之宝藏及为全知智，毗山多罗王向婆罗门作如此无比、广大、无上、可爱、可喜的最胜之施——须知其视妻子如同己命。大王，天中天之世尊亦曾于《本行(4)藏》中作如是说：

我不嫌厌恶子女，
亦不嫌厌恶玛蒂妃(5)；
全知性为我所珍爱，
因此施舍所爱者。”

“大王，毗山多罗既施子女已，入一茅舍而躺下。彼为挚爱她们而生过度苦恼，愁忧遂起，其心际发热，急促之呼吸不能从鼻孔而从口出入，眼泪化作血珠从双眼涌出。大王，虽如此，毗山多罗王于苦恼中以子女布施给婆罗门，心想：‘莫使我布施之道有所欠缺。’复次大王，基于两种理由，毗山多罗

王将其二子施舍与婆罗门。何者为二？彼心想：‘我的布施之道将不会欠缺。彼等祖父会救我的小儿女，从吃野根果实之苦难得解脱。’大王，因毗山多罗王深知：‘无人能以我之儿女作奴[282]隶享用，此小儿的祖父将赎回他们，如是他们将归向于我。’大王，此为基于两种理由彼施舍其二子与婆罗门。”

“复次大王，毗山多罗王知悉‘此婆罗门衰迈、年老、高龄、衰弱、残废、倚仗、寿尽、少福——彼将不能享受此诸小儿的服侍。’又大王，是否有人能以凡夫之力握持如此大神通，将大威力的日月轮置放竹筐或木箱中，使其无光而作饭盘用？”

“尊者，否。”

“大王，于此世间亦无人能将日月轮的毗山多罗王子女当奴隶享用亦复如是。复次大王，请听另一理由，如何无人能将毗山多罗王的儿女作奴隶使用。大王，譬如转轮王之摩尼宝澄净、优良、其棱八等、加工精细，其长四肘、圆周四肘，与车乘之毂相似，无人能以布裹之而置竹筐内，或用作磨刀石。大王，于此世间亦无人能将毗山多罗王的子女作奴隶享用亦复如是。”

“复次大王，请听另一理由，如何无人能将毗山多罗王的子女作奴隶享用。大王，譬如布萨(6)象王三处春情发动，纯白，七处装饰，高八罗多那(7)，长九罗多那，腰围九罗多那，可爱，美观，无人能以簸穀器或小碟将其遮盖，或将其放置牛棚内如牛犊[283]饲育。大王，于此世间无人能将如布萨象王之毗山多罗的子女作奴隶享用亦复如是。”

“复次大王，请听另一理由，如何无人能将毗山多罗王的子女作奴隶享用。大王，譬如大海极其远，辽阔，宽广，幽深，

难量，难潜入，难度，难测，亦无人能封闭一切处而只用一津渡。大王，于此世间无人能将如大海之毗山多罗王的子女作奴隶享用亦复如是。”

“复次大王，请听另一理由，如何无人能将毗山多罗王的子女作奴隶享用。大王，譬如喜马拉雅山王高五百由旬，上耸天际，宽三千由旬，厚三千由旬，以八万四千高峰为其装饰，五百大河根源于此，彼为巨大生物之住处，诸种香料的拥有者，富于百种灵药，视彼则如乌云高耸天际。大王，于此世间无人能将如喜马拉雅山王的毗山多罗王之子女作奴隶享用亦复如是。”

“复次大王，请听另一理由，如何无人能将毗山多罗王之子女作奴隶享用。大王，譬如黑夜中山顶有正燃烧之大火聚，自很远处亦能看见。大王，毗山多罗王如山巅正在燃烧的大火聚，自极远处也能看见，众所周知，无人能将其子女作奴隶享用亦复如是。”

“复次大王，请听另一理由，如何无人能将毗山多罗王之子女作奴隶享用。大王，譬如铁树(8)开花之时，微风一吹，花之芬芳弥[284]漫十由旬乃至十二由旬。大王，毗山多罗王之名声远播及最胜戒香飘散数千由旬，远至于阿堪尼陀天(9)之天宫及阿苏罗、犍达婆、亚卡、罗刹、大龙、紧那罗、沙咖天帝诸天的宫殿。如是，无人能将其子女作奴隶享用亦复如是。”

“大王，甲立王子得其父毗山多罗王叮嘱说：‘爱儿，若尔祖父赎你，以钱财给婆罗门，以金币一千赎回你；当其赎回堪哈京娜，让其给婆罗门男仆一百，婢女一百，象百头，马百匹，牛百头，牡牛百头，金币一百，给众物各一百而赎回。爱儿，

若尔之祖父欲以手，以命令、以武力将你从婆罗门处取回而不给一物，尔等不可听从他，仍要随从婆罗门。’如此叮嘱之后，彼遂遣送。甲立王子既去，当其被祖父询问说到：‘祖父，父亲施我与婆罗门，价值一千；而堪哈京娜小姐价值象百头……’”

“尊者龙军，问题善被解决，邪见之网善被破裂，异论善被摧折，自教善得彰显，文句善作清洗，意义善被分析。其事如是，我接受它。”

第二 作难行之行

“尊者龙军，是否一切诸菩萨皆作难行，或只是苟答马菩萨作难行？”

“大王，非一切诸菩萨皆作难行，惟苟答马菩萨作难行。”

“尊者龙军，如此，若菩萨与菩萨有差别，则不适当。”

[286] “大王，菩萨与菩萨有四事差别。云何为四？即：家之差别，时世差别，寿算差别，（身）量差别。大王，菩萨与菩萨有此四事差别。但大王，诸佛之色、戒、定、慧、解脱、解脱知见、四无所畏，十如来力，六不共智，十四佛智、十八佛法及一切佛法是无差别。诸佛于佛法皆相等相同。”

“尊者龙军，若诸佛与佛法皆相等相同，如何惟有苟答马菩萨能做难行？”

“大王，苟答马菩萨既离尘出家，其智未成熟，其觉未成熟，为令未成熟之智成熟，彼作难行。”

“尊者龙军，当其智未成熟，其觉未成熟，如何菩萨能作

伟大的离尘出家？毋宁他应先成熟其智，有了成熟的智始出家？”

“大王，菩萨见宫女凌乱，遂生悔恨，引起嫌厌。有一天神是魔身(10)者见嫌厌生其心中便想：‘将嫌厌从其心中驱散，此正是其时。’他立于空中致词说：‘殿下，殿下(11)，莫要苦恼。从此以后第七日，天上的轮实有千辐，其辋，其毂，及一切庄严皆完全具足将呈现，其他行于地上及停留空中的众宝也自然地到来；以汝之唯一口令威权及于四大洲及两千环绕的小岛。你将有一千余儿子，勇猛，力士体貌，摧毁敌军，以诸子环绕及拥有七宝，汝将统治四大[286]洲。’譬如整日火烧通红发热的炙肉又将刺入耳孔，大王，该语言入菩萨耳孔亦复如是。大王，彼自然而感苦痛，因该天子之语，彼更激动，扰乱与恐怖。’复次大王，譬如正在燃烧的大火聚若得余木材加入，其火会燃得更旺；大王，菩萨自然而感苦痛，因该天子之语，彼更激动，扰乱与恐怖亦复如是。复次大王，譬如大地自然湿润，生绿草，水浸润，呈软泥，若再得大雨倾降则它更为泥泞。大王，菩萨自然而感苦痛，因该天子之语他更为激动，扰乱与恐怖亦复如是。”

“但尊者龙军，若第七日天上轮宝出现，是否因天上轮宝之出现菩萨会退转？”

“大王，于第七日天上轮宝不曾向菩萨出现，该天子为贪欲而说妄语。但大王，即使第七日天上轮宝出现，菩萨也不会退转。何以故？大王，菩萨坚持无常、苦、无我之（理）及取之灭尽。大王，譬如阿耨达池(12)水流入恒河，从恒河流入大海，从大海流入深崖之入口(13)。大王，是否已流入深崖之入口的水会回归大海，从大海流入恒河，再从恒河进入[287]阿

耨达池？”

“尊者，否。”

“大王，菩萨于百千劫之四阿僧祇劫中为今生成就善行，彼已达最后一生，觉智成熟，于六年内成佛、全知智者、世间第一亦复如是。大王，是否因天上轮宝之出现菩萨会退转？”

“尊者，否。”

“大王，假使大地偕其林野与高山转换，未证取正自觉之前，菩萨不会退转。大王，假使恒河之水高涨，倒流，未证取正自觉之前，菩萨亦不会退转。大王，假使无量大海之水干涸竭竟如牛迹之水，未证取正自觉之前，菩萨不会退转。大王，假使须弥山王分裂为或百片，或千片，未证取正自觉之前，菩萨不会退转。大王，假使日月星辰如土块陨坠地上，未证取证等正觉之前，菩萨不会退转。大王，假使虚空如草席卷起，未证取正自觉之前，菩萨不会退转。何以故？因其已断一切缚故。”

“尊者龙军，世间有若干缚？”

“大王，世间有十缚，既被彼等缚，诸有情即不出离，已出离者即又退转。何者为十？大王，母是世间的缚，父……妻……儿女……亲属……朋友……钱财……谷米……[288]利养名闻……权威……五欲是世间之缚。大王，此为世间十缚，既被其缚，诸有情即不出离，已出离者即又退转。菩萨已将此十缚斩断，撕破，破裂。因此，大王，菩萨不曾退转。”

“尊者龙军，若菩萨闻听该天子之语嫌厌在心中生起，虽然彼智未成熟，其觉未成熟，但彼既离尘出家，难行之行与彼何用？毋宁他应摄取各种食物以达到智之成熟？”

“大王，世上有此十种人遭轻视、轻贱，轻侮，轻蔑，呵

责，轻慢及不被敬重。云何为十？即：寡妇……羸弱者……无亲友者……饕餮者……未住师长之家者……恶友……穷人……卑行者……卑贱工作者……懒惰者遭轻视，轻贱，轻侮，轻蔑呵责，轻慢及不被敬重。大王，此为世上十种人遭轻视，轻贱，轻侮，轻蔑，呵责，轻慢及不被敬重。大王，若菩萨思维此十事，遂生此想：‘勿令我缺业，缺精进，我应为业之主人，敬业，控御于业，规律于业，负荷于业及以业为家。’大王，当菩萨令智成熟时，彼作如是难行之行。”

“尊者龙军，当菩萨作难行之[289]行时，彼如是说‘以如此严厉的难行之行，我亦未得过人法，未得圣者之殊胜知见，是否别有其他趋向菩提之道路？’尔时菩萨关于道路之意念是否有淆惑？”

“大王，有此二十五事弱心法，既弱则心不能适当专注于漏尽。云和为二十五？大王，嗔是弱心法，既弱则心不能适当地专注于漏尽、仇恨、虚伪、憎恨、嫉妒、悭慢、欺骗、奸险、固执、躁急、傲慢、骄傲、自夸、放逸、昏沉睡眠、懒惰、闲散、结交恶友、色、声、香、味、触、饥渴、嫌厌是诸弱心法，既弱则心不能适当地专注于漏尽。大王，于十万劫中之阿僧祇劫中，生生世世菩萨追随四圣谛之现观，岂能于其最后一生一一现观之生淆惑其意念关于道路？大王，虽然如此，菩萨曾作此想：‘是否有其他趋向菩提的道路？’大王，往昔菩萨出生仅只一月，其父王释迦作务，彼即于阎浮树之清凉树荫下吉祥卧床上结跏趺坐，离欲离不善业，入于初禅，有寻有伺，彼生于幽寂，欣悦与[290]妙乐……乃至入住于四禅。”

“尊者龙军，萨度！其事如是，我接受它。于其令智成熟时菩萨作难行之行。”

第三 善为更强

“尊者龙军，何者为更强，善或不善？”

“大王，善为更强，非不善强。”

“尊者龙军，我不能接受此语：‘善为更强，非不善强。’

尊者龙军，见于此处者为杀生者，偷盗者，邪淫者，妄语者，劫夺村里者，拦路抢劫者，欺骗者，欺诈者。此诸人依其所作恶事，皆获得截手，截足，截手足，截耳，截鼻，截耳鼻，或粥锅(14)（受刑者之头顶骨被揭开后以烧红之铁丸放在头顶有如粥锅，或贝壳顶用沙粒涂于受刑者之头皮并摩擦发亮，如贝壳一样，或罗睺口受刑者之口被铁钉撑住，贮油其内，燃以灯芯），或火花鬘（受刑者之整个身体或双手被油布裹后以火炼烧，看上去像一活炬），或燃手（受刑者被剥皮作细条从头至踝，又用火燃烧），或曳罗迦，或树皮衣（受刑者被剥皮从头到腰，看来像一件树皮衣），或花斑鹿（受刑者之肘与膝盖被铁钉钉在铁板上，看来像一只鹿，其四周围以火烧），或肉钩（受刑者被悬挂在倒刺的铁钩上面），或铜钱（受刑者身上的肉被割成小片如铜钱一样大），或盐裂口（受刑者的全身被戳刺，再用盐或腐蚀剂涂抹伤处），或铁棍旋转（用铁棍贯穿受刑者之耳根后竖立地面，再牵引其足而使身体旋转），或草团（用棒将受刑者的骨肉打得稀烂，如碎草团一样），或以热油倾注头上，或遭狗噬咬，或活活的遭串刺，或遭砍头。有人于夜间造恶事，当夜即受报，有人于夜间造恶事，次日即受报。有人于白昼造恶事，当日即受报。有人于白昼造恶事，当夜即受报。有人于两三日后受报——此诸一切人皆获现世果报。尊者龙

军，是否有人以持戒或行持伍波萨他，将布施及其功德属性给予一人，或二人，或三人，或四人，或五人，或一百人，或一千人或一万人，使于现法中获得财富、名闻及欢乐？[291]”

“大王，有四人既布施、持戒及受持伍波萨他已，现世其肉身于三十三天都得名闻。”

“尊者，谁？”

“大王，彼等为曼陀多王(15)、尼米王(16)、沙丁那王(17)及古蒂拉药师。”(18)

“尊者龙军，彼之距今数千余生，不在你我两人的视线之内。如有可能，请说现时进行之世，世尊尚存在之时（的人）。”

“大王，现时进行之世，奴隶朋诺(19)既施食与长老沙利子，当日他即得为富商，彼今犹以朋诺富商着称。王后戈帕拉母(20)为施食与长老大迦旃延(21)及余七人，以八文钱出卖伊自己之头发。当日她即成为优填王(22)之第一王后。近事女苏披雅(22)以自己的股肉调味施与一位生病比库，次日，其创伤痊愈，皮生，无疾。王后莫莉卡(24)（于贫穷时）以隔夜清粥贡献世尊，当日即得成为高沙喇王(25)第一王后。苏曼那(26)花环师以盈手八束的茉莉花供献世尊，当日即得大财富。曳卡萨他卡(27)婆罗门以外衣供世尊，当日即得一切皆以‘八’数计（之礼物）。大王，此诸人等皆于现世得财富与名闻。”

“尊者龙军，虽汝曾审查及搜索，汝却只发现此诸六人？”

“大王，是。”

“如是，尊者龙军，不善为更强，非善强。尊者龙军，仅一日之内，我见十人因恶果遭串刺。我也看见二十人，三十[292]人，四十人，五十人，一百人，一千人因恶业果遭串刺。尊者龙军，难达族有一将军之子名跋陀萨罗(28)，与旃陀罗崛

多(29)交兵。尊者龙军，于该战斗中，两军阵里有八十具无头死尸。传说当一人头堆充满，一无头死尸遂直立起来。因该恶业的结果，余诸一切（无头死尸）也遭受灾祸与毁灭。尊者龙军，以此理由，我亦说：‘善为更强，非不善强，’尊者龙军，是否你曾听说于此佛的教化中，高沙喇王给了一无比的布施？”

“大王，是，我曾听闻。”

“但尊者龙军，高沙喇王既给如是之无比布施，因此因缘，于现世是否得财富、名闻于欢乐？”

“大王，否。”

“尊者龙军，若高沙喇王既给如是之无上布施，彼并未以此因缘于现世获得财富、名闻于欢乐，如是，尊者龙军，不善为更强，非善强。”[293]

“大王，因不善有限，遂成熟甚速，因善广阔，需长时始成熟。大王，此亦可用譬喻来作审查。大王，譬如西方出产一种谷物名孔目达班低卡(30)，一月之内即成熟且运往家中，而稻米经五月或六月始成熟。但大王，孔目达班低卡与稻米之间，其差异为何？”

“尊者，因孔目达班低卡的有限及因稻米的广阔，尊者龙军，稻米适宜于国王，为国王的食物；而孔目达班低卡是奴隶及工人的食物。”

“大王，因不善的有限，成熟甚速；因善的广阔，长时间始成熟亦复如是。”

“尊者龙军，于此凡成熟甚速者，世间称其为更强，如是，不善为更强，非善强。尊者龙军，譬如任何兵士投入激战，既捉住敌人的肋窝，拖曳之，迅速的携往其主官。世间遂称此兵

士为勇士；又如医师迅速地将箭拔出，疗治伤病，彼即被称为良医；又如会计师，计算敏捷及迅速揭晓，世间称其为熟谙之会计师；又如摔跤者迅速将其对手制服，令其背卧倒地，彼则被称为能干的摔跤者。尊者龙军，凡迅速成熟者，无论善或不善，世间均称其为更强者亦复如是。”

“大王，二者之业皆在未来世可感受。但因不善是可呵责，乃于现世得刹那间感受之。大王，古昔刹帝利曾建立此法令：若人杀生应杖笞之，若人偷盗，若追逐他人之妻，若人妄语，若人劫夺村里，若人旅途行凶，若人欺伪诈骗，彼应杖笞，彼应处死，彼应截断，彼应折损，彼应伤残。依照此法经度量后，彼等遂遭杖笞、处死、截断、折断及伤害之。另方面，大王，是否有人建立此法：若人布施或持戒，或受持伍波萨他，应给予其财富或名闻，经量度后是否人们将给予其财富或名闻，正如以杖笞、或囚禁等施与盗贼之作业一样？”

“尊者，否。”

“大王，于仔细量度后，若彼等以财富或名闻与施主，则善也将于现世被感[294]受。但大王，彼等未量度施主而说：‘我等将以财富或名闻与他。’因此大王，善非在现世感受。大王，以此理由，不善现世得感受，或于未来世感受更强。”

“尊者龙军，萨度！若无像你之智慧人，此问题不会如此善得解决。尊者龙军，你乃以出世来解释属于世间者。”

第四 祖先与供品

“尊者龙军，此诸施主既给布施，奉献与祖先，想到：‘愿

此抵达他们。’以此因缘，是否任何人得果？”

“大王，有得有不得。”

“尊者，谁得谁不得？”

“大王，投生地狱者不得，生天者不得，投生畜生者不得。四先亡者中三先亡不得，即食吐物者，为饮渴所逼者，为渴欲所焚者；他施活命者得，被人忆念者也得。”

“尊者龙军，如是，虽指定给他们，若他们不接受，则施主的布施是浪费且无结果？”

“大王，否。该布施非无果报。施主们确实收受布施之果实。”

“如是，尊者，请以理由说服我。”

“大王，今有人筹办鱼肉酒饭及食物等，往诣亲戚；若亲戚不接受该礼物，是否它会成为浪费与损失？”

“尊者，否，那仍将为主人们自己所有。”[295]

“大王，施主确实受果报亦复如是。大王，譬如有人进入内室，前面不见出口处，他将从何处出去？”

“尊者，从其进去之处。”

“大王，施主确实受其果亦复如是。”

“尊者龙军，且止于此！其事如是，我接受它：施主确实受其果。我不争论你之道理。尊者龙军，若此诸施主所给予的布施抵达其先亡，而他们也受其果，如是，杀生者，凶暴者，血涂手者，坏心坏念着，杀人者，作残酷之行者——若他供献布施与其先亡说：‘让我此业果抵达先亡。’是否其果报遂抵达其先亡？”

“大王，否。”

“尊者龙军，此中原因何在？如何善抵达而不善不抵达？”

“大王，你不应作此问。大王，莫作是想：‘（反正）有一回答问题之人，且问不应作问的问题。’你还会问我为何虚空无凭依？为何恒河不逆流？为何人与鸟是二足，兽是四足？”

“尊者龙军，我之所问并非是要困扰你，我实为除疑惑而问。世间人多左手（或执恶），或盲目，我只问此：为何他们无机会？”

“大王，与不曾造作或同意（造作）的人分担恶业是不可能的。大王，如人用水道引水至远处，是否他们用水道也能如意地运走一坚厚的大山石？”

“尊者，否。”

“大王，善可以分享，不善则不能分享亦复如是，大王，譬如用油可以燃[296]灯，而不能以水燃灯。大王，是否用水可以燃灯？”

“尊者，否。”

“大王，善可以分享，不善则不能分享亦复如是。大王，譬如农夫从池塘取水（浇灌）使谷物成熟，是否他能从大海取水使谷物成熟？”

“尊者，否。”

“大王，善可以分享，不善则不能分享亦复如是。”

“但尊者，为何善可以分享，不善则不能分享？请以理由说服我。我非瞎盲，亦非无眼，聆听之后，我将告之。”

“大王，不善小而善为多，不善因小故只毁灭作者；善因多故散布人天世界。”

“请给一譬喻。”

“大王，譬如一小水珠或会落于地上，但是否这小水珠可以散播到十由旬，或二十由旬？”

“尊者，否，该小水珠落下即于其处消逝。”

“大王，何以故？”

“尊者，因水珠之微笑故。”

“大王，不善是微小，因微小故只毁灭作者，分享故不可能。大王，譬如厚重密云将降雨而使地面满足，是否该大云（之雨）能散布四方各处？”

“尊者，是。当该大云（之雨）既填满小洼，池沼、江河、池塘、澡池、沟渠、罅隙、水井、低地及莲池之旁，它将散布至十由旬，或二十由旬。”

“大王，何以故？”

“尊者，因云之巨大。”

“大王，善是多。因其多故可以与人天世界分享亦复如是。”

[297]

“尊者龙军，如何不善是小而善是多？”

“大王，若人布施，持戒及行持伍波萨他，他即欣喜，极欣喜，喜笑，极喜笑，欢喜，意喜；于他妙喜一再兴起，有妙喜之心者善更见增加。大王，譬如多水盈满之水井，水从一方流入，从另一方流出，其虽流出，又再三涌起，遂不致使其断绝。大王，善更见增加亦复如是。大王，若人于一百年间将其所作之善回向他人，当其再三回向时，善更见增长；他可能与任何所愿之人分享该善。大王，此即是为何善是多的理由。”

“复次大王，作不善者日后生悔恨，有悔恨之心者退转，退缩，后退而不伸展；他忧愁、苦恼、衰耗、枯竭及不兴盛，当时即遭毁灭。大王，譬如少量之水落在干涸的高低、曲折、弯曲的大沙洲上，即衰耗，枯竭，且立即消逝。大王，作不善者生悔恨；有悔恨之心者退转，缩回，后退，不伸展；他忧愁、

苦恼、衰耗、枯竭及不兴盛，当时即遭毁灭亦复如是。大王，此即为何不善是小的理由。”

“尊者龙军，萨度！其事如是，我接受它。”

第五 谁见梦

“尊者龙军，于此世间男女见善或[298]恶，往昔所见者，非往昔所见者，往昔所作者，非往昔所作者，和平者，可怕者，远者，近者，许多种类及数千颜色的梦之示现。此所谓梦者为何？谁见梦？”

“大王，此所谓梦者是兆相莅临之焦点。大王，有六种人见梦：患风疾者见梦，患胆汁疾者见梦，患痰疾者见梦，天神支配者见梦，常习者见梦，及以梦为先兆者（见梦）。大王，此中见梦为先兆者是真实，其余则虚妄。”

“尊者龙军，彼见梦为先兆者，是否其心自往搜求兆相，或兆相莅临心之焦点。或他人走来通知他？”

“大王，非其心自往搜求兆相，亦非他人走来通知，而是该兆相莅临心之焦点。大王，譬如明镜自己不往他处搜求映像，亦非他人将映像携来置明镜上，而乃从任何地方来的映像皆呈现在镜中。大王，非其心自往搜求兆相，亦非他人走来通知，而是从任何地方来的兆相皆莅临其心的焦点亦复如是。”

“尊者龙军，是否见梦的心也知：‘此将有如此之结果：或平安或怖畏？’

“大王，心并不知：‘此将有如此之结果：或平安或怖畏。’但兆相既出现，彼告他人，于是人们遂以其意义向其述说。”

“尊者龙军，请示以理由。”

“大王，譬如斑疹，伤肿或疥癣在（人之）身上出现，于他是得或失，是好[299]名或坏名，是诽谤或称赞。但大王，当此诸斑疹出现时，是否彼知：‘确实，我等将完成此事？’”

“尊者，否，依照斑疹的出生处，诸星相家于其处见它们之后，遂解释说：‘如此将是其结果’。”

“大王，见梦之心不知：‘此有如此如此之结果、平安、或怖畏。’但兆相既出现，彼即告他人，于是人们遂以其意义向他述说亦复如是。”

“尊者龙军，若人见梦，彼睡时见之，或醒时见之？”

“大王，见梦者非在睡时见，亦非在醒时见，而乃在昏沉与尚未入于无知觉状态之间见梦。大王，若人是昏沉，其心即入于无知觉状态；入于无知觉状态之心不起作用；不起作用之心则不知苦乐。无觉知者则无梦，当心有作用则见梦。大王，譬如在黑暗无光处，极清净的明镜中不呈现映像。大王，当心变为昏沉，入住在无知觉状态时则不起作用。虽然它在身内，不起作用的心则不见梦亦复如是。大王，身体应以明镜视之；黑暗应以昏沉视之；光明则应以心视之。”

“复次大王，譬如太阳蒙雾则光明不现；尔时虽有阳光，但不起作用；不起作用之阳光则无光明。大王，若人昏沉，其心即入于无知觉状态；人于无知觉状态之心不起作用；不起作用之心则不见梦亦复如是。大王，身体应以太阳视之；蒙雾应以[300]昏沉视之，阳光应以心视之亦复如是。”

“大王，于两种情况下心不起作用——虽其身仍有：一、心是昏沉人于无知觉，心虽在身中而不起作用。二、证灭尽定时，心虽在身中而不起作用。大王，醒时心事活动、开放、自

然、无缚，兆相不莅临如是之人的心之焦点。大王，譬如有人欲守秘密，会避免开放、自然、愚蠢及不守秘密的人。大王，天机(31)不莅临清醒者的心之焦点亦复如是。因此，清醒者不见梦。复次大王，若其非正命、不正行、交恶友，无戒，懈怠及无精进，譬如菩提分善法之焦点不莅临比库。大王，天机不莅临清醒者的焦点亦复如是，因此，清醒者不见梦。”

“尊者龙军，是否昏沉有初、中、后？”

“大王，是。昏沉有初、中、后。”

“何者为初、中、后？”

“大王，凡身（蕴）之遮蔽、封闭、无力、迟钝及不活泼时，此即为昏沉之初。大王，若人入于‘猴睡’——半醒半睡时，此即为昏沉之中。当进入无知觉状态时为末后。大王，当抵达中段进入轻微的‘猴睡’时彼即见梦。大王，若人自摄，其心安稳，确立于法，觉不动而舍离喧嚣之声，入于森林，思维奥义。彼不于其处昏沉入睡。在其处彼实安定，一心专注，透彻奥义。大王，若人清醒而不昏沉，但入于‘猴睡’，既入[301]‘猴睡’，彼即见梦亦复如是。大王，喧嚣之声应以警寤视之；森林应以猴睡视之。该舍离喧嚣之声者避免睡眠，保持心之平衡，徹照奥义。该清醒非昏沉者，当其入于轻微猴睡时彼即见梦亦复如是。”

“尊者龙军，萨度！其事如是，我接受它。”

第六 时非时之死

“尊者龙军，诸有情若死亡，是否彼等皆时至而死，或非

时而死？”

“大王，有时至而死，亦有非时而死。”

“尊者龙军，谁为时至而死，谁为非时而死？”

“大王，你是否曾见生熟果实均从你之芒果树、阎浮树(32)及其他果树落下？”

“尊者，是。曾见。”

“大王，是否彼诸自树上落下的果实或时至或非时至而落下？”

“尊者龙军，彼诸落下的果实是充分成熟，俱为时至而落。余诸果实则有因虫蚀而落，有因棍棒打击而落，有因风吹而落，有因内部腐朽而落——此诸俱为非时落下。”

“大王，彼因衰老障碍而死者，是时至而死；余者又被业强迫而死、有被生趣强迫而死、有被行动强迫而死，（此诸皆非时死）亦复如是。”

“尊者龙军，彼被业强迫而死者，彼被生趣强迫而死者，彼被行动强迫而死者及因衰老障碍而死者——都只是时至而死。又彼死于母胎中者，那正是其时，彼亦只是时至而[302]死；那死在产室者，那正是其时，彼亦只是时至而死；那一月而死者……那百年而死者，那正是其时，彼亦只是时至而死。因此，尊者龙军，非时之死并不存在——一切死者都只是时至而死。”

“大王，有七种人虽余寿尚存而非时死。何者为七？大王，饥者不得食物，内脏损坏，彼虽余寿尚存而非时死。大王，渴者不得饮水，其心干枯，彼非时而死……毒蛇咬者，毒力不减轻，不得医师，彼非时而死……服毒者肢体燃烧，不得解毒剂，彼非时而死……堕火者为火烧灼，不得熄灭，彼非时而死……

堕水者不得立足处，他非时而死……刀伤者受创，不得医师，彼虽余寿尚存而非时死。大王，此七种人虽余寿尚存而非时死。大王，于此我作确定宣说。”

“大王，有情之死有八种因：因风疾生，因胆汁疾生，因痰生，因集合，因时节变化，因处逆境，因突然，因业报。大王，此为有情之死。大王，此中惟业报之死为时至而死，余者为非时而死，偈曰：

饥、渴、蛇咬及毒药，
火、水、刀为非时死； [303]
风、痰、胆汁、集合、时，
逆境、突然与业报、
此诸俱为非时死。”

“大王，有情当中有因前生所作之或此或彼不善业成熟而死。大王，今若有人于前生令他人饿死，于后若干百千年中彼亦为饥饿所迫所困，其心干涸、憔悴、萎缩、凋零，五内俱焚，彼于青年、中年或老年时遭饥饿而死，此皆为彼之时至而死。”

“若有人于前生令他人渴死，于后若干百千年中化作饥渴恶鬼受焦渴耗损，悲惨、瘦弱、其心干涸，他于青年、中年或老年时遭干渴而死。此皆为彼之时至而死。”

“若有人于前生令他人被蛇咬死，于后若干百千年中彼从大蛇之口转入大蛇之口，从黑蛇之口转入黑蛇之口，常遭蛇咬，他于青年、中年或老年时遭蛇咬死。此皆为彼之时至而死。”

“若有人于前生毒死他人，于后若干百千年中其肢体灼烧，身体败坏，出尸臭气。彼于青年、中年或老年人时中毒而死。此皆为彼之时至而死。”

“若有人于前生令他人为火烧死，于后若干百千年中彼从

炭火山转入炭火山，从阎魔境转入阎魔境，其肢体燃烧，彼于青年、中年或老年死于火中。此皆为彼之时至而死。”

“若有人于前生令他人为水淹死，于后若干百年中其肢体破坏、败坏、破裂、衰老，其心震摇，彼于青年、中年或老年人时死于水中。此皆为彼之时至而死。” [304]

“若有人于前生令他人死于刀下，于后若干百年中其遭截断、破裂、打碎、粉碎、刀砍，彼于青年、中年或老年时亦死刀下。此皆为彼之时至而死。”

“尊者龙军，汝说有非时至而死。于此请更示理由。”

“大王，譬如大火聚上曾置草薪、枝叶，若材薪不继，不再添加，火即熄灭——但该火仍称为无害无灾，时至而灭。大王，若人生存若干百千日后变成老朽，寿算已尽，遂无害无灾而死，彼即被称为时至而死亦复如是。复次大王，譬如大火聚上堆置草薪、枝叶，在其未烧尽时有巨大密云降下大雨会令其火熄灭，大王，是否该火时至而灭？”

“尊者，否”

“大王，以何缘故后之火聚与前之火聚而不相同？”

“尊者龙军，后之火聚为突来之云雨所制伏遂非时而灭。”

“大王，任何人非时而死，他因偶来疾病压逼，或因风疾生，或因胆汁疾生，或因痰疾生，或因集合，或因时节变化，或因偶然，或因饥，或因渴，或因蛇咬，或因服毒，或因火，或因水，或因刀，非时而死亦复如是。大王，此即为非时而死的理由。”

“复次大王，天际巨大乌云生起，大雨降落填满低地，平地，此称为无害无灾降雨之云。大王，若任何人生活长久 [305] 变成老朽，寿算已尽，无害无灾而死，彼称为时至而死亦复如

是。大王，又如巨大乌云起于天际即遭大风吹散。大王，是否那消逝的乌云亦称时至？”

“尊者，否。”

“大王，以何缘故后之乌云与前之乌云而不相同？”

“尊者，彼因突来大风所制服，该乌云遂非时而散。”

“大王，任何人非时而死，他因偶来疾病压逼，或因风疾生……或因刀压逼非时而死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为何非时而死的理由。”

“大王，又如凶猛毒蛇因发怒会咬伤人，因其毒会招致他无害无灾而死亡，该毒被称为无害无灾而达至命之最终点——大王，若任何人生活长久变成老朽，寿算已尽，无害无灾而死，彼亦称为无害无灾到达寿命的终点时而死亦复如是。但大王，此际若有蛇师授与为蛇咬伤者以解毒药，蛇毒遂消。大王，是否此毒亦称为时至而散？”

“尊者，否。”

“大王，以何缘故后者之毒与前者之毒而不相同？”

“尊者，因突来之解毒药所压逼，蛇毒未达终点而散。”

“大王，任何人非时而死因偶来疾病压逼，或因风疾生……或因刀压逼非时而死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为何非时而死的理由。”[306]

“大王，又如射手放箭，若箭循所趣向之途径而抵达终点，该箭则被称为循所趣向之途径而抵达终点，且无害无灾。大王，若任何人生活长久，变成老朽，寿算已尽，无害无灾而死，彼即称为时至而死亦复如是。大王，又如射手放箭，于该刹那有人将其箭捉住。大王，是否该箭被称为循所趣向之途径而去？”

“尊者，否。”

“大王，以何缘故后者之箭与前者之箭而不相同？”

“尊者，因突来的捉持，该箭的轨迹遂被阻拦。”

“大王，任何人非时而死，他因偶来疾病压逼，或因风疾生……或因刀压逼非时而死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为何非时而死的理由。”

“大王，又如人敲打铜制容器，因其敲打所发声音循所趣向之行程而抵达终点，该声音称为无害无灾循所趣向之行程而抵达终点。大王，若人生存若干百千日后，变成老朽，寿算已尽，遂无害无灾而死，彼即称为无害无灾时至而死亦复如是。大王，又如有人敲打铜制容器，因其敲打遂发出声音，但若有人于声音未发出或传播未远之先即接触它，因其接触声遂静止。大王，是否该声音仍被称为循所趣向之行程而抵达其终点？”

“尊者，否。”

“大王，以何缘故后之声音与前之声音而不相同？”[307]

“尊者，因偶来的接触，该声音遂静止。”

“大王，任何人非时而死，他因偶来疾病压逼非时而死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为何非时而死的理由。”

“大王，又如良谷佳禾生长田中，因适度降雨，遂得滋漫、伸展、多结果实，已届收获之时，此谷物称为无害无灾而达时至。大王，若人生存若干百千日后，变成老朽，寿算已尽遂无害无灾而死，彼即称为无害无灾时至而死亦复如是。大王，又如良谷佳禾生长田中，因缺水而非时死。大王，是否此谷物获得时至？”

“尊者，否。”

“大王，以何缘故后之谷物与前之谷物而不相同？”

“尊者，因偶来的酷热压逼，该谷物遂死去。”

“大王，任何人非时而死，他因偶来疾病[308]压逼，或因风疾生……或因刀压逼非时而死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为何非时而死的理由。”

“复次大王，是否你曾听闻茁壮幼苗因虫害遂连根朽坏？”

“尊者，我曾闻，亦曾见此。”

“大王，是否该诸禾苗为时至而朽坏或非时而朽坏？”

“尊者，非时。尊者，若此禾苗未遭虫食，彼将达收获之时。”

“大王，是否因偶来的伤害，禾苗遭毁灭，若无伤害则禾苗会达收获之时？”

“尊者，是。”

“大王，任何人非时而死，他因偶来疾病压逼，或因风疾生……，或因刀压逼非时而死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为何非时而死的理由。”

“复次大王，是否你曾闻禾苗已届分穗，结实累累，硕重下垂，逢雨名雹雨者降落其上，令其毁灭而无果实？”

“尊者，我曾闻，亦曾见此。”

“大王，此谷物为时至而毁灭，或非时而毁灭？”

“尊者，非时。若雹雨未降落其上彼或会到达收获之期。”

“大王，如是谷物毁灭是否因偶来的伤害，若无伤害则谷物到达收获时期？”

“尊者，是。”

“大王，任何人非时而死，他因偶来疾病压逼，或因风疾生、或因胆汁疾生、或因痰疾生、或因集合、或因时节变化、或因偶然、或因饥、或因渴、或因蛇咬、或因服毒、或因火、

或因水、或因刀压逼，非时而死亦复如是。但他若非被偶来的疾病所压逼，他或会到达时至之死。大王，此即是为何非时而死的理由。”

“尊者龙军，希有哉！未曾有哉！为说明‘有非时而死’，理由善被揭示，譬喻善被显示，你已令其明白、明了、明显。尊者龙军，因你之任一譬喻，即令无心者、散心者也会结论到‘有非时而死’，何况彼有思虑之人！尊者，[309]‘有非时而死’，我实在已被你之第一个譬喻说服，但我欲聆听更多解释，故未（立即表示）接受。”

第七 在塔庙的神变

“尊者龙军，是否一切证般涅槃者之塔庙皆有神变，或只是一部分有？”

“大王，一部分有，一部分没有。”

“尊者，哪一部分有，哪一部分没有？”

“大王，于三种人中因其决心在般涅槃者之塔庙里有神变。何者为三？大王，今有阿拉汉，于其在世之时为悲愍人天而发心：‘愿某某塔庙有神变。’因其决心，此塔庙遂有神变。如是因阿拉汉决心遂有神变于般涅槃者之塔庙中。复次，大王，天神为悲愍世人，于般涅槃者之塔庙中示现神变，心想：“因此神变，正法将常得护持，因众人的净信，善得增进。”如是，因天神决心，遂有神变现于般涅槃者之塔庙。复次，大王，或女人或男子具信仰、净信、贤明、博学、聪明、明智、觉具足、如理作意及决心于香、花鬘、衣着或其他物，将其安置于塔庙

中，心想：‘愿其有某某神变。’因其决心，于般涅槃者之塔庙遂有神变。如是，因众人的决心遂有神变现于般涅槃者之塔庙。大王，于此三种人中，因其决心于般涅槃者的塔庙里遂有神变。”

“大王，若无此诸人等的决心，即令漏尽六通及心自在者之塔庙中亦无神变。[310]大王，即使无神变，但既见其殊胜净行，人们亦应信任、亦应相信彼已达最终目标，心想：‘此佛子已证取最后般涅槃。’”

“尊者龙军，萨度！其事如是，我接受它。”

第八 无法现观之有情

“尊者龙军，是否彼诸正行道者于彼等皆有法现观，或者有些没有？”

“大王，有些有，有些没有。”

“尊者，谁有谁没有？”

“大王，畜生无法现观，虽然它是正行道；生鬼域者、邪见者、欺诈者、弑母者、弑父者、杀阿拉汉者、破和合僧者、出（佛身）血者、偷住者、转向外道者、污比库尼者、堕十三不共住重罪之任何一种而未获得赦免者、黄门、二根者均不得法现观，虽然彼等是正行道；又未满七岁之幼童亦无法现观，虽然彼等是正行道。大王，此诸十六种人均无法现观，虽然彼等是正行道。”

“尊者龙军，于彼等十六种有障碍之人虽然或有或无法现观，为何未满七岁之幼童亦无法现观，虽然彼等是正行道？今向你提出此问：是否幼童无贪、嗔、痴、慢、嫌厌、欲念？此

幼童既不被烦恼污染，彼实是相应、逮达，值得一了解而通达四圣谛？” [311]

“大王，于此，我述说其中理由：于一未满七岁者，彼无法现观，虽彼是正行道。大王，若未满七岁者，彼贪于所贪、嗔于所嗔、痴于所痴、慢于所慢。若他能分别邪见，分别爱憎及思维善、不善，彼或能生法现观。但大王，未满七岁者之心无力、细小、迟钝及不清晰，而无为涅槃界是沉重、重要、广阔、伟大。大王，一未满七岁者之无力、细小、迟钝且不清晰之心不能通达那沉重、重要、广阔、伟大的无为涅槃界。大王，譬如须弥山王是沉重、重要、广阔、伟大，能否有人能以其天然力量、膂力及精进举起须弥山王？”

“尊者，否。”

“大王，何以故？”

“尊者，因为其力微弱及须弥山王的伟大。” [312]

“大王，未满七岁者之心无力、微力、小、少、细、迟钝、不清晰，而无为涅槃界是沉重、重要、广阔、伟大。大王，一未满七岁者之无力、细小、迟钝，其不清晰的心不能通达那沉重、重要、广阔、伟大的无为涅槃界。因此一未满七岁者并无法现观，虽然彼为正行道亦复如是。大王，又如大地是长远、广阔、宏旷、宽大、宏大、伸展、伟大，能否有一小滴水可润湿此大地令化作沼泽？”

“尊者，否。”

“大王，何以故？”

“尊者，因小滴微小及大地的伟大。”

“大王，未满七岁者的心是无力、微力、小、少、细、迟钝，不清晰，而无为涅槃界是长远、广阔、宏旷、宽大、宏大、

伸展、伟大。大王，因未满七岁者的心无力、细小、迟钝、不清晰，不能通达无为涅槃界的伟大。因此一未满七岁者无法现观，虽然彼为正行道亦复如是。大王，又如有无力、微力、小、少、微少、微弱的火，能否消灭天人世界的黑暗而令光明出现？”

“尊者，否。”

“大王，何以故？”

“尊者，因火之微弱及大地的伟大。”

“大王，未满七岁者的心是无力、微力、小、少、细、迟钝、不清晰及被愚痴的大黑暗所遮蔽。因其很难示现智慧的光明。以此理由，一个未满七岁者无法现观，虽然彼为正行道亦复如是。大王，又如患病、瘦弱、身量矮小的米虫见一雄象长九肘，宽三肘、身围十肘而高八肘，有三处春情发动。此米虫既行近其所在处，张口抽引向己，意欲吞噬大象。大王，此米虫能否吞噬雄象？”

“尊者，否。”

“大王，何以故？”

“尊者，因其米虫身体矮小及雄象伟大。”

“大王，未满七岁者之心无力、微力、小、少、细，迟钝及不清晰而无为涅槃界是长、广、阔、宏旷、宽、宏大、伸展、伟大；以其无力、微力、细小、迟钝及不清晰之心，彼不能通达伟大无为涅槃界。因此未满七岁者无法现观，虽然彼为正行道亦复如是。”

“尊者龙军，萨度！其事如是，我接受它。”

第九 涅槃为绝对乐

[313] “尊者龙军，是否涅槃为绝对乐，或杂以苦？”

“大王，涅槃是绝对乐，不杂以苦。”

“尊者龙军，我们不相信该语：‘涅槃是绝对乐。’关于此，我们如是主张：‘涅槃是杂以苦。’我们有理由说：‘涅槃是杂以苦。’此理由为何？尊者龙军，彼诸搜求涅槃者，其身心之艰难辛苦可见于住立、经行、坐卧、禁食、昏沉阻止、六处摄制及钱财、谷物、亲戚朋友之舍弃。而彼诸于世间有幸福者及幸福具足者皆喜好耽着于六处之五种欲；其眼喜好耽着容色之可喜可乐的多种净相；其耳喜好耽着歌唱音乐之声之可喜可乐的多种净相；其鼻喜好耽着而嗅知花果、树叶、树皮、树根、树心之香气之可喜可乐的多种净相；其舌喜好耽着而尝试所嚼、所尝、所饮、所味之可喜可乐的多种净相；其身喜好耽着柔软、细滑、柔和、嫩柔之感触之可喜可乐的多种净相；其意喜好耽着可喜可乐之多种善、恶、净、秽的思念与作意。你们毁灭、减少、断、截断、止、阻止、眼、耳、鼻、舌、身、意之乐；因之身受苦，心亦受苦；身既受苦，身即感觉苦受；心既受苦，心即感觉苦受。是否当游行者摩犍提（33）呵责[314]世尊时曾如是说：‘沙门苟答马是杀害有类者。’此即是为何我说涅槃杂以苦的理由。”

“大王，涅槃乃不杂以苦；涅槃是绝对乐。大王，你说涅槃是苦者，此苦不名为涅槃，彼为证涅槃的前分，彼为涅槃之搜求。大王，涅槃是绝对乐，不杂以苦。我将述说其理由。大王，是否有所谓诸王中之君权之乐？”

“尊者，是，诸王中有君权之乐。”

“大王，是否此君权之乐杂以苦？”

“尊者，否。”

“大王，如是为何于无边境扰骚时，为镇压边境附庸，诸王以其大臣、顾问、兵丁、武士环绕出征，其遭蚊虻风热困逼、其跋涉于平坦或崎岖之地面、其拼死作战，生命也成疑问？”

“尊者龙军，此不名为君权之乐。此乃搜求君权之乐的前分。尊者龙军，诸王以苦搜求，得君权后，遂感受君权之乐。如是，尊者龙军，君权之乐不杂以苦。君权为一事，苦为另一事。”

“大王，涅槃乃绝对乐，不杂以苦。彼诸搜求涅槃者既苦恼其身心，无论是住立、经行、坐卧、禁食、昏沉制止、六处摄制、舍身与命，以苦搜求，得涅槃后，遂感受涅槃之绝对乐。如诸王降伏敌人的君权之乐亦复如是。如是，大王，涅槃乃绝对乐，不杂以苦。涅槃为一事，苦为另一事。”[315]

“复次，大王，请听另一理由：涅槃乃绝对乐，不杂以苦。涅槃为一事，苦为另一事。大王，是否有所谓工巧师的工巧之乐？”

“尊者，是。有工巧师的工巧之乐？”

“大王，是否工巧师的工巧之乐杂以苦？”

“尊者，否。”

“大王，为何彼等苦恼其身——因其应起迎师尊：致敬、担水、扫屋、奉上净齿树枝及漱口水、接受残食；为师按摩、沐浴、洗足；曲从他人意愿、寝而不安、食不甘味？”

“尊者龙军，此不名为工巧之乐，此乃搜求工巧的前分。尊者龙军，诸师以苦搜求工巧后，遂得感受工巧之乐。如是，

尊者龙军，工巧之乐不杂以苦。工巧之乐为一事，苦为另一事。”

“大王，涅槃是绝对乐，不杂以苦。彼诸搜求涅槃者既苦恼其身心，无论其住立、经行、坐卧、禁食、昏沉制止、六处摄制、舍身与命，以苦搜求，得涅槃后，遂感觉涅槃之绝对乐，如诸师之工巧之乐亦复如是。如是，大王，涅槃乃绝对乐，不杂以苦。苦为一事，涅槃为另一事。”

“尊者龙军，萨度！其事如是，我接受它。”

第十 涅槃无形相

“尊者龙军，汝说涅槃、涅槃。能否将涅槃的形相、方所、年岁、分量用譬喻、理论、因由或方法指出？”〔316〕

“大王，涅槃无比类，不能用譬喻、理论、因由、方法指示涅槃的形相、方所、年岁、分量。”

“尊者龙军，我不能接受此存在法之涅槃不能用譬喻、理论、因由、方法显示其形相、方所、年岁、分量。请以理由说服我。”

“大王，且止于是，我将示以理由。大王，是否有所谓大海？”

“尊者，是。有此大海。”

“大王，若有人如是问：‘大海有多少水，或住在大海里有多少生物？’大王，如是问题，你将如何回答？”

“尊者，若有人如是问我：‘大王，大海有多少水？或住在大海里有多少生物？’尊者！我将对他如是说：‘蠢人，你以不应问者问我，任何人亦不应问此问题，此问题应搁置一边。’

大海不曾被自然科学家分析，无能计量大海有多少水及有多少生物住其中。’尊者，我所答者如是。”

“但大王，于此存在法之大海，如何你竟如此回答？何不先作计算，而后告诉他说：‘此大海中有如许之水及有如许生物住大海中？’”

“尊者，不能。此问题已出乎‘范围’。”[317]

“大王，譬如不能计算存在法——大海之水，或住在其中之生物。大王，亦不能用譬喻、理论、因由或方法指示存在法——涅槃的形相、方所、年岁、分量亦复如是。大王，假使有具神通证心自在者能计量大海之水及海中生物，彼亦不能用譬喻、理论、因由、方法指示涅槃的形相，方所、年岁、分量。”

“复次，大王，关于‘不能用譬喻、理论、因由、方法指示存在法之涅槃的形相，方所、年岁、分量’，请听另一理由。大王，天神当中是否有所谓无色身天？”

“尊者，是。曾闻天神中有无色身天。”

“大王，能否用譬喻、理论、因由或方法指示此诸无色身天的形相、方所、年岁、分量？”

“尊者，否。”

“大王，因此实无无色身天？”

“尊者，有无色身天，虽不能用譬喻、理论、因由或方法指示其形相、方所、年岁、分量。”

“大王，譬如有情不能用譬喻、理论、因由、方法指示存在法无色身天之形相、方所、年岁、分量，如是亦不能用譬喻、理论、因由、方法指示存在法涅槃之形相，方所、年岁、分量亦复如是。”

“尊者龙军，涅槃是绝对乐，不能用譬喻、理由、因由、

方法指示其形相、方所、年岁、分量。且止于是。但尊者，是否涅槃有其德性含摄在其他（物）中，能以譬喻加以显示？”

“大王，若藉有形相者（指示），实无一物。若藉其[318]德性，能用譬喻显示一些例子。”

“尊者龙军，萨度！请速道来，以使我藉此德性而得一譬喻，即使那是涅槃之部分解释，也请以你的清凉甘美的语风减轻和镇压我心中的热恼。”

“大王，涅槃含摄莲花之一德，水之二德，阿伽陀药之三德，大海之四德，食之五德，虚空之十德；涅槃含摄赤栴檀之三德，醍醐之三德，山顶之五德。”

“尊者龙军，汝说涅槃含摄莲花之一德，云何涅槃含摄莲花之一德？”

“大王，譬如莲花不为水所污染，涅槃不被任何烦恼所染污亦复如是。大王，此为涅槃含摄莲花之一德。”

“尊者龙军，汝说涅槃含摄水之二德，云何涅槃含摄水之二德？”

“大王，譬如清凉之水解除热恼。大王，清凉之涅槃解除一切烦恼之热毒亦复如是。大王，此为涅槃含摄水之第一德。复次，大王，水解人畜众生之渴于其疲乏、枯涸、燥渴及困于暑热时。大王，涅槃解欲爱、有爱、无有爱之渴亦复如是。大王，此为涅槃含摄水之第二德。大王，此为涅槃含摄水之二德。”

“尊者龙军，汝说涅槃含摄阿伽陀药之三德，云何涅槃含摄阿伽陀药[319]之三德？”

“大王，譬如阿伽陀药为一切受毒害之有情的皈依所，大王，涅槃之为一切被烦恼毒所压逼之有情的皈依所亦复如是。大王，此为涅槃含摄阿伽陀药之一德。复次，大王，阿伽陀药

灭尽诸病，大王，涅槃灭尽诸苦亦复如是。大王，此为涅槃含摄阿伽陀药之二德。复次，大王，阿伽陀药是甘露，大王，涅槃是甘露亦复如是。大王，此为涅槃含摄阿伽陀药之第三德。大王，此为涅槃含摄阿伽陀药之三德。”

“尊者龙军，汝说涅槃含摄大海之四德，云何涅槃含摄大海之四德？”

“大王，大海不容受一切死尸。大王，涅槃不容受一切烦恼之死尸亦复如是。大王，此为涅槃含摄大海之第一德。复次，大王，大海伟大，无此岸彼岸，不被众河充满。大王，涅槃伟大，无此岸彼岸，不被一切有情充满亦复如是。大王，此为涅槃含摄大海之第二德。复次，大王，大海为巨大有类的住处，大王，涅槃为诸无垢、漏尽、得力、自在的阿拉汉巨大有类的住处亦复如是。大王，此为涅槃含摄大海之第三德。复次，大王，大海开发无限、种种、广阔的浪花，大王，涅槃开发无限、种种、广阔、清净、智慧解脱之花亦复如是。大王，此为涅槃含摄大海之第四德。大王，此为涅槃含摄大海之四德。”

[320] “尊者龙军，汝说涅槃含摄食之五德，云何涅槃含摄食之五德？”

“大王，譬如食之维持一切有情寿命，大王，证涅槃时老死毁灭而为寿命之维持者亦复如是。大王，此为涅槃含摄食之第一德。复次，大王，食为一切有情之力量增进者，大王，证涅槃时增进一切有情的神通力亦复如是。大王，此为涅槃含摄食之第二德。复次，大王，譬如食之产生一切有情的容色，大王，证涅槃时产生一切有情的功德容色亦复如是。大王，此为涅槃含摄食之第三德。复次，大王，食之镇定一切有情的苦恼，大王，证涅槃时镇定一切有情的诸烦恼亦复如是。大王。此为

涅槃含摄食之第四德。复次，大王，食之排除一切有情的饥饿、衰弱，大王，证涅槃时为排除一切有情诸苦的饥饿、衰弱亦复如是。大王，此为涅槃含摄食之第五德。大王，此为涅槃含摄食之五德。”

“尊者龙军，汝说涅槃含摄虚空之十德（34），云何涅槃含摄虚空之十德？”

“大王，譬如虚空不生、不老、不死、不去、不起、难胜、贼不夺、不依、鸟行、无碍[321]、无边，大王，涅槃乃不生、不老、不死、不去、不起、难胜、贼不夺、不依、圣者行、无碍、无边亦复如是。大王，此为涅槃含摄虚空之十德。”

“尊者龙军，汝说涅槃含摄摩尼宝之三德，云何涅槃含摄摩尼宝之三德？”

“大王，譬如摩尼宝是赐欲者，大王，涅槃是赐欲者亦复如是。大王，此为涅槃含摄摩尼宝之第一德。复次，大王，摩尼宝是发笑者，大王，涅槃是发笑者亦复如是。大王，此为涅槃含摄摩尼宝之第二德。复次，大王，摩尼宝是发光者，大王，涅槃是发光者亦复如是。大王，此为涅槃含摄摩尼宝之第三德。大王此为涅槃含摄摩尼宝之三德。”

“尊者龙军，汝说涅槃含摄赤栴檀之三德，云何涅槃含摄赤栴檀之三德？”

“大王，譬如赤栴檀宝是难得，大王，涅槃宝是难得亦复如是。大王，此为涅槃含摄赤栴檀之第一德。复次，大王，赤栴檀是无比的妙香，大王，涅槃是无比的妙香亦复如是。大王，此为涅槃含摄赤栴檀之第二德。复次，大王，赤栴檀得善人称赞，大王，涅槃得圣者称赞亦复如是。大王，此为涅槃含摄赤栴檀之第三德。大王，此为涅槃含摄赤栴檀之三德。” [322]

“尊者龙军，汝说涅槃含摄醍醐之三德？云何涅槃含摄醍醐之三德？”

“大王，譬如醍醐是色具足，大王，涅槃是功德色具足亦复如是。大王，此为涅槃含摄醍醐之第一德。复次，大王，醍醐是香具足，大王，涅槃是戒香具足亦复如是。大王，此为涅槃含摄醍醐之第二德。复次，大王，醍醐是味具足，大王，涅槃是（甘露）味具足亦复如是。大王，此为涅槃含摄醍醐之第三德。大王，此为涅槃含摄醍醐之三德。”

“尊者龙军，汝说涅槃含摄山顶之五德，云何涅槃含摄山顶之五德？”

“大王，譬如山顶高耸，大王，涅槃高耸亦复如是。大王，此为涅槃含摄山顶之第一德。复次，大王，山顶不动，大王，涅槃不动亦复如是。大王，此为涅槃含摄山顶之第二德。复次，大王，山顶难攀，大王，诸烦恼于涅槃是难攀亦复如是。大王，此为涅槃含摄山顶之第三德。复次，大王，一切种子于山顶不生长，大王，一切烦恼于涅槃不生长亦复如是。大王，此为涅槃含摄山顶之第四德。复次，大王，山顶远离爱憎，大王，涅槃远离爱憎亦复如是。大王，此为涅槃含摄山顶之第五德。大[323]王，此为涅槃含摄山顶之五德。”

“尊者龙军，萨度！其事如是，我接受它。”

第十一 如何证涅槃

“尊者龙军，你们说：‘涅槃非过去、非未来、非现在、非已生、非未生、非当生。’尊者龙军，若任何人正行道证涅槃，

是否他于涅槃生起时证之，或先待其生起而后证之？”

“大王，若任何人正行道证涅槃，他不于其生起时证之，或先待其生起而后证之。另方面，大王，有此涅槃界，正行道者证之。”

“尊者龙军，勿作隐匿而解释此问题，令其显露开敞而加解释。关于此之一切，请以欲望与努力陈列你之所学。人众于此已起淆混、犹豫、怀疑，请折断此内心过咎之箭。”

“大王，有此寂静、安乐、殊妙的涅槃界，彼正行道者依胜者教言思维诸行而以智慧证之。大王，譬如弟子依师教以智慧亲证学术，大王，正行道者依胜者教言以智慧证涅槃亦复如是。但涅槃应如何视之？涅槃应视为：无害、无灾、无畏、安稳、寂静、安乐、欣喜、殊胜、清净、清凉。大王，譬如有人被焚烧于炽燃、焦灼、多有材薪堆积之火中，以[324]其努力而自火逃脱，彼进入一无火处所，遂得最胜之乐。大王，彼正行道者以如理作意，离去三种火之恼逼，证涅槃的最胜乐亦复如是。大王，譬如火之应看作三种（毒）火，譬如人处火中应看作正行道者，譬如无火之处应看作涅槃。”

“复次，大王，譬如有人陷于蛇、犬、人之死尸及粪穴堆中，纠缠于死尸的乱发间，以努力从其逃脱，而后进入一无尸体之处，彼则得最胜之乐。大王，彼正行道者以如理作意，离去烦恼之逼迫，证涅槃最胜之乐亦复如是。大王，譬如五种欲应视作死尸，譬如入于死尸堆之人应视作正行道者，譬如无死尸之处应视作涅槃。”

“复次，大王，若复有人心怀恐惧、怖畏、战栗、恼乱、淆惑，籍努力从其中解脱，而后入于坚定、坚固、不动、无畏处，彼得最胜之乐。大王，若有人正行道，以如理作意离去怖

畏、战栗，证涅槃最胜之乐亦复如是。大王，譬如怖畏应视作依生、老、病、死再三轮转之怖畏，譬如怖畏者应视作正行道者，譬如无怖畏处应视作涅槃。”

“复次，大王，譬如有人陷于污秽不净泥泞、泥淖处所，籍其努力拭去泥泞垢秽，而后往诣一清净无垢之处，于该处彼将证最胜之乐。大王，若有人正行道，以如理作意离去烦恼的泥泞垢秽，证涅槃最胜之乐[325]亦复如是。大王，譬如泥泞应视作利养、恭敬、名闻，譬如入于泥泞之人应视作正行道者，譬如清净无垢之处应视作涅槃。”

“但正行道者如何证涅槃？大王，彼正行道者思维诸行之转起，于转起时彼见生、见老、见病、见死，于该处彼不见任何欣喜、欢乐，于该处彼于其初、中、后皆不见可执着者，大王，譬如人不会于那终日焚烧、炽燃、红热、炙灼铁丸的任何处，或初、或中、或后，见为可执着者，大王，彼正行道者思维诸行之转起，于转起时彼见生、见老、见病、见死；于该处他亦不见任何欣喜、欢乐，于其初、中、后，彼皆不见任何可执着者亦复如是。彼既不见任何可执着者，遂心中起厌，身上发烧，彼嫌厌于诸有中之无救护所、无归依所及无保护所。”

“大王，譬如有人入于正在燃烧的大火聚，会从此无救护、无归依及无保护之火逃避，大王，既不见可执着者，遂心中起厌，身上发烧，彼逃避于诸有中之无救护所、无归依所及无保护所亦复如是。当彼既见（诸行）转起之怖畏，心中如是思维：

‘此诸行转起是炙热、炽燃、焚烧、多苦、多恼，若人得（诸行）非转起，则为寂静、殊妙、诸行寂止、舍离一切执着、爱尽、离贪、寂灭、涅槃。’于是其心入于（诸行）不转起，喜悦、欣喜[326]、欢喜而说：‘我得出离。’大王，譬如有人入

异地而迷途，见一出路。大王，当彼得见（诸行）转起之怖畏，其心遂向（诸行）不转起奔赴，喜悦、欣喜、欢喜而说‘我得出离’亦复如是。彼向通往不转起的道路奔赴，寻求、修习、多修习。彼之意念确立于此目标；彼之精进确立于此目标；彼之喜悦确立于此目标；彼心再三作意，遂超越于（诸行）转起而入于不转起。大王，若在正行道之际，彼得（诸行之）不转起即名为证涅槃。”

“尊者龙军，萨度！其事如是，我接受它。”

第十二 无藏置涅槃之处

“尊者龙军，是否有一处所藏置涅槃，或于东方、或南方、或西方、或北方、或上方、或下方、或中央？”

“大王，无藏置涅槃的处所，无论于东方、或南方、或西方、或北方、或上方、或下方、或中央。”

“尊者龙军，若涅槃无藏置所，如是，实无涅槃，而彼诸证涅槃者，其取证为虚妄。我将述说此中理由。尊者，譬如大地有土遂生谷类，有花遂生香气，有灌木遂生花卉，有树遂生果实，有矿产遂生宝石。如是，人若希求某物，彼便往诣适当处所[327]而取。尊者龙军，若有涅槃则应有生涅槃处亦复如是。尊者龙军，由无生涅槃之处所，我说实无涅槃。而彼诸证涅槃者，其取证为虚妄。”

“大王，虽无藏置涅槃处所，但实有此涅槃；正行道者以如理作意而证涅槃。大王，譬如有所谓火者而无藏置火之处所，一人钻两木即得火——大王，实有涅槃，虽无藏置涅槃之处所

亦复如是；正行道者以如理作意而证涅槃。”

“复次，大王，譬如有所谓七宝者，即：轮宝，象宝，马宝，摩尼宝，女宝，居士宝，将军宝，虽无藏置此诸宝的处所，但若有一刹帝利正行道，以其行道之力，众宝即归聚于他——大王，实有涅槃。虽无藏置涅槃之处所亦复如是。正行道者以如理作意而证涅槃。”

“尊者龙军，涅槃藏置之处所，且止于是！但是否有一场所，若住立该处正行道者即证涅槃？”

“大王，是。有一场所，若住立该处正行道者即证涅槃。”

“尊者，云何有一场所若住立该处正行道者即证涅槃？”

“大王，此即戒地。（若人）如理作意，住立于戒，无论彼处塞国或希腊（35），处中国或西藏（36），处亚历山大（37）或尼空巴（38），处迦尸或瞿萨罗（39），处迦湿弥罗（40）或犍陀罗（41），处须弥山顶或梵天，无论彼立何处——若住于正行道，彼即证涅槃。大王，[328]譬如有眼之人，无论其是处塞国或希腊，处中国或西藏，处亚历山大或尼空巴，处迦尸或瞿萨罗，处迦湿弥罗或犍陀罗，处须弥山顶或梵天，无论彼立何处则皆见虚空；大王，若人如理作意，住立于戒时，无论彼处塞国或希腊……无论何处——若住于正行道，彼证涅槃亦复如是。”

“复次，大王，无论彼处塞国或希腊……无论彼立何处，于他有东方，大王，若人如理作意，住立于戒，无论彼处塞国或希腊……或梵天，无论何处——若住于正行道，彼证涅槃亦复如是，”

“尊者龙军，萨度！涅槃被你指示，涅槃之证悟被你宣说，戒德得以庄严，正行道得以指出，法旗高举，法眼确立，善专

心之正加行非徒劳。各宗最殊胜之师，其事如是，我接受它。”

注释：

- (1) Vessantara,国王名。
- (2) Jāli,王子名。
- (3) Kanhājinā,王女名。
- (4) Cariyāpiṭaka,经名。
- (5) Maddi,王后名。
- (6) Uposatha,象名。
- (7) ratana,印度长度计量器。
- (8) nāgapuppha,iron-wood flower,印度花名。
- (9) Akanittha-bhavana,天宫名。
- (10) Marakāyika,魔之眷属。
- (11) mārisa,mārisa,尊敬之称呼，如 sir,先生等。
- (12) Anotattadahata, 池沼名。
- (13) Pātālamukha,见 S,i,127,iv,206,207.
- (14) 关于各种刑罚名称之原文请见<难问 第四品 第五>，注(16)至(24).
- (15) Mandhāta,国王名。
- (16) Nimi,国王名。
- (17) Sādhina,国王名。
- (18) Guttīla, 药师名。
- (19) Puṇṇaka, the salve.
- (20) Gopālamātā,the Queen.
- (21) MahāKaccāna,the Elder.
- (22) Udena, the king.
- (23) Suppiyā,the brahman.

- (24) Mallikā, the Queen.
- (25) Kosala, 国名。
- (26) Sumana, the garland-maker.
- (27) Ekasātaka, the brahman.
- (28) Bhaddasāla of the Nanda family.
- (29) Candagutta(Chandragupta), 为阿首咖 (Asoka, 阿育王) 之祖父，且
为统一全印而创建帝国之第一人。
- (30) kumudabhaṇḍikā, 一种速成稻，价值亦贱。
- (31) dibba attha, deva-like purpose, 意谓“天意”或“神意”。
- (32) jamburukkha=rose apple tree, 树名，开花结深紫色果实，可制药。
- (33) Māgandiya, 人名。
- (34) Miln.T., “ekādasa” 作‘十一德’，应从疏释。
- (35) Saka-Yavana, 国名。
- (36) Cina-Vilāta, 国名，地名。
- (37) Alasanda, 地名。
- (38) Nikumba 地名
- (39) Kāsi-Kosala, 地名，国名。
- (40) Kashmira, 国名或地名。
- (41) Gandhāra, 国名或地名。

五 比量之间

第九品

[329] 尔时弥林达往诣尊者龙军之所。既达，向尊者龙军作礼毕，退坐一面。既退坐一面，弥林达欲知、欲闻、欲见智慧之光明，欲断无智，欲兴起智慧之光明，欲消灭无明之黑暗。既发起非常的坚定，精进、专念、虔诚，彼向尊者龙军作如是说：“尊者龙军，是否你曾见佛？”（1）

“大王，否。”

“是否你的导师曾见佛？”

“大王，否。”

“尊者龙军，既然你不曾见佛，你的导师也不曾见佛，如是，佛不存在；确实，此处不知有佛。”

“但大王，彼诸古昔刹帝利，你的刹帝利先祖们是否曾存在？”

“尊者，是。彼诸古昔的刹帝利是我的刹帝利系的先祖更有何疑？”

“大王，是否你曾见古昔的刹帝利？”

“尊者，否。”

“大王，是否彼教导你者——司祭，将军，司法官及大臣，曾见你之古昔刹帝利？”

“尊者，否。”

“大王，若你不曾见古昔刹帝利，而教导你者亦不曾见古昔刹帝利，古昔刹帝利在何处？确实，此处不知有古昔刹帝

利。”

“尊者龙军，曾被古昔刹帝利使用之物品仍可得见，诸如[330]白伞、冠、屐、拂子、宝剑及昂贵的卧床，藉此我们能知及能相信古昔刹帝利曾存在。”

“大王，我们亦能知及相信世尊。亦有此理由使我们能知及相信世尊曾经存在。何以故？大王，有益的事物曾为彼知者、见者、阿拉汉、正自觉者所使用，诸如四念处、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藉此诸物，世间及天神能知及相信世尊曾存在亦复如是。大王，以此理由，以此因缘，以此方法及以此比量应知世尊亦曾存在。

既已度多人，

坚执尽而灭。

以比量应知：

两足尊曾有。”

“尊者龙军，请作一譬喻。”

“大王，譬如城市建筑师欲筑城，先观察一不凸不凹、无沙砾、无石头、无危害、无瑕疵而可喜乐之地，且使其处不平坦者平坦及拔除树根、荆棘，将在该处筑城，美化、规划、分部、测量；掘堑壕，作堡垒、城门、望楼而垒壁坚固；筑众多十字路口、四衢通道、交叉路、大路；皇道清洁平坦，路侧店铺分布；有园林、公园、池沼、莲池、水井；各种神庙而为庄严，全无瑕疵。当该城已具足发展，[331]彼会去往他地。其后若干时，该城变为富裕、繁荣、粮食丰盈，安靖、繁华、幸福、无灾无祸；各色人等汇集，诸如众多刹帝利、婆罗门、毗舍、首陀，象兵、马兵、车兵、步兵、持弓者、持箭者、执旗手，传令人，分配食物者；魁伟王子，精兵，如象之勇士、披

甲武士；奴隶之子、兵士之子、角力队；厨司、烧饭人、理发人、侍浴人，锻冶工、华鬘工、金匠、银匠、铅匠、锡匠、青铜匠、铜匠、铁匠、珠匠、织工、陶工、监工、皮匠、车匠、象牙工、绳工、栉工、织工、篾工、弓匠、弦匠、箭匠、画匠、染匠、浣匠、织师、裁缝；鉴金人、成衣商、香商、薪火商、木材商、佣工、树叶商、果子商、树根商、米商、糖商、鱼商、肉商、酒商；倡优、舞伎、杂技、幻师；宫廷诗人、角力者；火葬夫、扫花夫、竹工、猎人、娼妓、舞女，汲水女奴，以及塞国人、希腊人、中国人、西藏人、优禅尼人(2)、婆留迦车人(3)、迦尸人(4)、高沙喇人、边地人、马嘎塔人(5)、沙鸡多人(6)、须赖吒人(7)、巴瓦人(8)、柯统巴罗(9)人、摩头罗人(10)、亚历山人(11)、迦湿弥罗人(12)、犍陀罗人(13)。当彼诸各色人民来此城居住，既见新城区分完善，无缺点过失，甚可爱乐，以比量能知‘此城之建筑师实为善巧多能者。’大王，世尊是无等，等于无等，等于无比，卓绝、无比、无数、不可量、不可记、无量德、功德圆满、无边坚固、无边光明、无边精进、无边威[332]力，佛力圆满，降伏魔军，破邪见网，灭尽无明而生明，高举法炬，证全知智，不失败而能战胜，遂筑法城亦复如是。”

“大王，于世尊法城当中，戒为城垣，慚愧为堑壕，智作城门，精进为望塔，信为柱，念为守门者，慧为宫殿，经为十字路口，阿毗达摩为四衢大道，律是法庭，四念处为街道。复次，大王，四念处之道旁有诸店铺，诸如花店、香店、果子店、阿伽陀药店、药店、甘露店、宝石店、百货店。”

“尊者龙军，云何为佛世尊的花店？”

“大王，知者、见者、阿拉汉、正自觉者。世尊曾说所缘

分别，诸如无常想、无我想、不净想、灾患想、断想、离贪想、灭想、一切世间不乐想、诸行无常想、入出息想、膨胀想、青淤想、脓烂想、断坏想、食残想、散乱想、斩断离散想、血涂想、虫聚想、骸骨想，慈想、悲想、喜想、舍想，死念、身至念。大王，此为佛世尊所说所缘分别，于此若人欲出离老死，选取其中之任一所缘（修习），以该所缘彼得贪解脱、嗔解脱、痴解脱、慢解脱、邪见解脱，超度轮回，止渴爱流，清净三浊，斩除一切烦恼而入于无垢、无尘、清凉、洁白、不生、不[333]老、不死、欢乐、清净、无畏的最上涅槃之城。彼栖心于阿拉汉果而得解脱。大王，此即名为世尊的花店。

携取业券，
往诣花店；
购买所缘
脱于解脱。”

“尊者龙军，云何为佛世尊的香店？”

“大王，有戒分别曾被世尊宣说，涂以此戒香，佛子使戒香的馥郁熏遍人天世界。他们发出馨香弥漫四方四维，顺风逆风，既熏遍乃存留于世。大王，云何为戒分别？即（三）归戒、五戒、八戒、十戒、五诵所摄《巴帝摩卡》之律仪戒。大王，此名为世尊之香店。大王，天中天之世尊亦曾作此说：

栴檀、多揭罗(14)及茉莉，
其花香非逆风而行，
但善士香逆风而行——
善士之香遍熏各方。

栴檀或多揭罗，
莲花或大茉莉，
于此各种香中，
戒香最为无上。

茉莉、栴檀香，
此诸香甚微小。
持戒者香最上，
彼弥漫于诸天。”

“尊者龙军，云何为佛世尊之果子店？”

“大王，世尊曾说诸果，即入流果、一来果、不来果、阿拉汉果；空果[334]证悟、无相果证悟及无欲果证悟。于此若人欲求该果，付业券后彼即买得所欲之果，诸如入流果、一来果、不来果、阿拉汉果；空果证悟、无相果证悟及无欲果证悟。大王，譬如有人之芒果树常有果实。若顾客尚未到来，其人不会从树上击落果实。顾客既到，收取券金彼如此说：‘朋友，此芒果树常有果子，摘取如许你所欲之果子，那是未熟、或半熟、或有毛，或生、或熟。’彼以所付券金，遂摘取未熟的果子，若彼要未熟者；彼摘取半熟果子，若彼要半熟者；彼摘取有毛果子，若彼要有毛者；彼摘取生果，若彼要生果；彼摘取熟果，若彼要熟果。大王，随其所欲，彼既付作业券金而取果，若入流果……无欲果证悟亦复如是。大王，此名为世尊之果子店：

既付业券之金后，

人民获取甘露果(15)；
若有买得甘露果，
如是彼等得幸福。”

“尊者龙军，云何为佛世尊的阿伽陀(16)药店？”

“大王，世尊曾说诸阿伽陀药。以该阿伽陀药，世尊令人天世界脱离烦恼之毒。云何为诸阿伽陀药？大王，世尊曾说此四圣谛，即苦圣谛、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苦灭道圣谛。于此若人欲求智慧，听闻四圣谛[335]之法，他们从生解脱，从老解脱及从忧、悲、苦恼、愁解脱。大王，此即名为世尊的阿伽陀药店。

一切世间之（无上）
解毒的阿伽陀药，
不及法之阿伽陀药——
诸比库，且饮此药。”

“尊者龙军，云何为佛世尊的药店？”

“大王，世尊曾说诸药，以诸药世尊医治人天，即四念处、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以此诸药世尊排泄邪见、排泄邪思、排泄邪语、排泄邪业、排泄邪命、排泄邪精进、排泄邪念、排泄邪定；彼有吐药令吐出贪、吐出嗔、吐出慢、吐邪见、吐出疑、吐出掉举、吐出昏沉睡眠、吐出无惭无愧、吐出一切烦恼。大王，此名为世尊的药店。

一切世间种种药物，
无足与法药相等——比库饮此，
既饮法药，不老不死；

既作修习又能观见，
坚持灭尽遂得寂灭。” [336]

“尊者龙军，云何为佛世尊之甘露店？”

“大王，世尊曾说甘露，以此甘露世尊洒散于人天世界。人天既得洒以甘露，即从生、老、病、死，愁、悲、苦、忧中解脱。云何为甘露？即关于身之念。天中天之世尊曾说：‘诸比库，若服食身之念者即服食甘露。’大王，此即名为世尊之甘露店。

既见人民困疾病，
彼即设立甘露店；
修作（福）业以购药，
诸比库，取其甘露。”

“尊者龙军，云何为佛世尊的珠宝店？”

“大王，世尊曾说众宝，以该宝为装饰，世尊之子照射、照耀、照明、闪烁、炽然。他们显光明于上方、下方及中间。云何为众宝？即戒宝、定宝、慧宝、解脱宝、解脱智见宝、无碍解宝、菩提分宝。大王，云何为世尊的戒宝？即《巴帝摩卡》律仪戒、根律仪戒、活命遍净戒、资具依止戒、小戒、中戒、大戒、道戒、果戒。大王，人、天、魔，梵天世界以及沙门、婆罗门均企求希望一位戒宝装饰的人。大王，以戒宝为装饰的比库，遍照、极照四方、四维、上方、下方及中间。彼即超越、优胜、遮蔽一切存在的珠宝，从在下的无间地狱，在上的有顶天及其中间。大王，如是即为戒宝陈列于[337]世尊的珠宝店中：

如此的（戒宝）律仪，
陈列在佛陀店中；
修作（福）业去买它，
诸比库，取其甘露。”

“尊者龙军，云何为世尊的定宝？”

“即有寻有伺定、无寻唯伺定、无寻无伺定、空定、无相定、无欲定。大王，当比库以定宝为装饰时，基于慢、掉举、邪见、疑见、烦恼之欲念、恚念、害念皆是邪念之种类。若此诸邪念与定接触，即行解散，消失，散失，不住，不凝着。大王，譬如莲叶上之水珠解散、消失、散失、不住、不凝着。其故何在？因莲花清净故。大王，当比库以定宝为装饰时，基于慢、掉举、邪见、疑见，烦恼之欲念，恚念、害念皆是邪念之种类。若此诸邪念与定接触，即行解散、消失、散失、不住、不凝着亦复如是。其故何在？因定清净故。大王，此即名为世尊的定宝。大王，如是即为定宝陈列于世尊的珠宝店中。

若于定宝花鬘中，
邪念不起心不烦，
汝等（诸比库）
以此为庄严。”

“大王，云何为世尊的慧宝？大王，圣弟予以该慧如实知此是善，如实知此是不善；此是有罪，此是无罪；此可习行，此不可习行；此是劣，此是胜；此[338]是黑，此是白，此是黑白调合；此是苦，此是集，此是灭，此是苦灭至道。大王，此即名为世尊的慧宝。

慧宝之花鬘中
后有不能久住。
速至不死之境，
彼不乐于后有。”

“大王，云何为世尊的解脱宝？大王，解脱宝名为阿拉汉果。比库证阿拉汉果者名为以解脱宝为装饰。大王，譬如有人以真珠、摩尼、黄金、珊瑚之璎珞为装饰，以沉香、多揭罗香、莲子香(17)、赤梅檀香(18)涂身；以那伽花(19)、芬那伽花(20)、娑罗花(21)、沙罗罗花(22)，瞻波花(23)、瑜底迦花(24)、阿提目多迦花(25)、波多罗花(26)、优钵罗花(27)、夏生花(28)、茉莉花(29)为装饰，彼之显耀远胜他人；以佩带花鬘、香、宝石璎珞其遍照、极照、光照、光耀、光辉、照射、辉煌，远胜及遮蔽他们。大王，证阿拉汉果得漏尽者以解脱宝为其装饰。其超越、遮蔽彼诸已解脱于或此或彼（欲渴邪见）的比库。其遍照、极照、光照、光耀、光辉、照射、辉煌、远胜及遮蔽他们亦复如是。何以故？大王，诸庄严中此为第一庄严，即此解脱庄严。大王，此即名为世尊的解脱宝。

佩带摩尼与花鬘，
主人得一家瞻仰。
若于人天世界中，
瞻仰解脱宝花鬘。”

“大王，云何为世尊的解脱智见宝？大王，解脱智见宝名为观察智。圣弟子[339]以此观察道、果、涅槃，所断烦恼及残余烦恼。

以此智圣者觉知，

彼已作所应作者，
(即彼) 胜者之子，
努力去获得智宝。”

“大王，云何为世尊的无碍解宝？大王，无碍解宝有四，即义无碍解、法无碍解、语无碍解、辩无碍解。大王，若比库以此四无碍解宝作庄严，无论其趋赴何种集合，诸如刹帝利集合、婆罗门集会、居士集会或沙门集会，彼以自信赴会，以无淆惑、无恐怖、无颤抖、无惊惧及无身毛竖立而赴会。大王，譬如勇士，沙场英雄，若其佩五种兵器入战场而毫无怖畏，心想：‘敌若极远，我将用箭射倒他们；若在近边，我将用剑击杀他们；若其更近，我将用矛刺杀他们；若其直至面前，我将以圆刀截其为两段；若其紧靠我身，我将以短刀刺戳他们。’——大王，以四无碍解宝为庄严之比库，无畏地往诣集会，心想：‘若有人问我以无碍解义，我将告他以意义比较意义，告他以理由比较理由，以因比较因，以理趣比较理趣；我将决疑，我将祛惑，我将解答诸问使其皆得满意。若有人问我以法无碍解义，我将告他以法比较法，以甘露[340]比较甘露，以无为比较无为，以涅槃比较涅槃，以空比较空，以无相比较无相，以无愿比较无愿，以不动比较不动；我将决疑，我将祛惑，我将解答诸问使其皆得满意。若有人问我以语无碍解义，我将告他以语比较语，告他以句比较句，以随句比较随句，以字比较字，以连声比较连声，以子音比较子音，以抑扬音比较抑扬音，以音节比较音节，以母音比较母音，以概念比较概念，以惯用语比较惯用语；我将决疑，我将祛惑，我将解答诸问使其皆得满意。若有人问我以辩无碍解义，我将告他以辩比较辩，以譬

喻比较譬喻，以特相比较特相，以味比较味；我将决疑，我将祛惑，我将解答诸问使其皆得满意。大王，此即名为世尊之无碍解宝。

既欲买得无碍解，
应（修）以智作证取，
既无怖畏无激荡，
照耀人天两世界。”

“大王，云何为世尊的菩提分宝？大王，此为七菩提分，即念菩提分、择法菩提分、精进菩提分、喜菩提分、轻安菩提分、定菩提分、舍菩提分。大王，当比库以此七菩提分宝作为庄严，彼将征服诸黑暗，彼照耀人天世界，彼放射光明。大王，此名为世尊的菩提分宝。[341]

人天世界既面对
菩提分之宝花鬘，
应修（福）业而买之，
得该宝装饰自己。”

“尊者龙军，云何为世尊的百货店？”

“大王，此百货店为世尊的九分佛语、舍利塔及其僧宝。大王，在世尊百货店中陈列生成就，陈列财成就，陈列寿成就，陈列无病成就，陈列色成就，陈列智慧成就，陈列人成就，陈列天成就，陈列涅槃成就。欲得此中所欲成就，若付以作业券即可买得。有人以持戒买之，有人以行伍波萨他买之，于中某些事项彼付少许作业券即能买得。大王，譬如在商店当中多有芝麻、绿豆、诸豆，于此诸物彼等出付少许券金，选择少许米、

绿豆、诸豆。大王！在世尊的百货店中，彼等若付少许业券，于中某些事项即可获得成就亦复如是。大王，此即名为世尊的百货店。

长寿，健康，容色，天界，
贵族，无为及与不死，
皆在胜者百货店中，
应以（修福）业券采取；
应以（诚）信业券买之，
诸比库，方成为富裕。”

“大王，如是之人住于世尊法城当中——经师、持律师、阿毗达摩师、本生诵[342]者、长部诵者、中部诵者、相应部诵者、增一部诵者、小部诵者、戒具足者、定具足者、慧具足者、乐于修习菩提分者、正观者、专修己利者、林野住者(30)、树下住者、露天住者、草堆住者、塚间住者、常坐者、已进道者、果住者、有学者、果具者、入流、一来、不来、阿拉汉、三明者、六通者、神通具者、慧通达者、(四)念处、(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正道、最胜禅定、(八)解脱、色无色、已证寂静乐者。法城为如是之众阿拉汉群集，猬集，云集，如彼竹林、苇林。有颂曰：

离贪者，离嗔者，
离痴者，无漏者，
离爱者，无取者，
此诸人皆住法城。
林野住者，持头陀行者，
习定者，粗衣者，

远离欣乐者，贤者，
此诸人皆住法城。
常坐者，卧席者，
站立者，经行者，
着粪扫衣者，
此诸人皆住法城。
着三衣者，皮衣为
第四者，寂静者，
一坐食欣乐者，智者，
此诸人皆住法城。
少欲、敏慧、坚定者，
节食者，不贪者，
得不得知足者，
此诸人皆住法城。
禅定者，禅定欣乐者，
坚定者，心平静者，
安定者，希求无所有者，
此诸人皆住法城。
进道者，果住者，
有学者，果具者，
最高目的希求者，
此诸人皆住法城。
无垢，入流，一来，
不来，及与阿拉汉，
此诸人皆住法城。
(四) 念处善巧者，

(七) 菩提分欣乐者，
正观者，持法者，
此诸人皆住法城， [343]
(四) 神足善巧者，
欣乐习定者，
(四) 正勤专修者，
此诸人皆住法城。
证胜智之圆满者，
乐于祖先之园地者，
行于空中者，
此诸人皆住法城。
低眼者，节语者，
(根) 门守护者，
善防护者，
最上法善调御者，
此诸人皆住法城。
三明者，六通者，
神通圆满者，
智慧圆满者，
此诸人皆住法城。”

“大王，彼诸比库为无量最胜智之执持者，无着、功德无比、名闻无量、力无量、威势无量，转法轮者，智慧圆满者—一大王，如是之比库名为世尊法城的法将。”

“大王，彼诸比库具神变者，得无障碍者，具自信者，行于空中者，难比者，难胜者，无支助而行者，撼摇大地及海山

者，摩触日月者，善变形相者，发愿决定者，神通圆满者——大王，如是之比库名为世尊法城的司祭。”

“大王，彼诸比库为头陀行者，少欲者，知足者，嫌厌非法暗示乞食者，次第乞食、如蜜蜂得香薰后入于寂寥森林者，不恋着身命已证阿拉汉果者，列于头陀行功德之最高者——大王，如是之比库名为世尊法城的司法官。”

“大王，彼诸比库为清净、无垢、无烦恼，获得圆满天眼，善（知）（有情）之死生者——大王，如是之比库名为世尊法城的燃灯者。” [344]

“大王，彼诸比库为多闻者，通经藏者，持法者，持律者，持纲目者，善分别语之有声无声、长短重轻者，持九分教者，——大王，如是之比库名为世尊法城的守护者。”

“大王，彼诸比库为知律者，通律者，善于因缘，读诵者，善于有罪无罪、重轻、可治不可治、解罪、告白、反驳、忏悔、还原、放免、赦免、已达律之究竟者——大王，如是之比库名为世尊法城的建设者。”

“大王，彼诸比库为最胜解脱花鬘的作者，已达最胜、极胜、极大价值、最高地位者，为多人所欲渴求者——大王，如是之比库名为世尊法城的卖花人。”

“大王，彼诸比库为四圣谛现观通达者，见谛者，了解教义者，征服四沙门果之疑惑者，得果乐者，与其他行道者分享此果者——大王，如是之比库名为世尊法城的卖果人。”

“大王，彼诸比库为涂抹最胜戒香者，为繁多功德持者，为除去烦恼尘垢之恶臭者——大王，如是之比库名为世尊法城的卖香人。”

“大王，彼诸比库为法欲者，爱语者，胜法胜律极喜者，

赴林野者，赴树下者，赴空闲处者，饮最胜法味者，浸身、口、意于最胜法味者，极优辩才者，修行求法于诸法之中者。若有作少欲论、知足论、远离论、不会合论、勤精进论、戒论、定论[345]、慧论、解脱论、解脱智见论时，彼等每每从此处赴彼处而饮该论味——大王，如是之比库名为世尊法城的极渴醉饮者。”

“大王，彼诸比库为初夜后夜修习警寤者，以坐、立、经行度过昼夜者、修习专注者，遣除烦恼追求自己目的者——大王，如是之比库名为世尊法城的守护者。”

“大王，彼诸比库为讲说，随讲说，讲解，随讲解九分佛语之意义、文字、理趣、理由、原因、示例——大王，如是之比库名为世尊法城的卖法人。”

“大王，彼诸比库于法之财富与珠宝，于经藏、教说、所闻的财富里为富裕，为了解表情、母音、子音特相者，智者，丰饶者——大王；如是之比库名为世尊法城的法之商贾。”

“大王，彼诸比库为通达极高教言者，熟习所缘分别，义释者，学德圆满者——大王，如是之比库名为世尊法城有名的法师。”

“大王，世尊法城如此善得规划，如此善得构筑，如此善得配置，如此善得完满，如此善得建立，如此善得警卫，如此善得守护，如此不易为仇敌降伏——大王，以此理由，以此原因，以此理趣，以此比量，你应知世尊确曾存在。

如人见一善规划
甚可喜爱的城市，
以比量人们得知
彼建筑师的伟大。

如是若见世尊的
殊胜的（圆满）法城。
以比量他们得知
世尊的确曾存在。
[346]当其见大海波涛
以比量他们得知：
‘既见此波浪（滔天）
那定是伟大海洋。’
至于除忧的佛陀——
彼的确所向无敌，
彼已证渴欲的毁灭，
已解脱于后有轮回。
若得见于大波涛，
以比量人天世界
则知‘弥漫于法波者，
一定是最上的佛陀。’
若其见崇高山峰，
以比量他们得知：
‘既见其高耸如此，
此定是喜马拉雅。’
既已见世尊法山，
遂冷静而无贪恋，
高耸，不动及安住。
若其既见于法山
以比量他们得知：
‘此乃最上的大雄

彼定是佛陀世尊。’
如人见象王足迹，
经比量他们得知：
‘此定是伟岸大象。’
见佛陀龙象足迹……
彼后有已消灭者
经比量他们得知：
‘彼一定是殊胜者。’
若见惊恐小动物，
以比量他们得知：
‘如此诸物因兽王
的大吼声所惊怖。’
于是若见诸外道
惶惑、惊恐与不安，
经比量他们应知：
‘法王已作大雷鸣。’
当其见冷静大地，
碧绿而非常湿润，
以比量他们得知：
‘此因大雨而清凉。’
于是若见诸民众
满足、适意与欢乐，
以比量他们得知：
‘彼为法雨所满足。’
(若见) 泥泞与黏滑，
以比量他们得知：

‘此定天降大水聚。’

于是若见此诸人

为尘垢泥泞污染。

法河运流入法海，

若见大地及天界，

趋赴法海之甘露，

以比量（他们）应知：

‘此法蕴定是伟大。’ [347]

当其嗅上品香气，

以比量他们得知：

‘此香气放射之处

一定是群树开花。’

戒香既漫人天界——

以比量（他们）应知：

‘无上佛陀曾存在。’”

“大王，以如是的一百理由，一千理由；以一百因，一千因；以一百理趣、一千理趣；以一百譬喻，一千譬喻皆能揭示佛力。大王，譬如善巧作花鬘者，以一束不同鲜花，依照其师指教及因个人风格，遂编制一丛五彩花簇及花鬘——大王，世尊譬如一丛五彩花束，有无边功德、无量功德。我今于胜者之教中如制花鬘者、串花者，因依先师之道及自己智力，以不可计算的理由及以比量来阐明佛陀的威力亦复如是。但于此你应先发起听闻的志愿。”

“尊者龙军，你以如是的理由及比量揭示佛之威力，于他人此是甚难。尊者龙军！以你对问题的各种卓越解释，使我甚为欣慰。”

注释：

- (1) “曾见佛否？”此问已略见《弥林达问 第五品 第一》。
- (2) Ujjenakā,现时之 Ujjain.
- (3) Bhārukacchakā,现时之 Broach.
- (4) Kāsi-Kosalāparantakā,加尸（巴拉纳西）人，高沙喇人，古译：拘萨罗人，边境人。
- (5) Māgadhakā,现时之 Bihar.
- (6) Sāketakā,地名。
- (7) Soraṭṭhakā,现时之 Kathiāwād.
- (8) Pāṭheyayakā,即 Pavā.
- (9) Koṭumbarakā, 地名。
- (10)Mādhurakā,地名。
- (11)Alasamdkā,地名。从(5)到(11)地名后+Kā者即指该地的人民。
- (12)Kasmira,地名或国名。
- (13)Gandhārā,地名或国名。
- (14)tagara,incense or musk, 香或麝香。
- (15)amatapphala,甘露或不死果。
- (16)agadā,阿伽陀药或攻毒剂。
- (17)tālisaka,香名。
- (18)lohitacandana,赤栴檀。
- (19)nāga, 花名（铁树花）。
- (20)puṇnāga,花名。
- (21)sāla,娑罗树花。
- (22) salala,或为 Cedar 柏树；西洋杉树。
- (23) campaka,花名。
- (24) yūthika,黄茉莉花。

- (25) atimuttaka,花名。
- (26) pātala,喇叭花。
- (27)uppala,莲花。
- (28) vassika,双瓣茉莉花。
- (29) mallikā,茉莉花。
- (30)araññikā,林野或林野住者, 古译: 阿兰若, 阿练若住者。

六 头陀行[348]

国王见住林野比库
深入于头陀行苦修德行；
又见居士住于不来果。
观察两者，遂起疑惑：
若居士于法亦觉悟，
则头陀行是无效果。
我殷勤请问于精通
三藏之此最上论师，
击破异论诸师之说。
彼将解除我的疑惑。

尔时弥林达往诣尊者龙军，既达，向尊者龙军致敬，退坐一面。既退坐一面，弥林达向尊者龙军如是说到：

“尊者龙军，是否有居士处家室，受五欲，与妻儿共，拥挤于床榻，惯用迦尸的栴檀，惯使花鬘、香水、香膏、手捉金银，其头巾饰以种种摩尼、珍珠、黄金，彼亦能证取最高目的之涅槃？”

“大王，彼数不止一百，也非二百、三百、四百、五百，也非一千，也非百千，也非一亿，也非百亿，也非千亿，也非千千亿人。大王，其让一十、二十、一百、一千之居士了解（真谛）。我以何种方式向你解释呢？”

“请随己意说吧！”

“如是，大王，我将向你宣说无论是一百，或一千，或百千，或一亿，或百亿，或千亿，或百千亿（居士）。凡诸苦行、行道及殊胜头陀行功德(1)全都聚集于此九分佛语的[349]教言当中。大王，譬如雨水降落在地上之低处高处、平坦不平坦处、湿地燥地，从彼诸水皆往下流，尽皆聚于大海的大水中。若收受者，大王，如诸苦行、行道及殊胜头陀行功德全都聚集于此九分佛语的教言当中。大王，基于我之广泛经验及觉智，对理由之说明亦将集聚于此。大王，因此而其意义被分析、修饰、圆满及完成。”

“大王，譬如有一娴熟缮写师，若请其解释书写技法，依据其自身经验及觉智，彼将示以种种说明，解释其书写技法，于是其书写法则得完毕，成就及圆满——大王，基于我之广泛经验及觉智，对理由的说明亦将集聚在此。因此，意义善得分析、修饰、纯净、完成亦复如是。”

“大王，于沙瓦提城(Savatthi)(2)，世尊之圣弟子中至少有五俱胝近事男、近事女，其中有三十五万七千人住立于不来果，彼等均为居士而非出家者。复次，即于该处，于甘棠巴树下(3)，当示现双神变时，二十俱胝有情俱得法现观。复次，当其宣说《大拉胡喇教戒经》(4)、《大吉祥经》(5)、《平等心法门》(6)、《败亡经》(7)、《死前经》(8)、《斗诤经》(9)、《小积集经》(10)、《大积集经》(11)、《迅速经》(12)、《沙利子经》(13)之时，有无数天神俱得法现观。”

“于王舍城有世尊之圣弟子三十五万近事男，近事女，当其于该处降伏护财(14)雄象时，又有九十俱胝（近事男，近事女）；又于波沙那迦塔庙(15)说《彼岸道(16)品》之集会时有十四俱胝；又于因陀沙罗窟(17)时有八十[350]俱胝天神；于

巴拉纳西仙人堕处之鹿野苑(18)初说法时，有十八俱胝婆罗门及无量天神；又于三十三(19)天在红石座上讲说阿毗达摩时，有八十俱胝天神；又当其从三十三天下降僧伽萨城(20)门示现世界之神变时，有三十俱胝；又于释迦族迦咖毕喇瓦土城之尼俱律园(21)说《佛种姓经》(22)及《大会经》(23)时，有无数天神；又于苏曼那(24)造花鬘者之集会时，有八万四千人；又于伽罗哈丁那(25)之集会时、于阿难达(26)巨商之集会时、于阎浮迦(27)裸体外道之集会时、于曼都迦(28)少年天子之集会时、于麻塔孔达利(29)少年天子集会时、于苏拉萨(30)妓女之集会时、于西利玛妓女(31)之集会时、于织工之女之集会时、于小须跋陀(32)之集会时、于沙基他(33)婆罗门火葬场仪式时、于苏那钵难他(34)集会时、于《沙迦天帝所问经》(35)集会时，于《摒横断经》(36)之集会时及《宝经》(37)之集会时，各各有八万四千人得法现观。”

“大王，当世尊仍留住世间时，凡他所住于三圈之内或在十六大国，经常有二百、三百、四百、或五百、或一千、或十万人天证悟和平、最高目标的涅槃。大王，这些天神皆是居士而不曾出家。大王，此诸及其他若干百千亿的天神是在家居士，享受诸欲，皆证悟和平、最高目标的涅槃。”

“尊者龙军，若居士住家，享受诸欲证取和平、最高目标的涅槃，如是，[351]此诸头陀行有何用？因此，持头陀行是无用。尊者龙军，若不用咒术、药草而疾病消除，何需再用吐剂、泻剂令身体衰弱？若能以拳头制服敌人，何需刀、剑、弓、弩、箭、棍及铁锤？若把握结节、曲处、空心处、尖针、藤条及树枝可以攀树，何需搜求高大而牢实的梯子？若于地面睡觉对身体是安适，何需搜求精美大床之愉快感触？若能横跨危

险、可怕及崎岖的道路，何需仰求携武装的商队？若人能藉双手渡越江湖，何需仰求桥梁及船舫？若人能藉己物满足衣食，何需侍候他人、卑躬曲膝、低声下语及前后追随？若人能得天然池水，何需再掘井池及莲池？尊重龙军，若居士住家，享受诸欲而证取和平，最高目标的涅槃亦复如是。如是，何需行殊胜头陀功德？”

“大王，此为头陀行之二十八功德。此功[352]德是如实不虚。因此功德，头陀行为诸佛所欲所希。何者为二十八？大王，头陀行为清净活命，乐果、无罪、不使他人受苦、无畏、无恼、一向增长、不退减、无欺、保护、施乞求者、调伏诸有情、于自摄有益、适宜、无依、解脱、贪尽、嗔尽、痴尽、慢尽、斩断邪思、度惑，毁灭懈怠、断不乐、忍辱、无比、无量，导致一切苦尽。大王，此为头陀行之二十八功德如是不虚。因有此功德，头陀行为诸佛所欲所希。”

“大王，彼诸善修习头陀行功德者将具足十八功德。何者为十八？即行为清净、行道圆满、善护身、护语、意行清净、善维持精进、灭怖畏、遣除我见、离恚、确立慈心、善知食物、得一切有情尊敬、知食量、注意警寤、无家、厌恶、耽悦寂寥，凡有安稳处居之，常不防逸。大王，彼诸善修习头陀行功德者具足此十八功德。”

“大王，此十种人宜于头陀行功德。何者为十种人？即具足信、慚、有恒、无欺、追求目标、无贪、欲学、受持坚定、多习禅定及住慈之人。大王，此十种人是适宜于头陀行功德。”

“大王，此诸居士虽处家而享受诸欲，证取和平最高目标的涅槃，但彼等于宿世皆已实修十三头陀行，已奠定作业基础，

已得洗涤净化。现时彼等作居士证取和平最高目标的涅槃。大王，譬如善射者于射场先已依次教其生徒弓箭种类，如何握持，如何握拳，如何曲指，如何站立，如何搭箭，如何引弦，如何拉弓，如何取靶，如何放箭，如何射草人、桔堆、草堆、稻草、土堆，射中盾牌目标。其后在国王面前，以射艺赢得恩宠[353]，遂得良马、车乘、象、马、钱财，谷米、金、黄金、仆、婢、妻子、村庄等（赏赐）。”

“大王，此诸居士虽处家而享受诸欲，并证取和平最高目标的涅槃，但彼等于宿世皆已实修十三头陀行，已奠定作业基础，已得洗涤净化。现时彼等作居士证取和平最高目标之涅槃亦复如是。大王，无夙世头陀行之修习，唯一次转生无能证阿拉汉果。唯藉良师及善友，以无上精进努力及无上行持如该箭术师者则能证阿拉汉果。”

“复次，大王，譬如医师或手术师给其老师贽金及服侍，赢得其恩宠，遂依次学习于执刀、截断、割裂、搔破、贯穿、拔箭、洗伤、干燥、涂药、吐剂、泻剂、灌油处置，完成所学知识，训练已毕而成熟手，后始诣病人行医。大王，虽然此诸居士处家而享受诸欲，并证取和平最高目标的涅槃，但彼等在夙世皆已实修十三头陀行，已奠定作业基础，已得洗涤净化。现时彼等作居士证取和平最高目标的涅槃亦复如是。大王，凡于头陀功德未净化者则不得法现观。大王，譬如未经浇水的种子则不生长。大王，如是，凡于头陀功德未净化者则不得法现观亦复如是。大王，又如彼诸未行善者，未行善者无能往生善趣。大王，凡于头陀功德未净化者则无能法现观亦复如是。”

“大王，头陀功德如大地是欲求清净者的住立地。[354]大王，头陀功德如水洗濯欲求清净者之烦恼垢。大王，头陀功

德如炙热焚毁欲求清净者之一切烦恼欲。大王，头陀功德如风吹散欲求清净者之一切烦恼尘垢。大王，头陀功德如攻毒剂治疗欲求清净者之一切烦恼病。大王，头陀功德如甘露消除欲求清净者之一切烦恼毒。大王，头陀功德如田土生长欲求清净者之一切沙门位功德之（禾苗）。大王，头陀功德如如意宝赐予欲求清净者所希望的一切最胜成就。大王，头陀功德如船舫济渡欲求清净者至轮回大海的彼岸。大王，头陀功德如避难所安慰欲求清净者除老死的惊怖。大王，头陀功德如母亲帮助欲求清净者除烦恼苦所逼。大王，头陀功德如父亲使欲求清净者及善行增进者生一切沙门功德。大王，头陀功德如友不欺欲求清净者，使得搜求一切沙门功德。大王，头陀功德使欲求清净者如莲花不为一切烦恼垢所染。大王，头陀功德如四种最胜名香，驱散欲求清净者之一切烦恼臭。大王，头陀功德如最胜山王，于欲求清净者不受世间八法之风动摇。大王，头陀功德如虚空，于欲求清净者于一切处无碍：广阔、宽广、宏大。大王，头陀功德如江河冲洗欲求清净者之烦恼垢。大王，头陀功德如向导使欲求清净者度过生之难途及烦恼的林薮。大王，头陀功德如大商队使欲求清净者安抵殊胜、最胜、空一[355]切怖畏、安稳、无畏之涅槃城。大王，头陀功德如一精磨之无垢镜，示显欲求清净者之诸行的实相。大王，头陀功德如盾，为欲求清净者防御烦恼之棍、箭、刀。大王，头陀功德如伞，为欲求清净者遮蔽烦恼雨及三种火之炙热。大王，头陀功德如月，为欲求清净者所渴望、企求。大王，头陀功德如日，为欲求清净者除愚痴黑暗。大王，头陀功德如大海，使欲求清净者出生种种最胜沙门功德宝——无量、无数、不可计度。”

“大王，头陀功德于欲求清净者有种种利益，除一切苦闷、

热恼、除不乐、除怖畏、除后有、除心之障碍、除垢、除愁、除苦、除贪、除嗔、除痴、除慢、除邪见、除一切不善法；引至荣誉、引致幸福、引致欢乐、引致舒适、引致喜悦、引致约束安稳；它们是无罪，其结果是愉悦欢乐——功德聚与功德堆积是无量、无数、不可计度，殊胜、最胜及最上的功德亦复如是。”

“大王，譬如人民求食为保持（身体），求药为饶益，求友为帮助，求船为济渡，求花鬘为妙香，求避难所为无怖畏，求大地为住立，求师为技艺，求国王为荣誉，求摩尼宝为得心之所欲——大王，诸圣者为一切沙门功德求头陀功德亦复如是。”

“[356]大王，譬如水为生长种子，火为焚烧，食物为给与力量，蔓藤为捆缚，刀为截割，饮水为解渴，财宝为自信，船为到达彼岸，药为除病，车为便于旅行，避难所为除去怖畏，国王为保护，盾牌为防卫木棍、土块、棍棒、箭矢、刀剑，师为指教，母为哺育，镜为观照，首饰为庄严，衣服为遮覆，梯子为攀登，秤为衡量，真言为念诵，武器为防卫可怕，灯为驱散黑暗，风为消除炎热，技艺为维持生活，攻毒剂为救命，矿山为出产宝石，宝石为装饰，命令为不越轨，主权为维持控制——大王，头陀功德为生长沙门种子，为焚烧烦恼垢，为引致神通力，为制念的捆缚，为截断犹豫、疑惑，为解除贪爱之渴，为法现观之自信，为渡过四瀑流，为医治烦恼之病，为得涅槃妙药，为除生、老、病、死、愁、悲、苦、忧、恼之怖畏，为守护沙门位之功德，为防御不乐与妄想，为宣示沙门位之整个目标，为培养沙门之一切功德，为观见止、观、道、果、涅槃，为引致得全世界称赞、赞叹之最大庄严，为闭塞诸恶，为攀登

沙门目标的山巅，为抛舍弯、曲、不平之心，为善复诵应习不应习之法，为克服一切烦恼敌，为破除无明之黑暗，为灭三种火之炙热、热恼，为完成柔和、精微、寂静之成就，为保护全部沙门位之功德，为生菩提分之最胜宝，为庄严瑜伽行者，为不逾越无咎、微妙、精细[357]之寂静妙乐，为统御全部沙门位之圣法。大王，如是为取得这些功德，即每一头陀功德。大王，如是头陀功德是无比、不可计、无等、无双，无能胜、最上、最善、殊胜、优秀、辽阔、宏大、广博、延伸、重要、重大、伟大。”

“大王，若人欲恶、贪欲成性、欺诈、贪婪，暴食、欲利、欲名、欲名望、不适当、不适应、不适宜、不相应、不相宜奉持头陀功德，则将堕于两种刑罚：在现世彼遭轻蔑、侮辱、呵责、嘲笑、愚弄、不共食、逐放、摈斥、驱逐、放逐；在未来世彼于一百由旬宽之阿鼻大地狱中为火热、炙热、灼热、极热的燃焰之花鬘包围，于中遭煮，随水泡翻转上下、横移。从此得释，彼又变作沙门形大饿鬼为爱渴销溶，奔走大地、悲哭、肢体枯瘦、粗黑、头肿、膨胀、多疮孔、饥渴、容貌丑陋、可怖、耳破、眼裂、眼不能睁、肢体生疮、腐溃、全身被虫蛆侵袭；腹内燃烧，如风向往正在焚烧的大火聚，无避难所，无皈依处，他啼哭号陶，悲恸、呼求哀愍。”

“大王，譬如不适当、不适应、不适宜、不相宜、卑劣、下贱之人竟受刹帝利灌顶位，则获得截手、截足、截手足、截耳、截鼻、截耳鼻[358]、粥锅刑（38）、贝壳顶刑、拉胡喇口刑、火花鬘刑、燃手刑、曳罗迦刑、树皮衣刑、花斑鹿刑、肉钩刑、铜钱刑、盐裂口刑、铁条旋转刑、草团刑、沸油灌顶刑、犬噬刑、刺串刑、砍头刑及感受多种作业所招致者。

何以故？因其不适当、不适应、不适宜、不相应、不相宜、卑劣、下贱而将自己置于伟大权威地位，丧失（名分）界限。大王，若人欲恶、贪欲成性、欺诈、贪婪……彼啼哭号陶、悲恸、呼求哀愍亦复如是。”

“大王，若人适当、适应、适宜、相应、相宜、少欲、知足、独居、不杂居、勤精进、决心、不奸诈、不欺、不暴食、不欲利、不欲名、不欲名望、有信仰、正信出家、欲出离生死、受持头陀功德，心想‘我将把握教言。’彼值得两种供养：彼被诸人天喜爱、欲求、希望，如沐浴者及涂油者之于盛开之大瓣茉莉花；如佳肴之于饥饿者；如清凉净洁芬香饮料之于渴者；如妙药之于中毒者；如最上、最胜之车乘、骏马之于欲疾行者；如如意摩尼宝之于求财利者；如白净伞盖之于欲灌顶者；如证取无上阿拉汉果之于欲求法者。彼于四念处修习圆满，彼于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修习圆满，彼达于止观，彼成熟于修持的证取；[359]彼适宜于肩荷四沙门果、四无碍解、三明、六通及完全沙门法；藉纯净无垢洁白解脱之伞盖，彼被灌顶为王。”

“大王，譬如出生高贵之刹帝利得灌顶为刹帝利王时，国民、市民、乡民、雇佣、兵卒等将侍候彼，三十八种国王部众——舞者、蹠者、卜者、寿祝、沙门、婆罗门、一切外道宗派等皆朝觐他。凡地上的港口、宝矿、都邑、税所，均由其作主；异乡人、受刑者均由他指教。大王，若人适当、适应、适宜、相应、相宜……藉纯净、无垢、洁白解脱之伞盖，他得灌顶为王亦复如是。”

“大王，此是十三头陀行，经其纯净后，彼入涅槃大海，彼作诸游戏，彼证八种色界、无色界之（禅定）成就，彼得种

种神通——天耳通、他心知、宿命知、天眼及一切漏尽。云何为十三？谓粪扫衣行、三衣行、乞食行、次第乞食行、一坐食行、一钵食行、过时不食行、林野住行、树根住行、露地住行、塚间住行、任何卧具行、常坐行。大王，因其前生已习行、练习、行持、修持、造作、修行及完成此十三头陀行，彼获得完全沙门位，一切寂静妙乐的成就皆是其前所存储。”

“大王，譬如船主因港口收税致富，入于大海往诣孟加拉（39）、他柯拉（40）、中国（41）、所维罗（42）、须赖吒（43）、阿历山（44）、柯拉港（45）、金[360]地国（46）或其他任何船舶聚集之处。大王，凡人在前生已习行、练习、行持、造作、修行及完成此十三头陀行，彼即获得完全沙门位，一切寂静妙乐的成就皆是其前所存储亦复如是。”

“大王，譬如农夫先清除田中障碍，如草、木片、石头，后乃耕地、播种、善作浇灌、保护、守护、刈谷、脱粒，遂成为谷物丰盈之主；而彼诸贫穷乞人、不幸者皆成其归属。大王，凡人在前生已习行、练习、行持修持、造作，修行及完成此十三头陀行……妙乐的成就皆是其前所存储亦复如是。”

“大王，又如刹帝利灌顶王出生于纯净（之父族母族），对受刑人民作教诫：彼是君主、有权威者、主人、随意作为者，且整个大地皆是其所存储。大王，凡人在前生已习行、练习、行持、修持及完成此十三头陀行，彼即是胜者教言的君主，是有权威者，随意作为者，一切沙门的功德皆是其所存储亦复如是。”

“复次，大王，是否长老优波舍那·万敢他子（47）圆满行持诸头陀苦行功德已，不顾沙瓦提城中行者之协议，领徒众往诣正在习定的调御师，向世尊头面礼足退坐一面？世尊见其

善加受训之徒众，甚是欣慰、满足、喜悦、高兴，以清晰梵音同彼等交谈，遂说：‘优波舍那，你如何训练你的徒众？’当其被彼全知智者、十力者及天中天垂问时，以如实自性功德对世尊作如是说：‘世尊，若[361]人诣我求出家，或依止，我向彼如是说“朋友，我是林野住者、乞食者、着粪扫衣者、着三衣者。若你也欲成为林野住者、乞食者、着粪扫衣者、着三衣者，我将令你出家并给予依止。”世尊，若其听我所说而能欣悦、顺从、我则令他出家，给其依止。若其不觉欣悦、顺从，则我不令他出家，给予依止。世尊，我如是训练徒众。’大王，若人如是受持最胜头陀功德，彼将成为最胜者教言之君主、有权威者、主人和随意作为者。一切寂静、妙乐成就皆是其所存储亦复如是。”

“大王，譬如莲花自名种出生，即长成纯净、柔和、可欲、妙香、可爱、受渴望、可称赞、不染污，得花瓣、花丝、果皮庄严，得蜂群趋赴，且于清冽冷水中生长。大王，圣弟子于前生已习行、练习、行持、修持、造作、修行及完成此十三头陀功德。彼已具足三十最胜功德。云何为三十最胜功德？彼得柔软、柔和、温柔、慈心；烦恼已斩杀消灭，骄慢已消灭；信仰是不动、坚强、稳定、无疑；成就圆满、满足、可悦、可欲、寂静、妙乐；戒行是最胜、极胜、无比的清净妙香；得人天爱好；为最胜圣者所欲；为人天敬礼；为睿智、明哲、博学之人称许、赞许、赞叹、称誉；于今世或后世，彼不被世间污染；彼见细小过咎犹怖畏；彼得希求广大殊胜成就者的最胜道果之目标；彼享受乞得之宏大，殊妙资具；彼眠卧[362]无屋；彼专心住于极胜禅定；彼解除烦恼之基础；其（五）趣、（五）盖已毁灭、破裂、破坏、断绝；其性不动；导引居处；享受无

咎；解脱诸趣；超越一切疑惑；专注于解脱；见法；已达不动、坚固、无畏之避难所；已断随眠；已得一切漏尽；住于诸寂静妙乐之成就；具足一切沙门功德。他具足此三十最胜功德。”

“复次，大王，是否除具足十力的世间师外，长老沙利子为十千世界之第一人？彼于无量无数劫来积聚善根，生于婆罗门家，舍弃百千不可记的最胜财富及可乐爱欲，在胜者之教出家，以此十三头陀功德调御其身、口、意，于今世具足无边功德，于苟答马世尊的最胜教言出家，兴起而转大法轮。大王，天中天之世尊于宣演《增支部》(48)时曾说：‘诸比库，我不见别有一人善转如来所转无上法轮如沙利子者。诸比库，沙利子善转如来所转之无上法轮。’”

“尊者龙军，萨度！一切九分佛语、出世间行及于此世间所得宏大、最胜成就，一切皆含摄十三头陀功德中。”

注释：

- (1) Dhutaguṇa varanga, 最胜头陀功德行（支）。
- (2) Sāvatthī, 沙瓦提城，古译：舍卫城。
- (3) Gandambamule, 于甘棠巴树下。
- (4) Mahārāhulovāda, 见 M.Sta.No.62.
- (5) Mahāmangalasuttanta, 见 Sn.p.46
- (6) Samacittapariyāya, 见 A.i.64
- (7) Parābhavasuttanta, 见 Sn.91 ff.
- (8) Purabhedasuttanta, 见 Sn.848 ff.
- (9) Kalahavivādasuttanta, 见 Sn.862 ff.
- (10) Cūlabyuhasuttanta, 见 Sn.878 ff.
- (11) Mahābyūhasuttanta, 见 Sn.895 ff.
- (12) Tuvatikasuttanta, 见 Sn.915 ff.

- (13) Sāriputtasuttanta, 见 Sn.955 ff.
- (14) Dhanapāla hatthināga, 象名。
- (15) Pāsāṇaka cetiya, 寺庙名
- (16) Pārāyana-samāgama, 彼岸品。
- (17) Indasālāguhāya 石窟品。
- (18) Bārāṇasiyam Isipatanamigadāya 于巴拉纳西仙人堕处之鹿野苑。
- (19) Tavatimsabhavana, 三十三天天宫。
- (20) Sankassa nagara, 城名
- (21) Sakkesu Kapilavatthumim Nigrodhārāme 于释迦族迦咖毕喇瓦土城之尼俱律围。
- (22) Buddhavamsadesanaya, 经名
- (23) Mahāsamayasuttanta, 见, D.Sta, No.20
- (24) Sumama, 人名。
- (25) Garahadonna, 人名。
- (26) Ānanda, the banker 商人名。
- (27) Jambuka, 外道名。
- (28) Maṇḍuka, 天神名。
- (29) Maṭ ṭakunḍali 天神名。
- (30) Sulasā妓女名。
- (31) Sirimā妓女名。
- (32) Cūlasubhadda, 人名。
- (33) Sāketa 婆罗门名。
- (34) Sunāparanta, 地名。
- (35) Sakkapañha, 沙迦天帝之问。
- (36) Tirokudda (Discourse), 经名。
- (37) Ratana-sutta, 经名。
- (38) 关于刑罚详情请见,<难问 第四品 第五>注 (16) 等。
- (39) Vanga= Bengal, 地名
- (40) Takkola, 在印度 Arcot 县北部。

- (41) Cina (China), 中国。
- (42) Sovira, 或为现代之 Eder。
- (43) Surattha , 现代之 Kathiāwad。
- (44) Alasandā, 在印度河流域。
- (45) Kolapaṭ thana , 或在 Coromandel 海岸。
- (46) Suvaṇṇabhūmi, 缅甸及附近区域。
- (47) Upasena Vangantaputta, 人名。
- (48) Ekuttara nikāya, 见 A.i. 23。

七 譬喻问

要 目 [363]

“尊者龙军，比库具足几何功德始证悟阿拉汉果？”

“大王，比库欲证悟阿拉汉果应把持：

- 一、 驴子之一德
- 二、 鸡之五德
- 三、 松鼠之一德
- 四、 牝豹之一德
- 五、 牡豹之二德
- 六、 龟之五德
- 七、 竹之一德
- 八、 弓之一德
- 九、 鸟之二德
- 十、 猿之二德
- 十一、 葫芦之一德
- 十二、 莲花之三德
- 十三、 种子之二德
- 十四、 美娑罗树之一德
- 十五、 船之三德
- 十六、 锚之二德
- 十七、 檣之二德
- 十八、 司舵者之三德

- 十九、 水手之一德
- 二十、 海之五德
- 二一、 地之五德
- 二二、 水之五德
- 二三、 火之五德
- 二四、 风之五德
- 二五、 山之五德
- 二六、 虚空之五德
- 二七、 月之五德
- 二八、 日之七德
- 二九、 沙咖天帝之三德
- 三十、 转轮王之四德
- 三一、 白蚊之一德
- 三二、 猫之二德
- 三三、 鼠之一德
- 三四、 蝎之二德
- 三五、 鼬之一德 [364]
- 三六、 豺狼之一德
- 三七、 鹿之三德
- 三八、 牡牛之四德
- 三九、 野猪之二德
- 四十、 象之五德
- 四一、 狮子之七德
- 四二、 鸳鸯之三德
- 四三、 彭那希迦鸟之二德
- 四四、 家鸠之一德

- 四五、梟之二德
- 四六、啄木鳥之一德
- 四七、蝙蝠之二德
- 四八、蛭之一德
- 四九、蛇之三德
- 五十、严蛇之一德
- 五一、路蜘蛛之一德
- 五二、乳嬰之一德
- 五三、斑龜之一德
- 五四、林之五德
- 五五、樹之三德
- 五六、雨（云）之五德
- 五七、摩尼寶之三德
- 五八、獵人之四德
- 五九、漁夫之二德
- 六十、木匠之二德
- 六一、水瓶之一德
- 六二、鐵之二德
- 六三、傘之三德
- 六四、田之三德
- 六五、解毒劑之二德
- 六六、食物之三德
- 六七、射手之四德
- 六八、國王之四德
- 六九、守門者之二德
- 七十、砥石之一德

- 七一、 灯之一德
- 七二、 孔雀之二德
- 七三、 马之二德
- 七四、 酒家之二德
- 七五、 门槛之二德
- 七六、 秤之一德
- 七七、 剑之一德
- 七八、 鱼之二德[365]
- 七九、 负债者之一德
- 八十、 病者之二德
- 八一、 死者之二德
- 八二、 河之二德
- 八三、 牡牛之一德
- 八四、 道路之二德
- 八五、 收税官之一德
- 八六、 盗贼之三德
- 八七、 鹰之一德
- 八八、 犬之一德
- 八九、 医师之一德
- 九十、 妊妇之二德
- 九一、 犁牛之一德
- 九二、 牝鸡之二德
- 九三、 鸠之三德
- 九四、 独目人之二德
- 九五、 农夫之三德
- 九六、 牝豺之一德

- 九七、 濾水器之二德
- 九八、 匙之一德
- 九九、 索債人之三德
- 一百、 審查者之一德
- 一百零一、 御者之二德
- 一百零二、 粮食供给者之二德
- 一百零三、 裁縫之一德
- 一百零四、 運船者之一德
- 一百零五、 蜂之二德

————要目終

第一 驴子品

一 驴子

“尊者龍軍，汝說應把持那嘶叫駝子之一德(1)。何者為應把持該一德？”

“大王，譬如駝子躺臥在任何處：垃圾堆、四衢道、十字路、村庄入口處、[366]糠堆，它都躺臥不久。大王，修持瑜伽者，瑜伽行者于任何處敷設草座、葉座、木床或兽皮躺臥彼應躺臥不久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嘶叫駝子之一德。大王，天中天之世尊曾作此說：‘諸比庫，現今我之弟子住于不放逸，精進，以木塊作枕頭睡覺。’大王，長老沙利子(2)法之將領亦曾作此說：

若結跏趺坐，
而雨不濕膝，
于有決心比庫，
已是足夠舒適。”

二 雄雞

“尊者龍軍，汝說應把持雄雞之五德。何者為應把持該五德？”

“大王，譬如雄雞于適時宜時就壘；大王，修瑜伽行者于適時宜時打扫塔廟空地，設置飲水洗水，沐浴潔身，禮拜塔廟后，及往謁耆宿比庫而后以適時宜時入于空閒處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雄雞之第一德。”

“復次大王，雄雞以適時宜時起身；大王，修瑜伽者，瑜

伽行者于适时宜时起身，打扫塔庙的空地，设置饮水洗水后，沐浴洁身，礼拜塔庙后，以适时宜时入于空闲处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雄鸡之第二德。”

“复次大王，雄鸡数次掘地吞食；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应于进[367]食时数次思惟：不为游戏，不为放纵，不为装饰，不为庄严，只为适足以生存，维持此身，为防害，为饶益梵行，并想到：‘如是我灭除旧苦受及不令新苦受生；于是我将无过咎，住于安乐。’大王，此即是应把持雄鸡之第三德。大王，天中天之世尊亦曾作此说：

如处在旷野当中，
车轴油贵似子肉；
进食者亦应如此，
维持身而不贪食。”(3)

“复次大王，雄鸡虽然有眼，但夜间是瞎盲；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虽非瞎盲，而应如瞎盲。无论其处林野，或赴村邑乞食，对可悦之物若色、声、香、味、触、法，皆应如瞎、聋、哑，彼不应为其特相摄取，彼不应为其随相摄取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雄鸡之第四德。大王，长老大迦旃延(4)亦曾作此说：

有眼若盲，
有耳若聋，
有舌若哑，
有力若无；
利兴起时，
如死人卧。”

“复次大王，雄鸡虽被土壤、棍棒、铁锤打击，不舍弃其

住所；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于作衣时、于补屋时、于种种作务时、于念诵时或令他人念诵时，不应放弃如理作意。大王，因此即是瑜伽行者自己的一家，即如理作意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368]应把持雄鸡之第五德。大王，天中天之世尊亦曾作此说：‘诸比库，何者为比库的行境，彼自己的父祖之境？即此四念处。’大王，长老沙利子法之将领亦曾作此说：

譬如贤明的象，
不踏自己的鼻；
注意自己生命，
分别食与非食。
不放逸的佛子，
不踏胜者教言。(5)
——最胜最上如理
作意亦复如是。”

三 松 鼠

“尊者龙军，汝说应把持松鼠之一德，何者为应把持该一德？”

“大王，当松鼠被敌人袭击时他摇动其尾令放大，他即用尾作棍以抵御敌人。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当被烦恼敌人袭击时摇动四念处之木棍，令放大，即应以四念处之木棍抵御一切烦恼。大王，此即是应把持松鼠之一德。大王，长老朱腊般他嘎(6)亦曾作此说：

当烦恼袭击时，
摧毁沙门之功德，
以四念处之木棍，

应再三杀之。”

四 牝 豹

“尊者龙军，汝说应把持牝豹之一德，何者为应把持该一德？”

“大王，譬如牝豹只怀胎一次，再也不走近雄豹；大王，当修瑜伽者，瑜伽行者观见未来之结生、再生、托胎、死去、破坏、毁灭、灭亡、轮回怖畏、恶[369]趣、不平等、苦恼时，以如理作意应如是思维‘我将不与再生连结’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保持牝豹之一德。大王，天中天之世尊于《经集》、《牧牛人陀尼耶经》(7)中亦曾作此说：

如牛断除诸缚，
如象挣破绳索，
我亦不再入胎，
天公，若欲，且下雨！”

五 牡 豹

“尊者龙军，汝说应把持牡豹之二德，何者为应把持该二德？”

“大王，譬如牡豹埋伏于森林、草丛、林薮或山薮捕捉野兽；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应亦赴寂寥处，林野、树下、山崖、洞穴、山窟、塚间、林薮、露地、草堆、旷野——（彼处）少音少声、无人之呼吸，隐藏其处适宜静默。大王，因修瑜伽者，瑜伽行者实行寂寥不久即证得六通自在。大王。此即为应把持牡豹之第一德。大王，于法结集时诸长老曾作此说：

如牡豹隐伏而捕兽，

佛子为瑜伽相应者，
为正观者如林野，
其得无上果亦如是。”

“复次大王，无论牡豹所杀之野兽为何，若其倒卧左边则不食之；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如牡豹之于倒卧左边之兽，不应享受以施竹、施叶、施花、施果、施沐浴、施泥、施石灰、施杨枝、施漱口水，或以谄谀，或以甜言，或按摩或走送消息，或行医，或作信使，或供差遣，或互换乞食，或送礼，或看风水，或占星，或相手足，或以其他任何为佛所呵责的邪命为生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牡豹之第二德。大王，长老沙利子法之将领亦曾作此说：

若因暗示而得蜜、粥，
我若食之则为邪命。
即使我之内脏迸破，
我亦宁捐舍生命而
不能破坏（正当）活命。”

六 龟

“尊者龙军，汝说应把持龟之五德，何者为把持该五德？”

“大王，譬如龟行水中，以水为栖息处；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应住于那弥漫全世界之慈心——广大，无量、无怨、无恚，悲悯及饶益一切生类、有类、人类亦复如是。大王，此即为应把持龟之第一德。”

“复次大王，龟昂首浮于水面，若见人则潜沉深处，想到“莫使彼等再得见我。”大王，若修瑜伽者，瑜伽行者为烦恼侵袭，彼应潜沉所缘池之深处，想到“莫使烦恼再得见我”亦

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龟之第二德。”

[371] “复次大王，若龟从水出而晒身；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于坐、立、卧，于经行时驱逐（邪）意，晒意于正勤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龟之第三德。”

“复次大王，若龟掘地筑室于寂寥处；修瑜伽者，瑜伽行者既舍利养、恭敬、名闻，沉隐于空闲寂寥之林野、林薮、山中、洞穴、石窟——或少或离声器，择居于寂寥之处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龟之第四德。大王，长老优波舍那·万敢他子亦曾作此说：

寂寥少声器，
猛兽所来往；
且安置床座，
比库习禅定（8）。”

“复次大王，若龟行走时见物或听声，彼即缩其颈及四肢于龟壳内——寂然无声，住立保身；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于一切处若堕于色、声、香、味、触、法即关闭六根摄制之门扉——专心、抑制，住于正念正知以保护沙门法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龟之第五德。大王，天中天之世尊最胜之《相应部·龟喻经》（9）中亦曾作此说：

如龟四肢蜷缩壳内，
比库贯注意念心中，
独立（寂寥）不害他人，
(自得)寂灭，无人责难。”

七 竹[372]

“尊者龙军，汝说应把持竹之一德，何者为应把持该一

德？”

“大王，譬如修竹随风披靡而不偏向；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既遵循佛世尊所说之九分施教，确立于适当与无咎而只寻求沙门法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竹之一德，长老拉胡喇亦曾作此说：

常随顺九分佛语，
确立于适当、无咎，
彼即因此超恶趣。”

八 弓

“尊者龙军，汝说应把持弓之一德，何者为应把持该一德？

“

“大王，譬如精制之弓弯曲于顶端与末端，弧度均匀而不僵直；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对长老，新参，同辈应随顺柔和而不顽固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弓之一德。大王，天中天之世尊在《韦都罗蓬那迦本生经》(10)中亦曾作此说：

贤者如弓之弯曲，
亦如修竹之随顺，
彼将不作背反者，
彼遂（安）住于王宫。”

九 鸟

“尊者龙军，汝说应把持鸟之二德，何者为应把持该二德？”[373]

“大王，譬如鸟之飞行多有顾虑、疑虑、谨慎、小心；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应顾虑、疑虑、谨慎、小心，确立于

念，摄制六根而行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鸟之第一德。”

“复次大王，若鸟得见食物能与亲属分享；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凡得如法所许之物，甚至已纳己钵中者，应以如是所得与持戒同梵行者共享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鸟之第二德。大王，长老沙利子，法之将领亦曾作如此说：

若人施我——苦行者，
恰如原来所获者，
与大家分配后，
我始进食。”

一十 猴

“尊者龙军，汝说应把持猴之二德，何者为应把持该二德？”

“大王，譬如猴赴栖处———株大树之寂静处，遍有树枝，是怖畏者之避难所，如是彼遂赴栖处；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应住于一位有惭愧、和蔼、持戒、具善法、多闻，持法、可爱、尊重、值得尊敬之讲说者，柔语者，教诫者，教导者，指示者，启示者，鼓励者，令欣喜者的善友导师之近旁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猴之第一德。”

“复次大王，譬如猴只于树上行、立、坐，若昏沉到来，彼即卧该处夜宿。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应生存于山林，只在山[374]林里面经行、坐卧，若昏沉到来，彼即在该处宿于四念处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猴之第二德。大王，长老沙利子，法之将领亦曾作如此说：

‘经行与站立，
或坐，抑或卧，

比库于林野放光，
——如林边而得称赞。’”

摄颂曰：
驴，鸡，松鼠，
牡豹、牡豹，
龟、竹与弓，
鸟与猿猴。

——第一品终

注释：

- (1) ghorassarassa akam angam 惨叫驴子之一德，直译作“一支”
- (2) Sāriputta, 见 Thag. 985
- (3) 见 S. ii. 98 因绝粮而食子肉的故事。
- (4) Mahākaccāyana, 见 Thag. 501
- (5) 见 M. i. 415.
- (6) Cullapanthaka 朱腊般他嘎，古译：周利盘陀迦，周梨般特。于 Thag 长老偈中不见他所说的此偈。
- (7) Suttanipāta Dhaniyagopālakasutta, Sn. 29. E. M. Hare' sTran.
- (8) 于 Thag. 557.
- (9) Samyuttanikāyavare Kummū pamasuttante, 见 S.i.7 and 1.iv.179.
- (10) Vidhura Puṇṇaka Jātaka, 见 Ja.No.545.vol.vi.,P.295

第二 葫蘆品

十一 葫蘆

“尊者龍軍，汝說應把持葫蘆之一德，何者為應把持該一德？”

“大王，葫蘆以其卷須緊纏蔓草、樹枝或樹藤后即在其上生長，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欲阿拉漢位增長，應增長阿拉漢位以系心于依止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葫蘆之一德。大王，長老沙利子法之將領曾作此說：

譬如葫蘆以卷須
纏蔓草、樹根、樹藤，
并附于其上生長；
佛子欲阿拉漢果，
攀系心于依止后，
增長無學果亦如是。”

十二 蓮花

“尊者龍軍，汝說應把持蓮花之三德，何者為應把持該三德？”[375]

“大王，譬如蓮花生于水中，長于水中而不為水污染；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于一切處不被家庭、大眾、利養、名聞、恭敬、尊重及資具受用所污染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蓮花之第一德。”

“復次大王，譬如蓮花伫立水面；修瑜伽者，瑜伽行者應征服一切世界，伫立于出世法亦復如是。大王，此即是應把持

莲花之第二德。”

“复次大王，譬如些许微风吹拂莲花动摇；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即使些微烦恼，彼亦应住于见怖畏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莲花之第三德。大王，天中天之世尊亦曾作此说：

于极微之过咎
亦复能见怖畏，
与诸学处受持
彼则善修学之。”(1)

十三 种子

“尊者龙军，汝说应把持种子之二德，何者为应把持该二德？”

“大王，譬如种子虽小雨播于良田，天赐适宜雨水，则结成丰盈果实；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如所持戒将结成完全沙门果——如此正行道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种子之第一德。”

“复次大王，如种子之在净匀田土会迅速生长；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若善摄心，于空闲处净洁其心并安置于四念处之最胜田中，彼会迅速生长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种子之第二德。大王，长老阿耨楼陀(2)曾作此说：

又如播种清净田土，
所得果实自然丰富，
农夫于是而生欢喜；
瑜伽行者于空闲处，
心净化，复置四念处

田中，彼遂迅速生长。”

十四 美娑罗树

“尊者龙军，汝说应把持美娑罗树(3)之一德，何者为应把持该一德？”

“大王，譬如美娑罗树入地百余肘而生长；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于空闲处完成四沙门果、四无碍解、六通及完全沙门法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美娑罗树之一德。大王，长老拉胡喇亦曾作此说：

美娑罗树名八达巴，
亦名陀罗尼奴诃(4)，
入地生长百余肘；
若干该树成熟时，
一日伸长百余肘。
大雄如彼美娑罗，
我亦于彼空闲处，
如是因法得增长。”

十五 船

“尊者龙军，汝说应把持船之三德，何者为应把持该三德？”

“大王，譬如船以多种木材结合、集合，遂能载渡多人；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结合集合正行戒德、多种行持及善法，应度人天世界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船之第一德。”

[377]

“复次大王，如船抵抗怒吼波涛之力及广阔漩涡之力；大

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亦抵抗诸烦恼之怒涛及利养、恭敬、名闻、名声、供养、礼拜及他人之毁誉、苦乐、尊敬、轻侮等诸毒之怒涛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船之第二德。”

“复次大王，如船航行于无量、无边、无岸、不可动摇、深邃，有巨大音声有地米・地米伽罗(5)鱼，摩竭鱼(6)群集之大海中；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应使其心游行于三转十二行相和四谛现观之通达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船之第三德。大王，天中天之世尊亦曾于《相应部. 谛相应经》(7)中作此说：‘诸比库，当思维时，而应思维：此是苦。而应思维：此是苦集。而应思维：此是苦灭。而应思维：此是苦灭道。’”

十六 锚

“尊者龙军，汝说应把持锚之二德，何者为应把持该二德？”

“大王，譬如锚之稳定波浪掀动的海上船舶，不令其逐处漂移；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应坚固其心于贪嗔痴之波浪摇撼的心思之大争战中，不令其逐处漂移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锚之第一德。”

“复次大王，如锚不浮，沉水中至百肘而使船稳定，安住其所；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不应浮于利养、名闻、恭敬、礼拜，供养、尊敬、即令最高利养与名闻，亦应存心[378]于仅维持身体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锚之第二德。大王，长老沙利子，法之将领亦曾作此说：

如彼大海当中，
锚沉底而不浮；
你不浮于利养、

恭敬，亦应沉底。”

十七 橋

“尊者龙军，汝说应把持檣之一德，何者为应把持该一德？”

“大王，譬如檣拥有绳索及帆；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应具足正念正知，无论是往返、前视、顾盼、屈伸、着僧伽梨衣(8)、着衣持钵、饮食、咀嚼、尝味、大小便利、行住坐卧、睡眠、醒寤、语默，俱应觉知而行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檣之一德。大王，天中天之世尊亦曾作此说：‘诸比库，比库应警寤觉知，住于正念，此即我给你的教言。’”

十八 舵 师

“尊者龙军，汝说应把舵师之三德，何者为应把持该三德？”

“大王，譬如舵师昼夜恒常无间而不放逸，精进令船航行；大王，当修瑜伽者，瑜伽行者调御其心，彼应昼夜恒常无间而不放逸，精进，如理作意制心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舵师之第一德。大王，天中天之世尊于《法句经》中亦曾作此说：[379]

乐于精进，
防护自心；
如陷泥之象，
自拔出难路。”(9)

“复次大王，譬如舵师全知大海之一切善与不善处；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应知善与不善，罪与无罪，尊卑黑白及其

一切相似处亦复如是。大王，此为应把持舵师之第二德。”

“复次大王，舵师封印于机械，心想‘勿令任何人动触机械。’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应以最胜印章封缄于心，心想‘莫起邪恶及不善之念’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舵师之第三德。大王，天中天之世尊于最胜之《巴利经藏》中亦曾作此说：(10) ‘诸比库，汝等不应思维邪恶及不善之念，诸如欲念、嗔念、害念。’”

十九 水 手

“尊者龙军，汝说应把持水手之一德，何者为应把持该一德？”

“大王，譬如水手如是思维‘我是雇工，我仅在此船作务，藉此船我因做工而得食物；我不应放逸。应藉我之努力使此船航行；’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应如是思维‘我思维此四大原素所成之身，恒常无间而不放逸，确立于念，正念正知，专心一念，我将从生老病死，愁苦忧恼而解脱——我不应放逸’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水手之一德。大王，长老沙利子，法之将领亦曾作此说：[380]

汝思维此身，
再三确实知；
见身之实相，
汝将作苦尽。”

二十 海

“尊者龙军，汝说应把持海之五德，何者为应把持该五德？”

“大王，譬如大海不与死尸共住；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应不与贪、嗔、痴、慢、邪见、虚伪、憎恨、嫉、悭吝、自私、诳、欺骗、弯曲、不平、邪行之烦恼及尘垢共住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大海之第一德。”

“复次大王，海拥有珍珠、摩尼、琉璃、螺贝、宝石、珊瑚、水晶、种种珍宝的财富，它隐藏而不向外抛散。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既获得道、果、禅那、解脱、定、取证、六通种种功德珍宝，彼应隐藏而不向外抛散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大海之第二德。”

“复次大王，海与巨大有类(11)共住；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应与如是之人共住：少欲者，知足者，说头陀行者，修苦行者，正行具足、有耻、和蔼、尊严，被尊敬者，宣说者，柔语者，诃责者，呵斥作恶者，忠告者，教诫者，教授者，指示者，指导者，鼓励者，令欣喜者。彼应为如是之人的善友，住于同修梵行者的附近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海之第三德。”

“复次大王，大海虽然被恒河、雅姆那河、阿奇罗瓦提河、萨罗补河、摩希河(12)，及百千小河之鲜水充满，及受天空倾降注满之水，但不溢出其边际。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不应因利养、恭敬、名闻、礼拜、尊敬、供养、及至为生命而故意违犯学处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381]应把持大海之第四德。大王，天中天之世尊亦曾作此说：‘大王，如大海有恒性，不溢汜出边际，大王，我之弟子，及至为生命而不应违犯，我为弟子所制之学处亦复如是(13)。’”

“复次大王，从恒河、雅姆那河、阿奇罗瓦提河、萨罗补河、摩希河而来诸水，从天空倾降之水不盈溢大海；大王，修

瑜伽者，瑜伽行者讲说、质问、听闻、奉持、抉择于阿毗达摩、律、经的语之分析、语之接续、语之连合，语之分别；闻听胜者之九分教从不饱足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大海之第五德。大王，天中天之世尊亦曾于《须达所摩本生经》(14)中作此说：

如火焚野草树枝，
或如大海纳江河，
彼皆未有饱足时；
此诸智者最上王，
于善说者亦如是——（听闻容受）无厌足。”

摄颂曰：

葫芦、莲花、种子
及以美娑罗树，
船、锚、檣、司舵者，
水手（以及）大海，
——此品被如是称呼。

——第二品终

注释：

- (1) 见 D. i. 63; cf. M. i. 33.
- (2) Anuruddha, the Elder, 人名。
- (3) Sālakalyānikā.
- (4) Pādapa, dharṇiruha, 树名。
- (5) timi-timingala, 大鱼名。

- (6) makara, 摩竭鱼。
- (7) Samyuttanikāyavare Saccasam yutte 见 S.v.418.
- (8) Sanghāti (Skt. sanghāti)为三衣之一，即九条以上之衣。
- (9) Dhammapha.337.
- (10) 见 S .v.417.
- (11) Mahābhūta,巨大有类。
- (12) 关于印度五河名见前弥林达问第三品小注 8 项。
- (13) 见 Vin.ii.238.
- (14) Sutasolmajātaka, Jā. No. 537 and 485.

第三 地品

二一 地[382]

“尊者龙军，汝说应把持地之五德，何者为应把持该五德？”

“大王，若于地上散布可悦不可悦之物，诸如樟脑、芦荟香、多揭罗香、旃檀香、郁金香，或胆汁、痰、脓、血、汗、脂肪、唾、胰、关节滑油、大便、小便于地，地则依然如此。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于可悦不可悦者——诸如得失、善名、恶名、毁誉、乐苦等于一切处——依然如此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地之第一德。”

“复次大王，若地无打扮及装饰，唯充满自己之清香；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无装饰而只充满自己的戒香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地之第二德。”

“复次大王，若地之无隙、无罅缝，无空洞，重厚、稠密、延展；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于戒应无隙、无罅缝、无空洞，重厚、稠密、延展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地之第三德。”

“复次大王，若地之负载村邑、聚落、城市、郡县、树草、山河、池沼、水塘、兽、鸟、人、男女群众而不疲倦；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应不疲倦于教诫、教授、教导、教示、劝导、激励、鼓舞及说法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地之第四德。”

“复次大王，若地解除爱憎；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应住心于解除爱憎与大地相似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383]

把持地之第五德。大王，近事女小须跋陀(1)亦曾作此说：

‘我心若怒以斧斫人；
我心若喜以香涂人；
心如大地无憎无爱——
我之沙门尽皆如是。’”

二二 水

“尊者龙军，汝说应把持水之五德，何者为应把持该五德？”

“大王，水是稳定、不动、不乱、自性清净；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既除诡诈、花言巧语、占相、欺骗后应稳定、不动、不乱、自性清净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水之第一德。”

“复次大王，譬如水之属于清冷自性；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为怜悯及饶益一切有情应具足忍慈悲悯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水之第二德。”

“复次大王，若水之使不净者净；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于村邑或林野中，于一切处，勿令出家师、导师或具足导师等位者对此有机会议论批评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水之第三德。”

“复次大王，水为众多人民所欲；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少欲、知足、孤寂、宴默，应常为一切世间所欲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水之第四德。”

“复次大王，水不贻害予人；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不应生起争执、诤论、异执、异论、疏忽习禅及嫌厌他人，不应以身口意造恶[384]业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水之

第五德。大王，天中天之世尊亦曾于《堪哈本生经》(2)中作此说：

沙咖天帝，一起有情主，
若能赐我一愿望，
莫因我于任何时，
莫使人身心受伤。

沙咖天帝，此为最胜愿。”

二三 火

“尊者龙军，汝说应把持火之五德，何者为应把持该五德？”

“大王，譬如火焚烧草、柴薪、树枝、树叶；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应以智慧之火焚烧那出自可悦不可悦所缘经验的内外诸烦恼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火之第一德。”

“复次大王，若火之无慈悲；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对于一切烦恼不应起慈悲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火之第二德。”

“复次大王，若火之驱寒；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既生起精进热焰之火，应驱逐诸烦恼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火之第三德。”

“复次大王，若火之离爱憎，生温暖；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应栖心如火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火之第四德。”

“复次大王，若火驱除黑暗，示现光明；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应驱除无明黑暗，应示现智慧光明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火之第五德。大王，天中天之世尊[385]于教诫

释子拉胡喇时亦曾作此说：‘拉胡喇(3)，应如火修习；既如火修习，则未生之不善法不生，已生之不善法将不执持尔心。’”

二四 风

“尊者龙军，汝说应把持风之五德，何者为应把持该五德？”

“大王，譬如风之吹拂那正在开花之林野；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应欣喜那于所缘之林野正开放的最胜可爱之解脱花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风之第一德。”

“复次大王，譬如风摇动八达巴树及陀罗尼奴诃树林(4)，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入于林野以简择诸行应摇动烦恼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风之第二德。”

“复次大王，若风之行于虚空；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应使心行于出世法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风之第三德。”

“复次大王，若风之有香；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应有自己的戒行妙香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风之第四德。”

“复次大王，若风之无住所无家；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无住所无家、无交游应于一切处得解脱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风之第五德。大王，天中天之世尊于《经集》中亦曾作此说：

交游生怖畏，
家室生尘垢，
无交游家室，
贤者观照此。”(5)

二五 山

“尊者龙军，汝说应把持山之五德，何者为应把持该五德？” [386]

“大王，譬如山之不动、不摇、不震；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于尊敬、轻侮、尊重、不尊重，恭敬、不恭敬，名闻、不名闻，毁誉，乐苦，适意、不適意，于一切处之色声香味触法——可贪而不贪，可嗔而不嗔，可痴而不痴，应如山之不动，不摇不震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山之第一德。大王，天中天之世尊亦曾作此说：

如坚牢之石，
不被风摇动；
智者亦如是，
毁誉无动摇。” (6)

“复次大王，若山岩坚牢，不与他物混杂；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应坚固，不好交游，不与人交往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山之第二德。大王，天中天之世尊亦曾作此说：

在家、出家众
俱不与交往，
无家且少欲，
我称婆罗门。” (7)

“复次大王，若种子不生山岩上；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不使烦恼生于心内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山之第三德。长老苏菩帝(Subhuti) (8)亦曾作此说：

若我起念而有贪，
自审而独自调伏。
若汝贪于可贪者，

缚于可嗔可痴者，
汝应离清净森林——[387]
无垢之行者住所，
汝应离（清净）森林，
莫使清净蒙污秽。”

“复次大王，若山之崇高；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于智慧应成为崇高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山之第四德。大王，天中天之世尊亦曾作此说：

若以精进逐放逸，
智者升登智慧楼，
离忧观悲愁众生；
汝彼伫立高山顶，
俯视地上众愚夫（9）。”

“复次大王，若山之不能使或高或低；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不应或高兴或愁闷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山之第五德。大王，小须跋陀近事女称赞伊之沙门时亦曾作此说（10）：

世间有得则高兴，
(世间)有失则沉闷。
若遇得失等视之——
我之沙门皆如此。”

二六 虚空

“尊者龙军，汝说应把持虚空之五德，何者为应把持该五德？”

“大王，譬如虚空完全不可捉摩；大王，修瑜伽者，瑜伽

行者于一切处应不被烦恼捕捉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虚空之第一德。”

“复次大王，若虚空之为仙人、苦行者、有类及鸟类所往来；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应使其心游行于诸行，心想‘无常，苦，无我’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虚空之第二德。”

“复次大王，虚空令人恐怖；大王，修[388]瑜伽者，瑜伽行者于一切后有之延续应使心恐怖，不应欣赏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虚空之第三德。”

“复次大王，虚空是无边、无量、不可计算；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应使戒无边及智慧无量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虚空之第四德。”

“复次大王，虚空不黏着、不依附、不依着、无障碍；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于家庭、徒众、利养、住处、障碍、资具、一切烦恼及一切处不应黏着、依附、依止而无障碍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虚空之第五德。大王，天中天之世尊教诫其子拉胡喇时亦曾作此说：拉胡喇(11)，譬如虚空之无依止，拉胡喇，你应如虚空修习禅定。拉胡喇，因如虚空修习禅定，已生未生之适意不适意(感觉)将不能牢固把持你的心。”

二七 月

“尊者龙军，汝说应把持月之五德，何者为应把持该五德？”

“大王，譬如月于白月分时生起，更见增长；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于正行、戒德、行道作业、经典研习、四念处、根门守护、食物知量、注意警寤，应更见增长亦复如是。大王，

此即是应把持月之第一德。”

“复次大王，如月之为伟大的统治者；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应成为欲望的伟大统治者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月之第二德。”

“复次大王，如月之独行于夜间；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应成为孤寂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389]月之第三德。”

“复次大王，如月之以宫殿为旗帜；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应以戒为旗帜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月之第四德。”

“复次大王，如月之被所求所欲而升起；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应以被所求所欲而往诣诸家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月之第五德亦复如是。大王，天中天之世尊于最胜之《相应部》(12)中亦作此说：‘诸比库，如月往诣诸家；抑制身心，于诸家常谨慎如新受戒者。’”

二八 日

“尊者龙军，汝说应把持日之七德，何者为应把持该七德？”

“大王，譬如日能晒干一切水；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应晒干一切烦恼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日之第一德。”

“复次大王，如日破除黑暗；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应破除一切贪暗、嗔暗、痴暗、慢暗、邪见暗、烦恼暗、一切恶行暗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日之第二德。”

“复次大王，如日恒常运行；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应恒常如理作意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日之第三德。”

“复次大王，如日有晕轮；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应有所缘之晕轮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日之第四德。”

“复次大王，如日之运行使巨大民众温暖；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399]应以正行、戒德、行道作业、四禅、八解脱、四定、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四念处、四正勤、四神足温暖人天世界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日之第五德。”

“复次大王，如日运行被罗睺(13)警怖；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若见有情被纠缠于烦恼之网的恶行、恶趣、险路、业报、堕处，被邪见捆绑，误入邪途，行于恶道，则心应被怖畏激励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日之第六德。”

“复次大王，如日之显示善意；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应显示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四念处、四正勤、四神足、世间法、出世间法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日之第七德。大王，长老万吉沙(14)亦曾作此说：

如旭日高升而显明
众生形色、净秽，善恶；
持法之比库亦如是，
向遭无明遮覆之众，
显示各种（出离）道路，亦如那高升的旭日。”

二九 沙迦天帝

“尊者龙军，汝说应把持沙迦天帝之三德，何者为应把持该三德？”

“大王，譬如沙迦天帝足具绝对妙乐；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应欢喜孤寂绝对妙乐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沙迦天帝之第一德。”

“复次大王，若沙迦天帝见诸天时他摄受之，令生欢喜；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于诸善法应使其心活动、精进及寂止，应使其心欢乐、欣喜、[391]奋勉及努力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沙迦天帝之第二德。”

“复次大王，若沙迦天帝不起忿怒；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于空闲处不应起忿怒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沙迦天帝之第三德。大王，长老苏菩帝 (Subhuti) 亦曾作此说 (15)：

大雄，我于你之
教法出家以来，
我已不知贪欲
念头起于我心。”

三十 转轮王

“尊者龙军，汝说应把持转轮王之四德，何者为应把持该四德？”

“大王，譬如转轮王以四摄事庇护人民；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应摄护，庇护及令四众之心欢喜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转轮王之第一德。”

“复次大王，若转轮王之领土内盗贼不兴；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不应起欲贪、嗔恚、伤害之念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转轮王之第二德。大王，天中天之世尊亦曾作此说：

若人乐于念寂静，
常正念修不净观，

是人一定能毁灭，
截断那魔罗之网。(16)

“复次大王，如转轮王日日巡游大海环绕之洲，审查一切善恶；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应日日省察身业、口业、意业而想‘是否于此三处我度日无罪咎’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转轮王之第三德。大王，天中天之世尊于最胜之《增支部》中亦曾作此说：‘出家者应常作省察：于我，此昼夜已过去，我是何种有情？’”

“复次大王，如转轮王的内外皆有保卫；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应立正念为守门人以防内外的烦恼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转轮王之第四德。大王，天中天之世尊亦曾作此说：‘诸比库，以正念作守门人，圣弟子舍恶修善，舍可呵责而修无可呵责，保守自己于清净。’”

摄颂曰：
大地与水、火，
风及以高山，
虚空并月、日，
沙迦天帝、转轮王。

——第三品终

注释：

- (1) Culla Subhaddā,此名亦见于 Miln.350,387
- (2) Kanhā-jātaka,Jā.No.440
- (3) 见 M. i. 424.

- (4) 此二树之原文见譬喻问第二品注(4)。
- (5) 见 Sn.207。
- (6) 此偈见 Dhp. 81 其第一行亦见于 A.iii. 379, Thag. 643.
- (7) 见 M.ii.196,Sn.628,Dhp.404
- (8) Subhūti,the Elder,关于最后一偈参照 DhA.iv.173
- (9) 见 Dhp.28
- (10) 见 DhA.iii.468。
- (11) 见 M.i.424。
- (12) Samyutta Nikāya,S.ii 197 至 198。
- (13) Rahu 蚀星名，另一为计都 Ketu。
- (14) Vangisa,the Elder. 人名。
- (15) Subhūti,the Elder, 参照 M.iii.125,Bakkula 之类似戒行。
- (16) 见 Dhp.350。

第四 白蚁品

三一 白蚁

“尊者龙军，汝说应把持白蚁之一德，何者为应把持该一德？”

“大王，譬如白蚁建造屋顶后遮覆自己，乃在穴中行走；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造戒律管制之屋顶，后遮覆其心始往乞食。大王，彼修瑜伽者，瑜伽行者，以戒律管制的屋顶超越一切怖畏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白蚁之一德。大王，长[393]老优波舍那. 万敢他子(1)亦曾作此说：

瑜伽行者于心中
造戒律管制屋顶，
彼不被世间污染，
并从怖畏中解脱。”

三二 猫

“尊者龙军，汝说应把持猫之二德，何者为应把持该二德？”

“大王，譬如猫于洞内、穴内及屋顶只觅于鼠；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于村内，于林野内，于树下，于空闲处中，应恒常无间地于身内以精进只觅正念之食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猫之第一德。”

“复次大王，猫只于邻近觅食；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应住于照见五取蕴之生灭，想到：此是色，此是色集，此是色灭；此是受，此是受集，此是受灭；此是想，此是想集，此

是想灭；此是行，此是行集，此是行灭；此是识，此是识集，此是识灭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猫之第二德。大王，天中天之世尊亦曾作此说：

如何修造最高天？
汝不应去此太远，
现有一平实之语，
如实知自己之身。”

三三 鼠

“尊者龙军，汝说应把持鼠之一德，何者为应把持该一德？”

“大王，譬如鼠于此处彼处行走，[394]只为觅食而行；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应只为希求如理作意亦复如是。大王，长老优波舍那·万敢他子亦曾作此说：

唯以法为首，
常住于正观，
居住无粘滞，
常寂靜守念。”

三三 蝎

“尊者龙军，汝说应把持蝎之一德，何者为应把持该一德？”

“大王，譬如蝎以尾为武器，竖其尾而行；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应住于高举起智慧亦复如是。大王，长老优波舍那·万敢他子亦曾作此说：

以手握智剑

常住于正观，
彼离诸怖畏，
后有无能胜。”

三五 鼬

“尊者龙军，汝说应把持鼬之一德，何者为应把持该一德？”

“大王，譬如鼬之近蛇，以药物涂其身而后近蛇边捉持之；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若往诣多忿怒、嗔恚及为诤论、异执、异论、论诤征服之世人时，应以慈爱之药涂其心亦复如是。大王，尊者沙利子，法之将领亦曾作此说：

如是为己及人，
应该修习慈爱，
应使慈心弥漫，
此为佛之教言。”

三五 老狼[395]

“尊者龙军，汝说应把持老狼之二德，何者为应把持该二德？”

“大王，譬如老狼得食尽量摄食而无嫌厌；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得食物后只为养身，应食而无嫌厌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老狼之第一德。大王，长老咖沙巴(2)亦曾作此说：

从坐卧处下来，
我入村行乞食；
彼有进食癫痫

我仍恭敬旁立，
彼以溃烂之手，
掷食于我钵中，
烂指亦堕其中。
我立墙根进食，
食时或于饭后，
我尤不知嫌厌。”

“复次大王，若老狼得食，不审查其或粗或精；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若得食不应审查或粗或精、满或不满，只应满足于所得者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老狼之第二德。大王，长老优波舍那·万敢他子亦曾作此说：

食虽粗尤满足，
不更望得美味。
若人贪饶美食，
心则不乐禅定；（3）
若满足于所得，
沙门位是完满。”

三七 鹿

“尊者龙军，汝说应把持鹿之三德，何者为应把持该三德？”

“大王，譬如鹿日间行于森林，夜间行于露地；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日间应住于林野，夜间应住于露地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396]鹿之第一德。大王，天中天之世尊于《身毛竖立法门经》（4）中亦曾作此说：‘沙利子，尔时于寒冷冬夜，降雪期前分之第八日，迄其后分之第八日，夜间我住

于露地，日间我行于林薮；于热季末月，日间我住于露地，夜间我住于林薮。”

“复次大王，当刀箭落下时，鹿躲避、逃奔，不以身体挡之；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遇烦恼袭击时，应躲避、逃奔，不以其心挡之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鹿之第二德。”

“复次大王，当鹿见人时，东西逃奔而想‘莫使彼等见我’。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若见惯习诤论、异执、异论、诤论、不守戒、懈怠及喜好伴侣者，应东西逃奔而想‘莫使彼等见我，我亦莫见彼等’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鹿之第三德。大王，长老沙利子，法之将领亦曾作此说：

莫使我于任何时候，
莫使我于任何处，
与邪欲者，浅学者、
懒惰者、少精进者，
及无正行者交接。”(5)

三八 牡牛

“尊者龙军，汝说应把持牡牛之四德，何者为应把持之四德？”

“大王，譬如牡牛不舍弃自己的家；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不舍弃自己之身，心想‘此身是无常、摩擦、消磨、破坏、消散、毁灭法’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牡牛之第一德。”

“复次大王，牡牛既负轭，彼于苦乐均负荷重担；大王，修瑜伽者，瑜[397]伽行者既修梵行，于苦乐中应持行至于寿尽命终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牡牛之第二德。”

“复次大王，若牡牛被渴欲所苦时彼饮水。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应以热忱、爱乐、欢喜之渴接受导师出家师之教诫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牡牛之第三德。”

“复次大王，若牡牛堪负担无论何人之物品；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应以头面接受长老、新参、中年比库、居士、近事男之告诫与教言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牡牛之第四德。大王，长老沙利子，法之将领亦曾作此说：

生来有七岁，
今日得出家，
若彼指教我，
我头面受之。
若我见彼时，
以隆重热忱
及爱敬事之，
恭敬且再三，
置彼于师位。”

三九 野猪

“尊者龙军，汝说应把持野猪之二德，何者为应把持该二德？”

“大王，譬如野猪遇炽热、炙灼盛夏降临时则近水旁；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当其心被愤怒所迷乱、扰乱、迷惑、炽燃时彼往诣清冷甘露，殊胜之慈心观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野猪之第一德。”

“复次，大王，当野猪接近泥淖，以鼻掘地作槽，乃卧槽中[398]；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置身于心中，应卧于（思

惟) 所缘中亦复如是。大王, 长老宾头罗·婆罗堕闍(6) 亦曾作此说:

正观者深审察及
照见身之自性;
独自无伴侣,
卧于所缘中。”

四〇 象

“尊者龙军, 汝说应把持象之五德, 何者为应把持该五德”?

“大王, 譬如象之行走, 碰然碎裂大地; 大王, 修瑜伽者, 瑜伽行者应思惟此身碎裂一切烦恼亦复如是。大王, 此即是应把持象的第一德。”

“复次, 大王, 如象前进直视前方, 不肯顾盼四方四维; 大王, 修瑜伽者, 瑜伽行者应以全身心直视前方, 不应顾盼四方四维、不应仰视、不应俯视, 而应只见一犁头之远亦复如是。大王, 此即是应把持象之第二德。”

“复次, 大王, 象无固定睡眠处, 若其外出觅食, 彼不往同一繁荣地区, 亦无固定处所; 大王, 修瑜伽者, 瑜伽行者应无固定睡眠处, 应无住所, 应行乞食; 若正观者见一幽美、适宜、可乐的地区——庭院、茅亭、树根、洞窟、山坡, 彼应去该处居住, 但不应视为固定住所亦复如是。大王, 此即是应把持象之第三德。”

“复次, 大王, 若象走入一大莲池, 其中充满清净、无垢、清凉之水, 且[399]被白莲、青莲、红莲、黄莲所遮覆时, 彼即会作殊胜象戏; 大王, 修瑜伽者, 瑜伽行者当进入充满清净、无垢、澄净、洁净最胜的法水及被解脱之花所遮覆的四念

处大莲池时，应以智慧摇落毁灭诸行及作瑜伽行者之戏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象之第四德。”

“复次，大王，象以正念举足，以正念下足；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应以正念、正知举足，正念正知下足，于一切处往返屈伸，均应以正念、正知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象之第五德，大王，天中天之世尊于最胜之《相应部》中亦曾作此说：

制身为善，
制语为善，
制心为善，
制一切处为善，
制一切处者，
我为有耻与守护。”（7）

摄颂曰：

白蚁与猫，
鼠及与蝎，
鼬与老狼，
鹿与牡牛，
野猪与象，
是为十项。

——第四品终

注释：

- (1) Upasena Vangantaputta, 人名。
- (2) Mahākassapa, Thag. 1054 至 1056.人名。
- (3) 此偈之前四句见于 Thag, 580.
- (4) Lomahamsana-pariyaya, 其另外一名为 Mahāsihanādasutta, M.Sta.12.
- (5) 见 Thag.987.
- (6) Piñdolabhāradvāja, the Elder.
- (7) 见 S. i. 73; Dhp. 361; Miln. 167.

第五 狮子品

四一 狮子[400]

“尊者龙军，汝说应把持狮子之七德，何者为应把持该七德？”

“大王，譬如狮子是纯洁、无垢、清净、净白；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以纯洁、无垢、清净、净白之心应驱逐悔恨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狮子之第一德。”

“复次，大王，狮子于四足步行中是勇敢而行者；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应为四神足中之步行者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狮子的第二德。”

“复次，大王，狮子有秀丽、优美的鬚；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应有秀丽、优美的戒之长鬚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狮子之第三德。”

“复次，大王，狮子尽形寿而不向任何人折腰（1）；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若至衣服、食物、卧具，疾病所需药物、资具皆耗尽仍不向人折腰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狮子的第四德。”

“复次，大王，狮子为次第进食者，随（猎物）墜处，彼即于该处随所需而食，彼不觅精美之肉；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应为次第进食者，应不觅诸家；不应舍却旧家而诣诸家；不应拣选食物；彼于所在处握捉一抟食（2）应即于该处食之，只为维持身体；不应寻觅佳肴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狮子之第五德。”

“复次，大王，狮子非贮藏食物者。若一次进食即不再

往该处；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不应作食物贮藏者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狮子之第六德。”[401]

“复次，大王，狮子若不得食而不烦闷；若得食而不贪、不着，彼无过失而食之；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若不得食不应烦闷；若得食应不贪、不着，应无过失，若见危险以智慧逃脱而食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狮子之第七德。大王，天中天之世尊于最胜之《相应部》中称赞长老咖沙巴(3)亦曾作此说：‘诸比库，此咖沙巴于任何乞食皆得满足；彼称赞于任何乞食皆得满足；彼不因乞食造出不宜不当之事；若不得食，彼不烦闷；若彼得食不贪、不着；彼无过失，若见危险，以智慧光脱而食之。’”

四二 鸳鸯

“尊者龙军，你说应把持鸳鸯之三德，何者为应把持该三德？”

“大王，譬如鸳鸯至于命终不弃其偶；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至于命终不舍弃如理作意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鸳鸯的第一德。”

“复次，大王，鸳鸯食舍瓦拉草、潘那加草（2）并满足于此；因该满足其力气，美容皆不减损；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应满足于任何所得。大王，因修瑜伽者，瑜伽行者满足于任何所得，彼于戒不减损，于定不减损，于慧不减损，于解脱不减损，于解脱知见及于一切善法皆不减损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402]鸳鸯之第二德。”

“复次，大王，鸳鸯不害生命；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弃杖、弃刀，应具足惭愧、仁慈，饶益悲愍一切众生有

情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鸳鸯之第三德。大王，天中天之世尊亦曾于《鸳鸯本生经》(5) 中作此说：

‘已不杀亦不使杀，
已不劫夺不使夺，
彼于诸有皆无害，
于任何人亦无嗔。’”

四三 彭那希迦鸟

“尊者龙军，汝说应把持彭那希迦鸟（6）之二德，何者为应把持该二德？”

“大王，譬如彭那希迦鸟因嫉妒自己的丈夫，不乳哺小雏；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应嫉妒生于自己心内的烦恼，藉四念处将其掷于正律仪的洞隙内，应修习身内的意门正念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彭那希迦鸟之第一德。”

“复次，大王，彭那希迦鸟日间行于林薮觅食，夜间为保护自己趋赴鸟群；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应独自入于孤寂处而解脱缠缚，若于彼不获欢乐，为防护自己于侮辱及怖畏则往诣僧团，应住于僧团之庇护下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彭那希迦鸟之第二德。大王，梵天萨项跋谛（7）在世尊前亦曾作此说：

‘独自往诣孤寂处，
应修习解脱缠缚，
若该处不得欢乐，
住僧团自护摄念。’”

四四 家鳩

[403] “尊者龙军，汝说应把持家鳩之一德，何者为应把持该一德？”

“大王，譬如家鳩住于他家，对任何器物不持印象，虽多意想仍住于淡漠；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往诣他家，对其女人、男人、床座、衣服、装饰、享受、享用各种食物不持印象，应住于淡漠及应起沙门意想亦复如是。大王，天中天之世尊于《小那罗陀本生经》(8) 中亦曾作此说：

‘即入他家，
于饮食中，
饮食有量，
勿作意于色。’”

四五 衆

“尊者龙军，汝说应把持衆之二德，何者为应把持该二德？”

“大王，譬如衆于鴉作敌，夜间入鴉群杀死众多；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应与无智作敌，独坐幽寂，应从根截断摧毁无智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衆之第一德。”

“复次，大王，衆是孤寂；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应修静默之乐，应喜静默亦复如是。大王，天中天之世尊于最胜之《相应部》中亦曾作此说：‘于此，诸比库，比库乐静默、喜[404]静默：此是苦，他如实知之；此是苦集，他如实知之；此是苦灭，他如实知之；此是趣于苦灭道，他如实知之。’”

四六 鹤

“尊者龙军，汝说应把持鹤之一德，何者为应把持该一德？”

“大王，譬如鹤鸣，彼告人以或安全或危险；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若向他人说法时应指出恐怖于墜处及安全于涅槃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鹤之一德。大王，长老宾头卢·婆罗堕阇亦曾作此说：

‘于地狱有恐怖、畏惧，
于涅槃有广大妙乐。
瑜伽行者应作揭示，
如是（苦乐）两种意义。’”

四七 蝙蝠

“尊者龙军，汝说应把持蝙蝠之二德，何者为应把持该二德？”

“大王，譬如蝙蝠入家宅，巡行即离去，不滞留该处；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入村乞食，次第巡行，应以所得即迅速离去，不应滞留该处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蝙蝠之第一德。”

“复次，大王，若蝙蝠住他家时对彼不加害；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诣诸家时不应过于乞求——或以多种暗示、或以多种粗劣行动、或多言语、或以沙门之乐苦——不应令彼等有所悔恨，亦不应令彼等疏忽本业，只应希望彼等于一切处善得增盛。大王，此即是应把持蝙蝠之第二德。大王，

天中天之[405]世尊于最胜之《长部·有相经》(9) 中亦曾作此说：

‘于信、戒、闻、慧，
于施、于法、于多善；
于财富、谷米、田土，
于子、妻、四足牲口，
于亲戚、朋友及家族，
于气力，容貌及幸福——
他希望：
如何他人于此不减损？
并希求其目标会成就。’”

四八 蝲

“尊者龙军，汝说应把持蛭之一德，何者为应把持该一德？”

“大王，譬如蛭随所黏住之处，彼坚固地黏附吸血；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随其心黏附所缘，即坚固地确立于所缘之颜色、形状、区域、方位、界限、特相、标记，并以此所缘应饮解脱之美汁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蛭之一德。大王，长老阿耨楼陀亦曾作此说：

‘彼以清净心，
确立于所缘，
应以净心饮
解脱之美汁。’”

四九 蛇

“尊者龙军，汝说应把持蛇之三德，何者为应把持该三德？”

“大王，譬如蛇以腹行；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应以智慧行；大王，若瑜伽行者以智慧行则其心应行于正理，弃邪相修正相亦复如是。[406]大王，此即是应把持蛇之第一德。”

“复次，大王，譬如蛇行时彼避药草而行；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应避不良行为而行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蛇之第二德。”

“复次，大王，若蛇见人彼即颤抖、愁忧、思虑；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当思及邪念而起嫌厌恶时应颤抖、愁苦而思虑‘我若懒惰度日，彼将不复再得。’大王，此即是应把持蛇之第三德。大王，《巴拉提雅本生经》（10）中之二紧那罗鸟（11）亦曾作此说：‘猎人，我们一夜别居，无恩爱，但互相意念；我们追悔该一夜，我们愁忧，此夜不会再有。’”

五十 蟒蛇

“尊者龙军，汝说应把持蟒蛇之一德，何者为应把持该一德？”

“大王，譬如蟒蛇身躯巨大，若不得食饱满，多日则为枵腹凄惨，忍受饥饿维持身体；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从事行乞，诣他人乞食，期待他人施食，抑制自己取食，不易得食充腹。但拥有目标的族姓子，只吃四、五片，余则应以水饱足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蟒蛇之一德。大王，长老沙利子法之将领亦曾作此说：[407]

‘所食或湿或干，
但则不应过饱，
比库枵腹游行，
节食而作正念，
食些许则饮水，
于彼专精比库，
此已足够舒适。’”

摄颂曰：

狮子与鸳鸯，
彭那希迦鸟，
家鸠与枭、鹤、
蝙蝠、蛭、蛇、蟒——
皆为此品称。

——第五品终

注释：

- (1) oṇamati , to bend down to , to bow to . 有“不为五斗米折腰”之意。
- (2)kabala , a mouthful ,a small piece of food. ùtuan 食，印度人吃饭用手。
- (3)Mahākassapa .S. ii. 194. 人名。
- (4)sevala-paṇaka. 水藻名。
- (5)Cakkavāka jātaka. 见 Ja. iv. 71
- (6)peñahikā. 鸟名。
- (7)Brahamā Sahampati. 见 S. i. 154。

- (8)Cullanārada jātaka, 见 Jā. iv. 233 (Ja. No. 477).
- (9)Lakkaṇasuttanta, D. iii. 165
- (10)Bhallāṭiya jātaka, Jā. iv. 439.
- (11)kinnara, 鸟名，具人头鸟身。
- (12) 见 Thag. 982, 983; Jā. ii. 293ù4.

第六 蜘蛛品

五一 路蜘蛛

“尊者龙军，汝说应把持路蜘蛛之一德，何者为应把持该一德？”

“大王，譬如路蜘蛛于路上布网，凡被黏落网内的虫蝇或蚱蜢，彼即取而食之；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既于六根之门布下四正念之网，凡被捆缚在其处的烦恼虫蝇即于其处杀之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路蜘蛛之一德。大王，长老阿耨楼陀亦曾作此说：

‘最胜无上四念处，
以其制心六根门；
若遇烦恼黏其处，
正观者应斩杀之。’”

五二 乳 婴

“尊者龙军，汝说应把持乳婴之一德，何者为应把持该一德？”

“大王，譬如乳婴黏附于己有利[408]者，彼为有利之乳哭泣；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应黏附对己有利者，于一切处——如解说、质问、正行持、孤寂、同师住、交善友——应修法之智慧亦复如是。大王，天中天之世尊于最胜之《长部·大般涅槃经》(1) 中亦曾作此说：‘阿难达，我请求你为己利努力，为己利专心，为己利住不放逸、热忱及坚毅。’”

五三 斑龟

“尊者龙军，汝说应把持斑龟之一德，何者为应把持该一德？”

“大王，譬如斑龟怕水，避水而行，因其避水故，寿命不减损；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应见怖畏于懒惰，及见殊胜功德于不放逸；因见怖畏故，其沙门位不减损，且得趋近涅槃前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斑龟之一德。大王，天中天之世尊于《法句经》(2) 中亦曾作此说：

‘比库乐精进，
怖畏于放逸，
努力不退减，
彼在涅槃前。’”

五四 山林

“尊者龙军，汝说应把持山林之五德，何者为应把持该五德？”

“大王，譬如山林隐蔽不净人民；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应隐蔽他人罪过、过失，不应发露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山林之第一德。”

“复次，大王，如山林中空无群众；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应空无[409]贪、嗔、痴、慢、邪见网及一切烦恼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山林之第二德。”

“复次，大王，如山林是寂寥，为人众舍弃；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应孤立恶人、不善法及非圣者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山林之第三德。”

“复次，大王，山林是和平清净；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应和平清净及消灭、舍弃我慢、虚伪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山林之第四德。”

“复次，大王，山林为圣者趋赴；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应趋赴贤圣者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山林之第五德。大王，天中天之世尊于最胜的《相应部》(3)中亦曾作此说：

‘应与孤寂之圣者，
与坚毅的习禅者，
及常精进不已之
一切智者而共住。’”

五五 树

“尊者龙军，汝说应把持树之三德，何者为应把持该三德？”

“大王，譬如树之开花结果；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应开解脱花及结沙门果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树之第一德。”

“复次，大王，如树之给予来赴的民众以绿荫庇护；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应善待趋赴往诣他的民众或以财利或以法利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树之第二德。”

“复次，大王，如树[410]之施绿荫而不作分别；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于一切有情——诸如盗贼、凶手、怨敌及自身——均不应分别；应修平等慈心而想‘如何使诸有情无嗔、无怨、无害、幸福及看护自身’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树之第三德。大王，长老沙利子法之将领亦曾作此说：

‘于凶手迭瓦达答（4），
于盗贼之盎吉利马喇（5），
于护财（之雄象）（6），
于拉胡喇（之子）（7），
牟尼皆平等视。’”

五六 雨

“尊者龙军，汝说应把持雨之五德，何者为应把持该五德？”

“大王，譬如雨之镇定扬起的尘埃；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应镇定已起之一切烦恼尘埃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雨之第一德。”

“复次，大王，如雨消灭地上的炎热；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应修慈心以净化此世界及天界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雨之第二德。”

“复次，大王，如雨之令一切种子生长；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既令一切有情起信，应将信之种子播撒于三种成就——人成就、天成就，乃至最高目标之涅槃妙乐成就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雨之第三德。”

“复次，大王，如雨之依时节降下，保护草、木、藤、灌木、药草、树林及陀罗尼树（8）基地；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既起如理作意而护持沙门法，此如理作意是一切善法的根本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雨之第四德。”[411]

“复次，大王，如天之下雨以水流充满江河、水塘、莲池、洞窟、穴、池、洼、井；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为熟谙圣

典应充满欲求成就者之心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雨之第五德。大王，长老沙利子法之将领亦曾作此说：

‘若见有人可成就，
牟尼皆令其觉悟。
即令百千由旬外，
于一刹那往彼处。’”（9）

五七 如意宝

“尊者龙军，汝说应把持如意宝之三德，何者为应把持该三德？”

“大王，譬如如意宝为绝对清净；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应以绝对清净活命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如意宝之第一德。”

“复次，大王，如意宝不与任何物混合；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应不与邪恶及恶友混杂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如意宝之第二德。”

“复次，大王，如意宝是以精美珍宝嵌结；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应以最上最胜生，与望族者共住，应与四向者，四果住者，有学果具者，入流、一来、不来、阿拉汉，三明者，六通者之沙门的如意宝共住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如意宝之第三德。大王，天中天之世尊于《经集》中亦曾作此说：

‘净人与净人共住，
住念与互敬，（10）
和谐及明哲，
你将使苦尽。’”

五八 猎人[412]

“尊者龙军，汝说应把持猎人之四德，何者为应把持该四德？”

“大王，譬如猎人少睡眠；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应是少睡眠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猎人之第一德。”

“复次，大王，猎人系缚其心于野兽；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应系缚其心于所缘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猎人之第二德。”

“复次，大王，猎人知作务之时；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应知宴默之时而心想：‘此是宴默之时，此是退出之时。’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猎人之第三德。”

“复次，大王，当猎人见野兽时他知而微笑说：‘我将得此’；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应乐于所缘及应知而微笑说：‘我将证得更高之胜境’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猎人之第四德。大王，长老摩诃罗阇（11）亦曾作此说：

当坚毅比库，
既已得所缘，
应知有更多的欢笑说：
我将到达彼更进之处。”

五九 渔夫

“尊者龙军，汝说应把持渔夫之二德，何者为应把持该二德？”

“大王，譬如渔夫以钩钓鱼；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应以智慧钓更高之沙门果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渔夫

之第一德。”

“复次，大王，渔夫杀细小者而得[413]到巨大收获；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应舍弃世间小利，既舍弃世间小利，大王，彼得伟大之沙门果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渔夫之第二德。大王，长老拉胡喇亦曾作此说：

‘舍世间财利，
得空及无相，
无欲之解脱，
四果及六通。’”

六十 木匠

“尊者龙军，汝说应把持木匠之二德，何者为应把持该二德？”

“大王，譬如木匠依照墨线锯木；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应依照胜者的教言住立于戒地，以信仰之手执智慧剑应割锯烦恼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木匠之第一德。”

“复次，大王，木匠弃木之表面，取木之精髓；大王，修瑜伽行者于常见、断见、命与身为一，命与身为异，此亦最上，彼亦最上，无作不可能，无人作为，无梵行住，有情毁坏，新有情出现，诸行常住，作者即受者，一人作另一人受，见业果，无作为有果报之邪见——应舍弃诸如此等及其他诤论之道，应执持最胜空为诸行之自性。它是无冲动、非命、无我及绝对空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木匠之第二德。大王，天中天之世尊于《经集》中亦曾作此说：[414]

‘吹散滓屑，
驱逐污秽，

于是驱散谷屑，
 ——非沙门而自傲为沙门者，
 既除去邪欲、邪行、邪园地，
 净人与净人共住，
 住于念以及互敬。’”’ (12)

摄颂曰：

蜘蛛、乳婴、斑龟，
 山林、树为第五，
 如意宝以及雨，
 猎人、渔夫、木匠。

——第六品终

注释：

- (1) Digha Nikāya Mahāparinibbāna Suttanta, D. ii. 141. 见于《法句经》之<精进品>。
- (2) Dhp. 32.
- (3) Samyutta Nikāya, S. ii. 158.
- (4) Devadatta, 人名。
- (5) Angulimāla, 人名。
- (6) Dbanapāla, 象名。
- (7) Rāhula, 佛之子。
- (8) dharanīruba or dharanitalaruha, 陀罗尼树，前者是比较普通。
- (9) 见 Budv. II. 195. 此偈亦被 jā. i. 28. 引用。
- (10) kappayavho patissatā, SnA. 312. 解释此二字为 acting with reverence.

sagāravā, towards one another. 见 MQ. P. 293.

(11)Mogharāja, the Elder, 此偈之出处未详。

(12)Suttanipāta, Sn. 281, 282, 283, also at A. iv.172.

第七 水瓶品

六一 水瓶

“尊者龙军，汝说应把持水瓶之一德，何者为应把持该一德？”

“大王，譬如满瓶水不做声；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当了达及熟谙圣教，证得沙门位之究竟时不应作声，不应因此而起傲慢，不应显示妄自尊大；既除去傲慢与自大，彼应正直，不应炫耀及自夸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水瓶之一德。大王，天中天之世尊于《经集》(1) 亦曾作此说：

‘欠缺者乃作声，
盈满者则寂然；
愚人如空水瓶，
智者如湛然深潭。’”

六二 黑铁

“尊者龙军，汝说应把持黑铁之二德，何者为应把持该二德？” [415]

“大王，譬如善浸湿的黑铁负重；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专心于如理作意则负重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黑铁之第一德。”

“复次，大王，黑铁一度吸水，不再吐泻；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一度起信于‘正自觉之世尊为殊胜，法为善说，僧为善行道；色无常，受无常，想无常，行无常，识无常’；彼不退失，彼亦不退失以往所生之智慧亦复如是。大王，此即

是应把持黑铁之第二德。大王，天中天之世尊亦曾作此说：

‘观照者得净化，
圣法决定殊胜，
彼已无怖畏 ——
诸部一切处，
彼皆达无上。’”

六三 伞

“尊者龙军，汝说应把持伞之三德，何者为应把持该三德？”

“大王，譬如伞之持于头顶；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应作用于烦恼头顶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伞之第一德。”

“复次，大王，如伞为头之护持，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应以如理作意而护持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伞之第二德。”

“复次，大王，如伞防避风、热、云、雨；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应防避平常沙门、婆罗门之种种邪见风、三种毒热及烦恼雨亦复如[416]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伞之第三德。大王，长老沙利子法之将领亦曾作此说：

‘譬如大伞无缝坚牢，
防风、热及天降大雨；
佛子亦持清净戒伞，
避烦恼雨、三种热毒。’”

六四 田

“尊者龙军，汝说应把持田之三德，何者为应把持该三德？”

“大王，比如田中具足水沟；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应具足行持善行之种种水沟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田之第一德。”

“复次，大王，如田具足水堤，保存于堤内之水使谷物成熟；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应具足戒及慚愧之堤，于是堤内既护沙门位，应证取四沙门果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田之第二德。”

“复次，大王，如田具足生长，令农夫欢笑——若撒种少而（收获）多，若撒种多则所获益倍；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因具足生长应赐予丰饶果实，应使檀越欢笑——若布施少而获报多，若布施多则获报益倍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田之第三德。大王，长老优波离，持律者亦曾作此说：

‘譬如田土，
生长丰富；
多予果实，
是称良田。’”

六五 解毒剂[417]

“尊者龙军，汝说应把持解毒剂（2）之二德，何者为应把持该二德？”

“大王，譬如虫蝇不住于解毒剂；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烦恼应不住于心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解毒剂之第一德。”

“复次，大王，如解毒剂之除所咬、所触、所毒、所食、所饮、所嚼、所尝之一切毒；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应解除贪、嗔、痴、慢、邪见之一切毒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

把持解毒剂之第二德。大王，天中天之世尊亦曾作此说：

‘瑜伽行者见
诸行实相义，
应如解毒剂
摈除烦恼毒。’”

六六 食物

“尊者龙军，汝说应把持食物之三德，何者为应把持该三德？”

“大王，如食物支持一切有情；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应为一切有情之正道之支持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食物的第一德。”

“复次，大王，如食物增进有情之气力；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应增进功德的增益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食物之第二德。”

“复次，大王，如食物为一切有情所渴望；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应为全世界所渴望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食物之第三德。大王，长老马哈摩嘎喇那（3）亦曾作此说：

[417] ‘以自摄自调御，
且藉戒和行道，
瑜伽行者应为
全世界所渴望。’”

六七 射手

“尊者龙军，汝说应把持射手之四德，何者为应把持该四德？”

“大王，譬如射手放箭时两足稳固于地，两膝伸直，箭囊跨于腰际，挺身而立，一手援弓，一手引弦，指捉箭矢，指间无缝，伸颈、屏息、闭目，唯以箭靶为意，笑言：‘我将中的’；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应置精进之足于戒地，应伸直忍辱与慈爱膝，应置心于抑制，应安放自己于调御调伏，应压制欲望迷惑，于如理作意心不应有隙，应鼓励精进，应关闭六门，应确立正念及含笑言‘我将以智慧箭射一切烦恼’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射手之第一德。”

“复次，大王，射手携带矫正器，使弯曲不正之箭挺直；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应携带四念处之矫正器于此身令邪曲不正之心挺直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射手之第二德。”

“复次，大王，若射手专注目标；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应专注此身。大王，云何为修瑜伽者，瑜伽行者应专注此身？即应专注于无常、应专注于苦、应专注于无我，乃至疾、肿、箭、邪恶、病、他人、破坏、灾害、祸患、怖畏、危险、转移、毁坏、无恒、无救护所、无避难所、[419]无归依所、无归依者、空虚、空、破裂、不坚实、邪根、杀戮、有漏、有为、生法、老法、病法、死法、愁法、悲法、苦法、忧法、恼法、烦恼法、——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应专注于此身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射手之第三德。”

“复次，大王，射手朝夕练习；大王，修瑜伽者，瑜伽行者应朝夕练习于所缘亦复如是。大王，此即是应把持射手之第四德。大王，长老沙利子法之将领亦曾作此说：

‘如射手早晚练习，
因勤习彼得薪给；

佛子习身亦如是，
由彼不舍勤习身，
彼必证阿拉汉果。””（第五问：射手（4））

注释：

- (1) 见 Sn. 721.
- (2) agada, 阿伽陀药, 解毒剂。
- (3) Moggallāna, the Elder, 马哈摩嘎喇那, 目连。
- (4) 譬喻问之要目共提出 105 个题目。但现存者只有 67 项, 余者佚失, 无法弥补。

于此书中流传下来的弥林达之二百六十二个问题分为六部，点缀为二十二品已告完结。但四十二个问题已失传。流传与失传者共三百零四个问题。全都称为弥林达的问题。

【巴利文编者跋】

当国王与长老之问答既毕，此八十四万由旬长的大地震动六次，至于海滨，闪电照射，天神雨天花，大梵天高呼‘萨度’，从大海的腹内发出如暴风雨之雷鸣。于是弥林达及其后妃合掌至顶礼拜他。

[420]弥林达之心非常欣喜，他已抛弃傲慢之心；思及佛陀教言之精要；对三宝有信而不混淆、不固执；对长老之德性于出家，正行道与威仪甚为喜悦，既有自信，无所住，谦逊，除去骄傲，他遂如一拔去毒牙的蛇王。他说到：‘尊者龙军，萨度！萨度！佛之境界的问题你已解答。于此佛教中，除长老沙利子法之将领外，更无另一人如你一样善于解答问题。尊者龙军，请宽恕我之过失。尊者龙军，请接受我为近事男，作皈依，从今日始至于有生之日。’

尔时王与士兵向长老龙军作礼。后来他建筑一寺名弥林达赠献与长老，并以四事供奉长老龙军及一百俱胝漏尽比库。复次，因欢喜长老的智慧，他将国政交与儿子，离家而出家，既增进正观，他遂证取阿拉汉果。因此有颂曰：

智慧于世间被称赞；

宣讲是为正法久住。
因以智慧破除疑惑，
遂使智者获得寂静。
智慧确立于五蕴者，
(彼一切) 正念不缺乏，
彼为最高、殊胜、无上
优渥礼敬之受持者。
由是而彼明哲之人，
善观察自己饶益者，
彼应礼敬有智慧者，
如其礼敬塔庙一样。

——弥林达与龙军长老问答终

附 录

关于弥林达与龙军两人讨论佛教教理之事，除《那先比库经》外，大藏经有下列两种记载：一为元魏吉迦夜于延兴二年（公元 472）译出之《杂宝藏经》；另一为玄奘大师于唐代永徽二年（公元 651）译出之《阿毗达摩俱舍论》。兹将有关之处列陈于下以供参考。

第一 《阿毗达摩俱舍论》卷第三十选录

昔有大德名曰龙军，三明六通，具八解脱。于时有一毕邻陀王至大德所作如是说：“我今来意欲请所疑，然诸沙门性好多语，尊能直答，我当请问。”大德受请，王即答：“命者与身，为一为异？”大德答言：“此不应记。”王言：“岂不先有要耶？今何异言，不答所问？”大德质曰：“我欲问疑，然诸国王性好多语，王能直答，我当发问。”王便受教。大德问言：“大王宫中诸菴罗树所生果味为酢为甘？”王言：“宫中本无此树。”大德复责：“先无要耶？今何异言，不答所问？”王言：“宫中此树既无，宁可答言果味甘酢？”大德诲曰：“命者亦无，如何可言与身一异？”（《大正藏》，卷二十九）

第二 《杂宝藏经》卷第九选录

昔难达王聪明博通，事无不练，以己所知谓无酬敌，因问群臣：“颇有智慧聪辩之人咨询疑事，能对我不？”时有一臣，

家先供养一老比库，履行清净，然不广学，即谈于王。王问之言：“夫得道者，为在家得，为出家得乎？”时老比库即答之曰：“俱得道。”王复问言：“若二俱得，何用出家？”彼老比库即便默然，不知何对。时难达王转复骄慢。时诸臣等即白王言：“那伽斯那聪慧绝伦，今在山中。”王于尔时欲试之故，即遣使人赍一瓶酥，湛然盈满。王意以为“我智满足，谁复有能加益于我？”那伽斯那获其酥已，即解其意。于弟子中检针五百，用刺酥中，酥亦不溢；寻遣归王。王即获已，即知其意。寻遣使请那伽斯那即赴王命。那伽斯那身体长大，将诸徒众，在中特出，王心骄豪。诡因游猎，路次相逢，见其姝长。即自摇指异道而去，意不共语，默欲非之。一切长者都无所知。时那伽斯那寻以己指而自指胸言：“而我独知。”难达王将延入宫，即凿小屋，户极令卑下，望使斯那曲躬向伏。然此斯那知欲陷已，即自欲入，不受其屈。时难达王，即设饮食。与粗食数种食；食五三匙，便言已足。后与细美，方乃复食。王复问言：“向云已足，何故今者犹故复食？”斯那答言：“我向足粗，未足于细。”即语王言：“今者王殿上可尽集人令满其上。”寻即唤人弃塞遍满，更无容处。王在后来将欲上殿，诸人畏故，尽皆慑伏，其中转宽，乃容多人。斯那尔时即语王言：“粗饭如民，细者如王，民见于王，谁不避路？”王复问言：“出家在家，何者得道？”斯那答言：“二俱得道。”王复问言：“若俱得道，何必出家？”斯那答言：“譬如去此三千余里，若遣少健，乘马赍粮，捉于器仗，得速达否？”王答言：“得。”斯那复言：“若遣老人乘于瘦马，复无粮食，为可达不？”王言：“纵令赍粮，由（犹）恐不达，况无粮也。”斯那言：“出家得道，喻如少壮；在家得道，如彼老人。”王复问言：“今我欲问

身中之事。我为常？无常？随我意答。”斯那返问：“如王宫中有菴婆罗树上果为甜为醋？”王言：“如我宫中都无此树，云何问我果之甜醋？”斯那言：“我今亦尔。一切五阴，既自无我，云何问我常以（与）无常？”时王复问：“一切地狱，刀剑解形，分散处处，其命犹存，实有此不？”斯那答言：“譬如女人啖食饼肉瓜菜，饮食悉皆消化。至于怀妊，歌罗罗时犹如微尘云何转大而不消化？”王言：“此是业力。”斯那答言：“彼地狱中亦是业力，命根得存。”王复问言：“日之在上其体是一，何以夏时极热，冬时极寒？夏日则长，冬则日短？”斯那答言：“须弥山有上下道。日于夏时行于上道，路远行迟，照于金山，是故长而暑热；日于冬时行于下道，路近行速，照大海水，是故短而极寒。”

——（难达王与那伽斯那共论缘，《大正藏》，卷四）

本书的文字录入、校对、编辑工作，由上座部佛教群以下诸位贤友自发
共同完成。

小榕树 秋天的雨 简单 静默 五谷丰登

Kris Fung 繁星流动 Anicca 言中 等

随喜赞叹诸位贤友法布施的殊胜功德！

愿此功德成为他们证得涅槃的助缘！

萨度！萨度！萨度！

本书少量打印·仅作校对、编辑、交流使用